

春 潮

冲破封锁

[法国] 凡尔纳著 郑克鲁译

儒勒·凡尔纳(1828—1905)素有“科学幻想小说之父”的称号，他的小说早已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冲破封锁》(1871，原名《冲破封锁的人》)是他较优秀的中篇。这篇小说情节集中，脉络清楚，构思巧妙，人物形象生动。如克罗茨敦的机智，詹姆斯船长的通达和果断(他的政治观点和商人身份处处制约着他的行动)，珍妮的热烈勇敢，这些都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小说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作家反对奴隶制度的立场是鲜明的。

一 “台尔芬”号

在汽船的轮桨转动下水花四溅的第一条河流是克莱德河。这是在一八一二年。这艘船名叫“慧星”号，时速六海里，定期航行于格拉斯哥和格林诺克之间。打这以后，不止一百万艘汽船和邮船来往于这条苏格兰河流的水道，眼下，大商业城的居民恐怕对汽轮出现的奇迹已习以为常了。

却说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三日那一天，有一大群人，里面有船主，商人、厂主、工人、水手、妇女、儿童，在格拉斯哥泥泞的街上熙熙攘攘，朝凯尔文码头拥去，这是个巨大的船舶制造设施，属于托德先生和麦克-格雷戈尔先生所有。后一个名字充分证明，苏格兰高地的著名后裔都成了工业家，他们把古老氏族的臣民变为工厂里的工人。

凯尔文码头位于克莱德河右岸，离城只有步行几分钟的距离；转眼间码头广阔的工地已挤满好奇的人群；没有一片地方、一堵墙头，一间仓库的屋顶空闲着；连河里也星罗棋布，满是小船，而在左岸，戈万高地上观者云集。

但这不是一次异乎寻常的庆典，而是普普通通一艘船要下水。格拉斯哥的民众不会错过机会，对这样一项操作的花絮议论纷纷。“台尔芬”号——这是托德先生和麦克-格雷戈尔先生建造的轮船的名字——是否有某些特异之处呢？说实在的，没有。这是一艘一千五百吨的大船，钢制船壳，结构合理，能高速前进。它的机器是兰斯菲尔德钢铁厂的产品，耐高压，拥有五百匹马力的实际动力。它带动一对螺旋桨，螺旋桨安装在艉柱的两侧，即在船尾的精细部位，彼此完全独立运转——这是杜德容·德·密尔瓦先生一套全新的设计，能使轮船获得高速度，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绕圈而行。至于“台尔芬”号的吃水量，则微不足道。行家一目了然，他们有理由得出结论，这艘船是用来航行于不算很深的水道。然而，说到底，所有这些特点无论如何不能解释万民空巷的原因。总之，“台尔芬”号不比别的船多点什么或少点什么。那末，它的落水程序是否有某些技术困难需要克服呢？更不是。克莱德河已经有过许多吨位大得多的轮船落水，而“台尔芬”号的落水操作程序极其一般。

正当退潮，大海平静下来时，落水操作就开始了；木槌非常协调地打下去，落点处正是抬起龙骨的地方。眨眼间，整个庞大的构件掠过一阵震颤；它虽然略微抬了起来，但人们可以感觉它在振动；船体开始下滑，逐渐加速，转眼间，“台尔芬”号离开了仔细涂抹过油脂的造船台，冒着一缕缕浓浓的白烟，滑落到克莱德河里。船尾陷入河床的淤泥中，随之乘着一股大浪，又

浮在水面上，这艘美仑美奂的轮船在滑落时会撞在戈万造船厂的码头上，如果船上所有的锚不是同时落入水中，发出轰然巨响，止住轮船向前滑行的话。

下水操作完全成功。“台尔芬”号在克莱德河里平稳地浮动。所有观众一齐拍手，这时轮船正是得其所哉，巨大的欢呼声从两岸升起。

为什么会响起这些欢呼声和鼓掌声呢？不用说，最狂热的观众或许会竭力阻止解释他们的热情。这艘轮船引起的不同寻常的兴趣究竟从何而来呢？很简单，来自它秘而不宣的目的这个奥秘。没人知道它即将用于何种商业，你要是询问各种各样好奇的人，会自然而然对各色各样关于这个严肃的问题的见解感到惊讶。

但消息灵通的人，或者自以为灵通的人一致认为，在当时的美利坚合众国造成生灵涂炭的可怕战争中，这艘轮船将要起到作用。可是他们不知道更多的情况，“台尔芬”号究竟是一艘私掠船、运输船、同盟派的船还是联邦海军的舰艇，任何人一无所知。

“乌拉！”有个人叫着，他肯定“台尔芬”号是为南部各州建造的。

“真棒！真棒！真棒！”另一个人喊着，他赌咒说，在美洲海岸巡航的船，没有一艘比它速度更快。

要是个陌生人，想准确了解底细，那就必须是格拉斯哥的文森特·普莱费尔公司的合作者，或者至少是这个老板的一个密友。

文森特·普莱费尔公司是富有、强大和处事明智的商号。托伯柯勋爵世家建造了城里最漂亮的住宅区，他们的后裔是古老而有名望的家族。这些能干的商人自从合众国成立之后，建立了格拉斯哥的第一批商行，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经销烟草。他们发了大财，建立了一个新的商业中心。不久，格拉斯哥成为工业和制造业城市；纺织厂和炼铁厂四处林立，几年工夫，城市的繁荣便达到顶点。

普莱费尔商号矢志于先辈们敢于敢闯的精神。它进行最大胆的经营，保持住英国商业的荣誉。它目下的领导者文森特·普莱费尔有五十岁，是个地道道的实干家，积极进取，虽然胆大，却是个纯粹的船主。除了商业问题以外，甚至交易的政治因素，他都丝毫不感兴趣。不过，他是个非常正直和光明磊落的人。

但要建造“台尔芬”号和装备这艘船的想法不是他先提出的，而是属于他的侄子詹姆斯·普莱费尔的主意，这是一个三十岁的漂亮青年，是联合王国商船队最勇敢的船长。

那是有一天，在市政大厅连拱廊下的通泰恩咖啡座上，詹姆斯·普莱费尔激动地看过美国报纸以后，对他的伯父提出了一个非常冒险的计划，他挨近说：

“文森特伯父，有笔生意，不到一个月就能赚二百万！”

“要冒什么险？”文森特伯父问。

“只要一艘船，装满货物就行。”

“不要别的？”

“还要船员和船长的生命；但这可以不算在内。”

“让我们来合计合计。”文森特伯父回答，他爱用这种重叠说法。

“都通盘合计过了，”詹姆斯·普莱费尔说，“您看过《论坛报》、《纽约·赫莱尔德报》、《时报》、《里彻蒙德的调查人报》和《美洲评论》吗？”

“看过多少遍了，詹姆斯。”

“您像我一样，认为美国这场战争会旷日持久吗？”

“时间短不了。”

“您明白这场争夺让英国的利益、特别是格拉斯哥的利益受害多深吗？”

“受害的尤其是普莱费尔公司的利益，”文森特伯父回答。

“确实如此，”年青船长说。

“我天天在为此忧虑，詹姆斯，我一想起这场战争会给商业带来的灾难就惶恐不安。并非普莱费尔商号不够殷实，侄子，而是同它来往的客户可能支撑不住。啊！这些美国人，管他是主张蓄奴制的还是废奴主义者，统统见鬼去吧！”

倘使从总是高于个人利益的伟大的人道原则来看，文森特·普莱费尔这样说是错误的，而只从纯商业的观点来看，他是对的。美国最重要的出口原料在格拉斯哥的市场上缺货。用英国话强有力的表达方式说，“棉花荒”变得日益具有威胁性，成千上万的工人眼看只得靠救济维持生活。格拉斯哥拥有二万五千种机械工业，在美国内战以前，每天生产六十二万五千米棉布，也就是每年五千万利佛尔的产值。从上述数字可以推断，一旦纺织原料近乎绝对匮乏时，这对该城的工业带来多大的混乱。每小时都有宣告破产的事发生。每个工厂都停工待料。工人饿得奄奄待毙。

正是看到这幅贫困肆虐的景象，才使詹姆斯·普莱费尔想到他大胆的计划。

“我去寻找棉花”，他说，“不惜任何代价也要运回来。”

由于他像文森特伯父一样也是商人，他决意通过交换来进行，提出以商务形式来开始活动。

“文森特伯父，”他说，“这就是我的想法。”

“让我们来合计合计，詹姆斯。”

“这很简单。我们可以建筑一艘高速和动力强大的轮船。”

“这是办得到的。”

“我们给这艘船装上军需品、粮食和服装。”

“这可以做到。”

“我来指挥这艘轮船。在速度上我敢向联邦海军的所有舰艇挑战。我要冲破南方某个港口的封锁……”

“同盟军很需要你的货物，你会卖到好价钱，”伯父说。

“返回时我载满棉花……”

“他们会贱价卖给你。”

“您说得对，文森特伯父，这样办行吗？”

“行。你就要出发？”

“如果我有一艘好船，我就出发。”

“会专门为你建造一艘。但船员呢？”

“噢！我会找到的。我不需要很多人。够操作的就行。我们不是去同联邦军打仗，而是把他们抛在后面。”

“会把他们抛在后面的，”文森特伯父断然地回答。“现在告诉我，詹姆斯，你打算开往哪一个美国港口？”

“伯父，迄今为止，已有几艘船冲破了新奥尔良、威尔明敦和萨凡那的封锁。我呀，我想直接进入查理斯顿。还没有一艘英国船能够由这条水道进

去，除了‘贝尔穆达’号。我要像这条船那样，如果我的船吃水不深，那几联邦的船只都赶不上我的话。”

文森特伯父说：“确实，查理斯顿有的是棉花，多得只能烧掉。”

“是的，”詹姆士回答。“再说，这个城市几乎被围困住。博勒加军需短缺，我的货物会闲金价支付。”

“很好，孩子！你想什么时候出发？”

“半年后，我需要冬天漫长的黑夜，通过航道时要方便得多。”

“会给你办到的，孩子。”

“一言为定，伯父。”

“一言为定。”

这就是为什么五个月以后，“台尔芬”号在凯尔文码头下水了，而没有人了解它真正的目的。

二 开 航

“台尔芬”号的设备组装进行得很快。帆缆索具安好了，只要校正一下；有三副纵帆，这是近乎一无用处的豪华装饰。实际上，“台尔芬”号并不指望风力，以逃脱联邦巡洋舰的追逐，而是依靠安装在船体两侧的强大机器。这样做是对的。

将近十二月底，“台尔芬”号在克莱德河的港湾里试航。在建造者和船长当中，谁是最满意的人，这就很难说了。新轮船快得出奇，速度计标明时速十七海里，这个速度任何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轮船都达不到。因此，“台尔芬”号在同最快的舰艇较量时，速度上要略胜一筹。

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装船。轮船停泊在码头上，就在横跨克莱德河入海口处的最末一座桥格拉斯哥桥的下面，那儿宽阔的码头堆满了无数的服装、武器和装备，这些货物迅速搬运到“台尔芬”号的船舱里。货物的性质泄露了轮船的秘密去向，普莱费尔商号再不能长久保持秘密了。但“台尔芬”号不该迟迟不出海。在英国的水域里还没有出现任何美国巡洋舰。再说，要招收船员，怎能长期保持沉默呢？在接收船员时不能不向他们说明航行目的。毕竟要冒生命危险，一旦要冒生命危险，总得问个仔细嘛。

但这危险的前景阻挡不住任何人。报酬是优厚的，每人在交易中可分得一份。因此，水手纷纷前来应召，而且是最好的水手。詹姆斯·普莱费尔选择时只有犯难。不过他善于挑选，二十四小时后，他的船员名册上登记着三十个水手的名字，他们能使这艘“非常可爱的陛下”的快轮扬名遐迩。

出发定于一月三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台尔芬”号已准备就绪。它的船舱载满了装备、粮食、燃料油和煤。什么也挽留不住这艘轮船了。

一月二日，船长来到船上，刚刚最后视察完他的轮船，这当儿有个人出现在“台尔芬”号的舷门旁，要求对詹姆斯·普莱费尔说几句话。有个水手把他带到艙楼。

这是个阔肩的壮实汉子，酱红脸膛，傻乎乎的神情掩盖不住某种精明和快活的内在特质。他看来不熟悉船上操作，像很少有机会光顾船上甲板的人那样，东张西望。但他装出老水手的举止，察看“台尔芬”号的帆缆索具，像水手那样晃来摆去地走路。

他来到船长面前，盯着船长说：

“是船长詹姆斯·普莱费尔吗？”

“是我，”船长回答，“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要上您的船。”

“没有地方了。船员已经满额。”

“噢！多一个人不会碍您的事。只会相反。”

“你这样看？”詹姆斯·普莱费尔说，瞪着看他的对话人。

“我确信是这样，”水手回答。

“你是干什么的？”船长问。

“一个大老粗水手，我担保身体壮实，行动坚定果断。我有幸给您看的双臂粗壮有力，在船上大有用处。”

“但除了‘台尔芬’号还有别的船，除了詹姆斯·普莱费尔还有别的船长。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

“因为我就想在‘台尔芬’号上干活，在船长詹姆斯·普莱费尔的吩咐下干活。”

“我不需要你。”

“到处都需要有力气的人，如果您想证实我的力气，让我同您的船员中三、四个最结实的汉子较量，我准备奉陪！”

“瞧你说的！”詹姆斯·普莱费尔回答。“你叫什么名字？”

“克罗茨敦，为您效劳。”

船长后退几步，好仔细审察这个毛遂自荐的大力士。水手的举止、身材、面貌和他自诩的孔武有力丝毫不相违背。可以感到他确实膂力过人，眼里没有恐惧的神色。

“你航行过哪儿？”普莱费尔问他。

“哪儿都去过。”

“你知道‘台尔芬’号远航的目的吗？”

“是的，正是这个吸引着我。”

“那末，让上帝惩罚我，如果我放走像你这样久经磨练的水手的话！你去找大副马修先生，登记上你的名字。”

说完，詹姆斯·普莱费尔等待着水手掉转脚跟，跑往船头，但他想错了。克罗茨敦一动不动。

“喂，你听见我的话了吗？”船长问。

“是的，”水手回答。“但事情没有说完，我还有事要向您提出。”

“啊！你烦死人了，”詹姆斯猛然说，“我没有时间同你浪费在闲谈里。”

“我不会打扰您很长时间，”克罗茨敦说。“再说几句话就行了。我就对您说。我有一个侄子。”

“这个侄子有一个出色的叔叔，”詹姆斯·普莱费尔回答。

“呃！呃！”克罗茨敦嗫嚅着。

“你有完没完？”船长极不耐烦地问。

“事情是这样：既然做了叔叔，就得安排好侄子。”

“啊！确实如此！”

“是的！这是习惯。没有这一个，就没有另一个。”

“你的侄子情况怎样？”

“一个十五岁的小伙子，我教会他当了个见习水手。他一心一意，总有一天会成为管用的水手。”

“哦，克罗茨敦师傅，”詹姆斯·普莱费尔大声说，“你想把‘台尔芬’号看成一个见习水手学校吗？”

“可别说见习水手的坏话，”水手说，“有一个见习水手成了纳尔逊海军元帅，另一个成为富兰克林海军元帅。”

“不错！朋友，”詹姆斯·普莱费尔回答，“你说的话很合我的口味。把你的侄子带来吧；不过，我要是感到他的叔叔不是像你自称的那样过硬，这位叔叔就得再同我打交道。得，一小时后你就得回来。”

克罗茨敦没让人对他说第二遍。他相当笨拙地向“台尔芬”号的船长行了礼，回到码头上。一小时后，他同侄子一起来到船上，这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伙子，身子骨有点单薄、娇弱，神态怯生生的，惊惶不定，看来没有他叔叔那样的精神镇定和强健体魄。克罗茨敦甚至不得不用好言好语鼓励他，让他振作一些。

“得，”他说，“大胆些！这里的人不会吃掉我们，见鬼！不过，还来得及离开这儿。”

“不，不！”年轻人回答，“上帝保佑！”

同一天，水手克罗茨敦和见习水手约翰·司蒂格斯都登记在“台尔芬”号的船员登记册上。

翌日凌晨五点，轮船升火，机器开始有力地发动；甲板在锅炉的震动下也颤动不已，蒸气从阀门呼啸着逸出。启航的时刻来临了。

尽管一大清早，还是有相当多的人拥挤在码头上和格拉斯哥桥上。人们前来向勇敢的轮船作最后一次致意。文森特·普莱费尔同詹姆斯船长吻别，此时文森特的举止犹如往昔的古罗马人。他气概非凡，持重得体，他给侄子着实的两吻标志着他拥有强有力的心灵。

“得，詹姆斯，”他对年轻的船长说，“去得快，回来得更快。尤其别忘了充分利用你的地位。贵卖贱买，你就会得到你伯父的尊敬。”

这个嘱咐是从《完美商人教程》中搬来的，然后伯父和侄子就分手了，所有来客也离开轮船。

这时，克罗茨敦和约翰·司蒂格斯在艙楼上贴近站着，克罗茨敦对约翰·司蒂格斯说：

“好了，好了！再过两小时，我们就到了海上，照这个办法开始这次远行，我的想法不错！”

作为回答，见习水手紧握着克罗茨敦的手。

这当儿，詹姆斯·普莱费尔下达启航的最后命令。

“压力够了吗？”他问大副。

“是的，船长，”马修先生回答。

“那末松缆。”

命令马上执行。螺旋桨开始运转。“台尔芬”号启动了，在港口的船舶之间穿行，不一会儿就在人群的视野里消失；人群用最后的欢呼声向它致意。

克莱德河的深挖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可以说，这条河是由人工建造、甚至是由能工巧匠建造的。六十年来，靠了挖泥船的不断疏浚，克莱德河的河床深了十五尺，在城区的码头之间宽度延伸了三倍。

不一会儿，林立的桅杆和烟囱便隐没在烟和雾之中。炼铁厂的锤声和造船厂的斧声也消失在远方。在帕蒂克村的高地上，农舍和别墅相继排列在工厂后面。“台尔芬”号减速穿过防波堤，堤坝使河流高于河岸；轮船有时在

很窄的通道行驶。这没有什么不利；实际上，一条供灌溉的河流深比宽好。“台尔芬”号由一位爱尔兰海域最出色的领航员领航，在浮标、石柱和石堆中迅捷地滑行；这些障碍物上面挂着信号灯，标志航道。轮船不久就越过兰弗留村。克莱德河在吉尔帕特里克山丘脚下开阔起来，前面是鲍林海湾，海湾尽头便是运河的入口，这条运河把爱丁堡和格拉斯哥联接起来。

终于，在凌空四百尺的地方，邓巴敦城堡在浓雾中隐约矗立着它的身姿。又过一会儿，在左岸，格拉斯哥港口的船只在“台尔芬”号激起的浪涛的作用下摇曳起伏着。再过去几海里，詹姆斯·瓦特的故乡格林诺克也掠过了。“台尔芬”号于是来到克莱德河的入海口；在海湾的入口，克莱德河注入北运河。在这里，“台尔芬”号感到了大海最初的起伏，它沿着阿兰岛风景旖旎的岸边航行。

最后，斜插入运河的坎蒂尔海岬绕过去了；可以看到雷特林岛；领航员回到在洋面游弋的小快艇上。“台尔芬”号又由船长指挥，在爱尔兰的北部挑了一条船舶不常来往的航道，不久就看不见属于欧洲的陆地了，它单独航行在大洋上。

三 在 海 上

“台尔芬”号拥有出色的船员；这不是水兵，不是接舷战的水手，而是善于操作的海员。不需要更多的东西了。这些汉子人人意志坚定，或多或少会做生意。他们追求发财致富，而不是想沽名钓誉。他们没有挂国籍旗，也没有要用炮火来支持的标志，船上的炮火总共是两门小白炮，只能用来发信号。

“台尔芬”号航行得很快，它不负建筑者和船长的期望，转眼便越过英国水域的界限。再说，看不见一艘船；大洋的航道是自由畅通的。另外，联邦海军的舰艇没有权利把它当作英国船来攻击。尾随它，很好；阻止它冲破封锁线，再好也没有。因此，詹姆斯·普莱费尔不惜牺牲一切，以换取速度，正是为了不让别的船紧紧钉住。

即使这样，船上还是戒备森严。天气虽然寒冷，每根桅杆上仍然有一个人，在天际一看到帆影，便立即发出信号。夜幕四合时，船长詹姆斯对马修先生作了极其明确的交待，他说：

“别让瞭望水手在桅杆上呆太长的时间，他们会冻坏的，这样反而瞭望不好。要常常换人。”

“明白啦，船长。”马修先生回答。

“我给您推荐克罗茨敦担任瞭望。这家伙自称目力极好，必须考验一下他。将他安排在早上的一班，让他监视清晨的浓雾。如果突然有什么新情况，马上来通知我。”

说完，詹姆斯·普莱费尔回到船长室。马修先生把克罗茨敦叫来，向他传达船长的命令说：

“明天六点，你到前桅观察岗去值班。”

克罗茨敦发出表示肯定的咕噜声，作为回答。但马修先生还没有扭转背，这水手嘴里唠唠叨叨，说了许多不可理解的话，末了叫起来：

“到前桅去要搞什么鬼名堂？”

这当儿，他的侄子约翰·司蒂格斯到艏楼来找他，对他说：

“怎么啦！我正直的克罗茨敦？”

“没什么！没什么！”水手勉强带着微笑回答，“有一件讨厌的事！这艘见鬼的船就像从河里爬上来的狗一样身子乱抖，我心里有点难受。”

“可怜的朋友！”见习水手怀着强烈的感激心情瞧着克罗茨敦说。

“我在想，”水手又说，“我这样的岁数，竟会晕船！我真成了个小娘们儿！但这会过去的！这会过去的！还有那前桅，使我烦躁不安……”

“亲爱的克罗茨敦，这都是为了我……”

“为了您，也为了他，”克罗茨敦回答。“但别提这事，约翰。要相信上帝，它不会抛弃我们。”

说到这儿，约翰·司蒂格斯和克罗茨敦回到水手舱，那水手直至看到年青的见习水手在他独用的狭窄房间里安静睡下，才敢安然入睡。

翌日六点，克罗茨敦起来去值班；他登上甲板，大副命令他爬上桅杆，在顶上仔细观察。

水手听到这个命令，显得有点游移不定；然后他打定主意。径直走向船尾。

“喂，你到哪儿去？”马修先生叫道。

“到您派我去的地方。”克罗茨敦回答。

“我叫你爬上前桅。”

“哎！我这就爬上去。”水手用沉着的声调回答，继续朝艙楼走去。

“你在捉弄人？”马修先生不耐烦地说，“你到后桅去找前桅？我看你像个伦敦佬，不懂编短索和编接头！你在哪条驳船上航行过，朋友？到前桅去，笨蛋，到前桅去！”

值班水手听到大副的吆喝都跑过来，克罗茨敦朝艙楼走去，看到他张皇失措的神态，水手们禁不住哄然大笑。

“这么高，”他打量着桅杆说，桅杆的顶端隐没在清晨的雾气中，完全看不见，“这么高，我一定得爬上去吗？”

“是的，”马修先生回答，“快点！以圣帕特里克的的名义，联邦的船会赶在这个懒汉爬上哨位之前，把它的艙斜桅插到我们缆索上。你究竟爬不爬上去？”

克罗茨敦一言不发，艰难地爬到舷墙上；然后他笨拙得出奇，像既不会用脚也不会用手的人那样，开始爬绳梯横索；爬到前桅楼上，他不是轻巧地跳过去，而是一动不动，像感到头晕目眩的人那样紧紧抓住缆索。马修先生对他这样笨拙惊讶不已，恼火起来，命令他马上下到甲板。

大副对水手长说：“这个家伙这辈子从来没当过水手。约翰斯顿，您去看看他的行装带了些什么。”

水手长赶快跑到水手舱去。

这时，克罗茨敦艰难地爬下来；但他踩了空，只抓住了一条滑索，直滑下来，重重地摔在甲板上。

“笨蛋，不中用的家伙，没见过海的水手！”马修先生聊以自慰地叫道，“你到‘台尔芬’号上来要干什么？啊！你夸口说自己是个顶呱呱的水手，你却连后桅和前桅都分不清！喂，咱们来聊聊。”

克罗茨敦一声不吭。他硬着头皮，准备逆来顺受。正在这当儿，水手长查看回来了。他对大副说：

“这是我在这个乡下佬的行装里找到的东西：一个皮包，里面有信。”

“给我，”马修先生说，“打着美国北方印戳的信！‘波士顿的哈利伯特先生！’废奴分子！联邦分子！……混蛋！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叛徒！你混到船上是想出卖我们！放心吧！你的事解决了，你敢到太岁头上动土！水手长，去叫船长。现在，你们其他的人，好好看住这个混蛋。”

克罗茨敦听到这番话做了一个鬼脸，但他没有张嘴说话。人们把他绑在绞盘上，他手脚都动弹不了。

几分钟后，詹姆斯·普莱费尔从船长室出来，奔往艙楼。马修先生立即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船长。

“你有什么话要说？”詹姆斯·普莱费尔强忍住愤怒，问道。

“没有。”克罗茨敦回答。

“你到我的船上来要干什么！”

“什么也不干。”

“现在你对我有什么要求。”

“没有。”

“你是什么人？像这些信表面上证明的那样是美国人？”

克罗茨敦一声不吱。

“水手长，”詹姆斯·普莱费尔说，“给这个人五十下鞭子，让他开口。这够了吗，克罗茨敦？”

“看看再说吧。”见习水手约翰·司蒂格斯的叔叔连眉头也没皱一下，这样回答。

“你们动手吧。”水手长说。

听到这个命令，两个壮实的水手过来剥掉克罗茨敦的羊毛水手工作服。他们已经抓起那可怕的刑具，举到受刑者的肩头上空，这时，见习水手约翰·司蒂格斯脸色苍白，神情沮丧，奔到甲板上。

“船长！”他说。

“啊！是侄子！”詹姆斯·普莱费尔说。

“船长，”见习水手极力控制住自己，“克罗茨敦不愿说的话，我愿意说出来！他还想保密的事，我不想隐瞒。是的，他是美国人，我也是美国人；我们俩都是蓄奴主义者的敌人，但不是混到船上出来出卖‘台尔芬’号，向联邦舰艇报信的叛徒。”

“那末你们来干什么？”船长声色俱厉地问，一面仔细打量年青的见习水手。

那一位犹豫了好半晌才回答，他用相当坚定的声音说：

“船长，我想单独对您说。”

约翰·司蒂格斯提出这个请求时，詹姆斯·普莱费尔不停地仔细端详他。见习水手年轻温柔的脸庞、异常动听的嗓音、双手的细嫩白皙（涂了一层茶褐色颜料勉强遮掩住）、他的大眼睛虽然活跃，却并不减弱柔和，这一切在船长的思想里产生了某种想法。约翰·司蒂格斯提出请求时，普莱费尔还细心地看过克罗茨敦，他耸了耸肩。然后，船长对见习水手投了询问的一瞥，见习水手受不了这目光；船长只对他说了两个字：

“来吧。”

约翰·司蒂格斯尾随船长来到艙楼，詹姆斯·普莱费尔打开了船长室；见习水手的脸颊因激动而变得刷白；船长对他说：

“请进，小姐。”

约翰听到这样称呼，脸涨得绯红，两行眼泪情不自禁从眼里流下来。

“您放心，小姐，”詹姆斯·普莱费尔嗓音更加柔和地说：“请告诉我，我怎么会有幸接待您上我的船。”

姑娘踌躇了半晌才回答；船长的目光使她镇定下来，她决心说出来：

“先生，我要到查理斯顿去见父亲。这个城市的陆路被围困住了，海路也被封锁起来。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进入城里，这时我得知‘台尔芬’号准备冲破这个城市的封锁。我于是就借光搭乘您的船，先生，我请您原谅我的行动事先没有得到您的同意。那您会拒绝我上船的。”

“当然，”詹姆斯·普莱费尔回答。

“我事先没向您请求是做对了。”年青姑娘嗓音格外坚定地说。

船长抱着手臂，在房里转了一圈，回到原地，这样问她：

“您叫什么名字？”

“珍妮·哈利伯特。”

“如果我相信从克罗茨敦手里搜到的信的地址，您的父亲是波士顿人吗？”

“是的，先生。”

“一个北方人怎么会在美国内战最激烈的时候，呆在一个南方城市里呢？”

“我的父亲做了俘虏，先生。内战刚刚打响时，他呆在查理斯顿，当时联邦军被同盟军从萨姆特要塞赶走。我父亲的见解决定了他仇视蓄奴派。由于他藐视一切法令，博勒加将军下令逮捕他。当时我在英国的一个亲戚家里，她病得快死了。我孤身一人，除了克罗茨敦，没有别的依靠，他是我家最忠实的仆人。我想去见我的父亲，同他一起坐牢。”

“哈利伯特先生是怎样一个人？”詹姆斯·普莱费尔问。

“一个磊落、正直的新闻记者，”珍妮自豪地回答，“《论坛报》”

四 克罗茨敦的巧计

全体船员不久都知道哈利伯特小姐的故事。克罗茨敦很乐意叙述。按照船长的命令，他已从绞盘上松了缚，“好猫回了窝。”

“缩起爪子的猫干得就是漂亮，”克罗茨敦说。

他一获得自由便回到水手舱，拎起一只小手提箱，给珍妮小姐送去。姑娘可以重新穿上女服了：但她关在船舱里，不再出现在甲板上。

至于克罗茨敦，毋庸置疑，他既不是近卫骑兵，更不是水手，人们不得不免去他在船上值勤。

“台尔芬”号在大西洋上疾驶，双螺旋桨翻卷着浪花；所要做的事就是仔细监视。在泄露了珍妮小姐身份的场面的第二天，詹姆斯·普莱费尔在舰楼的甲板上快步来回走着。他没有作过任何尝试，想再见少女一面，同她继续昨天的谈话。

克罗茨敦散步时经常同他照面，脸上作了个满意的鬼脸，暗暗打量着他。克罗茨敦显然想跟船长说话，他死死盯着船长，终于使船长沉不住气了。

“喂，你还想要我干什么？”詹姆斯·普莱费尔招呼美国人说，“你围着我转，就像一个游泳的人围着浮标转一样。你有完没完？”

“请原谅，船长，”克罗茨敦眨巴着眼睛说，“我有点事要对您说。”

“什么事？”

“噢！很简单，我仅仅想对您说，您内心真是个正直的人。”

“为什么是内心？”

“内心和表面都是。”

“我不需要你来恭维。”

“这不是恭维。我希望您能做到始终如一。”

“什么时候算終了？”

“一直到您完成任务。”

“啊！我有任务要完成吗？”

“那还用说。您接待我们——姑娘和我——上您的船。很好。您将自己的住舱给了哈利伯特小姐。真不错。您开恩免了我一顿鞭打。不能再好了。您将船一直开往查理斯顿。好极了。但好事还没做完。”

“怎么！好事还没做完！”詹姆斯·普莱费尔对克罗茨敦的意国惊诧莫名。

“当然没有，”克罗茨敦带着狡黠的神情回答，“她的父亲关在那边！”

“怎么？”

“必须解救她的父亲。”

“解救哈利伯特小姐的父亲？”

“当然。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勇敢的公民！值得为他牺牲一点什么。”

“克罗茨敦师傅，”詹姆斯·普莱费尔皱起眉头说，“我看你是个滑稽大家。不过请记住：我不爱开玩笑。”

“您搞错了，船长，”美国人反驳说，“我根本不在开玩笑。我是正儿巴经地对您说话。我向您建议的，您初看很荒谬，但您考虑过以后，您不会按别的方式行事。”

“怎么！我一定得解救哈利伯特先生吗？”

“当然。您可以向博勒加将军请求释放他，将军不会拒绝您的。”

“要是他拒绝我呢？”

“那末，”克罗茨敦不再激动了，“我们就使用巧计，在同盟军的眼皮底下劫走囚犯。”

“这样，”詹姆斯·普莱费尔开始火上心头，“不满足于穿越过联邦舰队和冲破查理斯顿的封锁，我还必须冒着要塞的炮火返回海上，为的是搭救一个我素昧平生的先生，一个我所憎恨的废奴主义者，一个不去流血而在舞文弄墨的耍笔杆的家伙！”

“噢！这不过是多打或少打一发炮弹的事！”克罗茨敦添上一句。

“克罗茨敦师傅，”詹姆斯·普莱费尔说，“请注意：如果您要倒霉，再对我提起这件事，我就把你关到舱底，关到轮船返航回来，好让你检点一下你的嘴巴。”

说完，船长叫美国人走开，他边走边咕噜着：

“我对这次谈话不能说不满意！事情已经说出口了！行了！行了！”

当詹姆斯·普莱费尔说“一个我所憎恨的废奴分子”时，不消说，他的说法超过了他的思想实际。他根本不是蓄奴制的拥护者，但他不愿承认，在美国内战中黑人的奴役问题占据首要地位，即使林肯总统有过明确的声明。难道他认为，南部各州——三十六州中的八州——既然自愿联合起来，在原

则上有权分离出去吗？不是的。他憎恨北部人，如此而已。他憎恨他们是因为他们作为世代的兄弟却从共同家庭中分离出去——同真正的英国人分开，而英国人认为詹姆斯·普莱费尔眼下赞助同盟各州是做得对的。这就是“台尔芬”号船长的政治观点。但尤其是美国内战妨碍了他的个人利益，他怨恨发动这场战争的人。因此，可以明白他本该接受搭救一个废奴分子的建议，得罪他想同他们做生意的同盟军。

可是，克罗茨敦的话不停地使他心神不安。他想扔得远远的。这些话却又不间断回到他的脑际。第二天，当珍妮小姐登上甲板溜达时，他不敢去正视她。

不用说，这是非常遗憾的事，因为这个金发女郎目光机伶而柔和，值得一个三十岁的年轻男子注视；但詹姆斯在她面前感到困窘；他觉得这个迷人的女子具有豪爽坚强的心灵，这是在不幸的经历中锻炼而成的。他明白自己对她保持沉默包含着拒绝接受她最珍视的愿望。可是珍妮小姐并没在找寻詹姆斯·普莱费尔，也没有回避他，最初几天，两人很少说话，或者没有说过话。哈利伯特小姐很少走出舱门。显然，倘若不是克罗茨敦设计使双方相遇，她会永远不对“台尔芬”号船长说话。

这个了不起的美国人哈利伯特家的忠仆。他在主人家长大，他的忠诚是无边的。他的明智能与他的勇敢和精力媲美。正像人们所看到的，他有自己考虑问题的方式；他对事件有特殊的见解；他绝少泄气，在最棘手的情况下，他善于化险为夷。

这个正直的人在脑子里考虑如何搭救哈利伯特先生，利用船长和他的船营救他，然后回到英国。这就是他的计划，如果姑娘没有其他目的，只是去看望她的父亲、同他一起坐牢的话。因此，克罗茨敦企图鼓动詹姆斯·普莱费尔；如前所述，他已经舷炮齐射，但敌人没有投降。恰恰相反。

“得，”他心里想，“非得让珍妮小姐和船长达到互相了解。要是他俩在航行期间这样赌着气，我们就什么也做不成。必须让他俩说话，商讨，甚至争论，但一定要聊天。如果谈话以后詹姆斯·普莱费尔居然仍不亲自提出他今天拒绝的事，我宁愿吊死。”

待到克罗茨敦看到年轻姑娘和年轻人互相回避时，他开始为难起来。

“一定得速战速决。”他暗自思忖。

第四天早上，他搓着手，带着心满意足的神情走进哈利伯特小姐的船舱。

“好消息，”他高声说，“好消息！您决不会猜出船长提出要我去做的事。真是一个好样的年轻人！”

“啊！”珍妮回答，她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他对你提出什么事？……”

“提出搭救哈利伯特先生，从同盟军手里劫走他，送他到英国去。”

“当真？”珍妮叫了起来。

“我对您说的一点不假，小姐。这个詹姆斯·普莱费尔心地多么善良呵！英国人就是这样，不是坏透了就是好透了！啊！我一定会报答他，我可以为他赴汤蹈火，如果这使他感到高兴的活。”

听到克罗茨敦这样说，珍妮欣喜万分。搭救她的父亲！她可从来不敢这样奢望！“台尔芬”号的船长为了她要以他的船和船员去作冒险！

“他就是这样好，”克罗茨敦结束时补上一句，“珍妮小姐。这值得您好好感谢他。”

“感谢还不够，”姑娘大声说，“配得上永恒的友谊！”

她旋即离开船舱，去对詹姆斯·普莱费尔表达充溢她心间的感情。

“事情在一步步进展，”美国人喃喃自语，“现在加快了速度，就要获得成功！”

詹姆斯·普莱费尔在舰楼踱步，不出所料，当他看到姑娘走近他，双眼涌出了感谢的眼泪，对他伸出手去时，诧异万分——如果不说是目瞪口呆的话。她说：

“谢谢，先生，谢谢您的诚意，我永远不敢期待一个外国人作出这样的表示！”

“小姐！”船长莫名其妙，“我不知道……”

“可是，先生，”珍妮接着说，“您要为我冒很大的危险，或许会损害您的利益。您让我上船，您的好客我没有任何权利享受，您已经为我做了这么多的事……”

“请原谅，珍妮小姐，”詹姆斯·普莱费尔回答，“我向您申明，我不理解您的话。我对待您就像一切受过良好教养的男人对待女子所应做的那样，我的所作所为既不值得这样感谢，也不值得这样感激。”

“普莱费尔先生，”珍妮说，“用不着继续掩盖了，克罗茨敦已经把一切告诉了我！”

“啊！”船长说，“克罗茨敦已经把一切告诉了您。那末我更加不明白您为什么要离开船舱，来对我说这些话……”

这样说着，年轻船长感到浑身别扭；他急起自己粗暴对待那个美国人的提议的态度；但珍妮没等他作更多的解释，这对他来说是幸事；她打断他说：

“詹姆斯先生，我搭乘您的船没有别的计划，一心只是想去查理斯顿，不管那儿的蓄奴分子多么残酷，他们不会拒绝一个可怜的姑娘同她的父亲一起坐牢。计划就是这样，我从不打算能够回来；但既然您这样好心，竟至想搭救我被监禁的父亲，您想竭尽全力营救他，我自自然要千恩万谢。让我来助您一臂之力！”

詹姆斯不知说什么好，一时茫无所措；他咬着嘴唇；他不敢握住姑娘向他伸出来的手。他看得很明白，克罗茨敦“连累”了他，使他无法后退。但他无法接受去帮助营救哈利伯特先生，揽上一件麻烦事。可是，怎能打破这个可怜的姑娘满怀的希望呢？怎能拒绝她情深意笃地向他伸出来的手呢？怎能把她眼里涌出的感激泪水变成痛苦的泪水呢？

因此，年轻人尽量躲闪地回答，以保持行动自由，免得将来要参加进去。

“珍妮小姐，”他说，“请相信我会竭尽全力去……”

他握住珍妮的小手；他感到轻轻的一握，他的心软了下来，他的头脑纷乱一团；他找不出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嘟嘟囔囔地说：

“小姐……珍妮小姐……为了您……”

克罗茨敦一直在观察他，这时作了个鬼脸，搓搓手，一连迭声他说：

“行了！行了！成功了！”

詹姆斯·普莱费尔是怎么摆脱这种窘境的呢？无可奉告。对他，而不是对“台尔芬”号来说，这时幸亏传来瞭望水手的喊“喂！值班军官！”

“有什么事？”马修先生回答。

“上风有一艘船！”

詹姆斯·普莱费尔马上离开姑娘，奔往后桅的侧支索去。

五 “易洛魁”号的炮弹和珍妮小姐的议论

“台尔芬”号的航行至今一直非常顺利，出色地保持着高速。除了瞭望哨发现的这艘船，中途还没有见过别的船。

这时“台尔芬”号位于纬度 $32^{\circ}15'$ ，西经 $57^{\circ}43'$ ，就是说航程已过了五分之三。四十八小时以来，升起了雾气，覆盖着洋面。如果说这浓雾有利于“台尔芬”号隐蔽它的航行，那末也妨碍它观察远距离的海面，不消说，它本来想避免遇上别的船。却完全可能同它并排驶到一起。

果然发生了这样的事，那艘船被发现时，在上风三海里以外的地方。

待到詹姆斯·普莱费尔来到舵柄前，在雾气中他清晰地看到一艘很大的联邦军轻巡航舰在全速前进。它径直向“台尔芬”号开来，要截住“台尔芬”号的通路。

船长仔细观察了这艘巡航舰以后，下到甲板上，把大副叫来，对他说：

“马修先生，您对这艘巡航舰有什么想法？”

“我想，船长，这是一艘联邦海军的舰艇，它怀疑我们的意图。”

“确实，它的国籍是无可怀疑的，”詹姆斯·普莱费尔回答，“您瞧。”

这当儿，北部各州的星条旗升上了轻巡航舰的斜桁，还开了一炮表明正在升国旗。

“在请我们升国旗呢，”马修先生说，“好吧，我们也升国旗。没有什么值得羞耻的。”

“何必呢？”詹姆斯·普莱费尔回答，“我们的国旗不能保护我们，阻上不了这些人要来拜访我们。不，我们往前开。”

“加速前进，”马修先生说，“我的眼睛没有看错的话，我已经在利物浦附近某个地方见到过这艘轻巡航舰，它到那儿是要监视我们建造什么船。如果在它的船尾看不到‘易洛魁’号的字样，我就不姓自己的名字。”

“它开得快吗？”

“是联邦海军最好的军舰之一。”

“它有几门炮？”

“八门。”

“呸！”

“噢！别耸肩，船长，”马修先生严肃他说，“这八门炮中有两门是能转动的炮，在后舷的一门是发射六十公斤炮弹的，在甲板上的一门是发射一百公斤炮弹的，两门都有膛线。”

“见鬼！”詹姆斯·普莱费尔说，“这是帕罗特式的炮，能射三海里。”

“是的，甚至更远，船长。”

“那末，马修先生，不管炮发射多重的炮弹，不管能射三海里还是五百码，只要开得快，能避开炮弹，反正都是一样的。我们马上让这艘‘易洛魁’号看看，既然造船是为了航行，那就该开得多快。马修先生，吩咐加足火力。”

大副给机械师下达船长的命令，转眼间，一团团黑烟从轮船的烟囱口滚滚升起。

这些征象看来不合轻巡航舰的口味，因为它向“台尔芬”号发出停止前进的信号。但詹姆斯·普莱费尔根本不考虑警告，不改变前进的速度。

“现在，”他说，“我们来看看‘易洛魁’号会干什么。它有了好机会试试它发射一百公斤炮弹的大炮，了解一下能打得多远。全速前进！”

“好！”马修先生说，“他们会以出色的方式向我们致意的。”

回到舰楼，船长看到哈利伯特小姐平静地坐在栏杆旁边，便对她说：

“珍妮小姐，您看到在上风的这艘轻巡航舰吧，我们可能要被它追赶，它就要打炮对我们发话呢，您挽着我的手臂，我把您带回您的船舱去吧。”

“非常感谢，普莱费尔先生，”姑娘瞧着年轻人，回答说，“但我不怕开炮。”

“不过，小姐，尽管距离很远，还是可能有危险。”

“噢！我长这么大一直不是一个胆小的姑娘。在美国，我们什么都习惯了，我向您担保，‘易洛魁’号的炮弹不会使我低头。”

“您很勇敢，珍妮小姐。”

“就算我很勇敢，普莱费尔先生，请让我呆在您身边。”

“我没有什么理由拒绝您，哈利伯特小姐。”船长回答，一面观察姑娘的沉着自信。话刚说完，只见一缕白烟从那艘联邦轻巡航舰的舷墙喷射而出。爆炸声还没有传到“台尔芬”号，一个圆锥形的炮弹以可怕的速度旋转着，可以说是旋入空气中，直射向“台尔芬”号。要追随炮弹的飞行路线非常容易，它的速度相对要慢一些，因为从膛线炮发射出来的炮弹要比滑膛炮的速度慢。

炮弹明显地下降，在离“台尔芬”号二十 的地方落下，斜掠过波浪，所过之处溅起一片水花；它又往上飞起，擦着水面，然后蹦起一定高度，竟越过“台尔芬”号，打断了前桅横桁的右转桁索，落在三十 以外，没入浪涛中。

“见鬼！”詹姆斯·普莱费尔说，“往前！往前！第二颗炮弹不会等人！”

“噢！”马修先生说，“再装炮弹还需要一点时间。”

“说实话，这景象真有意思，”克罗茨敦抱着手臂，像完全无动于衷的观众观看这个场面，“再说，这是我们的朋友在向我们发射炮弹！”

“啊！是你！”詹姆斯·普莱费尔叫道，从头到脚打量着美国人。

“是我，船长，”美国人镇静地回答，“我来看看这些正直的联邦派怎么打炮的。不坏，说真的，不坏！”

船长想给克罗茨敦严厉地回几句，但这当儿第二颗炮弹穿过右舷后侧，再落入海中。

“好！”詹姆斯·普莱费尔叫了起来，“我们已经赶过‘易洛魁’号二链了。你的朋友们的速度像浮标一样，你听明白吗，克罗茨敦师傅？”

“我不反对，”美国人说，“破天荒头一遭，这景象不断地使我感到高兴。”

第三颗炮弹的落点比前两颗落后得多，不到十分钟，“台尔芬”号便处在轻巡航舰的大炮的射程之外。

“这就是拖曳式计程仪的价值所在，马修先生，”詹姆斯·普莱费尔说，“就因为这些炮弹，我们才知道我们的速度如何。现在，去吩咐减弱火力。用不着白白地烧掉燃料。”

“您指挥的真是一条好船，”这当儿哈利伯特小姐对年轻船长开口说。

“是的，珍妮小姐，我的‘台尔芬’号每小时航行十七节想而激动，谈起美国内战，任何别的女子都没有她那股热情。因此，詹姆斯·普莱费尔不止一次尴尬地不知如何回答她。这个“商人”的见解甚至常常受到考验，珍妮激烈地加以抨击，丝毫不愿妥协。起先，詹姆斯滔滔不绝地争论。他力图

支持同盟军，反对联邦军，企图证实分裂主义者有理，认为自愿结合的人们也同样能自由分离。但姑娘在这一点上不肯让步；她指出，在这场北部美国人反对南部美国人的斗争中，首要的是蓄奴制问题，更多的是关系到道德和人道，而不是政治，詹姆斯被说得哑口无言。然而，在这些争论中，他专心倾听。他是否更为哈利伯特小姐的议论所折服，还是为他聆听她讲话时所感到的魅力所折服，这就难以回答了。但最后他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在美国内战中首要的是蓄奴制问题，必须彻底解决它，结束野蛮时代留下的最后的恐怖。

况且，据说船长并不怎么考虑自己的政治见解。他会牺牲更严肃的见解，去信服在这种条件下、而且这样动人地提出的议论。因此他并不重视自己在这方面的想法；不仅如此，这个“商人”终于在他最重视的利益上受到直接攻击。这就是“台尔芬”号要进行的贸易问题和关于给同盟军运去军需品的问题。

“是的，詹姆斯先生，”有一天，哈利伯特小姐对他说，“感激的心情并不能阻止我直言不讳地同您说话。恰恰相反。您是一个正直的水手，能干的商人，普莱费尔商号信誉卓著；但眼下它违拗自己的原则，进行的贸易与它的声誉并不相称。”

“怎么！”詹姆斯叫道，“普莱费尔商号没有权利进行这样的贸易吗！”

“没有！它把军需品运给那些反叛的人，让他们去攻打他们国家的合法政府，这等于运武器帮助可鄙的事业。”

“说实话，珍妮小姐，”船长回答，“我不同您讨论同盟者的权利。我只回答您一句话：我是商人。正因如此，我只关心我的商号的利益。哪里有利可图，我就去那里获利。”

“这正是应受谴责的地方，詹姆斯先生，”姑娘又说，“获利并不能作辩解。您卖给中国人鸦片，毒害他们，同您眼下给南部美国人提供继续进行罪恶战争的军需品是一样有罪！”

“噢！这回，珍妮小姐，这太过分了，我不能承认……”

“不，我说的是正确的，您要反躬自省，当您明白您扮演的角色，思考一下您在公众眼里应完全承担的后果时，您会认为我在这一点同别的许多方面一样，都是对的。”

听了这番话，詹姆斯·普莱费尔目瞪口呆。他于是离开了姑娘，处在真正的恼怒之中，因为他感到自己无言以对；继之他像孩子一样赌了半小时的气——至多一小时。他又思忖起这个古怪的姑娘，她带着可爱的微笑提出的非常有说服力的议论压抑着他的心。

总之，不管怎样，不管他是否愿意承认，詹姆斯·普莱费尔船长已经作不了自己的主，他在船上已不再是“上帝之下的主人。”

克罗茨敦非常高兴，营救哈利伯特先生的事看来大有眉目了。船长似乎决心竭尽全力搭救珍妮小姐的父亲，哪怕这会损害“台尔芬”号，损害他的船员和货物的交易，而且遭致他可敬的伯父文森特的指责。

六 苏利汶岛的航道

同“易洛魁”号轻巡航舰遭遇之后两天，“台尔芬”号越过了百慕大群岛，遇到了一场猛烈的风暴。这片海域经常刮过极其强劲的暴风，引起的灾

难闻名于世，莎士比亚正是将《暴风雨》的惨剧激动人心的场面放在这里，在剧中，阿丽埃尔和卡利班争夺制海权。

这场风暴十分骇人。詹姆斯·普莱费尔有一阵想到要在百慕大群岛的曼兰德岛停泊，英国人在那里有一个军用码头。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尤其是令人遗憾的意外情况。幸亏“台尔芬”号在风暴中安然无恙，它一整天躲避着风暴，接近美国海岸时终于又能重新按航线驶行。

詹姆斯·普莱费尔很满意他的船，他也很满意姑娘的勇敢和镇定。哈利伯特小姐在风暴最猛烈时就在甲板上，站在他旁边。因此，詹姆斯细细琢磨过以后，发现自己身上萌生出深沉的、迅猛的、不可抑制的爱情。

“是的，”他心理想，“这个勇敢的姑娘是我这条船的女主人！她使我心情激荡，就像大海使一条风暴中的船忽起忽落那样。我感到自己抑郁不安！文森特伯父会说什么呢？啊！可怜的人！我有把握，如果珍妮要我把所有这些该死的禁运货物扔到海里，我会毫不犹豫地为了对她的爱情而照办不误。”

对普莱费尔公司来说，幸好哈利伯特小姐没要求作出这个牺牲。然而可怜的船长心事重重，克罗茨敦看到了他的心绪，高兴得什么似的搓着双手。

“我们把他捏在手心里啦，我们把他捏在手心里啦！”他自言自语重复说，“一星期后，我的东家将会安顿在‘台尔芬’号最好的船舱里。”

至于珍妮小姐，她一发觉自己勾起了的感情，便让自己分享，什么也不说出来，詹姆斯·普莱费尔比別人更不会说。姑娘的态度非常谨慎，这是受到美国教育的影响，她的秘密深藏在心里。

正当在年轻船长的的心灵里爱情取得这样的进展时，“台尔芬”号依然以高速驶向查理斯顿。

一月十三日，瞭望哨发出信号，陆地就在西边十海里处。海岸低平，因为遥远几乎同海面混合在一起。克罗茨敦仔细观察天际，上午九点左右，他看到天边云雾中的一角有个亮点，便叫了起来：

“查理斯顿的灯塔！”

“台尔芬”号是夜晚来到附近海面的，这个灯塔位于莫里斯岛，高出海平面一百四十尺，被瞥见已经有好几小时了，因为它的光焰在十四海里的距离便可看到。

“台尔芬”号的位置得到测定时，詹姆斯·普莱费尔只有一件事要做：确定通过哪条水道进入查理斯顿的海湾。

“如果我们不碰到任何障碍的话，”他说，“再过三小时我们就会安全到达港口的码头。”

查理斯顿位于一个长七海里、宽两海里的小港湾的尽里头，港湾叫查理斯顿-哈堡，进入港口非常不容易。在南面的莫里斯岛和北面的苏利汶岛之间的入口很窄。“台尔芬”号企图冲破封锁那时节，莫里斯岛已属于联邦军，吉尔莫将军在岛上构筑炮台，控制和炮轰停泊港。相反，苏利汶岛在同盟军手中，同盟军坚守在岛屿顶端的莫尔特里堡垒中，“台尔芬”号紧靠着北岸行驶要有利得多，可以避免莫里斯岛炮台的炮火轰击。

有五条水道可以进入港湾：苏利汶岛的航道、北面的航渚、奥弗雷尔航道、主航道、最后是劳福特航道；但最后这条航道外国人不会驶入，除非他们有出色的驾驶经验，而且轮船吃水不到七尺深。至于北面航道和奥弗雷尔航道，是从联邦军的炮台前经过的，因此不能考虑。如果詹姆斯·普莱费尔可以自由选择的话，他会把轮船开进主航道，这是最好的航道，很容易按测

定方位前进；可是必须考虑到当前形势来决定取舍。好在“台尔芬”号船长对这个港湾的底细、危险所在、浅海的深度、水流情况都了如指掌。他只要把船驶入这些狭窄的海峡之中的一条，便能万无一失地指挥轮船向前行驶。问题是怎样开进这海峡中去。

这一行动需要丰富的海上经验和准确了解“台尔芬”号的性能。

当时，联邦的驱逐舰在查理斯顿的海面上穿梭巡行。马修先生不久就发出信号，引起詹姆斯·普莱费尔的注意，他说：

“它们正准备询问我们，我们是否要进入这里的航道。”

“我们不理它们，”船长回答，“让它们去猜测好了。”

但游戈的军舰全速向“台尔芬”号驶来，“台尔芬”号继续前进，一面小心翼翼，处于它们的大炮的射程之外。为了争取时间，詹姆斯·普莱费尔吩咐绕过西南海峡，企图骗过敌方的军舰。它们果然相信“台尔芬”号想进入莫里斯岛的航道。那里有炮台和大炮，只要一发炮弹就足以使英国船沉没。于是联邦军让“台尔芬”号往西南方驶去，只满足于观察它的去向，而不去穷追不舍。

这样，一小时当中船只之间彼此的形势没什么变化。詹姆斯·普莱费尔企图使联邦巡洋舰错误估计“台尔芬”号的驶行方向，已吩咐减弱火力，低速前进。而在它的烟囱喷出的团团浓烟中，别人会以为它在竭力获得最大限度的压力，因此要获得最大限度的速度。

“待会儿他们会大吃一惊，”詹姆斯·普莱费尔说，“只要他们看到我们从他们的手中溜掉！”

等到船长看到离莫里斯岛已相当近，前面是一排大炮，而他不知道大炮的射程，于是他猛地扳动操纵杆，让轮船转了个方向，重又向北开去，让巡洋舰处在上风处两海里开外的地方。那些军舰看到这样的调度，顿时明白这条轮船的计划，便开始紧紧尾随在后。但为时已晚。“台尔芬”号的螺旋桨飞快运转，加速前进，在接近海岸时，已将军舰拉开了距离。几发炮弹向“台尔芬”号射来，算是可以问心无愧地履行职责；但联邦军是白白地开炮，炮弹只能射到一半的距离。上午十一点，“台尔芬”号沿着苏利汶岛行驶，由于它吃水很浅，在这条狭窄的航道里飞速前进着。这里很安全，因为这条航这位于浅海，平均不到十一尺水深，任何联邦的巡洋舰都不敢尾随而入？”

“怎么，”克罗茨敦叫道，“困难已经过去了吗？”

“噢！噢！克罗茨敦师傅，”詹姆斯·普莱费尔回答，“困难不在于进来，而在出去。”

“嗨！”美国人说，“这我可不用担心。坐上‘台尔芬’号这样一条船，又有詹姆斯·普莱费尔先生这样的船长，要进就进，要出就出。”

但詹姆斯·普莱费尔手拿眼镜，在仔细审察要走的航道。他眼底是几幅出色的海岸地图，他可以毫无阻碍，毫无犹豫地向前驶去。

轮船一进入苏利汶岛旁边那条窄航道，詹姆斯·普莱费尔就测定在偏西北方向的莫尔特里堡垒的中心点，一直驾驶到皮克奈城堡，城堡位于舒特建筑那个小孤岛上，从它的黝黑可以辨认出来，矗立在东北方向。另一边是约翰逊要塞的房屋，高耸在左面，朝北面的萨姆特要塞偏两度。

这时，从莫里斯岛炮台发出几颗炮弹，向“台尔芬”号示威，但并没打中它。它继续向前，没有偏航，从苏利汶岛末端的莫尔特里城前面经过，进入了港湾。

一会儿，它把萨姆特要塞甩在左边，要塞在中间挡住了联邦军的炮台。

这个要塞在美国内战时赫赫有名，位于查理斯顿三又三分之一海里处，离海湾两边各约一海里。要塞呈被截断了的五角形，建筑在用马萨诸塞州花岗岩建造起来的人工岛屿上，工程长达十年，耗费九十万美元。

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三日，安德逊和联邦军被逐出这个要塞，分裂主义者的第一枪就是朝这个要塞开的。无法估计联邦军的大炮向它倾注了多少铁块和铅块。但它坚守了近三年。在“台尔芬”号经过要塞的几个小时后，在吉尔莫将军建筑在莫里斯岛的帕罗特式有膛线大炮发射的三百公斤炮弹轰击下，要塞陷落但当时它还兵精弹足，同盟军的旗帜在这石头垒起的巨大五角形的上空高高飘扬。

一越过要塞，查理斯顿城便出现了，躺卧在阿斯莱和库柏两条河流之间；它突出在停泊港中间。

詹姆斯·普莱费尔亲自指挥在标志航道的浮标中间穿行，把查理斯顿的灯塔甩在西南方向；站在莫里斯岛的堤岸上可以看到查理斯顿。他已把英国国旗升上斜桁，轮船在航道中高速向前。

“台尔芬”号把检疫隔离站的浮标甩到左舷后方去了，向着海湾的水域自由前进。哈利伯特小姐站在艙楼上，眺望这座城市，她的父亲就囚禁在城里，她的眼里热泪盈眶。

最后，轮船的速度在船长下令后减慢了，“台尔芬”号正对着南面和东面的炮台，不久，它停泊在商业北码头。

七 一个同盟军将军

“台尔芬”号到达查理斯顿的码头后，受到一大群人的欢呼致意。这个城市的居民受到严密的海洋封锁，难得见到欧洲轮船的访问。人们惊讶地琢磨，这艘大轮船，骄傲地在斜桁上升起英国国旗，来到他们的港口要干什么呢。等到人们知道它的航行目的，为什么它要强行通过苏利汶的航道，而且纷纷传闻船舱里满载着战争期间的违禁品，这时，掌声和欢乐的喊叫声变得更加热烈了。

詹姆斯·普莱费尔抓紧时间，马上同城防司令博勒加将军联系。这位将军殷勤地接待了“台尔芬”号的年轻船长；“台尔芬”号来得非常及时，可以给他的士兵带来衣服和装备，士兵们非常急需这些东西。双方一致同意立即卸货，许多人前来帮助英国水手干活。

下船以前，詹姆斯·普莱费尔接受了哈利伯特小姐关于她父亲的最殷切的嘱托，年轻船长尽心竭力地为姑娘效劳。当时他说：

“珍妮小姐，您可以包在我身上；我要竭尽全力营救您的父亲，但我希望这件事不会出现什么麻烦；我今天就去看望博勒加将军，我不会突然要求他释政哈利伯特先生，我会从他那里打听到您的父亲所处的境况，他是假释了还是仍然关着。”

“我可怜的父亲！”珍妮叹着气回答，“他不知道他的女儿近在咫尺。但愿我能扑到他的怀抱里！”

“耐心一点，珍妮小姐。您不久就可以拥抱您的父亲。请相信我会忠心耿耿地去行动，同时会小心谨慎和深思熟虑。”

因此，当詹姆斯·普莱费尔讲妥了商号的买卖，把全船货物卖给了将军，

贱价购进了一大批棉花以后，忠于自己的诺言，谈起了当前的事件。他对博勒加将军说：

“照这样，您相信蓄奴主义者会胜利吗？”

“我一时一刻也不怀疑我们会最后胜利，至于查理斯顿的情况，李的军队不久就能解除城市的包围。不过，您想废奴派会怎样呢？这是不会发生的：以为弗吉尼亚、南北卡罗莱纳、佐治亚、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各州会落入他们的掌握之中。他们从未占据过的地方，会让他们主宰吗？当然不，依我看，即使他们一旦得胜，他们对胜利也会感到束手无策。”

“您绝对信赖您的士兵，”船长说，“您难道不担心查理斯顿城厌倦了围城，因为围城会毁灭它吗？”

“不！我不担心叛变。不过，叛徒要无情地加以处决，我会用兵器或灭毁掉城市，如果我发现有任何联合北部的活动的机会。杰佛逊·戴维斯把查理斯顿交托给我，您可以相信查理斯顿掌握在可靠的人的手掌里。”

“您有北部人俘虏吗？”詹姆斯·普莱费尔问道，触及谈话的目标。

“有的，船长，”将军回答，“分裂的第一下枪声是从查理斯顿爆发的。在这里的废奴派企图抵抗，经过战斗，他们成了战俘。”

“您有很多战俘吗？”

“百来个。”

“他们在城市是自由的吗？”

“他们曾经是自由的，直到我发现他们组织的一个阴谋为止。他们的首领同围城的人终于建立了联系，围城的人知道城里的情况。我不得不把这些危险的客人监禁起来，这些联邦分子有好几个将来走出监狱是要到城市的前沿地带露露脸，在那儿，同盟军的十颗子弹会制服他们的联邦主义。”

“什么！枪毙！”年轻船长叫了起来，不由自主地战栗着。

“是的！先是他们的首领。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里，这是个非常有主见和非常危险的人物。我已将有关他的情况送到里彻蒙德总统府，一星期后，他的命运就无可挽回地决定了。”

“您说的这个人是谁？”詹姆斯·普莱费尔以完全无所谓的态度问道。

“一个波士顿的新闻记者，一个狂热的废奴分子，林肯的罪恶的灵魂。”

“您能说出他的名字吗？”

“乔纳森·哈利伯特。”

“可怜的家伙！”詹姆斯强忍住激动说，“不管他干了什么事，不能不替他叫屈。您认为一定要枪毙他吗？”

“毫无疑问，”博勒加回答，“您想怎么办！战争就是战争。人们要竭力自卫。”

“这毕竟与我无关，”船长回答，“而且，执行死刑时我早已远离此地。”

“什么！您已经打算离开？”

“是的，将军，我们首先是商人。一旦棉花都装上了船，我就驾船出海。我进入了查理斯顿，这很好，但必须从这里出去，这才是重要的事。‘台尔芬’号是艘好船；它可以向联邦海军的所有舰艇挑战，看谁开得快；但不管它开得多快，它并不敢说快过重炮弹，一颗炮弹打中船体或者机器，就会葬送我的经商计划。”

“随您的便，船长，”博勒加回答，“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对您没有什么建议。您在经商，您说得有理。在您的地位，我也会像您一样行动。况且，

在查理斯顿逗留并不是愉快的，在这个停泊港里，四天中倒有三天会遭炮轰，这不是一个可靠的船舶避风港。只要您愿意，您随时可以走。但我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在查理斯顿前方巡行的联邦军舰数目多少，有多大火力？”

詹姆斯·普莱费尔尽可能满足将军的询问，他彬彬有礼地告辞，然后回到“台尔芬”号，对听到的情况十分忧虑和难过。

他想：“怎么对珍妮小姐去说呢？我应该把哈利伯特先生的可怕处境告诉她！不让她知道威胁着她的危险是否更好？可怜的孩子！”

他离开城防司令的家还没有走满五十步，便遇上克罗茨敦。这个了不起的美国人在他离船以后一直紧钉着他。

“怎么样，船长？”

詹姆斯·普莱费尔盯着克罗茨敦，克罗茨敦明白，船长没有好消息告诉他。

“您见到了博勒加吗？”他问。

“是的，”詹姆斯·普莱费尔回答。

“您对他谈起了哈利伯特先生吗？”

“没有！是他对我谈起的。”

“怎样，船长？”

“怎样！……可以向你和盘托出，克罗茨敦。”

“说吧，船长。”

“好吧！博勒加将军对我说，你的主人一星期后要被枪决。”

听到这个消息，换了别人，不是克罗茨敦，便会急得跳起来，或者会爆发出不合时宜的痛苦叫声。但美国人信心十足，嘴上仿佛挂着微笑，仅仅说：

“嗨！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詹姆斯·普莱费尔叫道。“我对你说哈利伯特先生一星期后要被枪决，而你回答：没关系！”

“是的，如果第六天他来到‘台尔芬’号，第七天，‘台尔芬’号已航行在大洋上的话。”

“好得很！”船长握住克罗茨敦的手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的勇士。你是一个果断的人，而我呢，我会不顾文森特伯父和‘台尔芬’号的货物，为了珍妮小姐粉身碎骨。”

“任何人也用不着粉身碎骨，”美国人回答，“那只对鱼有利。重要的是解救哈利伯特先生。”

“但你知道，这件事困难重重！”

“嗨！”克罗茨敦说。

“问题是要同一个受到严密看守的囚犯联系上。”

“不错。”

“要完成一次几乎是奇迹般的越狱。”

“是的！”克罗茨敦说，“一个囚犯念念不忘要越狱，胜过看守牢记要守住他，因此，囚犯总能实现越狱。他有各种机会。所以，靠了我们的活动，哈利伯特先生会越狱逃走的。”

“你总得有理，克罗茨敦”

“我总是有理。”

“但你究竟怎么干呢？得有一个计划，要小心谨慎……”

“我会考虑周到的。”

“可是，珍妮小姐要是知道她的父亲被判死刑，随时会执行“她不会知道的，就要这样。”

“是的，不让她知道，这样最好，对她和对我们都是如此。”

“哈利伯特先生关在哪儿？”克罗茨敦问。

“关在城堡里，”詹姆斯·普莱费尔回答。

“好极了。现在回船上去吧！”

“回船上去，克罗茨敦！”

八 越 狱

珍妮小姐坐在“台尔芬”号的舰楼上，焦虑不安地等待船长回来，待到船长见了她，她竟说不出一句话来，但她的目光比她的嘴唇更热烈地询问着詹姆斯·普莱费尔。

船长在克罗茨敦协助下，只告诉姑娘有关囚禁她父亲的一些事实。他对她说，他谨慎地试探博勒加关于战俘的情况。将军显得不愿多说，态度谨慎，想听听情况。

“既然哈利伯特先生在城里不是自由行动的，他的逃走困难就更多；但我要完成我的任务，我向您发誓，珍妮小姐，您的父亲不在船上，‘台尔芬’号就不离开查理斯顿港。”

“谢谢，詹姆斯先生，”珍妮说，“我真心诚意地感谢您。”

听到这句话，詹姆斯·普莱费尔感到他的心在胸膛里噗噗乱跳。他走近姑娘，眼睛湿润，支支吾吾，兴许他正要说话，表达他抑制不住的感情，这时克罗茨敦插了进来。他说：

“事情还没有说完，眼下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咱们合计一下，好好合计一下。”

“你有一个计划吗，克罗茨敦？”姑娘问。

“我总有计划，”美国人回答，“这是我的特长。”

“是个好计划吗？”詹姆斯·普莱费尔问。

“非常好的计划，华盛顿的各个部也设想不出更好的计划。仿佛哈利伯特先生就在船上。”

克罗茨敦满怀信心和真心实意他说着，只有最爱怀疑的人才不分享他的信心。

“我们听你说说计划，克罗茨敦，”詹姆斯·普莱费尔说。

“好的。您，船长，您去拜访博勒加将军，请他帮个忙，他不会拒绝您的。”

“帮什么忙？”您时他说，您的船上有一个坏家伙，一个坏透了的无赖，碍您的事，航行期间机动船员造反，总之，是一个有实际经验的坏蛋。您请求他答应把这个家伙关在城堡里，但条件是，您一出发就把他提出来，为的是把他带回英国，受国法制裁。”

“好！”詹姆斯·普莱费尔半露笑容地回答，“我一切照办，博勒加会乐意接受我的请求。”

“我也十拿九稳。”美国人回答。

“不过，”普莱费尔又说，“我缺少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一个坏蛋。”

“他就在您的眼前，船长。”

“什么，这个坏蛋……”

“就是我，您别在意。”

“噢！正直的、了不起的心灵！”珍妮叫着说，她的小手紧捏住美国人粗糙的手。

“行，克罗茨敦，”詹姆斯·普莱费尔说，“我明白你的意图，我的朋友，我只遗憾一件事，就是不能代替你的位置！”

“每人有各自的作用，”克罗茨敦说，“如果您处在我的位置，您会束手无策，而我呢，我不会这样，以后您要设法在联邦军和同盟军的炮火下离开停泊港，够您干的了，这个，我可干不好。”

“好，克罗茨敦，继续说下去。”

“这就是。一关进城堡——我熟悉这城堡——我就能决定该怎么干，请放心，我会干得好的。这段时间里，您开始装船。”

“噢！生意，”船长说，“现在这是毫无意义的细微末节了。”

“完全不是！文森特伯父呢，他会说什么？让咱们在感情和做生意这两方面同时并行。这会防止别人怀疑。不过要干得快。您能在六天之内万事俱备吗？”

“可以。”

“那末，让‘台尔芬’号在二十二日那一天装好货，待命启航。”

“它会准备好的。”

“听好了，一月二十二日晚上，派出几个最优秀的水手，划一条小船到城市末端的‘白点’，去。等到九点，就会看到哈利伯特先生和您的仆人出现。”

“您有什么办法使哈利伯特先生越狱，你自己也能逃出来呢？”

“这是我的事。”

“亲爱的克罗茨敦，”珍妮这时说，“你要冒生命危险来搭救我父亲啰！”

“您别替我担心，珍妮小姐，我什么险也不用冒，您可以相信我的话。”

“那末，”詹姆斯·普莱费尔问，“该什么时候把你关起来？”

“就在今天。您明白，我是使您的船员思想变坏的人。没有时间可浪费。”

“你需要金子吗？在这个城堡里或许对您有用。”

“用金子来收买狱卒！决不！这太昂贵，也太愚蠢。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狱卒会把钱留下，把囚犯也看住。这家伙这样做是对的！不！我有别的更稳妥的办法。可是，我要一点美元。需要时要能喝得上酒。”

“把狱卒灌醉。”

“不，狱卒喝醉了会把一切弄糟！不，我对您说，我自有主意。让我来干吧。”

“瞧，正直的克罗茨敦，这是十来块美元。”

“太多了，不过我会把多余的还给您。”

“那末你一切准备就绪啦？”

“已准备好做一个大坏蛋。”

“那末上路吧。”

“克罗茨敦，你是世上最好的人！”

“这个说法我不会惊奇，”美国人好心地哈哈笑着说，“啊！对了，船长，有一个重要嘱咐。”

“什么嘱咐？”

“如果将军向您提议绞死您手下的坏蛋，——您知道，军人不会拐弯抹角！”

“怎么办，克罗茨敦？”

“那末，您要求考虑一下。”

“我照你的话去办。”

当天，船员们不知道内中底细，看见克罗茨敦上了手铐脚镣，十分吃惊，他夹在十几个海员中间，被押到陆地，半小时后，按照詹姆斯·普莱费尔船长的要求，这个坏蛋在城里游街过巷，不顾他的反抗，被监禁在查理斯顿城堡里。

这一天和往后几天，“台尔芬”号十分紧张地进行卸货。蒸汽吊车不停地吊起船上的欧洲货物，以便装上本地货物。查理斯顿的居民在观看这场有趣的装吊，一面帮助水手，并向他们祝贺。可以说，这些正直的水手占据着显要地位。南部同盟派非常尊敬他们；但詹姆斯·普莱费尔不让他们有时间接受美国人的礼仪对待；他不断监视着，以狂热的劲头催促他们，“台尔芬”号的水手琢磨不出原因何在。

三天后，一月十八日，头几捆棉花开始装舱。詹姆斯不用再担心，普莱费尔公司做了一笔好买卖，用低价把堆满查理斯顿的码头的棉花全部收进。

但是，克罗茨敦杳无音信。不消说，珍妮不断地担惊受怕。她的脸色焦虑不安，道出了她的心情，詹姆斯·普莱费尔好言相慰她。他说：

“我完全信赖克罗茨敦，他是个忠仆。您比我更了解他，珍妮小姐，您本该完全放心。再过三天，您的父亲就会把您抱在怀里，请相信我的话。”

“啊！詹姆斯先生！”姑娘大声说，“我怎能不承认您的诚意呢？我父亲和我，我们有什么办法报答您呢？”

“我们回到英国的海域时，我再告诉您该怎么报答！”年轻船长回答。

珍妮有半晌看着他，然后垂下眼睛，她的眼里充满泪水，随后她回到自己的船舱。

詹姆斯·普莱费尔希望，直到她的父亲获得安全，姑娘不知道他可怕的处境。但在这最后一天，有个水手不留心，无意中让她知道了真相。里彻蒙德的政府的回音是在昨天到达的，有一个信使终于冲破了前哨线。这个回音指定判决乔纳森·哈利伯特死刑，这个不幸的公民定于明天早上执行枪决。这次行刑的消息在城里不胫而走，由“台尔芬”号的一个水手带回船上。这个水手告诉了船长，并不怀疑哈利伯特小姐可以听到。姑娘发出摧肝裂肺似的尖叫声，跌倒在甲板上，不省人事。詹姆斯·普莱费尔把她抱回船舱，必需进行持续耐心的照料。才使她苏醒过来。

待她睁开眼睛，她瞥见年轻船长，他的一只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她保持绝对安静。她好不容易保持沉默，压抑住痛苦的煎熬。詹姆斯·普莱费尔俯到她耳畔说：

“珍妮，再过两小时您的父亲就会安全地来到您身边，否则我宁愿死去，也要把他救出来！”

随后，他从艙楼走了出去，心里想：

“现在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劫出来，哪怕我要用自己的生命和全体船员

的生命去换取他的自由！”

行动的时刻来到了。早上，“台尔芬”号已经完全装载好棉花；煤舱里装满了煤。再过两小时，它便可以启航。詹姆斯·普莱费尔将船驶出商业北码头，开到停泊港中；他准备利用晚上九点的涨潮。

詹姆斯·普莱费尔离开姑娘时，七点刚刚敲响，他吩咐准备启航。至今，在他、克罗茨敦和珍妮之间，一直绝对保守着秘密。他认为让马修先生知道情况是合适的，便当即告诉了他。

“就按您的吩咐去做，”马修先生不加思索地回答，“是定在九点钟吗？”

“定在九点钟。马上吩咐点火，加大火力。”

“马上执行，船长。”

“‘台尔芬’号只抛了一只锚。割断锚索，一秒钟也不耽搁，马上溜掉。”

“好极了。”

“在主桅上挂起信号灯。黑夜茫茫，雾已升起。我们回来时不能冒迷路的危险，九点一到，你仔细看，叫人敲钟。”

“会安全按您的命令执行，船长。”

“现在，马修先生，”詹姆斯·普莱费尔又说，“装备好小艇；安排好六个最壮实的划桨手。我立即出发去‘白点’。我离开时把珍妮小姐交托给您，上帝保佑，马修先生。”

“上帝保佑！”大副回答。

他旋即下令，点着锅炉，装备好小艇。几分钟后，小艇准备好了，詹姆斯·普莱费尔同珍妮道别，下到小艇，小艇离岸的当儿，他看到一团团黑烟消失在天空幽暗的浓雾中。

黑夜沉沉；风已停息；在广阔的港口万籁俱寂，波浪仿佛沉睡着。隐约能分辨的几点灯光在浓雾中闪烁，詹姆斯·普莱费尔掌握舵柄，他准确地把小艇开往“白点”。航程约有两海里。在白天，詹姆斯已完全测定了方位，所以他笔直地驶往查理斯顿的尖角。

圣菲力普敲响八点时，小艇船首撞上了“白点”。

离克罗茨敦确定的时间，还要等一个小时，码头空无人迹。只有南面和东面炮台的哨兵在二十步开外的地方踱步。詹姆斯·普莱费尔心急如焚。时间不按他的着急心情快快消逝。

八点半时，他听到脚步声，他让水手拿起桨，准备离开，他向前走去。但走了十步，他遇上一队海岸巡逻兵，总共有二十来人。詹姆斯从腰带上掏出手枪，决计必要时就开枪。可是，这些士兵是下到码头去的，他何必惹他们的麻烦呢？

巡逻队长向他走来，看到小艇，便问詹姆斯：

“这条小艇属于哪条轮船的？”

“这是‘台尔芬’号的小艇，”年轻人回答。

“你是？……”

“詹姆斯·普莱费尔船长。”

“我以为您已经走了，进入查理斯顿的航道了呢。”

“我已准备好启航……我本来应该已在途中……但是……”

“但是？……”海防部队队长强调问道。

詹姆斯急中生智，回答说：

“我的一个水手关在城堡里，说实话，我几乎把他忘了。幸亏我及时想

到了他，我派了人去把他带来。”

“啊！这个坏蛋您愿意把他带回英国去？”

“是的。”

“在这儿和在那边绞死他都一样！”有个海防军开玩笑地笑着说。

“我相信是这样，”詹姆斯·普莱费尔回答，“不过，最好按章办事。”

“好了，祝您好运，船长，小心莫里斯岛的炮台。”

“放心吧。既然我顺利地通过了，我希望在同样条件下出去。”

“一路顺风。”

“谢谢。”

说到这，那支小部队走开了，海滩复又沉寂无声。

这当儿，九点敲响了。这是约好的时间。詹姆斯感到他的心在胸膛里跳得都要裂开来了。响起了一声唢哨。詹姆斯报以相同的唢哨；他等待着，尖起耳朵，打了个手势，命令水手们绝对缄默。有一个人出现了，裹着一件宽大的格子花呢披肩，四处探望。詹姆斯朝他跑去。

“是哈利伯特先生吗？”

“是我，”那个裹着披肩的人回答。

“啊！上帝保佑！”詹姆斯·普莱费尔大声说，“别耽搁，马上上船。克罗茨敦在哪儿？”

“克罗茨敦！”哈利伯特先生吃惊地说，“您说什么来着？”

“那个搭教您的人，那个把您带到这儿来的人，就是您的仆人克罗茨敦。”

“陪我到这儿来的人是城堡的狱卒！”哈利伯特先生回答。

“狱卒！”詹姆斯·普莱费尔叫着说。

显然，他一点儿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惶恐万分。

“啊，不错，是狱卒！”有个熟悉的声音大声说。“是狱卒！他像块树墩一样睡在我的牢房里！”

“克罗茨敦！你呀！是你！”哈利伯特先生说。

“东家，别罗嗦了！以后再向您解释。现在关系到您的生命！上船吧，上船吧。”

这三个人在小艇里坐好了。

“离岸，”船长大声说。

六条桨同时落在桨架上。

“奋力向前，”詹姆斯·普莱费尔下令道。

小艇像鱼一样，在查理斯顿—哈堡的黑魆魆的波涛上滑行着。

九 腹背受敌

小艇在六个壮实的划桨手的推动下，在停泊港的水面上飞掠而过。雾越来越浓，詹姆斯·普莱费尔好不容易才控制住方位。克罗茨敦坐在小艇前面，哈利伯特先生坐在船后船长的身旁。这个被监禁的人先是对他的仆人的出现感到目瞪口呆，想对他说话，但克罗茨敦做了个手势，让他沉默不语。

几分钟后，当小艇来到停泊港中央时，克罗茨敦才决定开口。他明白在哈利伯特先生的脑海里，转悠着什么问题。他说：

“是的，我亲爱的东家，狱卒就睡在我的牢房的位子上，我着实给了他

两拳，一拳打在颈上，另一拳打在肚子上，给他来了点镇静剂，就在他给我送晚饭时动手的。瞧，多好的感谢方式！我穿上他的衣服，拿了他的钥匙，我去寻找您，在士兵们的鼻子底下把您带出城堡。真是轻而易举！”

“我的女儿呢？”哈利伯特问道。

“在轮船上，这艘船要把我们送到英国。”

“我的女儿在船上！”美国人蹦了起来，叫道。

“别说了！”克罗茨敦回答，“再过几分钟，我们就得救了。”

小艇在黑暗中飞速前进，但有点儿摸不清方向。詹姆斯·普莱费尔在浓雾中看不见“台尔芬”号的信号灯。他摸不准前进方向，黑暗浓得划桨手看不到桨端。

“怎么样，詹姆斯先生？”克罗茨敦问。

“我们大约走了一海里半，”船长回答，“你什么也没看见吧，克罗茨敦！”

“什么也没看见。但我的眼睛很好。嗨！我们会划回去的！他们在那边什么也没觉察……”

这句话还没说完，一发火箭划破黑暗，在惊人的高度开了花。

“一发信号！”詹姆斯·普莱费尔叫着说。

“见鬼！”克罗茨敦说，“大概是从城堡发射的。我们等一下。”

第二发、然后是第三发火箭朝第一发的方向射上天空，旋即在小艇前方一海里处升起了同样的信号。

“这是从萨姆特要塞发射的，”克罗茨敦高声说，“这是发现越狱的信号。加快划桨！事情暴露了。”

“加把劲，朋友们，”詹姆斯·普莱费尔激励着水手。“这些火箭给我照亮了道路。‘台尔芬’号离我们不到八百码。瞧，我听见船上的钟声。加油！加油！每人赏二十利佛尔，如果我们五分钟后赶到的话！”

众水手奋力划艇，小艇仿佛从波涛上掠过。每个人的心都怦然乱跳。在城市那边猛烈响起一下炮声，在离小艇二十 的地方，克罗茨敦是听到而不是看到一个物体迅速掠过，那大约就是炮弹。

这当儿，“台尔芬”号的钟声使劲地敲响站。小艇靠近了轮船。再划几桨，小艇就靠上轮船了。再过几秒钟，珍妮就扑到她父亲的怀抱里。

小艇一吊上轮船，詹姆斯·普莱费尔便冲向舵楼。

“马修先生，准备好了吗？”

“是的，船长。”

“切断缆绳，全速前进。”

转眼间，两只螺旋桨推动轮船开向主航道，避开了萨姆特要塞。

“马修先生，”詹姆斯说，“我们不能考虑通过苏利位岛的航道；我们会直接处于同盟军的炮火轰击之下。要尽可能沿港口的右边走，别挨上联邦军炮台的齐射。驾驶的人可靠吗？”

“可靠，船长。”

“叫人把信号灯和船上的灯都灭掉。机器的反光已经太强烈了，过分耀目了；但这是无可奈何的。”

他们说着话时，“台尔芬”号正以高速前进；但要开往查理斯顿-哈堡的右边，不得不进入暂时靠近萨姆特要塞的航道，开到离要塞半海里的地方时，要塞的炮口同时闪出火光，一阵钢铁的暴雨带着骇人的爆炸声，在轮船的前

方落下。

“发射得太早了，一群笨蛋！”詹姆斯·普莱费尔叫道，哈哈大笑起来。“冲过去！冲过去！机械师先生！我们非得从两边的齐射中穿过去不可！”

司炉加快添煤，“台尔芬”号船体的各部分在机器的开动下都震动着，仿佛马上就要解体似的。

这时，第二阵爆炸声响了起来，新的弹雨在轮船后面呼啸着。

“发射得太晚了，一群傻瓜！”年轻船长真像吼叫一样嚷道。

克罗茨敦正在舰楼上，他叫着说：

“冲过去了。再过几分钟，我们就不同这些同盟军打交道“那末，你为我们再不用怕萨姆特要塞的炮火啦？”詹姆斯问。

“不用怕，一点儿不用怕，也不用怕苏利汶岛末端的莫尔特里堡垒，这个堡垒只能在半分钟内对我们构成威胁。如果想打中我们，就得选择好时机和瞄准好。我们接近了。”

“好得很！莫尔特里堡垒的位置能允许我们一直驶入主航道。开火吧！开火吧！”

这当儿，仿佛詹姆斯·普莱费尔在命令开火似的，堡垒的三排炮人闪出亮光。发出震天动地的爆炸声，然后在轮船上响起了爆裂声。

“这回打中了！”克罗茨敦说。

“马修先生，”船长对大副叫道，大副守候在前面，“出了什么事？”

“艏斜桅的补助帆桁掉到海里去了。”

“有受伤的人吗？”

“没有，船长。”

“那末，让这帆桁见鬼去吧！一直驶入航道！一直驶去；驶向小岛。”

“冲向南部同盟军！”克罗茨敦叫道，“如果我们的船非得中炮弹，我宁愿中北部人的炮弹。这更容易消化！”

实际上，并没有躲掉所有的危险，“台尔芬”号不能说脱离了险境；尽管莫里斯岛还没有装备数月后拥有的可怕武器，但这个岛的大炮和迫击炮很容易击沉“台尔芬”号这样的轮船。

岛上的联邦军和受萨姆特要塞、莫尔特里堡垒的炮火封锁的船只都收到警报。守军一点儿不明白怎么会有这次夜袭；夜袭又不像对着他们而来；但他们要坚守岗位，准备随时响应。

詹姆斯·普莱费尔开往莫里斯岛的航道时，心里思考的正是这种情况，他有理由担心，因为再过一刻钟，黑暗将被灯火划破；弹雨将落在轮船四周，溅起的水花会越过船身；有的炮弹甚至会打中“台尔芬”号的甲板，但甲板坚固，能使轮船免受严重损失。果然，如后来所获悉的那样，炮弹要是在船上炸成碎片，每一颗能覆盖一百二十平方尺的面积，希腊火硝__熊熊燃烧二十分钟，什么也不能扑灭，只要一颗炮弹就能燃烧一艘船。对“台尔芬”号来说，幸亏这些炮弹刚刚发明，还很不完备；射到空中以后，旋转不好就会降低高度，落下时不是头部着地，而是尾部着地，但触发器装在头部。这个构造上的缺陷使“台尔芬”号免受灾难。炮弹不重，落下对不会引起严重损失。在过热蒸汽的推动下，轮船继续在航道上前进。

这时，哈利伯特先生和他的女儿不顾詹姆斯·普莱费尔的吩咐，跑到舰楼来见他，船长想逼着他们回船舱去，但珍妮声称，她要留在船长身边。

至于哈利伯特先生，他刚知道他的救命恩人的高尚行为，紧紧握住船长

的手，说不出一句话来。

“台尔芬”号这时以高速驶向大海；它只要在航道里继续航行三海里，就可以来到大西洋的水面。倘若航道进口畅通无阻，它便能逃之夭夭。詹姆斯·普莱费尔对查理斯顿海湾的一切底细都了如指掌，他在黑暗中稳如磐石地驾驶轮船。他有理由确信这次大胆航行获得成功，这当儿，在艏楼的一个水手叫了起来：

“一艘船！”

“一艘船？”詹姆斯叫道。

“是的，在后船左侧方向。”

透过升起的浓雾，只能隐约见到一艘巨大的驱逐舰封锁住航道，阻挡着“台尔芬”号的通路。必须尽力取得速度，让轮船的机器获得高度推动力，否则一切都完了。

“操纵杆扳向右舷！完全扳向右舷！”船长叫道。

然后他奔向机器上面的驾驶台。按照他的命令，一只螺旋桨停止不动，在另一只的作用下，“台尔芬”号以出奇的速度绕了一个幅度很小的圈子，仿佛在地转圈似的。这样，它避免了朝联邦驱逐舰直冲过去，而是像驱逐舰一样，开往航道的入口。现在是比速度的问题。

詹姆斯·普莱费尔明白，他的得救、珍妮小姐和她父亲的得救、全体船员的得救都系于此。驱逐舰远远在“台尔芬”号的前面。从驱逐舰的烟囱喷涌而出的团团黑烟中，可以看出它在加大火力。詹姆斯·普莱费尔不是个临阵逃脱的懦夫。

“您加大火力到了什么地步？”他朝机械师喊道。

“到了压力的最大限度，”机械师回答，“汽从所有的阀门逃逸而出。”

“顶住阀门。”船长下令道。

他的命令执行了，这位做冒着炸掉轮船的危险。

“台尔芬”号开始行驶得更快了；阀门的冲击声以骇人的急促此起彼伏；安置机器的座板在这些急促的冲击下震颤不已，看到这幅景象，久经沙场的人心里也要哆嗦。

“加大火力！”詹姆斯·普莱费尔喊道，“继续加大火力！”

“不行了！”过了一会儿，机械师回答，“阀门已经严密关闭。锅炉的燃料已装到口边。”

“没关系！把浸过酒精的棉花填进去！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闯过去，超过这艘该死的驱逐舰！”

听到这几句话，最大胆的水手都面面相觑，但没有人犹豫，几捆棉花扔到机器房里。捅开了一桶酒精，这种可燃物质十分危险地扔进炽热的锅炉里。火焰的吼声使司炉们彼此再听不见说话声。一会儿，锅炉的挡板烧成白热化；活塞像火车头的活塞一样往返移动；气压表指示出吓人的压力；轮船在波涛上飞驰；船的接榫处吱嘎作响；烟囱喷出火焰，夹杂着团团浓烟；轮船的速度骇人，像发了疯似的，但它追上并超过了驱逐舰，同驱逐舰拉开了距离，十分钟后，它驶出了航道。

“得救了！”船长喊叫着说。

“得救了！”船员拍着掌回答。

查理斯顿的灯塔已经开始消失在西南方；闪光逐渐变淡，可以认为脱离了危险，这时，从一艘在海湾巡航的炮艇发射的炮弹在黑暗中呼啸而过。很

容易跟踪炮弹的飞行路线，因为引信在后面留下一条火线。

这是令人忧虑的时刻，难以描绘；人人都缄默不语，用专往的目光瞧着炮弹画出的抛物线；要躲开炮弹此时已无能为力，半分钟后，它带着骇人的响声落在“台尔芬”号的船首。

水手们惊慌失措，拥向后面，引信毕剥作响地燃烧着，没人敢上前一步。

在众人中只有一个人奔向这可怕的毁灭武器。这是克罗茨敦。他用有力的双臂抱起炮弹，而引信的火花在闪射而出；他以过人的力气把炮弹扔出船外。

炮弹刚一到达水面，便爆发出振耳欲聋的响声。

“乌拉！乌拉！”全体“台尔芬”号船员齐声欢呼，而克罗茨敦搓着双手。

不多久，轮船在大西洋破浪迅速前进；美国海岸消失在黑暗中。在天际交叉往来的火光表明在莫里斯岛炮台和查理斯顿平堡的几个要塞之间正进行着激战。

十 圣门戈

翌日，旭日东升时，美国海岸早已隐没。天际看不见一艘船，“台尔芬”号减低了骇人的航速，格外平稳地开往百慕大群岛。

穿越大西洋的航程就用不着叙述了。归程中没有什么事件发生，离开查理斯顿后，过了十天，爱尔兰海岸已隐约可见。

在年轻船长和姑娘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即使最缺乏观察力的人也在意料之中。哈利伯特先生如果不让船长成为最幸福的人，他怎能感谢他的救命恩人的诚意和勇敢呢？詹姆斯·普莱费尔没等到返回英国水域，已经向姑娘和她的父亲吐露了充溢他心灵的感情，倘若相信克罗茨敦的说法，珍妮小姐是以不想隐瞒的幸福心情接受了这个表白的。

是年二月十四日，一大群人聚集在格拉斯哥古老的圣门戈大教堂庄重的拱顶下。里面有水手、商人、工业家、法官，什么人都有。正直的克罗茨敦给穿着新娘礼服的珍妮小姐当证婚人，这个了不起的人穿着金扣苹果绿的上衣，神采焕发。文森特伯父骄傲地站在他侄子身边。

人们在欢庆格拉斯哥城文森特·普莱费尔公司的詹姆斯·普莱费尔和波士顿的珍妮·哈利伯特小姐的婚礼。

仪式豪华隆重。人人都知道“台尔芬”号的故事，认为年轻船长的忠诚得到了应得的报偿。只有他心里以为自己的所得超过了自己的功劳。

入夜，在文森特伯父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广宴宾客，组织大型舞会，给聚集在戈登街的人群散发了大量的先令。在这永志纪念的盛宴上，克罗茨敦既举止有度，又显出惊人的食量。

人人都对这门婚姻感到高兴，有的是对自己能参加的幸运感到高兴，还有的对别人的幸福感到高兴——在这类喜庆中，这不是常见的。

深夜，等宾客告辞以后，詹姆斯·普莱费尔抱吻他伯父的双颊，对伯父说：

“怎样，文森特伯父？”

“怎样，我的侄儿詹姆斯？”

“您对我从‘台尔芬’号带回的可爱货物感到满意吗？”普莱费尔船长

指着他年轻勇敢的妻子，又说。

“我觉得很满意！”正直的商人回答。“我卖掉棉花，获利百分之三百七十五！”

（本篇译为上海师大中文系主任、教授）

三个正直的制梳匠

〔瑞士〕凯勒著 田德望 译

凯勒（Gottfried Keller，1819—1890），瑞士德语作家，尤擅长创作中短篇小说，故有“中短篇小说家里的莎士比亚”之称。他的中短篇代表作为两卷集《塞尔德维拉的人们》（1856—1874）和《苏黎世小说集》（1878）；此外他的长篇小说《绿衣亨利》（1855）也是德语文学中的一部名著。

德语的 Novelle，到了凯勒以及同时代的施笃姆和迈耶尔等人手里，可以说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其中凯勒的成就又特别突出。他的创作继承和发扬德国古典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深刻地反映了瑞士的宗法社会走向崩溃，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这样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的情况。凯勒在艺术上，长于人物形象的刻画和生活细节的描写，往往能从一些司空见惯的人情世态中，发掘出一些富于时代典型意义的现象来，加以集中和放大，叫人一目了然，此外，凯勒的中短篇小说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色，就是极其富于生活气息和幽默感。

《三个正直的制梳匠》是《塞尔德维拉的人们》中的一篇杰作。它用夸张和幽默的笔法，生动地再现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不同阶级经济地位的变化以及人与人之间你死我活的“自由竞争”。小说的结尾出人意料，使读者在开怀大笑之后恍然大悟，对摆在面前的残酷现实作必要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凯勒可以说已多少懂得了一点“黑色幽默”的妙用。

塞尔德维拉的人们证明了，一个城市里如果都是些不正直的或者轻浮的人，这样的城市，在时代和商业的变化中，能够勉强存在下去；三个制梳匠却证明了，如果三个正直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住不了多久，就得打起架来。不过，这里所谓正直，指的不是天理的公正，也不是人类的良心生来就有正义感，而是一种毫无生气的正直，这种正直删去了“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段祷告文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请求。因为这种正直人是不借债，也不欠债的；他们生活下去，不得罪人，却也不讨人喜欢；愿意劳动挣钱，却不愿意花费分文；只看到认真劳动的利益。却看不到其中的乐趣。这种正直人不打破灯笼，也不点上灯笼，任何光明都不是从他们那里发出来的。他们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只要没有危险性，任何行业，在他们看来，都一样的好，他们最喜欢定居在住着许许多多他们认为不正直的人的地方，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人在他们中间的话，他们马上就彼此磨擦起来，像两个磨扇中间没有谷粒一样。一旦遇到什么不幸，他们就惊讶极了，并且仿佛被矛枪挑了似的嚎啕痛哭，觉得自己并没有得罪任何人，怎么会这样倒霉？因为他们把世界看成是一所组织庞大，戒备森严的警察机关，一个人只要勤打扫自己家的门口，把窗前的花盆摆得稳稳当当，不从窗子里向外泼水，就用不着害怕犯规罚款。

塞尔德维拉有一个制造梳子的商店，到四乡赶年市的商贩都到这个商店来趸货，所以，如果勤勤恳恳地经营，这本来是个赚钱的生意，但通常每隔五六年总要换一个老板。这个商店除了制造各种各样的角质刷子以外，还用美丽透明的牛角给乡下美人和使女们制造最精巧的装饰用的梳子，伙计们（因为老板从来不劳动）各凭自己的幻想和手艺，在牛角上蚀雕出出色的赤褐色龟壳云形状的图案。如果把这种梳子对着光一照，就觉得仿佛看见了日出日

落时候最瑰丽的景色，红霞灿烂、絮云朵朵的天空，暴风骤雨以及其他光怪陆离的自然现象。每到夏季，伙计们喜欢流动，人数减少，剩下的显得珍贵起来，他们就受到客气的待遇，得到很好的工资和良好的饭食；但一到冬天，大家要找职业，可供雇用的人非常多，他们就不得不屈就了，为挣微薄的工资拼命作工；老板娘天天在饭桌上摆上一碟子酸菜，老板说，“这是鱼！”如果这时候有个伙计敢说，“对不起，这是酸菜！”他立刻就卷铺盖，冒着隆冬的严寒到外面去流浪。一到草地发绿，道路可以通行的时候，伙计们就说：“这到底是酸菜！”说了就开始打起包袱来。即使这时候老板娘立刻在酸菜上扔上一片火腿，老板说，“我的天哪，我当时还认为这是鱼呢！现在仔细一看，这确实是一片火腿！”他们还是迫切地希望到外边去漫游，因为三个伙计被迫挤在一张双人床上睡觉，整整挤了一冬，他们的肋条骨互相碰撞，腰身两边受凉挨冻，这种罪过他们已经受够了。

有一次从萨克逊某个地方来了一个循规蹈矩、性情温和的伙计，名叫尤波斯特。他对什么事都很随和，干起活来像个牲口似的，并且即使想赶他都赶不走，因而他终于成为这个商店的持久的工具，亲眼看到商店老板屡次更换，原来这几年正是多事之秋，比平常变动更大，尤波斯特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十冬六夏都是占据靠墙那一边，拚命地把身子挺直；他甘心把酸菜当作鱼来吃，到了春天，怀着诚惶诚恐的感激之情，从火腿上取下一小片来尝一尝。挣来的工资，多也罢，少也罢，他都放在一边；因为他一分钱都不肯花费，把所有的工资都储蓄起来。他的生活方式也和其他的手工业伙计不一样；他从来没有喝过一杯酒，既不和任何同乡也不和其他年轻的伙计们来往；一到晚上就站在大门口和老太婆们说说笑笑，逢到心情特别愉快的时候，还替她们把水桶放在她们的头顶上。聊天聊了一会儿以后，要是没有多余的活可以加夜班挣额外工资，他老早就睡觉去了。礼拜天即便天气非常好，他也要工作到下午；但是，可不要以为他真像快活的制肥皂的工匠约翰那样，心情舒畅，高高兴兴地干活；相反地，他在从事这种自愿的劳动时，情绪非常低落，不住地抱怨生活的困苦。一到礼拜天下午，他就穿着肮脏的工作服，登着一双拖鞋，趿拉趿拉地走过街去，到洗衣妇那里去取洗好的衬衫，熨好的衬衫前胸，硬领，或者好一点的手绢，然后用手平托着这些贵重的东西，迈着漂亮的伙计式的步子，走回家去。有些伙计穿着工作围裙和拖鞋走路时，总保持着一种矫揉造作的特殊步伐，仿佛是在更高的境界中飞翔似的，受过教育的装订工人，快活的皮鞋匠和稀奇独特的制梳匠更是如此。尤波斯特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以后，却又考虑起，要不要真正穿起衬衫和前胸来，还是把旧衣服再穿它一个星期——因为他虽然性情温和正直，却是个肮脏鬼——要不要索性待在家里不出门，再干一点活。他想到这里，就对世道的艰难困苦叹了一口气，重新坐下来干活，没好气地用牙齿咬着梳子，或者把牛角制成龟壳云形状的梳子，可是在制造的过程中，干干巴巴，一点没有运用想象力，所以总是千篇一律地在牛角上涂上三个一模一样的非常寒碜的斑点；因为如果没有明确的规定，他对于任何事情都是一点不肯实力气的。每逢他决定去散步时，他就要用上一两个钟头的功夫，煞费苦心打扮一番，拿着他的小手杖，装模作样地踱到门前待一待，怀着自卑和烦闷无聊的心情这儿站一会儿，那儿站一会儿，和其他这儿站一会儿那儿站一会儿的人无聊地闲聊几句，这些人也都是想不出什么正经事可干的，大概都是一些又老又穷、不能再到酒馆去消遣的塞尔德维拉人。他乐意跟这样的人站在一所正在修建中

的房屋，或者一块庄稼地、或者一棵受到风雨摧残的苹果树、或者一所新建的纺纱厂的前面，极其关切地详细谈论面前这些事物，它们的得夫如何，费用项目多少，谈论一年的希望，农作物的情况，其实对于这一切他都是一窍不通，而且也是漠不关心的；不过时间却是按照他那种所谓最适当、最有意思的方式消磨过去了。那些老年人只称他为有人缘、有理性的萨克逊人，因为他们也是什么都不懂的。塞尔德维拉人创立了一个巨大的酿酒股份公司，指望从这上头大大提高自己的生活；广大的房基已经耸出在地面上，尤波斯特好几个礼拜天的晚上拿着手杖在那里东戳戳西戳戳，仿佛是在以内行人的眼光，极感兴趣地考查建筑的进展，仿佛他对于建筑是个老行家，同时又是极其能喝啤酒的人似的。“还不行哪！”他一次又一次地说，“这是个有名的工程！要成为一个规模极大的企业！不过很费钱，唉，钱哪！可惜得很，在我看来，这一道旋还得稍微再加深一些，墙还得要再结实一点！”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心里没想别的，只想着在天黑以前准时回家吃晚饭，因为他和其他的伙计不同，从来不耽误礼拜天的晚饭，老板娘就因为他一个人的缘故不得不留在家，甚至要在别的方面照顾他，这是他唯一使老板娘生气的地方，他吃了分给他的那一小块烤肉或者香肠以后，还在房间里胡思乱想一阵子，然后上床睡大觉；这对他说来就是个快乐的礼拜天。

他虽然性情温和正直，与世无争，内心却也不乏剧烈嘲讽的冲动，比如他常暗地里嘲笑世人的轻浮和好虚荣，他对事物的伟大与重要似乎抱着相当明确的怀疑态度，好像自己觉得有一套更为深刻的思想计划似的。实际上他有时候也作出一副聪明的面孔，在礼拜天进行那些内行的谈话时，尤其如此，所以大家都看得出，他心里怀着重大的抱负，别人所经营建造和创办的一切，比起这个抱负来，只不过是儿戏而已。他在塞尔德维拉作伙计时，日夜念念不忘、长年暗中作为自己指路灯的大计划就是：把挣来的工资储存起来，等到将来有一天，制梳子商店关了门，他的钱也已经攒足了，就把这个商店盘过来，自己来作东家和老板。他的一切行为和努力都以此为基础，因为他看得清清楚楚：一个勤俭的人，一个自行其是，会从别人的粗心大意中吸取经验教训而不致吃亏的人，在这上面一定会繁荣发迹。只有当上了老板，他才会很快地赚到许多钱，以便取得瑞士的公民权，然后才去过塞尔德维拉的市民从来没有度过的那种聪明合算的生活；凡是不能增加自己的福利的事情，他打算一概不管，也不想花费一文钱，倒想在这个城市的轻率的漩涡里尽可能地多捞一把。这个计划又简单又正确，而且可以理解，特别是因为他正在坚定不移地贯彻，并且贯彻得很好；因为他已经攒下了相当数目的钱，这一笔钱他小心翼翼地保管着，根据可靠的估计，届时一定足以使他达到目的。这个安静和平的计划唯一不近人情的地方就是：尤波斯特竟会订出这个计划来；因为他心里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迫使他偏偏非留在塞尔德维拉不可：他既不爱这个地方，又不爱这里的人，既不爱这个地方的政治制度，又不爱这里的风俗习惯。他对于这一切，和对于他自己的家乡一样，一点都无所谓；他也绝不想回家；凭着自己的勤劳和正直，他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安身立业，和在这里一样；不过，他并没有自由选择，而是糊里糊涂地抓住了偶然出现在他面前的最初的一线希望，以便依附着它，从中吸取营养而成长起来。俗话说：“什么地方我能够享福，什么地方就是我的祖国！”有些人自己决定走出家门见见世面，争取到一些利益，然后衣锦还乡；有些人为了逃避某种非常的状况，本着时代的趋势，成群结队随着新的民族大迁徙一同到了海

外；有些人在某个地方找到了比家乡故旧更为忠实的朋友，或者比家乡更中自己意的地方，或者有某种更美好的人情的纽带把他们牢牢地捆住。这些人也的确拿得出较好和必然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他们在新的祖国生活得更幸福。上面那个格言不加变动就运用于这些人。不过，这些人既然常住在外国，而且也势必在那个地方作人，对于自己幸福地生活着的新国家起码也得要有感情才成。但是，尤波斯特却简直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国家；瑞士的制度和习俗在他看来都是莫名其妙的；他只是时常说：“不错，不错，瑞士人是关心政治的人！我相信，一个人如果喜欢政治的话，政治当然是一件好事！可是讲到我自己，我是向来不懂政治的，因为我的家乡没有谈论政治的风气。”塞尔德维拉人的习俗引起他的反感和恐惧，每逢他们企图同事或者游行的时候，他就胆战心惊地蹲在作坊的屋角里，唯恐遭到杀害，尽管如此，他唯一的思想和最不肯告人的秘密就是要在这一住到老死。这样的正直人散布在世界上各个地方，他们之所以隐藏在那里，并没有别的原因，只不过是偶然碰到了一个好饭碗，便安安静静地抱着这个饭碗混饭吃，对故乡既不怀念，对新居也不热爱，没有远大的眼光，也不注意当前的事物，因此，与其说他们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类，还不如说更像某些低级的有机体、奇异的小动物和植物的种籽，偶然被空气和水带到某个地方，便在那儿繁殖起来。

尤波斯特在塞尔德维拉就这样一年一年地生活下去，暗地里攒下来的钱越来越多，他把这份秘密财宝埋藏在自己房间里一块铺地的石板下面。还没有一个裁缝能够夸口说曾经挣过他一分钱，因为他刚来到这里时所穿的那件礼拜天出客穿的上衣仍然完好如故。还没有一个鞋匠挣过他一个子儿，因为他初来时装饰行翼外部的那双靴子直到现在底子都没有穿坏；一年只有五十二个礼拜天，其中只有半数他用来作短距离的散步。没有一个人能够夸口说，曾看见过他手里有一块大的或者小的钱币；因为他一领到工资，立刻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了，他即使是到城门外去散步，身边也不带一文钱，所以他要花钱，也绝不可能。每逢妇女们带着樱桃、李子、或者梨到工场里来卖，别的工人都买些来解馋，他也馋得要命，却会用这样的办法来解馋：聚精会神地跟大家一起还价，不住地摸弄着那些美丽的樱桃和李子，最后，卖果品的妇女们以为他是个最热心的主顾，攥掇他买，他却乐呵呵地节制口腹之欲，使妇女们目瞪口呆地走开；他自己却心满意足、高高兴兴地在一旁瞅着其他的伙计们吃，还给他们出千百条的主意，告诉他们买来的苹果应该怎样烘烤或者削皮。他没有给过任何人一文钱，却也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一句粗暴无礼的话，也没有提出过什么不合理的要求，或者给人一个难看的脸色；相反地，他极其谨慎地避开一切争端，人家冒昧开他的玩笑，他也不生气。别的伙计们纵酒狂欢，他却怀着好奇心，观察着各种闲话和争吵的过程并加以评判，因为这在什么时候都是一种不花钱的消遣；尽管如此，他却处处当心，不干涉别人的事，唯恐一不小心，自己吃亏。总之他的性格是真正英雄的智慧 and 坚忍，再加上柔顺卑鄙的小人所特有的毫无心肝所构成的一种稀奇古怪的混合物。

有一次，许多星期以来，商店里就只有他一个伙计，这种不受别人打搅的情况，他觉得安逸自在，如鱼得水。特别是夜里他看到床上地方很宽绰，觉得很高兴，他便充分利用这美好的时间，以弥补来日的缺憾：他不断地更换地方睡，好像有三个身体似的，并且想象床上一共有三个人，其中的两个后第三个人睡觉时要随便些，千万不要拘束，这第三个人不用说就是他自己；

他根据这个请求，把整整一条被子都裹在身上，或者把两条腿极力叉开，或者横着躺在床上，或者一阵子天真的兴致上来，在床上翻斤斗。可是，有一天黄昏时候，尤波斯特已经躺在床上，不意忽然又来了一个找工作的陌生伙计，老板娘指定这个陌生人到这个卧房来睡。尤波斯特正安逸自在地把脚放在枕头上，倒转身子睡在床上，忽然那个陌生人走进屋子来了，他把沉重的背包放下，立刻就开始脱衣服睡觉，因为他已经很累了，尤波斯特像闪电一般快地转过头来，直挺挺地躺在靠墙那边他原来的铺位上，心里想道：“他不久就会开小差的，因为已经是夏天了，这时候去漫游是很开心的！”他怀着这种希望，悄悄地叹了口气，只好逆来顺受：夜间行将出现的彼此肋骨对碰因而争吵起来的活剧，已经历历如在眼前了。但是新来的伙计，虽然是个拜耶尔人，临睡时却客客气气地向他招呼，然后和他一样安安静静、斯斯文文地躺在床的另一头，整个夜里一点都没有搅扰过他，这使他惊讶极了！这件稀有的异事使他心绪不宁，眼巴巴地看着那个拜耶尔人安逸自在地睡在那里，他却整夜没有合眼。第二天早晨尤波斯特带着极其注意的神情，仔细观察和自己睡在一起的这个奇异的伙伴，发现他也已经不是个年纪很轻的伙计了；这个人向他打听起这里的环境和生活情况来，说话时措辞得体，简直就和尤波斯特自己在同样情况下所要讲的那些话一样。尤波斯特将一理会到这点，就采取了缄默保留的态度，连最简单的事情都不肯讲，就像是巨大的秘密一般；但是，反过来，他却努力探听这个拜耶尔人的秘密；因为老远就看得出来，这个人心里也是有秘密的；不然，他又为什么是这样一个通情达理、性情温和、处世老练的人呢？要是他没有什么秘密企图，不打算去占什么很大的便宜，他又何必如此呢？现在他俩就小心谨慎、一团和气地用含蓄的话，委婉曲折地兜着圈子，来侦察彼此的秘密。谁都不给谁一个合理的明确答复，但是几个钟头以后，谁都知道对方不折不扣、恰恰是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这个拜耶尔人叫作傅里多林。他在这一天之内跑到房间里去过好几次，在那里不知道忙着搞什么；当他坐在工场里做活的时候，尤波斯特就乘机也溜进房里，匆匆忙忙地查看了傅里多林的财产，发现他所有的东西差不多件件都和自己那些一样；只是放针的木匣上画着一条鱼，尤波斯特自己的木匣上却开玩笑地画着一个婴儿；尤波斯特时常翻阅的一本破书是一部《法语语法启蒙》，拜耶尔人那里却有一本装订得很好的小书，书名是，《冷热染缸——蓝色染匠必读手册》。书中用铅笔写着，这是我借给拿骚人的那三个克莱采 的抵押品。尤波斯特从这点推断出，这个拜耶尔人是个能攒钱的人，因而不由得向地板上侦察来侦察去，不久就发现有一块石板像是新揭开过的，在这块石板下面也确实放着一件财宝，用半条破旧的手绢包着，用线捆好，分量差不多和他自己那件完全相等，所差的只是他那件财宝是塞在一只短袜子里捆好藏着的，尤波斯特战战兢兢地将石板盖好，他之所以战战兢兢是由于心情激动，是因为对这位陌生的伟大人物感到钦佩；对他的秘密深为不安。他盖好以后，立刻跑下楼去，走进工场，拚命地干起活来，仿佛要把梳子供给全世界似的；那个拜耶尔人也拚命干活，好像除了人间以外，天上也需要梳子似的。以后的八天完全证明了他们各人对于对方的第一个印象是正确的；因为如果说尤波斯特是勤奋知足，傅里多林就是刻苦努力，两个人都对这种美德的艰巨发出同样严重的叹息；如果说尤波斯特快活智慧，傅里多林就显得滑稽伶俐；如果说前者虚怀若谷，后者就是谦恭和气；如果说前者狡猾而爱好讽刺，后者就是诡诈而善于冷嘲热骂；面对着自己害怕的事物，尤

波斯待作出一副和平而愚蠢的面孔，傅里多林则装成傻里傻气的样子，像个驴子似的，伪装的巧妙真是无以复加。他们之所以这样，与其说是受了一种竞争心的驱使，不如说是由于练习自觉的技巧所致，在练习时谁都不耻于以对方为模范，效法对方构成完善的品行所必需的一些最优美的特点，以弥补自己之不足。他们甚至还显得非常和睦谅解，像是在干一个共同的事业似的，因而就像两个干练的英雄，在交战以前，表现出骑士风度，彼此互相鼓励一样。可是不到八天，就又来了一个史瓦奔人，名叫狄特里希。他俩心里暗中欢喜，好像得到了一个快活的尺度，可以用来测量他们自己的伟大；他们认为这个小史瓦奔人一定是个小废物，打算把这个人放在他们的美德中间来玩弄，好像两只狮子玩弄一只小猴子一样。

不料他们发现这个史瓦奔人的行动恰好和他们自己一样，这时他们惊讶到什么程度，谁又描写得出呢！从前他们两人彼此认识的过程又在他们三人当中重复了一遍，这样一来，他们不仅在对待第三者的问题上处于一种意想不到的地位，他们自己相互间的局面也完全改变了。

他们刚一让这个史瓦奔人上床躺在他们中间，这个人就已经表现出他和他们二人完全势均力敌：这个人像一根火柴似的直挺挺地、安安静静地躺着，因而这三个伙计身边一直还有一点地方空着，那条被单盖在他们三个人身上就好像一张纸盖着三条鲑鱼。现在局势更加严重了；因为三个人势均力敌，鼎足对峙。好像等边三角形的三个角一样，任何两个人中间不再可能有什么亲密关系、停战状态或者快意的竞争，所以他们就极其认真地努力，力图用吃苦耐劳的办法，显示自己的优点，把其他两个人排挤出去，老板一看见这三个家伙为了留在店里不走，什么都肯忍受，就克扣他们的工资，减少他们的饭食；可是他们倒更加勤奋地干起活来，这就使他能够向市场抛出大批的廉价商品，并且满足更多的订货。总之，他利用这几个静悄悄干活的伙计赚了一大笔钱，真是在他们身上发现了金矿。他身体发了福，腰带向外松了几个孔，在城里很有地位，同时这几个愚蠢的工人却在黑暗的工场里日以继夜地苦干，都想通过工作比赛的办法把别人排挤出去。史瓦奔人狄特里希年纪最轻，却和另外两个人是一样的材料，不过，他因为漫游过少，还没有什么积蓄。尤波斯特和傅里多林既然大大地抢先了一步，假如他不利用自己这样一个足智多谋的小史瓦奔人身份造成一种魔力以抵消其他两个人的长处，那么，没有积蓄这一层，对他说来就会成为一种严重的情形了。他和他那两个伙伴一样，只想在这里，不想在任何其他地方定居下来赚钱；既然他除此以外，心里完全没有任何别的热情，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要和一个大约有萨克逊人和拜耶尔人藏在石板下面那么多的钱财的女人谈恋爱，向她求婚。塞尔德维拉人比较优良的特性是：不肯为了一点财产娶丑陋或不可爱的女人；当然，他们也不至于受到很大的诱惑，因为这个城市的女人，漂亮的也好，不漂亮的也好，都不是巨大遗产的继承人。所以他们至少有勇气，不把微薄的遗产放在眼里，而乐得娶个风流漂亮的女人，可以过几年浪漫的生活。因此这位物色对象的史瓦奔人便不难设法接近一位贤淑的少女。这位少女和他同住一条街上；他在跟老太婆们进行通情达理的谈话时，听说她有一张七百古顿证券的财产。这个女子就是徐丝·宾茨林，年龄二十八岁；母亲是洗衣妇。她跟母亲一起生活，但对父亲的遗产却拥有无限的处理权。她把她这张证券放在一个小漆匣子里，其中还保藏着证券的利息，她的洗礼券，行坚信礼的证书，一个彩画包金的复活节蛋；另外还有半打银茶匙，一张在一种

红色透明的、她名之为人皮的玻璃薄片上用金字印出来的“我们在天上的父”的祈祷文，一颗雕刻着耶稣受难像的樱桃核，一个透花雕镂的用红波纹绸子作垫的象牙盒子，里面有一面小镜子和一个银顶针；小漆匣子里还有另一颗樱桃核，里面有一套小不点儿的九柱戏滚球在叶啦咋啦地作响；还有一个胡桃，打开一看，里面是用玻璃罩罩着的小小的圣母像；一个银质的心，里面塞着一个海绵制的小香袋；一个用柠檬壳制成的糖果盒，盒子盖上画着一颗杨梅，盒子里棉花垫上放着一个勿忘我草形的金别针和一个奖章，上面附着一束作为纪念的头发；另外还有一捆已经变黄的旧纸，附有一些收据和密件，一小瓶霍夫曼氏滴药，一小瓶科隆香水，一盒麝香；还有一个盒子，里面放着一点用剩的甘草，一个用香草茎编制的小篮子，还有一个是用玻璃珠和丁香编成的；最后还有一本用天蓝色的起棱纸装订的银边的小书，书名是，《准备作未婚妻及贤妻良母的少女的生活准则指南》，一小本《圆梦奇书》，一本尺牘，五六封情书和一个放血针。原来，她从前曾经和一个理发匠的学徒，再不就是和一个外科医生的助手有过某种关系，打算和他结婚。因为她是个非常心灵手巧的人，就从她的情人那里学会了放血，安置水蛙和放血器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甚至于学会给她的情人刮脸了。但他却显出是个不成器的人，跟他在一起很容易把她的一生幸福完全断送，因此她就含悲忍痛然而非常明智地下定决心跟他断绝关系。双方赠送的礼物都一概物归原主，只有放血针除外；这个放血针她扣留了，认为这是她当初借给他的那一个古顿四十八个克莱采现款的抵押品；那个不成器的人却硬说不欠她这笔钱，因为她是有一次跳舞的场台把这笔钱交到他手里作为应付开支用的，而她所消费的却两倍于它。于是男的不归还那一个古顿四十八个克莱采，女的也不归还这个放血针。她用这个放血针私下里给所有她认识的妇女放血，挣了不少的小外快。但是，她每次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都不免想起当时和她那样亲密、几乎成了她丈夫的那个人，品格竟那样卑鄙，因而心里难过起来！

这些东西都放在那个漆匣里，锁得好好的，漆匣又保藏在一个古老的胡桃木柜里，柜子的钥匙宾茨林总放在荷包里随身带着，片刻不离。讲到她的相貌，她的头发稀疏而带红色，眼睛是海蓝色的，颇有迷人之处，有时候也会闪出温柔而聪慧的光芒。她有很多衣服，却只穿其中很少的几件，而且总是一些最旧的；不过，她的衣服却穿得干净整齐。她的房间也收拾得清洁卫生，有条不紊。她非常勤奋，帮助母亲洗衣服，熨比较好的衣服，洗塞尔德维拉妇女们的帽子和袖口，从中赚了不少铜板；也可能是由于干这种活的缘故，她每星期在洗衣服的日子里都保持着妇女们一般洗衣服时经常出现的那种庄严稳重的心情，而且这种心情在她心里永远固定了下来。只有在开始熨衣服的时候，才出现一阵较大的欢乐，这种欢乐，就徐丝而言，却因为带有智慧的因素而更有风趣。房间里的主要装饰品也证实了这种稳重的精神：四方块的大小量得很均匀的肥皂一块一块地在机木壁板上摆了一个圆圈，以便更干硬耐用。这些肥皂每回都是徐丝亲自动手量好，然后用黄铜丝从一条新肥皂上切下来的。为了切柔软的肥皂时好使些，铜丝的两头安着两块小横木。她还有一个美丽的圆规，用来量肥皂，以便把它划分成若干等分，这是当初一个等于跟她订了婚的、制工具的伙计制造出来送给她的，放在木柜上蓝色茶壶和彩画的花玻璃杯中间作为摆设的那个锃光瓦亮的捣香料的小药臼也得自同样的来源，她早就想要这样一个细巧的小药臼；所以那个事事留心的工具制造匠在她的命名日那天拿着这件东西来到时，那就像是应召而来似的。

他还带来了一些要捣的材料：一匣子肉桂，糖块，丁香和胡椒。他进来以前，在门口还把小白的柄挂在小手指头上，用白忤敲出一阵悦耳的响声，好像敲钟一样，使这天清晨充满了欢乐。但是过了不久，这个虚伪的人便从这个地方开小差逃跑了，以后再也没有消息。店东因为小药臼是逃跑的人没有付钱从他的铺子里拿走的，要把它收回来。但是徐丝·宾茨林不肯交出这件珍贵的纪念品，辽为着这件东西打了一场勇敢激烈的小官司，她以给逃亡者洗衬衫胸襟的帐单为根据，亲自出庭给自己辩护。她为着这个小药臼不得不跟人家打官司、这是她生平意义最重大也最痛苦的日子，因为像她这样一个深明事理的人干这种事，尤其为了这样微妙的事情亲自出庭，她的体会和感触比其他比较轻薄的人要深刻多了。不过，她终究争得了胜利，保住了那个小药臼。

如果说那套精致的肥皂展览表现出她的勤劳和严格认真的性格，她的一小堆杂七杂八的书籍也同样表现出她能够与人为善和她有教养的精神；她把这堆书整整齐齐地垒起来摆在窗前，每逢礼拜天就很勤奋地拿来翻阅。她许多年前在学校用过的课本都还全部保存着，连一本也没有丢掉。她学来的那一小套学问也还都记得，她还能背诵教义问答书，文法课本，算术课本，地理课本，圣经历史，以及非宗教性的读本；她还有克里斯多夫·施密特_的几部美丽的历史书和他的一些末尾附有四平八稳的格言诗的短篇故事。至少有半打各种各样具有《小宝库》、《玫瑰园》这一类名称的书籍以备参考，还收藏着一些附有各种已经证明有效的经验和智慧的日历，一些奇异的预言，一本打牌占卦指南，一本有思想的少女每日必读的劝教书，和一本旧版的席勒的《强盗》，这本书她一觉得忘记得差不多了就再读它一遍，每次都重新受到感动，但同时也对此书发出很有见解的批判性的议论。这些书的内容她也全都记得，而且能够极好地加以阐述，除此以外还能够谈论许多其他的事物。每逢她心满意足又不很忙的时候，便口若悬河，讲个不停，对于一切事物她都能够追本溯源，作出评价；所有的人，无论老幼尊卑，有学问没学问，一看到她微笑着或是先沉思默想一小会儿然后再指出这是怎么一回事时，都得向她学习，顺从她的主张。她有时候激昂慷慨，大放厥辞，像是一个有学问的盲人，对于世界上的事物一无所见，唯一的乐趣就是听他自己讲话。她把在市立学校时和上坚信礼准备课时写作文，宗教备忘录和各种格言式的提纲这一类的练习一直保持下来：有时候她在安静的礼拜天就某一个她所听到或读到的好听的题目，把从她那奇异的脑子里冒出来的那些极其稀奇古怪、荒谬绝伦的句子整张纸整张纸地排列起来，凑成了一篇一篇奇异的论文，例如论病床的益处，论死亡，论节制有益于健康，论有形世界的伟大与无形世界的神秘，论乡村生活及其乐趣，论自然，论梦幻，论爱情，略论基督的救世事业，关于自命正直的三点意见，对于不朽的看法。她把这几篇文章向她的朋友和崇拜她的人高声宣读，她喜欢谁，就送给谁一两篇，受赠者如果有《圣经》，就得把它夹在《圣经》里面。她这一精神方面的特点曾经一度引起了一个年轻的装订书籍的伙计对她深切真诚的爱慕。这个伙计把经自己的手装订的书籍都阅读了一遍，是个努力要强、感情丰富而没有经验的人。他每次把一包衣服送到徐丝的母亲那里去洗时，都觉得自己像是到了天堂一样，因为他对于徐丝那样高明的议论真是爱听极了，这些议论他自己心里也经常想到，但是不敢说出口来。他羞羞怯怯、诚惶诚恐地去接近这个时而态度严厉、时而谈笑风生的少女，她和他来往，把他吸引在她身边有一年之久，

可是一直把他完全限制在她用温和而严峻无情的手给他划得清清楚楚的那个毫无希望的范围之内。因为他比她小九岁，而且一贫如洗，不善于赚钱；装订书的人在塞尔德维拉是没有大利可图的，因为这里的人不读书，更难得把书送去装订。因此，她没有一时一刻隐讳过她和他结合的不可能，只是企图用各种方法，根据她自己的节制能力来培养他的节制精神，使它陷入五花八门的空话云雾中，成为木乃伊。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她讲话，有时候自己也敢讲一句巧妙的话，但是还没等到它出口就给徐丝用一句更妙的话顶回去了。这是她有生以来最有性灵的最高尚的一年，没有任何粗鄙的气息使这一年减色，在这期间那个青年人把她的书籍都重新装订了，并且利用许多夜晚和节日的时间，制造了一件精巧贵重的纪念品以表示敬意。这是用厚纸板作成的一座中国式的庙宇，其中有无数的贮藏所和秘密房间，又可把它一块一块拆卸下来。这座庙宇是用最精美的有色纸裱糊的，而且到处都用金纸花边装饰着。镶着镜子的墙壁和一行行的柱子彼此交替，如果去掉一块或者打开一个房间，就会看见一些新的镜子和隐藏着的小画片，花球和情侣；房顶的飞檐上四面八方都挂着小铃铛。廊柱上挂着一个女表的表盒，柱子上还有美丽的小钩，为的是把金表链挂在上面，并使它来回盘绕在这座建筑的周围。但是一直还没有一个钟表匠来把一只手放在这个神坛上，也没有一个银匠在那上面放一个表链。这座精巧的庙宇花费了无数的劳力和技巧，几何学的设计所费的工夫也不下于这整齐精细的制作本身。这个为了纪念美好的一年而制造的纪念品刚一竣工，徐丝·宾茨林便抑制自己的情感，鼓励这善良的装书匠和她分开，去奔自己的前程，因为他到社会上出路是很多的；而且他既然由于和她来往，受到她的教育而成为心地高尚的人，因而一定会有最好的命运向他微笑，同时她也愿意永远不忘掉他，而甘愿寂寞终身。这青年装书匠被打发离开这个小城的时候，真是痛哭流涕。从那时起他的作品就供养在徐丝的旧式五屉柜里，上面蒙着一层海绿色的罗纱，以免灰尘落在上面，并防止不配观看的人瞧见。徐丝把这件东西看得十分神圣，从来不使用它，把它保藏得像新的一样，也不放一点东西在其中的贮藏所里。为了纪念制造这件东西的人，她称他作爱玛努爱尔，而他的真名却是魏特；她对任何人都说，只有爱玛努爱尔了解她，认识她的为人。只是对他本人她却很少承认这点。相反地，却本着她的严厉性格约束着他，并且为了鼓励他向上起见，还常常向他指出，尽管他自以为是最了解她的，实际上却最不了解。可是另一方面，他对她也开了个玩笑，在那个中国式庙宇最里边的夹层地板中间放了一封最美丽的用泪浸透的信，信里表达出他的说不出来的悲哀、爱恋、敬意和永远忠实，措辞是那样可爱、坦率，只有陷入迷楼找不到出路真实情感才能找到这样的语言。这样一往情深的话，他从来没有说出来过，因为徐丝从来不准他谈。她丝毫没有梦想到这里藏着这样一件宝贝，这件事情说明，命运对人是公道的，一个虚伪的美人不会发现她不配看见的东西。这也象征着：对这位装书匠的痴心而热烈诚恳的本性毫不了解的正是徐丝自己。

她好久以来就赞美这三个制梳匠的生活，说他们是三个正直而且懂事的人，因为她已经好好地观察过他们了。所以当史瓦奔人狄特里希借着送衬衫或者取衬衫的机会，开始在她那里多逗留一会儿，向她献起殷勤来的时候，她就以友好的态度对待他，用她的高谈阔论把他吸引住，使他好几个钟头都不肯走开。而狄特里希则尽力以钦佩的口吻附和着她。徐丝是很经得起人家大捧特捧的，捧她的话越是有刺激性，她就越喜欢听。每逢人家称赞她的才

智时，她先尽力保持沉默，等到人家把心里的话都倾吐出来了，她就再把人家关于她所作的描写锦上添花地加以补充。狄特里希跟她来往没有多久，她就让他看到她那张财产证券了。他看了以后，心花怒放，对同伴们严守秘密，就好像一个人发现了永久运动的机器似的。但是，尤波斯特和傅里多林不久就找到了他秘密活动的线索，对他的深谋远虑、手段高明非常惊讶。尤波斯特更是气得真正自己撻起自己的头来，因为他照顾这家洗衣店也已经好几年了，但是除了去取自己的衣服之外，他从来还没有梦想到另有所求。他倒几乎有点儿恨这家洗衣店里的人，因为只有她们才能够每星期从他手里挖去几个小钱。他一向没有想到结婚，因为在他看来，女人只是无缘无故对他有所希求的人。他也从来没有想到要向某个女人要求什么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因为他只相信自己，他的思想短浅，越不出他那个秘密计划的最切身、最狭隘的范围。可是现在他非得设法夺取这个小史瓦奔人的优先地位不可，因为这个人一旦把徐丝姑娘那七百个古顿得到了手，就能够兴风作浪。这七百古顿在萨克逊人和拜耶尔人心中顿时显出了神圣的光辉。这样一来，富有创造发明天才的狄特里希所发现的大陆，立刻就变成了公共的产业，他自己也遭遇到一切发现新大陆的人所遭遇的辛酸的命运，因为另外那两个人立刻追踪而至。

也出现在徐丝·宾茨林身边，于是，她看到自己给这三个通达人情世故的体面的制梳匠包围起来了。这件事使她心里非常得意；她从来还没有经历过几个人同时向她献殷勤的场面，因而对她说来，新的精神锻炼就是：以最聪明、最不偏不倚的态度来对待这三个人，控制着他们，用巧妙的言辞鼓励他们培养克己自制和无私的精神，直到上天对这不可改变情况作出了定局再说。因为既然他们每个人都特别对她吐露了自己的秘密和计划，她就立刻打定主意，谁能达到目的，成为制梳店的主人，她就让谁享受到跟她结婚的艳福。那个史瓦奔人只有在她帮助下才有可能达到目的，她就不考虑他，决定无论如何都不嫁给他。不过，在这些伙计当中，他最年轻，最聪明，也最可爱，因此她最初还给他不少的暗示，让他怀着一些希望，看来她似乎是在以亲切的态度特别对他加以监督管教，她用这种手段，促使另外那两个人对她更加热心，于是，这位发现美丽的新大陆的可怜的哥伦布，就完全变成了一个给人耍着玩的小丑。他们三个人互相比赛，看谁最忠诚，最谦虚，最懂事，最擅长这种取悦于人的艺术：善于表现自己愿意受这位严厉的少女的管束，并以无私的态度对她表示钦佩。这四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是在举行一个稀奇的秘密集会，会上有最奇怪的谈论。尽管他们三个人这样虔诚恭顺，却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其中有某一个人在赞扬他们共同的女主人时，忽然离开了本题，企图赞美和显示自己，他一定立刻就受到她委婉的纠正，因而满面羞惭，停住不讲，或者就得听她把另外那两个人的美德拿来同他对比，于是他只得赶忙承认和证实她说得有理。

这对于那三个可怜的制梳匠说来却是一种严格的生活。他们虽然天性冷淡，但是自从有个女性纠缠在里面，就有嫉妒、顾虑、恐惧和希望这种完全异乎寻常的情感激动。他们拚命作工，拚命节省，几乎把自己折磨死了。他们看上去显然是比从前消瘦了，心情变得忧郁沉重了。他们当着人们的面，尤其是当着徐丝，努力表现出自己最善于和平相处，而且是非常善于讲话的，在他们共同劳动或者同坐在他们的卧房里的时候，彼此却简直一句话都不交谈，长吁短叹地躺在他们共同使用的那张床铺上，却仍然像平日那样安安静

静各不相犯，如同三支铅笔一样。每天夜里同样的梦魇浮现在这三个人跟前，后来有一次梦里的情景太逼真了，使得靠近墙睡的尤波斯特突然翻过身来，撞着狄特里希，狄特里希向后一躲，又撞着傅里多林，于是这三个睡梦正酣的伙计一阵子气愤发作，在床上发生了极可怕的斗争，他们彼此用脚拚命地乱踢，乱踩，大打一番，在三分钟之内六条腿就都彼此纠缠在一起，打作一团的三个人就在可怕的叫喊声中从床上一齐滚了下来。这时候他们完全醒了，都认为是魔鬼想来抓他们，或者是强盗闯进屋子里来了。他们大喊着跳了起来，尤波斯特站在他盖着财宝的石板上，傅里多林连忙站在他那块石板上，狄特里希也站在藏着自己那一点点积蓄的石板上。他们一面站成了一个三角形，浑身发抖，胳膊向空中乱晃，一面大喊：杀人了！快滚，快滚！直到老板惊醒了，冲进了他们的卧房，才使这三个发疯的伙计镇静下来。他们又害怕，又气愤，又难为情，这种种情绪使他们激动得浑身发抖，三个人终于同时爬上床去，一声儿不响地并排躺着直到天明。但这次夜里闹鬼还只是现在正要降临的更大恐怖的序幕。吃早饭的时候，老板向他们宣布，他不能再三个工人了，所以他们三个人当中得有两个离开。原来他们工作得太好了，生产的商品过多，一部分推销不出去，老板把增加的利润都用在上面，以致这家生意正在最兴隆时期的商店营业迅速倒退。再加上老板又过着吃喝玩乐的生活，使他所欠的债，两倍于他的收入。因此，这三个伙计虽然十分勤奋自制，却忽然成了他的一个多余的负担。他安慰他们说，他觉得他们三个人都是同样可敬可爱，所以他让他们自己决定，谁应该留下，谁应该离开。但是他们并没有作出什么决定，而只是站在那里，面色苍白得像死人一样，彼此相对微笑。接着他们的心情就陷入一种可怕的兴奋激动中，因为最紧急的时刻已经到来：店主对他们的声明确切表明，他的生意做不长了，最后得把商店顶出去。因此他们三个人努力争取达到的目标已经近在眼前了，它放射着光芒，像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一样，其中有两个人得在这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大门前面打回头，进不了城。他们每个人都不假思索就表示愿意留在这里，即使白作工没有报酬也心甘情愿。但是店主连这样的工人也不需要，他肯定地告诉他们，他们三个当中无论如何得有两个离开。他们在他面前跪下，使劲扭自己的手，向他苦苦哀求，每个人都特别为自己求情，只求让自己在这里再待上两个月，甚至四个星期也可以，店主明白他们在打什么主意，心里很生气，就拿他们来开心，突如其来地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滑稽有趣的办法，来决定他们谁去谁留的问题。“假如你们自己对于谁要离开这里这个问题不能够取得一致的意见，我就给你们指出解决这件事情的办法，我说出来，就得照着做！明天是礼拜天，我把你们的工资付清，你们打上背包，拿起手杖，三个人和和睦睦地走出城门去，足足走上半个钟头的路程，向哪个方向走都随你们的便。然后休息一下，要是愿意喝酒，也可以喝一杯酒，然后再回到城里来，谁先来到，先向我重新要求工作，我就留下谁；其他的两个人可得离开这里，爱到哪儿就到哪儿去！”他们听了这话，又跪倒在他面前，求他打消这个残酷的主意，但是无效；他因执己见，不留情面。那个史瓦奔人忽然跳起来，像着了魔似的跑出了店门，往徐丝·宾茨林家去了。尤波斯特和那个拜那尔人一发现他走了，就立刻停止哀求，急起直追，于是这个绝望的场面立刻就移到那个惊慌失措的少女家里去了。

徐丝遇到这件意外的事件，心里非常惊慌激动。但是她首先镇静下来，把这件事情的整个局势考虑了一下，然后决定把自己的命运和店主这个奇怪

的主意联系起来，认为这个主意是神明的启示。她感动地拿出一本《小宝库》之类的书籍，用针在书本当中一扎，扎中的那个格言讲的是坚定不移的追求一个良好的目标。于是，她让那三个情绪激动的伙计也来扎，他们扎中的格言都是些在狭路上努力前进，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前程远大之类的话，总之，讲的全是各种各样的奔跑，所以明天的赛跑好像明明是由上天预先注定似的。徐丝恐怕狄特里希年纪最轻，会跑得最快，因而得到胜利，就决定亲自跟这三个爱人出发，看看怎么办对她有利；因为她只希望那两个年龄较大的伙计当中有一个是胜利者，至于到底是哪一个，她却是完全无所谓的。于是她就命令这三个诉苦的、彼此争吵的人安静下来，要他们听天由命。她说：“朋友们，你们要知道，什么事情的发生都是有意义的。你们老板提出来的要求虽然奇怪异常，我们还是得把它看作是天意的表现，以轻浮的人们所梦想不到的那种更高的智慧去服从这个突然作出来的决定。我们这种和平的理智的共同生活实在是太好了，长此以往它是不可能继续对我们起这样教育作用的；因为，唉！一切美好有益的事物都是无常的，容易消逝的；只有邪恶、顽梗和心灵的寂寞是长久存在的，到那时候我们就得以我们虔诚的理智态度来观察这些了。所以最好是趁着还没有什么恶魔在我们当中制造不和，就自觉自愿地彼此分开，像可爱的春风在天上迅速吹过一样，各奔前程吧！不要等到有一天我们非得像秋天的狂风似的彼此分离不可。我愿意亲自陪你们去走这段困难的道路，你们开始经受竞走的考验时，我愿在场，使你们快活地鼓起勇气来，一面觉得有一种美好的动力在背后推动你们，一面又看到胜利的目标在前面向你们遥遥示意。但是胜利的人不可因幸运而骄傲，失败的人也不可以沮丧失望，心里难受，或者气愤，而要心里回忆着我们相处的美好日子，真像个学成以后快快活活地漫游的伙计似的走向广大的世界去；因为人类已创建了许许多多的城市，跟塞尔德维拉一样美丽，或者比它更美：罗马是个值得一看的大城市，教皇就住在那里；巴黎是个非常巨大的城市，居民很多，有巍峨的宫殿；君士坦丁堡有信仰土耳其宗教的苏丹在那儿坐朝廷；里斯本曾因地震而被埋了起来，重建以后比从前更加美丽了；维也纳是奥地利的首都，号称帝都；伦敦是世界上最富的城市，在英国一条叫作泰晤士的河畔，有两百万人住在那里！彼得堡是俄国的首都和皇帝驻蹕的城市，那不勒斯是那不勒斯王国的首都，附近有座维苏威火山，我读过一部奇异的游记，游记上讲到一个英国船长曾在这座山上遇见一个堕入地狱的鬼魂，是一百五十年前一个下信上帝的人名叫约翰·斯密司的魂灵；这个鬼魂委托船长告诉他在英国的后代子孙，要他们超度他，使他得救；原来整个火山都是坠入地狱的鬼魂居留的地方，这在学识渊博的彼得·哈斯勒的论文《地狱地形臆测》中也可以看到。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城市，其中我只提米兰，威尼斯——这座城市完全建筑在水里，里昂，马赛，斯特拉斯堡，科伦和阿姆斯特丹。巴黎我已经讲过了，但还没有谈到纽伦堡，奥格斯堡，法兰克福，巴塞尔，伯尔尼和日内瓦，这些都是美丽的城市，还有美丽的苏黎世。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地方，简直不胜枚举，一切事物都有限度，只有人类的发明才是无限的；他们到处繁殖，凡是看来对他们有用的事业，他们都着手去做。只要他们是正直的人，他们就会成功，而那些不正直的人则像地里的草一样，又如同烟一样，总会归于消灭。选上的人多，但是称职的人少，由于这种种原因，还加上我们纯洁的良心所具有的责任感和道德观念迫使我们考虑到的其他关系，我们愿意服从命运的安排。因此，你们就去准备你们的漫游吧！

但是你们要作为正直温和的人去漫游，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失为正人君子，在任何地方都能让自己的手杖扎根，无论选择什么职业，都可以自慰地说：‘我选择了生活当中一条比较好的道路！’”

三个制梳匠却不愿意听她讲的这一大套，只是缠磨着聪明的徐丝姑娘，要她从他们三个人当中选出一个，指定他留在那里，每个人心目中指的都是他自己。但是徐丝却不肯选择，她以严肃的命令口气宣布，要他们一定听她的话，不然，她就永远跟他们绝交。一听这话，年龄最大的尤波斯特就从徐丝家跑回老板家去了，另外那两个人也赶紧跑回去，唯恐他回到老板家里搞什么对他们不利的活动。于是，他们三个人像流星似的，跑过来跑过去，忙了一个整天，彼此各不相容，就像三个蜘蛛在一个蜘蛛网里一样。半个城市的人都看到这三个向来那样和平安静的制梳匠现在慌慌张张大出洋相，老年人就因而害怕起来，以为这是要出严重事故的一种神秘的预兆。傍晚，这三个人闹得筋疲力尽，却没有想出什么良好的办法，也没有作出什么决定。他们咬牙切齿，躺在那张破旧的床上；一个一个溜进被窝里，像死人挺尸似的躺在那里，胡思乱想，最后才进入消除烦恼的睡乡。尤波斯特最先睡醒，看见一片明媚的春日清晨的光辉照进了六年以来他所居住的房间。这间房子虽然看起来那样简陋，但在他的心目中却像个天堂，现在却要他离开这个房间，而且是很不公道地要他离开。他向着墙上望来望去，数着在这里居住过或长或短时间的许多伙计所遗留下来的那一切早已熟悉的痕迹：这里某人常蹭脑袋，把墙弄黑了一片，那里另一个人钉了个钉子，挂他的烟斗，现在那条红绳还垂在那儿。这些人都老实地走开了，他们是怎样的好人哪！而睡在自己身旁的这两个人却绝对不肯相让。接着他又用眼睛盯着离他的脸最近的地方，仔细观察那里一些较小的东西，这些东西他在早晨或者傍晚天还没有黑的时候躺在床上去享受一种幸福而又不花钱的生活时，早已经看过千百遍了：墙上的灰泥坏了一块，看上去像一个有湖泊和城市的国土，一小堆粗砂子像是快乐的群岛；再远一点伸展着长长的一根猪鬃，这是刷子上掉下来的，粘在青灰上了；因为尤波斯特去年秋天拿到一点剩下来的青灰，为了废物利用，用来刷了刷墙，勉强刷了一面墙壁的四分之一，刷的是紧挨着他睡觉处的一块地方。这根猪鬃那边的灰泥稍微有点凸起，像一座小小的青山，这座青山隔着猪鬃向那些快乐的仙岛斜斜地投下一层淡影。关于这座山他已经琢磨了整整一冬，因为他觉得，从前似乎这里没有这个东西。现在，当他用悲哀的朦胧的睡眼寻找这座山时，却忽然不见它了，他发现这个地方墙上有一小片是光秃秃的，而离此不远的那座小不点儿的青山却一直在移动，像是要行走似的，这时尤波斯特简直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惊讶地往上一看，看到的好像是个蓝色的怪物，再定神仔细一瞅，才发现是个臭虫，原来他去年秋天刷墙的时候，臭虫僵卧在那里，他没有经心也把它刷上了颜色。现在春暖，臭虫复活，开始动作起来，正蠕动着它的蓝色的背壳，孜孜不倦地顺着墙壁往上爬。尤波斯特目送着这个臭虫，又是感动又是惊奇；当它在刷了蓝色的墙上行走时，简直和墙壁没有分别；但是当它走出了刷蓝了的部分，并且把最后的零零星星地溅上的一些蓝点都走了过去以后，这个善良的天蓝色的小动物显然是继续前行，走过比较黑暗的地带。尤波斯特看到这里，心里难过起来，倒在枕头上；尽管他平时对于这类情形是无动于衷的，但是现在这种现象却在他心里引起了一种感触，他觉得最后还是得重新去漫游；他觉得这是一个吉祥的征兆，要他顺从命运的必然，至少也要自觉自愿、心

情舒畅地走上征途。这样更平心静气地想了一想之后，他天生的稳健和智慧就又恢复过来；他把这件事仔细考虑了一下，觉得自己如果采取顺从和谦虚的态度去经受这种严重的考验，在经受考验的过程中打起全副精神，善于随机应变，他还是会很快地战胜他那两个对手的。想到这里，他轻轻地起了床，开始整理起他的东西来，首先是取出他的财宝，放在他的旧行囊的最下层，听到他收拾东西，他的两个伙伴立刻也都醒了；看见他这样心平气和地捆行李，他们非常惊讶；等到尤波斯特以和解的语气向他们招呼，并问早安时，他们就更加惊讶起来。尤波斯特却没有再讲什么，只是安安静静地继续干他自己的事，表现出一团和气、与世无争的样子。他们虽然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却立刻觉察到他的举动中含有一种策略；他们马上也仿效他，聚精会神地观察他进一步采取什么行动。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稀奇的事情：他们三人破天荒地公然把自己的财宝从石板下面拿出来，数也不数，便放进背包里去。原来他们早已知道，他们各人的秘密彼此都晓得，而且本着旧有的可贵的作风，他们彼此之间也没猜忌到这种程度，以至于顾虑自己的财产会受到别人侵犯；他们每人都晓得，别人是不致抢夺自己的东西的，正如据说手工业伙计、兵士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的寝室都不上锁，他们彼此之间毫不猜疑一样。

谁都没有想到，他们三个人已经准备好要出发了，老板把工资付给他们，把他们的漫游工人证明书发给他们，在证明书里，本城当局和老板提出最好的证明，说他们长年行为端正、技术优良。他们怀着沉痛的心情，站在徐丝·宾茨林家的门前，身上穿着棕色的长上衣，罩上洗得变了颜色的工作服，头上戴着虽然已经很旧并且由于刷得次数太多而磨损了的、但是仍然仔仔细细用油布罩好的帽子。他们每个人的背包后面都系着一个小不点儿的小车儿，以便在远行时将背包放在上面拖着走；但是他们现在并没有打算用它，所以就把它高高地背在背上。尤波斯特拄着一根体面的藤手杖，傅里多林拄着一根画着红黑相间的火焰形图案的柁木手杖，狄特里希拄一根稀奇古怪的巨型手杖，上面还保留着一丛原有的树枝作为装饰品。狄特里希对这个庞然大物几乎有些难为情了，因为这还是他漫游时代初期的东西，那时候他还远不及现在这样稳重，这样有理性。许多邻居和邻居家的孩子站在他们三个人周围，祝他们一路平安。接着徐丝来到门口，神色严肃，率领着这三个伙计沉着镇定地走出了城门。为了对他们表示敬意，她打扮得像过节一样，戴着一顶有黄色宽带子的大帽子，穿着一件有过时的凸花和装饰的玫瑰色印度棉布衣服。围着一条黄铜扣子的黑绒围巾，一双红色的缀着纓缝的摩洛哥羊皮鞋子。此外，她还拿着一个盛放针织用具的绿绸子大口袋，里面装满了干梨和梅子，打着一把小阳伞，阳伞顶上有象牙雕的竖琴。还挂上那缠有金黄头发的纪念物的徽章，胸前系着镀金的勿忘我草形的别针，戴着一双白手套。这些装饰品使她显得和蔼温柔，她脸上微微泛出红色，胸部也似乎比平常更为隆起，三个即将出发的情敌简直忧郁悲哀得不能自持；因为局势万分紧张，他们出发时春光那样明媚，徐丝打扮得又那样漂亮，使他们紧张的心情中几乎麝杂着一些真正可以称为爱情的因素。出城以后，和善的少女就劝告她的三个情人把背包放在小车上拖着走，以免去不必要的劳累。他们接受了她的劝告。当他们出了这座小城，走上山去的时候，就几乎像是一个炮队拖着炮车上山去占领一个炮位似的。他们走了半个钟头之后，便在一个令人快意的山头停了下来；这里是个十字路口，他们在一棵菩提树下坐成一个半圆形，从这里

可以欣赏远处的风景，一片一片的森林、湖泊和村落都在眼底。徐丝打开口袋，分给每人一把干梨和梅子，给他们提一提精神。大家沉默、严肃地坐了许多，只是当他们用舌头压碎这些甜果时，时时发出一种柔和的咂嘴鼓舌的响声。

徐丝扔掉一个梅子核，一面在嫩草上擦着被梅子染上颜色的手指尖，一面开始说道：“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看，世界是多么美丽，多么广大！周围都充满了庄严的事物，充满了人类的住所！然而我愿意打个赌，断定在这个庄严的时刻，这广大的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都找不到像我们四个这样正直、善良的人此时此地这样地坐在一起，像我们这样天性聪明谨慎，这样爱好一切勤劳的锻炼和美德，爱好隐逸和节俭，爱好和平和热烈的友谊。我们四周有多少花朵围绕着哪！各种各样的花都有，都是春天滋长出来的，特别是黄色的樱草花，它可以用来煮成一种气味芬芳、合乎卫生的茶；但是，这些花说得上是正直、勤劳的么？说得上是节俭、谨慎，并且善于进行聪明而有教育意义的思维么？不，它们都是些无知无识的、没有性灵的东西，它们没有灵魂，没有理性，醉生梦死地把时间消磨过去。它们虽然很美丽，但要变为枯草，而我们就道德而论要比它们优越得多，就形态的美而论实在也比它们毫无逊色；因为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把他的神圣的气息吹在我们的鼻孔里。啊！但愿我们能够永久坐在这个乐园里，永久保持这样天真无罪的状态才好！啊，我的朋友们！我觉得，我们都还处在天真无罪的状态中，但由于获得了一种无罪的知识而更高贵了，因为感谢上帝，我们大家都学会了读书写字，都学会了一种熟练的手艺。在许多方面我都是多才多艺的，我敢做最有学问的小姐所不能做的事情；但谦逊是贤淑女子最高的美德，只要我知道我的精神在见识高深的人看来不是毫不足取的，因而也不被人轻视，这也就够了。已经有许多人追求过我了，这些人都是不配跟我在一起的；现在我看到三个高尚的单身汉围绕着我，他们每个人都配得上娶我！你们估计一下，在这样对象异常丰富的情况下，我的心一定是怎样充满了热烈的愿望啊！你们每个人都拿我作个例子，想象你们每个人身边都有三个同样高尚的少女像盛开的花朵似的围绕着，在追求你们，而正因为这样，自己就不能倾心于其中任何一个，也就不能娶其中任何一个！你们好好地设想一下，你们每个人周围都有三个宾茨林姑娘向自己求婚，她们也像目前这样坐在你们周围，跟我一样打扮，相貌也和我一模一样，真像是我变成了九个人坐在这里，从四面八方来观看你们，羡慕你们似的！你们肯这样想象一下么？”

三个忠厚老实的伙计一听这话，非常惊讶，他们不再嚼果子，而带着傻里傻气的神情研究这个奇异的任務应该怎样完成。小史瓦奔人首先完成此举，他面带着贪婪的表情喊道：“啊！尊敬的徐丝姑娘！如果您大发慈悲，许我这样讲的话，我就说，我看到的不仅是三个您，而是一百个您在我周围飞舞，用多情的目光注视着我，跟我接千百个甜蜜的吻！”

“得啦！”徐丝生气地申斥他说，“别讲这样不恰当的过火的话啦！太不安分的狄特里希，您心里起的是什么念头啊？我不许你们想象我变成了一百个我，跟你们接什么甜蜜的吻，我只许你们想象只有三个我在你们每个人身边，而且仪态端庄可敬，使人不敢有什么狎昵无礼的举动。”

“对，”尤波斯特终于这样喊道，一面用吃完了梨子剩下的梨柄，向自己周围比划着说：“我只看见三个最可爱的宾茨林姑娘，但都是极其端庄可敬的，她们在我周围散步，用手捧着心，怀着善意向我示意！我很感谢，感

谢，五体投地地感谢！”他一面说，一面微笑着向三个方向鞠躬，仿佛真正看见三个形象出现一样。“这样才对呢，”徐丝微笑着说，“假如你们三个人当中存在着什么差别的话，那么，亲爱的尤波斯特，你确乎是其中最有天才的，至少是最懂事的！”拜那尔人傅里多林一直还没有把他的想象任务完成，一听尤波斯特受到这样的赞美，心里害怕起来，于是急忙喊道：“我也看见最可爱的宾茨林姑娘在我周围极其端庄地散步，向我风骚地示意，一面手——”

“呸！拜耶尔人！”徐丝大声喊道，一面扭过脸去，“一个字都别再讲下去了！你怎么敢大胆地用这样放荡无耻的话来讲我呢，怎么敢想象出这样猥亵不堪的情况呢？呸！呸！”可怜的拜耶尔人像被雷击了一样，弄得满脸通红，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故；原来他自己一点都没有想象什么，只是因为看到尤波斯特的讲话受到赞美，便大致根据自己所听到的，摹仿着他的语调讲了一番而已，徐丝又转过身来对着狄特里希说道：“喂，亲爱的狄特里希！您还没有用某种稍微有分寸些的方式完成您的任务么？”“完成啦！请允许说给您听吧！”他回答说，听到她又对自己讲话，觉得很高兴，“现在我只看见三个你在我的周围，和蔼而端庄地看着我，向我伸出三只白嫩的手来，我就一个一个地把它们吻过！”

“好啦！”徐丝说，“傅里多林，您怎么样呢？您还没有从错误的道路上打回头么？您的沸腾的热血还没有冷静下来，进行循规蹈矩的想象么？”“请原谅！”傅里多林低声下气他说，“我现在想象，我看见了三个姑娘拿干梨给我吃，她们似乎都不讨厌我。其中哪个都不能说比另外那两个更漂亮，要从她们三个人当中选定一个，我觉得这实在是件难事。”

“着！”徐丝说，“你们既然在想象中被九个这样价值完全相等的人围绕，而在这丰盛的艳福当中你们的心仍然感觉不足，那么，你们就根据这点来测量我的情况吧！正如你们看到我由于心里明智、有分寸而能克制自己，那么，你们就以我的坚强作为榜样，对我宣誓，并且彼此宣誓，今后一定要互相和好；正和我友爱地跟你们分开，你们也同样友爱地彼此分开，不管那等待着你们的命运之神作出什么样的决定！你们就把手一齐放在我的手里宣誓这样做吧！”

“好，千真万确，”尤波斯特喊道，“至少我要这样做，我决不会食言！”另外那两个人也急急忙忙地喊道，“我也不会！我也下会！”他们大家都把手放在一起，但是每个人都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去赛跑，“我可是的确不食言的！”尤波斯特重复说，“因为我从小就性情仁慈，一团和气。我从来还没有跟人发生过什么争端，也不忍看见任何一只小动物受苦；凡是我呆过的地方，我都处得很好，由于我一举一动都安静和平，我博得了人家极度的赞美；因为虽然我是个通达世故的年轻人，对于不少的事情也稍微懂得一些，但是从来没有人看见过我干预过任何与我毫不相干的事情；对于自己的职责，我却以极其高明的方式把它尽到。我要付出多大的劳动，就能付出多大的劳动，这对于我毫无损害，因为我年富力强，身体健康！所有的老板娘都说我是个百事通，是个模范，跟我处得很好！唉！最可爱的徐丝姑娘啊！我自己确实相信，我跟您在一起生活，会幸福得像在天堂里一样！”

“唉！”拜那尔人热烈他说，“我也相信这样，跟这位姑娘在一起生活，会幸福得像在天堂里一样，这也不是什么巧艺！我相信我也能够做到，因为我并不是个糊涂虫，我很精通我的手艺，我一句废话都不讲就会把事情弄得

秩序井然，有条有理。我虽然在各大城市做过活，但无论在哪里都没有跟人家发生过纠纷，我从来没有打过一只猫，也没有弄死过一个蜘蛛。我对饮食很有节制，无论伙食怎样，我都满意：我能够对最低的生活感觉快乐，并满足于这样的生活。可是我又身强力壮，能够吃苦耐劳；良心无愧就是最好的长生不老的药；一切动物都喜欢我，在我后面跟着跑，因为它们嗅出了我是个良心无愧的人；它们是不愿意和不正直的人在一起的。有一次我离开乌尔姆城出去游历，一条狮子狗跟在我后面跑了三天，最后我只好把它交给一个农民去保管，因为像我这样一个微贱的手工业工匠是不能养活这种动物的。我经过波希米亚森林的时候，大鹿和小鹿在距离我二十步的地方还站着不动，它们都不怕我。真奇怪，连野兽都能认清人，知道谁的心肠好！”

“对呀，这一定是实情！”史瓦奔人喊道，“你们没见这只鸟一直在我面前飞来飞去，想接近我么？枞树上的那只松鼠总在回头望我，这儿这只小甲虫总在我腿上爬，怎么赶都赶不走它。这个善良可爱的小动物待在我这里一定感觉非常舒服啊！”

这时候徐丝却嫉妒起来，语气有些激烈他说：“一切动物都喜欢和我在一起！我有一只鸟，养了八年之久，它临死时很舍不得我。无论我走到哪儿，站在哪儿，我家的猫总跟在我后面。我撒面包屑给邻家的鸽子，它们就拥挤在我的窗前争食！动物因种类不同而各有奇异的特性！狮子喜欢追随国王和英雄，像陪伴公侯和勇士；骆驼驮着商人过沙漠，肚子里还给他储备着清水；狗护卫着主人、历尽一切危险，为了救他，还跳入海中！海豚喜欢音乐，常跟着船行走，鹰则跟着军队飞行。猴子是一种像人的动物，看见人做什么，它就做什么；鹦鹉懂得我们的语言，它和老年人一样跟我们唠叨不休！连蛇都可以驯服，让它用尾巴尖来舞蹈；鳄鱼哭的时候和人一样流泪，它受到当地居民的敬重，对它不加伤害；鸵鸟让人给备上鞍子，像骑骏马似的骑着它；野水牛给人拉车，有角的驯鹿给人拉雪橇。独角兽供给人以雪白的象牙，乌龟则供给透明的骨头——”

“请您允许我表示点意见，”三个制梳匠异口同声他说道，“这一点您确实弄错了，象牙取材于象的牙齿，龟壳梳子是用龟壳制造的，不是用龟骨制造的！”

徐丝满脸绯红，说道：“这还是个问题，因为你们只不过是把龟壳片加工制造而已，准没有看见过这种东西是从哪儿取来的，我一向很少错误，这件事对也罢错也罢，还是让我把话说完吧！不只是动物具有上天赋与它们的显著的特点，就连从山上采掘来的死石头也无不如此。水晶和玻璃一样的透明；大理石则坚硬而有纹理，时而是白色，时而是黑色；琥珀具有电气的性质，能够吸引电光，不过那时候它就燃烧起来，发出香味。磁石吸铁，石板上可以写字，金刚石上却不能写字，因为它像钢一样的坚硬；装配玻璃的人用它来划玻璃，因为它又小又尖。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瞧瞧，我对于动物也能略谈一二呢！至于我跟它们的关系，则有下面几点可谈：猫是聪明机智的动物，所以它只追随聪明机智的人；鸽子则是天真纯朴的象征，所以它就只能感觉纯朴天真的灵魂对它有吸引力。既然猫和鸽子都追随我，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是又聪明又纯朴，又机智又天真的；也正如人们所说的：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我们当然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评定各种动物以及它们和我们的关系，如果我们善于正确地进行观察，我们是能够从其中学到不少的东西的。”

可怜的伙计们一句话也不敢再往下说；徐丝胜过他们太多了，她还语无伦次地讲了许多骄傲自负的话，使他们惊讶到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程度。他们都很钦佩徐丝的聪明和口才，可是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不配占有这个宝贝，尤其是因为这件家庭的装饰品是这样的便宜货，只不过会尖口利舌地喋喋不休而已。至于他们自己是否配得上这个被他们捧得很高的宝贝，是否有办法来对付她，这些蠢货只有到最后才会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者甚至根本不提，而只像小孩子似的看见了光彩夺目的东西就伸手去抓，见了花花绿绿的东西就去舐上面的颜色，见了小铃铛玩具，就不仅放在耳边去听，还要把它完全塞到嘴里去。于是他们想把这个出色的人物争取到手的欲望和幻想就越来越强烈了。徐丝的无聊的空话越来得卑鄙、冷酷、空虚，三个制梳匠就越为之动心，也就越发寒碜可怜。同时，他们因为方才吃完了干果而感觉口渴得要命；尤波斯特和拜耶尔人忙到树林里去找水，发现了一个泉眼，就喝了一肚子凉水。史瓦奔人却乖巧，他带了一个小瓶子，里面盛着樱桃白兰地，龘了水和糖，他要用这种可口的饮料来提起精神，在赛跑时帮助他取胜；因为他知道，另外那两个伙计非常俭省，不会带什么东西，也不会到饭馆里打尖。趁着他们喝水的时候，他赶忙掏出这个小瓶子来，递给徐丝；她喝去一半，觉得味道极好，精神为之一爽；她斜对着狄特里希，非常亲切地瞅着他把剩下来的一半喝干，他觉得这酒的味道真像塞浦路斯岛上的美酒一样香甜，使他精神百倍。他情不自禁地抓住了徐丝的手，温柔地吻了吻她的手指头。徐丝用食指轻轻地点了点他的嘴唇，他就装作要想去咬她的食指的样子，嘴巴撅得像个张着大嘴的鲤鱼似的。徐丝脸上做出虚伪的和气的微笑，狄特里希脸上做出机灵的甜蜜的微笑，他俩对着脸坐在地上，有时候用鞋底互相蹬踏，仿佛是要用脚来代替握手的动作一样。徐丝身子稍微向前弯曲，把手放在狄特里希肩膀上，狄特里希正要回答这美妙的把戏并且继续表演下去，恰巧萨克逊人和拜耶尔人回来了，他们在一旁注视着这种光景，面色惨白，痛苦呻吟：因为他们吃了干梨以后，灌了许多冷水，忽然难过起来，看见这一对情侣调情，心里觉得非常痛苦，内心痛苦和肚子不好过加在一起，弄得他们脑门上直出冷汗。徐丝看了这种情景，并不心慌，她以极和气的态度向他们示意，喊道：“亲爱的朋友，你们来，也在我这儿坐一坐，我们再享受一会儿我们的和睦和友谊，这是最后的一次了！”尤波斯特和傅里多林赶忙走过来坐下，把腿伸直；徐丝一只手拉着史瓦奔人，另一只手拉着尤波斯特，两只脚踏着傅里多林的鞋底，满面春风地依次对着他们微笑。这正和世界上的音乐名手一样，他可以同时演奏许多种乐器，头摇组铃，口吹笙，手弹六弦琴，膝击饶钹，脚奏三角铃，两支胳膊肘打背上悬挂的鼓。

接着徐丝从地上站了起来，把仔细折好的裙子抚拉得平平的，然后说道：“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该出发了，你们该准备参加那个严重的赛跑了！这是你们老板一时糊涂指定给你们们的，我们却把它看做是天命的安排！你们满怀着美好的热情上路吧！可不要互相敌视，也不要互相嫉妒，甘心情愿地让胜利者戴上花冠吧！”

三十伙计像给黄蜂螫了似的跳起来，亘挺挺地立着。他们现在站在那里，要用两子腿，那两条一直是迈着小心谨慎、斯斯文文的步子走路的腿去赛跑了！他们谁都不记得自己从前曾经跳过或者跑过。只有史瓦奔人似乎还最有自信心，他甚至还用脚轻轻擦擦地，又忍不住地举举脚。他们带着奇异和猜忌的神色互相注视着，面色惨白，浑身冒汗，好像已经在进行最剧烈的赛跑

了。

“你们彼此再握一次手吧！”徐丝说。他们照她所说的做了，但是动作机械，漫不经心，三只手冷冰冰地溜开，像铅手似的垂下去了。“我们当真要开始干这件傻事么？”尤波斯特说着，眼里落下泪来，用手去擦。“是呀！”拜那尔人随声附和道，“我们当真要跑要跳么？”说着，就哭起来了。“您，最可爱的宾茨林姑娘！”尤波斯特嚎啕大哭道，“您怎么办呢？”“我么，”她用手帕遮着眼睛，回答说：“我应当沉默，忍受，观望！”史瓦奔人友善而机智他说，“但是以后怎么样呢，徐丝姑娘？”“啊，狄特里希！”她温柔地回答说，“您不晓得，常言道：命运之声即心之声么？”她一面说，一面带着意味深长的表情从侧面瞅着他，弄得他又抬起腿来，恨不得立刻奔驰起来。当另外那两个情敌整理背包上的小车儿，狄特里希也去整理自己的小车儿的时候，徐丝屡次使劲去摸他的胳膊时，或者踩他的脚；又替他掸去帽子上的尘土，同时却对着另外那两个人微笑，仿佛是在嘲笑史瓦奔人似的，但是做得很巧妙，让他看不见。三个人这时候都用力鼓起腮帮，向空中长吁叹气。他们向四面八方张望了一下，然后摘下帽子来，擦去脑门上的汗，理了理紧紧贴在一起的头发，然后重新戴上帽子。他们又向四面八方望了一望，喘了喘气。徐丝可怜他们，深为感动，自己都哭了。“这里还有几个干梅子，”她说，“你们每人拿一个，放在嘴里含着，会使你们精神爽快！现在就出发吧！把坏人的愚蠢化为正直人的智慧吧！坏人恶作剧想出的名堂，你们把它化成考验自己和锻炼自制的教育工作吧！把它作为长年品行优良，在道德方面竞赛的一种意义深长的收场吧！”她在每个人嘴里放了一颗梅子，他们就嚼起来。尤波斯特把手按在肚子上，喊道：“如果一定得这样做，那就算是天命如此！”说完就举起手杖，突然迈开大步走了，一面拉着装背包的小车儿。傅里多林一看他这样，立刻就大踏步跟上去，他们不再向四下里张望，就匆匆忙忙地走下山坡去了，最后出发的是史瓦奔人，他脸上带着机智的得意的神情，和徐丝一齐走着，态度显然是十分悠闲自在，仿佛对自己的事情非常有把握，愿意慷慨大方地让两个伙伴占点便宜，先走几步。徐丝称赞他这种友好的镇静态度，一面把身子靠在他的胳膊上，表示出亲热的样子。“啊，一生要是有个倚靠，”她叹了一口气说，“那才好呢？即使一个人天生就有足够的聪明和见识，走的是道德的路途，要是挽着知己朋友的胳膊在这条道路上走，毕竟要比独往独来惬意得多了！——”“我的老天，可不是么！我也正是这个想法！”狄特里希回答说，一面用胳膊时使劲碰了她的腰一下，同时却侦察着他的两个情敌，看看他们是不是跑得太远了，“尊敬的姑娘！您看清楚了吧？您终于明白了吧？您看出，谁是聪明在行的人了吧？”“啊，狄特里希！亲爱的狄特里希！”她更用力地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常常感觉非常寂寞！”“唉呀！那是在所难免的！”他喊道，这时，他的心怦怦地直跳，像小兔在卷心菜地里一样。“啊，狄特里希！徐丝一面喊，一面把身子更紧地靠着他；这时候他觉得浑身热烘烘的，他的心洋洋得意，简直乐得要裂开了；但是同时他发现，先跑的那两个人已经转了弯，连影子都看不见了。他想马上挣脱徐丝的胳膊，去追他们；但她把他紧紧拉住，使他无法走开，又把身子贴在他身上，好像是要晕倒似的。“狄特里希！”她悄悄他说，一面向他送秋波，“您现在不要离开我，我信赖您，您扶着我吧！”“见鬼，见鬼，放我走吧！姑娘！”他焦急地喊道，“不然，我就到得太晚啦！那样，我可就完蛋啦！”“不，不，您不能离开我，我觉得恶心要吐！”她呵咽着

说。“恶心也罢，不恶心也罢！”狄特里希大声喊道，说了这话，就用力摆脱了她；他跳上一座高岗，向四周一望，望见那两个赛跑的人已经开足马力跑下山去，跑得很远了，现在他也准备向前跃进，但在这一刹那间，又回过头来瞅一瞅徐丝。只见她坐在一条狭窄的、枝叶荫翳的林间小路的入口处，作出妩媚迷人的姿态向他招手。这种情景使他无法抵抗，他不往山下跑了，却回过头来急急忙忙地向她走去，徐丝一见他走来，就站起来，走向树林深处去了，一面走，一面回过头来望望他；因为她想用尽一切办法阻止他赛跑，哄住他多耽搁一会儿，使他到得太晚，赛跑归于失败，无法留在塞尔德维拉。

但是富有发明创造才能的史瓦奔人在这个时间却改变了计划，决定在这山坡上争取自己的幸福，这样一来，事情发展的结果便和诡计多端的女郎所希望的完全不同。他一到了她跟前，和她单独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就给她跪下来，用制梳匠所能作出的最热烈的爱情表示向她拼命进攻。起初她设法命令他安静，同时拿出她所有的聪明和优雅来，以使用斯斯文文的方式使他留在那里，而不致把他吓走。狄特里希的兴奋紧张的进取精神使他想出了巧妙的有魔力的言词，向她指天誓日地表示忠诚，他用各种各样的温柔恩爱的表示向她冲击，时而攥住她的双手，时而抓住她的两脚，同时还对她的身体、精神、她的一切都大加赞美，说得天花乱坠，这时候天气和树林又那样宁静可爱，这一切加在一起，使得徐丝失去自制的能力，因为像她这种人，无论就思想或是就意识而言，毕竟都是鼠目寸光的。她的心像仰天爬着的甲虫似的在那儿挣扎，惶恐焦急，完全丧失了自卫的能力，狄特里希把她完全制服了。徐丝把他引诱到这个丛林里来，本来是要陷他于失败的地步，谁知一转眼之间反而被这个小史瓦奔人征服了。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由于她是一个特别多情的人物，而是因为她生来就见识短浅，虽然自命聪明过人，实际上却是鼠目寸光的。他俩在这种赏心悦目的幽寂的情景中待了大约一个钟头，一再从新互相拥抱，接了千百次吻。他们诚心诚意地相对盟誓，要永远忠实不变，并且一致表示，无论如何，两个人一定要结婚。

同时，关于三个伙计的故事的消息已经传遍全城，原来店老板为了寻开心，亲自把这件事嚷嚷出去了。所以塞尔德维拉人都在心花怒放地等着欣赏这一出意想不到的趣剧，急欲看到这三个正直可敬的制梳匠奔跑的场面，借此开开心。他们人山人海走出城门，在大路两旁列队站着，好像在等着看真正赛跑健将到来一样。儿童们爬到树上去看，老年人和退休的人坐在草地上，吸着烟斗，有这样便宜的娱乐供他们消遣，他们觉得很满意。连头面人物也都出来跟大家一同观看这个大把戏，他们谈笑风生地坐在饭馆里的园亭里，准备赌赛。在赛跑的人必须经过的街上，家家户户的窗子都开着，妇女们在会客室里摆上了红的和白的靠垫，用来垫胳膊，她们招待许多来访的太太小姐，临时举行了快活的咖啡茶会，使女们忙着买点心和烤面包，跑来跑去，够她们受的。这时候城门外那些爬到最高的树上去的儿童忽然看见一小团灰尘渐渐挨近，便开始呐喊：“他们来啦！他们来啦！”过了不久，傅里多林和尤波斯特果然像一股狂风似的跑过来了，在大路中间扬起了一片浓厚的灰尘。他们一只手拉着运载背包的小车，车子像发了疯似的在铺着石头的路上飞跑，另一只手按着滑到脖颈上去的帽子，长大的上衣争先恐后地飘拂飞扬。两个人满头大汗，浑身都是灰尘，张着嘴呼呼地喘气，对于周围的情况，他们一点都没有看见，也一点没有听见，巨大的汗珠从这两个可怜的人的脸上滚了下来，他们也没有工夫去擦。他们一个紧跟着一个跑，拜那尔人领先几

步。这时候掀起了一阵可怕的喊声和笑声，轰隆隆，震人耳鼓。大家连忙跳起来，挤到路旁，四面八方一齐喊道：“加油！加油！萨克逊老乡，加油！跑啊，拜那尔老乡，不要泄气呀！有一个人已经掉队了，只剩下两个人啦！”坐在花园里的头面人物，站在桌子上观看，把肚皮都要笑破了。他们坚定的笑声像雷鸣似的压倒了站在街上的人群的起伏不定的喧哗，发出了一个空前未有的欢乐的节日的信号。儿童们和流氓们像潮水似的涌到这两个可怜的伙计背后，这一大堆狂野的人和他俩一起向着城门蜂拥而来，弄得街上灰尘蔽天。连妇女和流浪街头的少女也跟着跑，她们的情脆尖锐的嗓音和小伙子们的呼喊声混杂在一起。他们已经距离城门很近了，站在城门楼上看热闹的人们把帽子向他们挥动着。两个赛跑的人像两匹受惊的马似的飞跑着，心里充满了痛苦和恐怖。一个街头小流氓像个妖怪似的跪在尤波斯特拉着的运载背包的小车上，在群众的欢呼喝彩声中让车子带着他一齐走。尤波斯特回过头来哀求他下去，又用手杖打他；但是那个小家伙把身子向下一弯，向他呲着牙直笑。傅里多林乘机更加抢先了一步，尤波斯特一理会到这种情形，就把手杖扔到傅里多林两脚中间，把他绊倒了。尤波斯特正要跨过他去，拜那尔人却抓住了尤波斯特的衣襟，就势跳了起来。尤波斯特打他的两手，喊道：“放手，放手！”傅里多林不肯放手，尤波斯特于是也抓住他的衣襟，两个人彼此牢牢地抓着不放，慢慢地走进城来，只是有时候想法向前一跳，来摆脱对方。他们像小孩子似的哭着，一会儿呜呜咽咽，一会儿大声嚎啕，由于内心痛苦得无法形容而下住地喊，“啊！上帝呀！放手吧！亲爱的救世主啊！放手吧！尤波斯特！放手吧！傅里多林！放手吧！放手吧！你这撒旦！”同时还不断往对方手上乱打，但是仅仅往前走了不多的几步。他们的帽子和手杖都丢了，拾到这两件东西的那两个孩子，把帽子顶在手杖上，举着前行，后面那一大堆咆哮的人群跟着蜂拥而来。所有的窗子都给太太小姐们占去了，她们一阵阵银铃般的笑声又沉浸在下面人海的怒潮当中，这样欢乐的心情是这个城市的居民许久以来未曾有过的。这种热闹喧哗的乐事非常适合居民们的趣味，以至大家都忘怀一切，没有一个人想起向那两个赛跑的人指出：他们终于到达了赛跑的终点——老板的门前了。他们两个也没有看见赛跑的终点，根本什么都看不见，于是这个疯狂的队伍穿过全城，又从另一个城门跑出去了。老板一直在窗口笑嘻嘻地躺着，他又等了一个钟头还不见取得最后胜利者到来，正要走开去欣赏这个玩笑的果实时，不料狄特里希和徐丝悄悄地到他家来了。

原来他俩已经交换过意见，商量好了，认为老板既然已无力再维持多久，一定愿意把商店顶出去，来换取一笔现款。徐丝愿意拿出自己的财产证券来，史瓦奔人也愿意拿出自己那一点点钱，凑在一起，这样他们就能坐操胜券，嘲笑另外那两个伙计了。他们把自己的协议当面告诉了老板，他不禁大吃一惊。但他心里马上就理会到，得在破产以前，瞒着债主，赶快谈判成交，把商店顶出去，取得这笔意外的现款。一切条件都很快地商量定了，太阳还没有落山，徐丝姑娘就成了制梳店的合法业主，她的未婚夫就成为制梳店所在的房屋的承租人。于是徐丝终于被这个手段高明的史瓦奔人征服了，而且被他笼络住了，这是她在那天早晨根本梦想不到的。

尤波斯特和傅里多林跑到野外以后，终于倒在地上，彼此纠缠不放，人们把他们送到客栈躺下，他们又羞又累，又生气，显出半死不活的样子。全城既然轰动起来，便一发不可收拾，大家已经忘掉闹得满城风雨的原因，而

去庆祝这个欢乐的夜晚。许多人家都举行跳舞会，大家在酒店里开怀畅饮，尽情歌唱，像在过塞尔德维拉最大的节日一样，因为塞尔德维拉人用不着使用多少材料就能巧妙地制造出一种欢乐来。这两个可怜虫本来是想凭借自己的勇敢来利用世人的愚蠢，现在看到自己的勇敢只帮助世人的愚蠢取得了胜利，而使自己变成大家的笑柄，他们的心难过得真要碎了，因为他们不仅使自己多少年来的聪明计划失败，毁灭，而且丧失了老成持重，正直安洋的人的名声。

尤波斯特是其中年龄最大的，在这里已经待了七年之久，现在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天还没亮，他就怀着沉重的心情重新走出城去，吊死在昨天他们坐的那个地方的一棵树上。一个钟头之后，拜耶尔人打这里经过，看见这种惨剧，吓得魂飞魄散，像个疯子似的逃跑了。他的整个性格都改变了，后来人们说，他变成了一个浪荡的人，而且一直是个不跟任何人作朋友的老工匠。

只有史瓦奔人狄特里希仍然是个正直人，在这个小城市里地位很高；但他也并不因此而感觉快乐，因为徐丝绝对不许他享受这种荣誉，她统治他，压迫他，认为她自己是一切善行的唯一的源泉。

（本篇译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

(美) 马克·吐温著 文楚麦译

马克·吐温 (Mark Twain 1835—1910)，美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许多优秀作品已成为世界文学瑰宝的一部分。

马克·吐温原名塞缪尔·朗荷恩·克莱门斯 (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出生于密苏里州的弗罗里达的一个小镇。父亲虽是地方法官，但收入微薄；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十二岁父亲去世后，马克·吐温不得不辍学而独立谋生。他当过印刷厂学徒、送报人、排字工人，水手和舵手；特别是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对他日后的创作影响尤深。“马克·吐温”这一笔名是水手用语，意思是水深两“呵”（旧时英美长度单位，即十二英尺，航船可安全通过）。

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他曾被编入南方的一支队伍，入伍后三周，他乘士兵哗变逃跑，到西部内华达“淘金”，但几年辛劳一无所获，便毅然离开矿区，在弗吉尼亚和旧金山、夏威夷等地的报馆当记者，由此开始文学生涯。马克·吐温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欧洲、亚洲、非洲、澳洲），广泛游历，记者的职业，使他对美国资本主义早期社会阴暗面、劳苦群众，特别是黑人的悲惨境遇以及世界局势更为深切的了解，为他的现实主义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910年4月20日因病与世长辞。

马克·吐温一生勤奋多产（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以及政论、散文小品）以幽默讽刺文学大师及社会批评家著称。其主要作品为长篇小说《镀金时代》（1874）、《温姆·奈耶历险记》（1876）、《密西西比河上》（1883）以及被公认为美国文学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1884）。他站在民主主义立场无情鞭挞（早期作为不乏乐观主义）美国社会的种种丑恶。反对帝国主义对外扩张侵略，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及教会罪恶，主张人人平等，不论其种族、肤色、地位。不同于一般幽默文学旨在“逗乐消遣”，马克·吐温的幽默包含辛辣的讽刺；他善于使用美国化的方言俚语、以夸张、诙谐、滑稽的笔触表现人物思想，深化主题，在语言和技巧上都独树一帜。

《败坏哈德莱堡的人》（1910）情节并不复杂：一个外乡人设下巧计，利用一袋假金币竟然使向来以其“诚实，廉洁”而享有“不可败坏”这一美名的哈德莱堡小镇上的十九位主要公民陷入圈套；他们不惜谎称自己曾对这个外乡人说过那句劝告话，以便能在公证会上得到认可，获得一笔财产。在这场闹剧中，连全镇最廉洁的人出纳员理查兹也未能幸免，只是由于牧师抽下他的信件，才使他未当众出丑。理查兹夫妇终因良心发现，郁郁而死，临死前才对自己的不义之举供认不讳。

“不可败坏”的哈德莱堡所发生的这一切无异于是美国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幅时代缩影。马克·吐温那犀利如解剖刀般的笔触把金钱对人性、道德的腐蚀作用，有地位的上层社会的虚伪、贪婪揭露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对理查兹夫妇的心理活动、公证会上围绕着“对证词”有关人士的舌枪唇剑更刻划得相当精彩。这是最能体现马克·吐温后期作品中冷峻深沉的幽默风格的一部经典之作，已被世界主要语言所评介，一直为各国读者所喜爱。

这故事发生已经多年了。在附近一带村镇中，哈德莱堡一向以其诚实、正直的好名声而著称，使其它村镇黯然失色。连续三代，这好名声一直保持下来，从来没有被玷污过，它非常珍惜这种声誉，远远胜于它所拥有的其它一切，并且以此而自豪。哈德莱堡的确深为此而感到荣耀，自然迫切希望这种名声永世长存，所以，从摇篮里的婴儿开始，就给他们灌输诚实作人的准则。在他们接受教育的整个期间，这一类的教诲也成为其文明教养的重要内容。此外，在发育成长期，年轻人完全不得同任何外界诱惑接触，以便他们的诚实品行得以充分发展，根深蒂固，坚不可摧，附近一带的村镇对这种崇高无比的荣耀颇为忌妒，干脆视而不见，还讥笑哈德莱堡由这种荣耀而产生的自豪感，嗤之为虚荣心理；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哈德莱堡事实上象征着不可败坏；如果要他们追其缘由，他们也会承认，一个在哈德莱堡长大的青年，如果离开家乡出外寻求一个体面的职业，便无须持有推荐信之类的证明，单凭他的籍贯就能如愿以偿。

不过，岁月流逝，这一次厄运也居然降至，哈德莱堡冒犯了一位过路的异乡人——也许他还根本一无所知，自然，也没把这当回事，哈德莱堡既然有如此殊荣，向来孤芳自赏，不屑于介意异乡人以及其它任何人的看法了。不过，就此事而言，倘若它当时不那么自信而能对这个人另眼相待，情况必定会好些，因为此人并非等闲之辈，对于哈德莱堡对他的如此轻慢，已怀恨在心，非报复不可。他在各地游荡一年的当儿，始终对他受到的侮辱耿耿于怀，一旦有空，总在千方百计寻思，试图找到一个办法，痛快地报复一次，以解心头之恨。他果然想出了许多办法，也的确可行，但就他的目的而言，没有一个最完善，最满意；最不足取的是，这些办法伤害到的只是某些个人，可他需要的是一个万全之策，让整个哈德莱堡人都受到伤害，不放过这城镇的任何一人。终于，他想出了一个巧妙之计，这念头在头脑中浮现之际，他顿时心明眼亮，为这一计划之狠毒而深感快意。他开始蕴酿计划细节，自言自语他说：“就该这么办——我要使这个村镇臭名远扬！”

六个月后，他又回到了哈德莱堡。他乘坐的一辆小马车在银行一位老出纳员的家门前的时候，大约是晚上十点。从车上，他取下一只口袋，扛在肩头，颇为吃力地穿过庭院，敲门。“请进，”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他进入室内，把口袋放在客厅火炉后面，对正坐在灯下读《福音论坛报》的老大婆客气他说：

“太太，请别起身，我不打搅你。喏——现在总算找到好地方了；谁也不知道口袋放在这儿。太太，我可以见见你先生吗？”

“不行，他到布里克斯顿去了，明天早晨也许会回来。”

“那好，太太，没关系。我只是托他替我保管一下那只口袋，找到它的合法主人，劳驾你先生转交给他。我是异乡人，他不知道我是谁，今晚，我打镇上经过，只是为了了却一件长期以来悬在心头的事。这事现在总算处理完毕，我要离开了，但很高兴，觉得这事能这样处理颇放心；你不会再见到我了。我在口袋上拴了一张纸条，对这事的原委有所说明。晚安，太太。”

对这位神秘的大个头外乡人。老太婆不免有些疑神疑鬼，看见他走了才放心下来，但此事已激起了她的好奇心；没有半点犹豫，她径直奔向那只口袋，打开一看。上面一开始这样写道：

请公之于众；或用私访的办法找到拥有这东西的合法主人——这两种办

法任何一种都行。这只口袋装着金元，重量达一百六十镑零六盎司——“老天在上，门还没锁上！”

理查兹太太浑身打颤，赶忙向门口奔去锁上门，随即拉上窗帘，站在那儿害怕极了，焦虑万分，不知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使她自己安静下来，使这些金元更加安全。她听听四周动静，想知道是否有小偷窥视，但好奇心又驱使她在灯光下把那纸条读完：

——我是一个异乡人，很快就将启程回国，定居下来。

在美国我曾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她的殷勤好客我由衷感激，特别要感谢美国的一位公民——哈德莱堡的一位公民——在一、二年前对我的一次善意帮助，实际上，我得说，是两次令我感激涕零的帮助。事情经过是：我本是个赌徒。我是想说，我曾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赌徒。有一天晚上，我来到贵镇，肚腹空空。饿得要命，又身无半文。我只好乞求施舍。——天已黑下来了：我羞于在有灯光的地方乞讨。恰好，我碰到了我现在要找的那个人。他给我二十美元——我得说，从我当时的处境来看，他救了我一命。

他也给了我好运气——因为多亏那二十美元，我在赌场上福星高照，成了富人。他对我说过的一句话至今我仍铭刻在心，无法忘记。这句话终于使我心悦诚服，震撼了我的灵魂，由于这种震撼，才使我的德行不至于再堕落下去；我果然从此不再赌博，直到现在，我仍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可我一定要找到他，让他拥有这笔钱财，任他怎么处置都行：救济别人，或抛弃，或保存。我要让他知道，我这样做，仅仅是证明我对他的感激之情而已。倘若我能在贵镇多呆一段时间，我会亲自去查访他；不过，如果我不能这样做，也无关宏旨，我相信，一定会查到此人。哈德莱堡是一个清白诚实的城镇，我知道，我可以放心地信任他。要证实谁是此人，他只须说出当时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我深信，他必定不会忘记那句话的。

我现在的办法是，倘若你认为不必惊动别人，可以私下探访，只要能达到目的。倘若你遇到可能是此人的那位先生，不妨告诉他这封信的内容，如果此人回答：“我就是此人，当时我是这样说的……”那么，应立即证实——扫开口袋。里面的一只封好的信封中可以发现这句话。倘若这位自称是此人的先生所说的话与信封里的话一致，请把这笔钱财交给他，也不用询问别的什么了，因为他必定是我要找的人。

倘若你情愿以公开方式寻查此人，请你将这封信发表在本地报纸上，加上几句附言，即，自见报后三十日内，应召人务必于星期五晚八时到镇府所在地，将他说的这句话写好放在封好的信封内交给柏杰斯牧师（如果他乐意处理调请柏杰斯牧师当场将钱袋封条打开，看应召人所说的话是否与我提供的那句话吻合，如果相符，就将这笔钱财清点。交给我这位已得到证明的恩人，并代我转送我诚挚的谢忱。

理查兹太太坐下，兴奋得身子微微颤动，随即寻思起来，——思路是这样的：“这事真稀奇！……那位好心人真有福气，仅仅一次善意之举，如今可要时来运转发大财了！……要是做这件事的人是我丈夫该多好！——我们也太穷了，这么大年纪。还这么穷！……”她叹了口气——“可这人绝不是我的爱德华，他不会白白送一个陌生人二十元，绝不是他。实在太可惜了，我现在总算明白……”接着，她情不自禁感到浑身一阵发冷——“不过，这可是一个赌徒的钱哪！不义之财，咱们不贪图这种钱：咱们碰也不能碰一下。我可不愿接近它；看起来，挺肮脏的哪。”她起身，离口袋远远的，在一张椅上坐下来……“我盼望爱德华快回来，把口袋送到银行去，随时可能会有小偷来，一个人守着这东西真叫人提心吊胆。”

十一点，理查兹先生回到家，理查兹太太说。“我真高兴，你回来了！”丈夫回答，“我困得要死——太困了；穷可不是好滋味，太可怕了。我这把年纪，还成天东奔西忙，不愿干的事也得干，真倒霉！总是在卖命、卖命、卖命，挣几个薪水一当奴隶，可别人坐在家里，穿着拖鞋，不愁钱花，挺自在，挺舒心。”

“我很理解，也替你难受，爱德华，这，你是知道的，可你总得想开些，咱们的日子也还过得去，咱们一向受人尊重，有好名声——”

“是的，玛丽，好名声比一切都重要。你别把我刚才说的话放在心上一——我一时太心烦，别当成回事。亲亲我——这不，一切都忘了。我再没什么可抱怨了。你干吗把这东西带到家里来？口袋里装的是什么？”

妻子于是把这桩罕见的怪事告诉丈夫。理查德先生顿时也觉得莫名其妙，但很快便说：

“足足有一百六十镑，可不？喏，玛丽，相当于四万元啦——你想想——分明是一大笔财产！咱们这村子——有这么多财产的人还不到十个人呢。给我看看那封信。”

他迫不及待匆匆地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说：

“天下奇闻！这不，简直是传奇故事哩；这倒像是咱们在书上读过的故事，压根儿不可能，在生活中根本不会发生的。”他此刻兴致盎然，很开心，甚至可以说，高兴到了极点。他用指尖在妻子的脸上轻轻弹了一下，风趣他说：“啊哈，咱们发财了，玛丽，不愁穷了；咱们只需把钱藏好，烧掉这张纸条就万事大吉了。那赌徒如果再到这儿来打听这桩事，咱们板起面孔冷眼相看，说：“你干吗一派胡言乱语？咱们可从不认识你，压根儿没听说过有什么一口袋金子？他一定会傻呆呆地无可奈何了，还有……”

“还有，你在这儿穷开心的时候，钱袋还在这儿，小偷做案的时候眼看就要到了。”

“啊，这话中听。真的，可咱们该怎么办？——私下探访？不行，不能那么办：那样做太扫兴了，不那么够刺激。公开此事要好些，想想看，一旦公开，整个哈德莱堡镇社会就会给搅得沸沸扬扬！叫其它材镇都忌妒呢；因为一个异乡人只信任哈德莱堡，不愿把这桩事委托给其它别的城镇呢；他们必然会明白这一点。这无疑是在给我们的好名声做广告呢。我得马上赶到印刷所去，我担心不然就太迟了。”

“等等——等等——别把我一个人留在家看守这只口袋，爱德华！”

可他已经走了。不过并没有在外面呆上很久。刚离家不远，他同报纸主编兼老板相遇，将那张纸条交给他，说：“给你提供一则好新闻，柯克斯——你正好可以用上。”

“可能赶不上了，理查兹先生，不过，我尽力而为。”

回到家，他和妻子又说起这桩不可思议但委实出奇有趣的事，俩人竟无法入睡，第一个问题是，那位给异乡人二十元钱的公民倒底是谁？这问题似乎不难明白：俩人同时都说：

“巴克莉·古德森。”

“准是他，”理查兹说，“他可能会那样干，这种事正像是他干的，不过，难道镇上就不会有其它人？”

“谁都会这么认为，爱德华——不管怎么说，私下都会这么看。六月来，咱这村镇一直和往常一样——诚实，狭隘，自以为是，小气吝啬。”

“古德森总是这么说——一直到死——而且他当众这样说过的。”

“是的，所以他死后人家还恨他哩。”

“这倒是，当然，他可不在乎，依我看，除了柏杰斯牧师，我们这些人中，最遭忌恨的，就是他了。”

“柏杰斯，这没冤枉他——这儿可没有人再听他布道了。咱这村镇虽然没什么特别之处，可总也知道他的为人如何。爱德华，你不觉得奇怪吗，干吗这位陌生人要指定柏杰斯来处理这笔钱呢？”

“呃，是的——真有点奇怪，那是说……那是说……”

“干吗老是‘那是说’？你会相中他吗？”

“玛丽，或许，那个陌生人比村子里的任何人更了解他吧？”

“你老说这种话对柏杰斯兴许挺有用呢！”

丈夫似乎颇尴尬，不知如何回答，妻子注视着他，等待回答。理查兹终于说话了，但迟疑不决，仿佛意识到一旦开口，这话可能会受到怀疑。

“玛丽，柏杰斯可不是坏人。”

不出所料，妻子果然大吃一惊。

“胡说！”她大声说。

“他不是坏人。我知道，他名声不好，但事出有因，只是为了一件事——就是大家议论纷纷的那件事。”

“一件事，亏你说得出口！好像单凭那‘一件事’还算不了什么似的。”

“够了，够了。可那件事他根本没什么罪。”

“你干吗这么说！他没什么罪！人人都知道。是他干的。”

“玛丽，你得相信我的话——他是清白的。”

“我不敢相信，也不会相信，你怎么知道他无罪？”

“我只好直说了。为这事，我很内疚，可我得说出来。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he 无罪，我本来可以救他的，可——可——唉，你知道，对那件事，当时整个镇上真是群情激愤——我没有勇气替他辩白。我一说实话，就会同我找麻烦，成为众矢之的。我也知道，我那样做太胆怯，太下贱，可我不敢，我没有勇气去替他辩白。”

玛丽神情困惑，片刻中一言不发，接着，她结结巴巴他说：

“我……我认为你当时不该那样……绝不应该……唉……人言可畏……格外小心……因此……”她仿佛在一条不大好走的路上跋涉，终于陷入泥坑了；可没多久，她又开始继续上路。“真遗憾——可是——话说回来，咱们真的不敢那样做。爱德华——真的，咱不敢。不管怎样，我真不愿你但然直说的！”

“许多人对咱们的好感准会给葬送哩。玛丽这样一来……肯定会……”

“现在，使我最不安的是，倒底他对咱们有何看法，爱德华。”

“看法？他压根儿就没想过我当时可以救他。”

“啊。”妻子大声说，显然大为放心：“听了你这活，我太高兴了。只要他不知道你当时本来可以救他。他……他……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说完话，我原本就该明白 he 不知道，因为他对咱们只是很友好，虽说我们对 he 总是不冷不热。有人不止一次为此嘲笑咱们，如威尔威夫妇，威尔柯克斯夫妇，还有哈克西斯夫妇，他们故意拿这事寻开心，一开口就说，‘你们的的朋友柏杰斯’，他们心里明白这会使我怪为难的。我真希望，他对咱们别老是那样热情；我简直不明白，干吗他要那样对待咱们。”

“这我知道，我又得说句实话了。那件事正在火头上，不可收拾时，镇上决定惩罚他，叫他‘坐木杠’，我内心深感内疚，无法忍耐了。我私下将这消息告诉他，于是他便一走了之，躲藏起来，一直呆到此事已平息时，才回来。”

“爱德华！如果当时这件事被镇上发现……”

“别再提啦！一想起这件事，至今我还心有余悸。我给他通风报信后，就已经后悔了。我甚至不敢对你说，怕你听了后，沉不住气，让人家从你的脸色上看出什么破绽来。我那晚整夜没睡着，心事重重。可几天后，我发现谁也没有怀疑我，我才高兴了，放下心来。觉得我还算运气，虽然做了那事，没被人发觉。现在还高兴，玛丽——真的挺高兴哩。”

“这下，我也放心了，同你一样高兴。那样对待他确实太过份了，是的，我也高兴；你的确应该那样做才对。这你是知道的。可，爱德华，如果这事有一天被发现了，怎么办？”

“不会。”

“为什么？”

“因为人人都认为是古德森干的，”

“当然人们会这样想！”

“这很自然。不过，古德森的确压根儿就不在乎。当时，有人劝索斯伯里那可怜的老先生。去找他，硬说是他干的，老先生果然去了，大动肝火，如此说了一遍。古德森上上下下把老先生看了个够，仍要从他身上找到某一最令他鄙视、厌恶的地方似的。末了，他说，‘瞧你这副神气，看来是调查委员会派来的人，是不是？’老先生回答，可以那么说吧。‘嗯。他们是想知道详情，还是认为只需简单回答就行呢？’‘如果他们要知道详情，我会再来；古德森先生，你先简单答复一下就够了。’‘太好了，那么，告诉他们，见他妈的鬼去吧！——我看，这答复最简单不过了。我还要奉劝你，索斯伯里，下次，你如果来了解详情，带个筐子来，好把你的那付老骨头背回家去。’”

“古德森会这么干的，他的个性就是如此。他最自以为是，这种虚荣心使他认为。要是谈到给别人提出忠告什么的。他比谁都强。”

“这件事就如此了结了，也救了我们。玛丽，从此以后，从来没人再提过这事。”

“好运气。这我从不怀疑。”

于是，两口儿的话题又回到那装着金子的口袋的这件不可思议的事，而且，显然越来越有兴致。说话，有时中断——停顿片刻，不为别的，只是由于陷入沉思。这种停顿明显越来越多。理查兹最后竟完全一言不发，全神贯注于沉思中了。他坐了很久，目光茫然，凝视着地板，不时地，他的双手在神经质般地微微颤动，甚至做出某些小动作，正好同他那烦乱的心绪相吻合。理查兹太太也沉默无语，也想着什么事，那举动也渐渐表明，她也心烦意乱，为什么事在苦恼了，理查兹终于起身，在屋子里心绪不宁地走来走去，手指在头发中挠动，这动作正像一个梦游病人在恶梦中会做的那样。接着，仿佛主意已定，他没说一句便戴上帽子，快步走出房间。而这当儿，理查兹太太正坐在那儿满脸愁容，苦苦沉思，根本没意识到只有她一个人在屋里。她不时地低语。“别让咱们经不住……可……可咱们委实太穷，太穷了！……别让咱们经不住……啊，那会损害谁呢？——再说，谁也不知道……别让咱

们……”她就这样喃喃自语，声音越来越低。一会儿，她抬起头来，这时才又惊异又欣慰地低声说。

“他走了！可是，糟糕，他或许走得太迟了，太迟了……可能还不算晚，——也许还来得及。”她站起来，边沉思，边紧张地将双手缠在一起，又松开。她感到全身在微微颤抖，仿佛有一股冷风吹过来似的。她喉咙干涩，冲口而出：“上帝，饶恕我吧——真可怕，我会有这种念头——可是……主啊，我们偏偏让你给造成这样——真奇怪啊！”

她把灯光拧小，轻手轻脚溜过去，跪在那口袋旁边，用手摸着那胀鼓鼓的袋缘，爱恋般地捶弄着它，从她那昏花而疲惫的老眼里闪出贪婪的光彩。她神情恍惚，时而半睡半醒，喃喃他说，“该等一等就好了！——啊，要是再等一等，别太性急就好了！”

就在这时，柯克斯下班回家，也把这件奇事告诉了妻子，夫妇俩自然也热烈地交谈一番，还猜测只有故世的古德森先生，才会做出这样慷慨大方的举动，肯将二十元这不算大少的一笔钱去接济一个处于困境的陌生人。谈话突然停下来，俩人也沉默了，思考起来；也渐渐有点儿神经紧张，烦躁不安了。妻子最先打破沉默，仿佛在自言自语：

“这件事还没人知道，除了理查兹夫妇……还有咱们……没别的什么人吧。”

丈夫正在沉思，妻子这么一说，有点儿被惊动了，若有所思地打量着脸色已变得煞白的妻子；他踌躇片刻，才站了起来，偷偷地瞥了一眼他的帽子，再把目光转向妻子——虽没说话，却仿佛在询问什么。有一、两次柯克斯大方欲言又止，手按住嗓门，然后点点头，以此回答。不一会儿，屋子里也只有她一个人了。任她自言自语。

此刻，理查兹和柯克斯各自离开家，匆匆忙忙在夜深人静的街上快步急行，终于在印刷所的楼梯下相遇了，两人气喘吁吁，在夜晚的灯光下相互打量对方的脸色，柯克斯低声说：

“除了咱们，没有谁知道这件事吧？”

对方也低声回答：

“没有准知道——我敢担保，没人知道！”

“如果还来得及——”

俩人走上楼梯，就在这当儿，一个年轻人赶了上来，柯克斯问：

“是你，约翰尼？”

“是我，先生。”

“别忙着发送早班邮件——一封也别发，听我的吩咐再发。”

“已寄走了，先生。”

“寄走了？”这声音的失望之情是难以言喻的。

“是的，先生。到布列克斯顿以下的城镇的列车时刻表今天都变了。先生——得比平日赶前二十分钟送到才行。我不得不快跑，担心晚两分钟就……”

没等他说完话，两人先生同时转过身去，慢慢走开，但过了十分钟，谁也没说话，柯克斯才气恼他说：

“我真不明白，今儿干吗你鬼迷心窍，这么着急。”

回答诚惶诚恐。

“我明白了，先生，不过，我压根儿没想会有什么问题，你瞧，现在已

来不及了，不过，下一次……”

“屁话，下一次，下会有下一次了，千载难逢。”仍两位朋友没有互道晚安就分手了，垂头丧气，各自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家去。一到家，他们的妻子立刻跳起来，急切地问：“怎么样？”——接着，她们沮丧地坐下来，因为不等丈夫用言语回答，她们的眼睛已分明看到答案了。于是，这两家人都激烈地争论起来——不寻常的争论，以前虽有争论，但并不激烈，而且，也总是和和气气的。今晚的争论，这两家人竟然如此同出一辙，仿佛是互相抄袭似的，理查兹夫人说：

“如果你稍等一等该多好，爱德华——你该停下来想一想，可你没有，你迫不急待就跑到印刷所去，非让这消息人人皆知不可。”

“可纸条上明明说可以发表的呀！”

“那无关紧要；上面也说过可私下探访，由你决定。瞧，是不是？”

“啊，是的——是的，是这么说的。可我一想到这个消息会轰动一时，一个异乡人这样信任哈德莱堡，这对它是何等荣耀的事——”

“阿，当然，这些我都知道，可如果你冷静想一想。你本来该知道，你根本不可能找到理应得到这笔钱财的人。因为他已经躺在坟墓里了，没留下儿女，也没有任何亲属；如果一个急需钱财的人得到这笔钱，又不会因此而损害任何人的利益，那么——那么——”

她控制不住自己，夫声痛哭起来，丈夫试图说些什么来安慰她，随口说道：

“可不管怎么说，玛丽，眼下这样做最好——一定是的；咱们得记住，这是缘份——”

“什么缘份！一个人干了蠢事，替自己开脱，就说一切都是缘份！归根到底，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要是这笔钱归我们所有，这也叫缘份，你本该得到这笔钱，可你自己却违背上苍的旨意——谁让你这么干的，分明是无法无天，没别的好说的——纯粹是亵渎神灵，却要假装正经，压根儿同你谦恭温和的气度。风马牛不相及——”

“可听我说，玛丽，你知道的，就像这村镇的每一个人一样，咱们这一辈子接受的教育是一旦要做什么老实事时，决不应有片刻的犹豫，这简直成了咱们的第二天性——”

“啊，我知道，我知道——一辈子都在接受如何诚实的教育，教育，教育，教得没完没了，——诚实做人，从摇篮里就开始教，要抵抗一切可能的诱惑，可这统统是虚伪的诚实，一受到诱惑，就脆弱得像水，不堪一击。今晚，咱们已全明白了，就是这么回事。上帝知道，我从来没一丝一毫怀疑过我那如石头般坚实的，无法破坏的诚实，可现在……现在，只不过，受到生平第一次真正的大诱惑，我……爱德华，我敢说，像我一样，这个镇上的诚实已经糟透了，也像你一样糟糕，这是一个卑鄙的村镇，一个冷酷，吝啬的村镇，它压根儿就没有任何美德可言，只有举世皆知的和为此而自以为是的诚实。我敢断言，而且我深信，总会有这么一天，这种诚实一旦受到巨大的诱惑，它那堂而皇之的声誉就会像硬纸盒做的房子一样完蛋。你看，我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这样好受些。我是个骗子，一辈子说假话，可说了还不知道，今后谁也别再说我诚实——我实在问心有愧。

“我——是这样——玛丽，我的感觉同你一样；真的是这样。似乎有点儿不可思议，太奇怪了。我以前从来没这样想过——从来没有过。”

接着便是长时间的沉默；两人都在想着什么事。终于，妻子抬起头来说。

“爱德华，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理查兹顿时面容尴尬，这种神态是心事被人看透了的人常常有的。

“玛丽，我难于启齿，真可耻，可……”

“别在乎，爱德华，我也在想同样的事。”

“但愿是吧。告诉我。”

“你在想，如果有人情得出古德森对陌生人说的话该多好。”

“完全正确。我觉得犯了罪似的，很丢人，你呢？”

“我曾经也有一种犯罪感，可现在不这样认为了。咱们就在这儿临时搭一个铺来睡吧，咱们就得在这儿守着，等明天早上银行金库打开，把这口袋交去……啊……真不，真的——如果我们没走错一步就好了！”

临时床铺搭好了，玛丽说：

“那句开门咒——倒底是什么呢？我简直没有主意，倒底是什么呢？算了，上床吧。咱们得睡了。”

“睡觉吗？”

“上床再想。”

“行，再想想看。”

这时，柯克斯夫妇之间的争吵也已结束，仿佛达成了默契似的，不吵不闹上床去想那句开门咒语，可真是费尽心思，一个劲儿地想，翻来覆去，仍百思不得一解，压根儿猜不出古德森对那输得精光的流浪汉说了一句什么话：那句金子般宝贵的话，价值四万元呀！

当晚，哈德莱堡的电报局比平常推迟了上班时间。因为柯克斯的报社的领班是美联社在当地的发稿人。当然，人们不妨说，这家伙的职务名不符实，因为他所写的稿件在一年中有四次只会登出三十个字。可这次，他真是喜出望外。他发了一个电报告诉他已得到一条重要新闻后，回电马上便到：

急需详情——全部详情——一千二百字

对他来说，这可是破天荒的一次长稿！他很快写出了一篇报道，成了全城最值得骄傲的人。次日早餐时，不可败坏的哈德莱堡这一美名便在美国家喻户晓，人们纷纷辗转相关：从蒙特利尔到墨西哥湾，从阿拉斯加冰河带到佛罗里达的柑桔园：千百万人谈论的都是那个陌生人及他的钱袋，人们都在想是否能找到那位有权得到这笔钱财的人，更迫切希望进一步了解到此事详情——越快越好。

二

哈德莱堡一觉醒来，便名声回扬，举世皆知了——震惊——狂喜——沾沾自喜。这种沾沾自喜简直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镇上十几位地位最显要的公民及他们的夫人相互往来，握手致意，神采奕奕，眉飞色舞，都说，这件事使字典上又多了一个新词儿——哈德莱堡：“不可败坏”的同义词——将从此在字典里流芳千古！而那些不那么重要的公民们和他们的妻子也不甘寂寞，到处窜来窜去，举动几乎也如此一致。人们纷纷跑到银行去观看那装着金子的口袋；中午以前，便有许多人从布郎克斯顿和周围的一带市镇陆陆

续续成群结队而来。神色阴郁，心怀忌意；而当日中午和次日，来自各地的记者便开始赶到哈德莱堡核实钱袋一事，并了解它的来历，随即又在各报上重新作了报道，而且绘声绘色地，自然不免有点儿自由发挥。对那钱袋，理查兹的家，银行，长老会教堂，浸礼会教堂，公众广场，还有将进行对证交付那笔钱的镇政府所在地分别加以描述，也还维妙维肖地给以下一些人的形象作了令人叫绝的描绘：理查兹夫妇，银行家平克顿，柯克斯，报社领班，柏杰斯牧师以及邮政局长——还有一位名叫杰克·霍利迪，此人是位渔夫，爱打猎，终日闲荡，可生性和蔼，不被人着重，但桀傲不逊，孩子们喜欢他，视他为朋友，也是丧家之大的朋友，堪称这村镇上的一位“山姆·劳森”。——这位微不足道的霍利迪，满脸微笑，玩世不恭，油腔滑调，把钱袋指给来参观的人看，乐呵呵地揉搓着他那光滑的手掌，特别宣扬哈德莱堡镇由于诚实而如何蜚声于世，还说，这好名声如何因为这件事而又一次惊人地被证实，希望而且坚信这一榜样将会在全美洲广为流传，就眼下世风日下的情势而言，其影响将是划时代的。类似的表白还有许多，不必赘述了。

这一周结束时，一切又归于平静，这村镇已从痴迷般的自豪感和欢欣鼓舞中清醒过来，代之以另一种快慰，柔和、甜蜜，沉默——这是一种深沉的，难以名状，不可言语的满足。从每个人的脸上都可以感受到一种安详，圣洁的欢乐。

但局势在开始转变，而且是渐渐发生的；开初根本难以察觉。或许压根儿没有人注意到，不过，杰克·霍利迪是例外。这小子对任何事可说是明察秋毫；而且任何事都可以当成笑料。他发现一些人在一两天前还乐滋滋地，现在却闷闷不乐了，便随便抛出几句挖苦的话，于是他又到处说，这种新情况还在发展，简直不可收拾，漫涎成普遍性的沮丧了；然后，他又声称，人人都愁眉苦脸，最后又断然说，每个人都那么忧愁，情绪低落，心事重重，恍恍惚惚了，他甚至可以从镇上最一毛不拔的人的裤包窃走一分钱也不会使此人从幻梦中清醒。

在这一阶段——也许大约在这一阶段吧——在镇上二十几户重要人物的家里。当家人睡前都无一例外地说出一句话——通常总是先叹一口气：“呃，高德森说了一句什么话呢？”

非常及时——声音有点颤抖——妻子会回答：“啊，别提了，你心里胡思乱想些什么呀，太可怕了。看在上帝面上，别再去想了。”

可次日晚了，这些人又急不了会提出同样问题——而且回答也同样带着责备的口吻，虽然不那么强硬了。

第三天晚上，当家人又提到这个问题——心烦意乱，甚至茫然失措。这一次——还有第四日晚上——妻子的反应异乎寻常，仿佛有什么话想说出口，可又没能说出来。

以后的某日晚，她们终于说话了，十分恳切地问：

“啊，我们如果能猜中那句话就好了。”

霍利迪对这种情况的解说也一天天有增无减，更为生动，也更令人难为情，越发尖刻了。他浑身是劲，到处奔走，嘲笑整个哈德莱堡镇，有时挖苦个别人，有时索性把众人当成笑料来寻开心，可他的笑声在哈德莱堡却是孤掌难鸣：仿佛在一片空旷，萧索的荒原中了。可不管到什么地方，就是见不到一张笑脸。霍利迪把一只香烟盒装在三脚架上，带着它东奔西走，把它当成照相机，说，逢人便叫停下，把那照相机对准他们：“注意了！——请面

带笑容。”但即使这种别出心裁的玩笑也不能使那些阴沉的面孔破颜一笑。稍微舒畅些。

三周就这样过去了——还有最后一周。星期天晚上——吃过晚饭。街上显得十分冷清，而在平日一到这天，总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人们忙于购物，甚至相互打趣，开玩笑。理查兹和老伴孤寂地走在小客厅里——神色黯然，若有所思。这种情况现在一到晚间便习以为常。过去，他们总是看书，编织，或者无拘无束聊天，或到邻居家串门。这一切都是过往之事了，早已被遗忘了——有两、三周了；现在，谁也不谈话。看书，串门——全镇的人都呆在家中。叹息，苦闷，无言，都在冥思苦想，那一句话到底是怎样说的。

邮差送来一封信。理查兹心不在焉地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字迹和邮戳——都十分陌生——随手将信扔在桌上，又继续在绝望烦恼中去猜想那句话。过了大约二、三个小时，理查兹太太起身，她太困了，准备不说一声晚安便去就寝——眼下这也成为习惯了——她在靠近那封信的地方稍停，没精打采地盯了一眼，然后打开信，浏览了一遍。此时理查兹还在那儿，椅背微斜靠着椅，头下垂，几乎放在两膝之间了。突然，他听见什么东西摔倒在地，转眼一看，原来是妻子，他忙奔过去，可妻子却大声叫，“没事，我太高兴了，快看信——快看！”他拿过信，恨不得马上就看完，边看，脑子一阵昏眩。这信寄自另一遥远的州，全文如下：

对你来说，我是个陌生人，可这没关系；现有一事相告，我刚从墨西哥回家便获悉有关那件事的报道。你当然不知道谁曾经说过那句话，可我知道，而且在这世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说这句话的人是古德森。多年前，我就同他很熟悉。那天晚上，我碰巧路过哈德莱堡，在他家一直等着半夜的火车。我听见他对那个在夜色中的外乡人说了那句话——就在赫尔巷。然后他在和我返回他家的路上也在说这件事。回到家，我们一边抽烟，一边聊天。淡吐中，他提到村镇上的许多人，包括你在年的，印象还好。所谓“印象还好”——请不要见怪，确是如此。我至今还记得，他说，镇上的人，说实话，他没有一个喜欢——没有一个，不过你——他说是你，我想——好像是说你——曾经有一次替他干了一件好事。或许连你自己也不明白，你当时那样做对他来说会有多么大的恩惠，他希望，他希望拥有一大笔财产，临死时要将这笔财产留给你，对村镇里的每一个公民则要赐赠一句咒骂。显然，如果你当时真的帮助过他，你就是他财产的合法继承人，应该拥有那一袋金子。我知道，对你的好名声和诚实我不能有意怀疑，因为这些美德已经成为每一个哈德莱堡公民身上不可缺少的天性，所以，我现在要把那句话告诉你，我相信，即使你不是理应得到这笔财产的人，也一定会设法将那人寻查出来，让过早去世的古德森能以此身份来报答他所说的那恩惠，表示感激。他说的那句话是：“你绝不是一个坏人，快弃旧图新。”

霍华德·L·斯蒂芬森

“啊，爱德华，钱是咱们的了，我太感激了，真的，太感激了，亲亲我，亲爱的，咱们许久没亲过了——咱们真走运哩——这笔钱——好了，现在，你可以不必害怕平克顿他们了，不会做任何人的奴隶了；我简直高兴得想飞啦。”俩口儿在长椅上相互拥抱，亲吻，快快活活地渡过了半个小时，以前美好时光又回来了——这时光自从他们相互求爱时期就开始了，在那异乡人没带来这笔令人烦恼得要命的钱财以前，一直都没有中断过的。一会儿，妻子说道：

“啊，爱德华，你真走运，当时你还帮了他大忙，可怜的古德森我从来

不喜欢他，可现在，我倒对他挺有好感哩。你也真有心计，简直滴水不漏，从没提到这事，也没为此事得意洋洋。”接着，她以责备的口吻说：“可你应该告诉我才是，爱德华，你总该告诉妻子，你想想看。”

“呃——我——呃，玛丽，你明白——”

“别这样哼哈哼哈的，快告诉我，爱德华，我一向那么爱你，现在，我可为你自豪。人人都会相信，这村镇里只有一个乐于助人的人，可现在，你也……爱德华，你干吗不让我知道？”

“喏——嗯——呃——唉，玛丽，我可不能说。”

“你不能说：干吗不能说？”

“你该明白，他——唉——他……他让我答应，一定别对任何人说。”

妻子端详他一阵，慢吞吞地说：

“叫——你——答——应？干吗你对我讲这种话？”

“玛丽，你真以为我在说谎？”

她心里很烦乱，沉默片刻，不知说什么才好，然后，把手放在丈夫手里，说：

“别……别……。咱们把话题扯得太远了——上帝饶恕我们吧！你这一辈子从没说过谎话，可现在……咱们赖以生存的根基似乎要倒塌了，我们……我们会……”她的声音停顿片刻，然后，又时断时续地说：“别叫咱们受诱惑吧……我想你既然已经答应过，爱德华，就谈到这儿吧。咱们别提这件事了，过去的什么事都别再提了。咱们还得高兴些，可别再自找麻烦了。”

对爱德华来说，他觉得很难明白妻子的话，因为他心里还在寻思别的什么事——竭力想回忆起，他倒底对古德森帮过一次什么忙。

俩口儿几乎一夜没合上眼。玛丽心满意足，但一直在寻思。

爱德华也一直在思索，但并不那么快活，玛丽在设想那笔钱到手后该如何使用时，爱德华却在一个劲儿地去回想那桩帮助古德森的恩惠。起初，他的良心深感不安——因为他对玛丽没说真话，如果那是撒谎的话。可后来经过一阵思考——倘若那真的是假话，会有什么后果呢？难道真的非常严重吗？难道我们不总是经常干这种事吗？既然如此，干吗不能说谎呢？就以玛丽为例吧——瞧她是怎么干的吧。当他忙乎着去做那件堪称诚实的事时，她干什么呢？她后悔没能撕毁那张纸条，把钱留下来！难道盗窃比撒谎还正当吗？

这样一想，他觉得好受些——那句谎言似乎已不屑一顾，他感到聊以自慰了。但又一个问题此时又涌上心头：他倒底是否真的做了那件好事呢？明摆着的事实是，斯蒂芬森的信中已提供了古德森本人对此事的证据，难道还有什么比这能说明问题——无异可视为法律上的证词，表明他的确作过此事。这根本不用怀疑。因此，这一问题也解决了……不行，还不能这么说。他忽然想到——不，有点儿吃惊——他不认识的斯蒂芬森先生对这一点儿就含糊其辞，说不清楚当时帮助古德森的人肯定是理查兹，或别的什么人——还有，斯蒂芬森在信上还说，他相信理查兹的人格，这就是说，理查兹得自己决定这笔钱应该属于谁——斯蒂芬森先生相信，如果他理查兹不是这个人，也会认真地去寻访那位真正帮助过古德森的人。啊，用心险恶居然让一个处于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的人来决定——唉，斯蒂芬森干吗不干脆去掉这一疑问呢？他干吗偏偏要留下这一悬念呢？

他又陷入了沉思。干吗在斯蒂芬森看来，那个肯帮古德森忙的人是他理

查兹，而不是别人，这是否意味着，斯蒂芬森认为他理查兹就是这笔财产的合法得主呢？看起来似乎应如此。是的，也许只能这么解释才行。事实上，他沿着这一思路想下去，便觉得，这一想法越来越有道理——终于难以否定，成为证词了。这样一来，理查兹便不为这问题而忧愁了，因为他的直觉告诉自己，一个证词既然已经成立，还是不再追究为好。

此刻，理查兹心安理得，心情愉快了。不过，还有一个小问题却又开始不得不留意。首先得肯定——他的确做了那件好事；可倒底如何帮的忙呢？他应该回忆起来才行——如果想不起来，他就难以安睡。无法安宁。于是他只好又去想这问题。他果然想起了许多事——可能帮助过的好事，甚至大致可以肯定是好事的一些事情——但没有一件事在他看来至关重要，没有一件事有足够的说服力，没有一件能够使他同心无愧，能理所当然获得这笔钱财——按照古德森遗嘱留下的那笔财富。糟糕的是，他压根儿就回忆不起曾经做过这些事。啊——唉——那么，那倒底是什么样的恩惠呢？居然值得一个人非对他如此感恩戴德不可呢？对了——拯救古德森的灵魂，不错，肯定是这样。是的，他现在想起了，有一次，他曾主动表示，而且也的确去说服过古德森，要他皈依宗教，他的确没少费口舌——他打算告诫别人，这事足足用了他三个月的时间；但再一想，还是一个半月为好，不，一个星期更妥当，又决定说成一天，最后也觉得这件事毫无意义，不说为妙。因为，他现在记起来了，非常清楚，虽然，这似乎违背了他的心愿：古德森当时的回答何等直截了当——叫他少管闲事，趁早滚蛋，他古德森根本不想跟着哈德莱堡升上天堂！

于是，这一想法也不能成立——他根本没有拯救过古德森的灵魂。他简直失望了。但一会儿，又冒出了另一个念头：他是否挽救过古德森的财产？下成，这不妥，没有说服力——古德森原本就是穷光蛋。是否拯救过古德森的生命呢？对了，他干吗早没想到这呢？这一次，他总算才找对了路。自然，他那架想象风车此刻便着实急转起来了。

这以后的两个小时对理查兹来说，真够辛苦了，因为他在一个劲儿地想他如何救过古德森的命。在他的想象中，他曾历经各种风险，克服了重重困难干了这件事。每一次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或者说，某一程度而言，都很出色，令他满意，可当他真的要相信这些杜撰的事真正存在时，忽然想到一个细节，又使他烦恼起来，使这一桩事显得格外荒唐可笑。比如，下水救命这事，在他的想象中，以这种方式，他敢把溺在水中人事不醒的古德森拖上岸，许多目睹者站在旁边啧啧赞叹：可整个过程想好之后，他又开始再把这事从头至尾回想一遍时，许多细节就经不起推敲了：村镇上的人肯定会知道此事，如果真是发生过的话，玛丽更应该知道。在他的记忆里，这件事兴许也会像石英光灯那样闪烁耀眼，不会像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虽然做了却“不知道有何好处。”想到这儿，他才明白，自己压根儿就不会游泳。

啊——他一开始就忽略了另一问题：这件事按理应该是他做了后却“可能还不明白有何益处”的事。对了，干吗这一点没有想到呢。这本是极容易的。无须花费心思——比其它事简单多了。是的，真有这么一回事，他很快就想起来了。多年前，古德森曾经几乎就要同一个名叫南希·休伊特的姑娘结婚，这姑娘长得既可爱，又美丽，可为了某种缘故，婚事不了了之。南希死了，古德森从此一直打单身，性格也渐渐孤僻，对于人间俗事格外冷漠了。姑娘死后不久，镇上的百姓发现，或者真的认为有此事，——南希有黑人血

统。理查兹对这问题想了很久，终于才记起了与此有关的一些事，这些事在他脑子里居然踪迹难寻，还是由于发生得太久，没有理会，渐渐忘却了。他似乎依稀记得发现此事的人就是他本人，而且是他将这消息告诉了镇上的人；还记起了，镇上的人告诉古德森，说明了从何处知道这事的，于是，他就这样挽救了古德森，使他没能同这个有黑人血统的姑娘结婚；他帝了这个忙，当时的确“不明白有何益处，”而且，事实上他并不知道，这就是做好事；可古德森本人一定明白此事非同小可，也知道他古德森是如何在极其关键的时刻逃脱这场厄运的，难怪，在临终前还对恩人念念不忘，希望此人能拥有他的遗产。现在，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如此简单，越想下去，他更觉得这事是理所当然，无须怀疑的了；当他最后躺下来，打算美美地睡上一觉时，又舒畅又快乐。他回忆此事的一切经过，仿佛就在昨天发生似的。真的，他似乎记得，古德森有一次亲口为此事感谢过他。也就在理查兹这样寻思时，玛丽也在想要用六千元去买一所新房，买一双睡鞋赠给牧师，然后，安安稳稳地入睡了。

就在这同一周星期六晚上，邮差给镇上其它有身份的重要居民送去一封信——共有十几封，信封都不同。笔迹也不一致，但信中内容却一样，只除了一点。每封信都完全是理查兹收到的那封信的翻板——字迹和其它一切都相同——而且署名者都是史蒂芬森，只不过将理查兹的名字换上了个别收信人的名字。

整个晚上，十八位收信人在同一时间内就像同他们一样德高望重的理查兹老兄所做的那样，搜索枯肠，千方百计在想他们自己在什么情况下，无意识地帮了巴克莱·古德森一个大忙。可对他们任何一位来说，要想出“这件事”，而且能自圆其说，委实不易，是不会像悠闲度假那样轻松的，可个个都能如愿以就在他们忙于干这桩事时，他们的妻子也都同样一晚上没合上眼，盘算如何利用这笔钱财了。就在这一夜，十九位夫人从那只钱袋中每人平均开支了七千元——总共达十三万三千元。

次日，令杰克·霍里迪大惊失色的是，他发现，先前曾有过的祥和、圣洁的欢愉神情又重新在十九位先生及他们的太太脸上闪现了。他百思不解，竟想不出一句俏皮话来破坏或打扰他们的兴致了。现在该轮到他自己对生活失望了。他试图猜度这些先生们如此开心的原因，可逐一观察，也没找出什么来。他碰见威尔柯克斯太太，看见她那副得意忘形的高兴劲儿，便想：“她的猫准下小仔了。”——于是去问她的厨师，可压根儿没这回事；厨师也发现太太很高兴，也不知为何如此。霍里迪发现毕尔逊的脸上也有这种表情时，他断言，这家伙的邻居准摔断了腿，他一打听，也根本没这种事。格雷古里·耶兹的脸上这种神色虽然有所克制，但准只有一个原因——他的丈母娘升天啦，但也没猜中。“平克顿干吗也那么高兴——平克顿——他准要回了那十分钱——本来以为一借出去就有去无还的。”如此推测，不一而足。有些事有待进一步查明，无法判断真伪；有的则已证实分明是判断失误。霍里迪最后只好自言自语：“不管三七二十一，今儿，哈德莱堡有十九户人家暂时升上天堂：我压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只能说，老天爷宣布今天休息。”

来自临近一个州的某位设计师和建筑师最近来到这个前景还难以预测的村镇冒险兴办了一家小公司，店牌也挂了一周，可没招来一个顾客，他非常失望，后悔不该来。但现在时运来了，十九位先生的太太一个接着一个悄悄地对他说：

“下星期一请到我家来——可暂时别告诉任何人。我们打算盖房。”

当天，他收到十一家的邀请信。于是当晚他给女儿写信，要她拒绝同一位大学生的婚事。他对女儿说，她能嫁一个身份比那大学生不知高多少的意中人。

银行家平克顿和其它两三位家底富裕的先生则想修造乡村别墅——可他们伺机以待，不慌不忙，心中有数。这类人物不到小鸡出壳是不敢信以为真的。

威尔逊夫妇则在策划一次别开生面的盛举——化装舞会。他们没向人做出肯定的邀请，但却私下对亲朋好友说正在考虑，而且暗示这场舞会应该举行——“如果举行，一定会邀请你。”对此，大家都感到意外，便相互议论起来，“奇怪，这两口儿是不是发疯了，这对穷夫妇，他们请得起吗？”十五家的女主人有好几位于是便悄悄对丈夫说，“这主意倒挺不错，咱们别作声，让他们办吧，准会丢人现眼，然后，咱们再来举行一次气派的，让他们羞死！”

日子一天天流逝，对于还未到手的巨额钱财的预先开支，现已越来越多，也更加任性，越来越不明智，甚至孤注一掷，越来越不考虑后果了。从这种大肆挥霍的情势看来，这十九家似乎家家非要在接受钱财之日以前把四万元统统花掉不可，实际上，还得准备在钱财到手之日以前负债才行，好几家人居然轻率到如此地步，压根儿不满足于在这笔钱财的范围内预支，真格儿地花起钱来——干脆除帐。他们买地，接受典当产业，买下农庄，买投机股票，买高档时装，买马以及其它东西，用现金先付利息。余下的保证偿还——十天到期。但很快，这些人便如梦初醒，大感不对劲了。于是霍里迪又看出，这些人的脸色阴沉起来，仿佛有什么可怕的忧愁似的，他更为困惑，不知又出了什么事。“威尔柯克斯家的小猫没有死，因为小仔儿还没出世；也没有谁的腿摔断；丈母娘也没缺少，没任何事发生——简直是无法猜透的谜。”此外，有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人——柏杰斯牧师。好几天来，不管他到什么地方，总有人跟踪他，要不就是到处寻找他：倘若他来到一个僻静之地，十几家中的人中，就必定有一位出现，神秘兮兮地把一只信封往他手中塞，悄悄说：“星期五晚上在镇政府拆封，”接着，像罪犯似的一走了之，柏杰斯牧师本来以为，也许会只有一个人要求来认领那个钱袋——而且还难以断言是否会有这一个人，因为古德森已经不在世上了——可他压恨儿没想到冒出这么多认领人。截止星期五这一非同寻常的日子，他已经收到了十九封信。

三

这一天，镇政府比平日格外壮观，热闹非凡。靠大厅尽头，讲台后墙上布置了光彩耀眼的旗子：每隔一定距离，沿墙一同也都挂着一些色彩鲜艳的旗子；楼厢前，甚至柱子上也都用旗子来装饰；这一切无不是为了来客留下深刻印象，因为来宾颇多，而且大多都与新闻界有关。大厅里四百一十二个固定座位都坐得满满的。只好临时在过道上又安放了十几个座位，也都座无虚席。连讲台的阶梯上也有人坐：来宾中的几位头面人物被安排在讲台上就坐；讲台前和两侧的空处的桌子呈马蹄形安放，坐着许多来自各地的特派记者。出席者装束考究，在镇上可说绝无仅有的一次。有些服装显然花费昂贵，穿着这种服装的女人中，有几位看起来很拘束。至少镇上的人看出他们的表

情挺不习惯似的。不过，之所以有这种看法，兴许是因为，本镇的百姓知道，这些妇女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打扮过吧。

讲台前面的桌子上放着那一口袋黄金，人人都能看得清楚。大多数人睁大眼睛盯着它，怀着如烈火般燎人欲望的兴趣：可谓垂涎欲滴，渴望占有，但又懊悔感伤，唯有十九对夫妇——在来客中，他们当然是少数——凝视这份宝贝的目光是那样亲切，充满爱意，仿佛他们原本就是应该得到它的人似的，这十九对夫妇中的男性，正好是这少数人中的一半，则在反复暗自背诵着即席谢词。以答谢公众的欢呼和礼赞。这份谢词是他们事先已准备好，马上就要站起来宣读的。他们之中，此时总有某一位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条，悄悄看上一眼，以便牢记于心。

会场上自然不断传来一阵阵喧闹声——七嘴八舌，在这种场合下，这是常有的事，可当牧师柏杰斯先生站起来，手放在那只口袋的当儿，全场立即静寂下来，他甚至可以听见自己身上细菌咬架的声音。牧师讲了这钱袋的奇怪来历，然后，用热情的措词继续说，哈德莱堡由于诚实得无懈可击，因而才享有如此久远的它理应获得的声誉，也说到全镇公民因为这种问心无愧的声誉如何感到荣耀。他强调，这种名声是无价之宝，蒙上帝赐福，这种名声现在更加难以估量，因为最近这件事已使这一声誉广为传播，全美洲人的目光眼下正集中到这个村镇，他希望——他深信，哈德莱堡这名字已成为“不可败坏”的同义同，（掌声）“那么，谁来担任这份宝藏的监护人呢——由全镇人共同承担吗？不，这一责任必须是个人，而不是整个公众的。因此，从现在起，你们每一个人都应成为它的特殊监护人，诸位都有责任让它不受到任何损害。请问诸位——在坐的每一个人——愿意接受这个重担吗？（公众一致说同意）好极了！这种责任还应该传给诸位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传下去。今天，诸位的纯洁无可指摘——一定要永远维护这种纯洁。今天，村镇中没有谁会在受到诱惑时去碰一碰不属于自己的一分钱——务必要保持这一美德。（“一定！”“一定！”）今天，在这儿把我们自己和其它材镇来比较是不明智的——有些村镇对我们并不友好；他们自有他们的生存方式，可我们也有我们的准则；我们不干预任何人，说我们心满意足吧。（掌声）我的话完了。朋友们，我手下放着的，正是一位异乡人对我们诚实德行的无可辩驳的褒奖：他的这一举动表明，从此，世人将会明白我们有多么诚实的人。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可我要以你们的名义，向他表示感激、请大家用欢呼表示赞成。”

全体听众起立，场上爆发出表示感谢的欢呼声，震耳欲聋，经久不息，连墙壁都在震动。随即大家坐下来，柏杰斯牧师从衣袋里取出一个信封，面对公众开启，抽出一张纸条，这时，全场死一般地静寂。牧师念出纸条内容——语调缓慢，声情并茂——听众聚精会神，屏住呼吸，聆听牧师宣读这一神秘的纸条，他的每一个字仿佛都是一锭黄金。

“我对那位身处逆境的异乡人说的话是——你绝对不是一个坏人，快弃旧图新，”牧师继续对公众说：

“诸位很快就会知道，这句话是否同钱袋里密封的那句话一致：如果相符——我想，一定会相同——那么，这一袋黄金就将归我们的一位公民所有，从此，在国人面前，他就将是我们这个远近闻名的具有那特殊声誉和美德的象征——毕尔逊先生。”

公众本来应爆发出在这种情况下应有的风暴似的喝采声；但他们呆住

了，全场一时无声无息，仿佛突然中风似的，接着全场掠过一阵浪潮般的喃喃声——大意是：“毕尔逊，得啦，笑话，太难以叫人相信了！二十元钱给一个陌生人——会给任何人——毕尔逊！说给鬼听才相信！”此时，一阵惊奇又突然使全场安静下来，因为大家看见教会执事毕尔逊在一处站着，低着头，颇为谦逊；而在另一处，威尔逊律师也以同样的姿态和表情站着。全场出现了短暂沉默。

人人都愣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十九对夫妇，更是惊异，而且愤慨。毕尔逊和威尔逊转过头，面面相视，毕尔逊先发制人，问他，语气明显带着嘲讽意味：

“威尔逊先生，请问你干吗站起来？”

“因为我有权利站起来。倘若你够耐心，请向大家说明你干吗站起来？”

“我乐意如此。因为写那张纸条的是我。”

“十足的无稽之谈！是我写的。”

柏杰斯牧师此时也莫名其妙了。他站在台上，茫然地，先撞了威尔逊，又打量毕尔逊不知所措了。全场人都怔住了。终于，威尔逊开了口：

“我请求主席宣读纸条上的签名。”

主席这才恍然大悟，大声念出那个名字：

“约翰·华顿·毕尔逊。”

“没错吧？”毕尔逊大声叫道，“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你居然吞心骗人，看你现在怎么向我道歉，请求受到你侮辱的在座诸位原谅？”

“先生，我干吗要道歉？此外，我要做的是要控告你从柏杰斯牧师先生那儿偷走了我写的纸条，抄了一份签上你的名字，你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得到这句证词：世上的人，只有我一人知道。”

这种局面如果继续下去，除了相互攻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人人都不安地注意到记者们正在忙于把这些话速记下来，更多的人大声喊叫：“主席，主席！秩序！秩序！”柏杰斯猛力敲着他的小木槌说：

“别忘记应有的礼貌。显然，有什么地方不大妥，不过，也就如此而已。威尔逊先生说曾交给我一封信——我记起了，他确实交过，在这儿。”

他从另一只衣袋里拿出一封信来，撕开，瞥了一眼，既惊奇又惶惑，站在那儿好几分钟没开口。接着，他迟疑不决又机械地挥了挥手想说些什么，终于忍住了，没有说出来，几个人这时在大声叫喊：

“读出来！读出来！怎么写的！”

牧师开始念了，声音颤抖，恍惚，就如在梦游一般。

“‘我对那位身处逆境的异乡人说的话是——你绝不是一个坏人（全场听众盯着他，大惊失色）快弃旧图新。’”（台下听众议论纷纷：“怎么回事，怪事？”）“这一份，”牧师说，“署名者是特洛·威尔逊。”

“明白了吧？”威尔逊大声说，“看来，问题该解决了！我就知道，有人偷看了我那张纸条了。”

“偷看！”毕尔逊反唇相讥，“我得让你瞧一瞧，你，或者任何家伙敢……”

主席：“秩序！先生们，请遵守秩序！请坐下，你们两位请坐下。”

两人坐下，可仍然不断摇头摆脑，怒气未消，争吵不停。全场公众给搅糊涂了，不知这奇怪的意外情势会如何收场。随后，汤普森，一个制帽商站起来。他本想挤入村镇里十九家重要公民之列，可他的帽子存货量不太多，还不足以有资格获得那个地位。他说：

“主席先生，倘若允许我提出建议的话，我要问两位先生，难道他们都不会错吗？我请问你，主席，难道这两位先生这么凑巧，都对那位外乡人说了一模一样的活吗？我以为……”

硝皮商站起来，将制帽商的话打断。硝皮商一向就牢骚满腹，他满以为有资格列入十九家，但没有得到公认，难怪他的言辞举止中都常常话中带刺，他说：

“岂有此理，问题不在这儿！那种事有可能——百年有二次——可有一件事绝对不可能。他俩谁都没给过那二十元！”

（一阵热烈的喝采声。）

毕尔逊：“我给过！”

威尔逊：“我给过！”

两个互相指控对方偷窃，行为不轨。

主席：“秩序！秩序！请坐下！请听我解释——两位的纸条一刻也没离开过我。”

某人说：“啊——问题解决了。”

硝皮商：“主席先生，明摆着的一件事是：两位先生必定有一位曾经等在另一位家的床下，偷听了那家的悄悄话。如果你认为我的看法并不有悖于会议规定，我得说，两位先生都会这么干。（主席：“秩序！秩序！”）先生，姑且认为我没说过这话，但我要提出我的看法，并且，倘若两位先生有谁偷听了另一位说给他太太的那句对证词，我们必定能将此人查出来。”

某人声音：“如何查？”

硝皮商：“这不难。俩人写的那句话字句不会完全相同。诸位本来是应该注意到的，如果刚才宣读两张纸条的时间前后没有中断那么久，而且其间没发生一次激烈的争吵的话。”

某人声音：“有什么不同？”

硝皮商：“毕尔逊出示的字条写的是‘绝对不是’而威尔逊所说的少了一个‘对’字。”

许多人叫到：“是的——的确不同。”

硝皮商：“因此，现在只须主席查核钱袋里的那句对证词，咱们马上就能明白这两位先生谁是骗子……（主席：“秩序！”）——这两位先生谁是冒险家……（主席：“秩序！”）——这两位先生……（笑声和掌声）——谁有资格授予荣誉授带，以表彰他是这个村镇有史以来被教养出来的，第一个不坦白老实的吹牛皮大王——他使这个村镇名誉扫地，从此以后他的行为会使这个村镇声名狼藉了！”（热烈的掌声）

许多人大叫：“打开！——打开口袋！”

柏杰斯先生，在口袋上割开一道小口，将手伸进去取出一封信来。信封里有两张对折的信纸。他说：

“一张纸条上写的是：‘务必将所有交给主席的信件——倘若有——全部宣读后再启折宣读’，另一张标明‘对证词。’我这就宣读。上面写着：

“‘我不要求帮助我的人将他对我说的话前半句绝对正确地写出来，因为前半句无关紧要，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容易忘记；可结束语十五个字非常精彩，在我看来，不难记住：我的要求是：申请人务必要将这段话一字不差地写出来，否则，此人应视为骗子。帮助我的恩人一开始是这样说的，他对任何人很难提出过什么忠告，因此，一旦他这样做，那忠告必定是至理箴

言，一生受益无穷。于是，他这样说道——至今我仍记忆犹新：“你绝不是坏人——”

五十个人的声音：“真相大白——钱是威尔逊的！威尔逊！威尔逊！快讲呀，你的答谢词！”

众人立即站起来，离开座位将威尔逊围住，同他紧紧握手，想向他祝贺——这当儿，主席的小木槌又使劲敲响了，大声喊：

“秩序，诸位！安静！安静！等我读完。”会场平静下来后，他继续宣读：

“快弃旧图新——不然，记住我的话——总有一天，你将用死亡去偿还你犯下的罪过，要么打进地狱，要么堕入哈德莱堡——好自为之，进地狱为好。”

全场死一般的寂静，最初，由于愤怒，在哈德莱堡公民的脸上阴云笼罩，但紧接着，阴云开始消失，代之以一种仿佛彼搔痒似的那种很想发笑的表情：这种表情被抑制下来；记者们，来自布利克斯顿的人以及其他外地人低下头，用手蒙住脸，竭尽全力，出于不失体面讲究礼仪等方面的考虑，才保持了镇静，没有笑出来。可事不凑巧，这当儿一声吼叫——这只是杰克·霍里迪一个人发出的——突然打破了会场的寂静。

“这句话才货真价实，是真格的至理箴言哩！”

一呼百应，全场笑声大作，连来宾们也乱了阵脚。甚至柏杰斯先生本人的那一板正经的神情也无法保持了，于是，仿佛得到了正式认可，一切律令限制自动解除，人们要充分利用这种情势发泄一番了。那笑声持续很久，其势就如暴风雨，令人开心极了，不过，也终于停息了——趁停息的这段时间，柏杰斯先生才有机会继续执行他的职责，同时，公众才得以擦一擦眼睛；然而，笑声又起，没多久，又响起来；柏杰斯最后才有机会说出了几句语重心长的话：

“想要掩盖事实是白费心机——我们不得不正视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一严峻问题。它与本镇的荣誉息息相关，对本镇的好名声是重大一击。威尔逊先生和毕尔逊先生，两人提供的对证词仅有一字之差本身便是一件严重的事，因为这表明，两位先生中总有一位有盗窃行为——”

俩人坐坐在那儿，犹如软瘫一般，神采全无一蹶不振；可听到柏杰斯的话，两人却像触电似地一惊，蓦地站起来：

“且慢！”主席声色俱厉的说，两人只好坐下。“这件事，正如我所说的，的确严重。这事的确——不过，还只涉及到两位先生中的一位。可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加严重；因为这已可怕地危及到他俩的名誉，我甚至可否再进一步说，这种危险已经无法解脱了吧？他俩都没有能说出那至关重要的十五字。”说到这儿，他停下来足有好几分钟，以便让全场的静寂更易持久，紧张，更具有强烈的效果，接着才继续说：“之所以居然会有这种事，似乎只有一种解释，请问两位先生——是否共谋串通？——有意勾结？”

听众纷纷窃窃私语，似乎在说：“这两位家伙都被他抓住了。”

对这种情况是毕尔逊所未料到的；他颓然地坐在那儿。可威尔逊是律师。他吃力地站起来，脸色苍白，神情黯然，说：

“我请诸位允许我说明这件令我十分痛心的事的原委。非常遗憾，我不得不把我想说的话告诉诸位，因为这不可避免地会激怒毕尔逊先生，使他难堪，我对毕尔逊先生一向极为尊重，敬仰。因为我从不怀疑，正如诸位一样

——我完全相信，他在任何诱惑面前都会无动于衷。然而，为了保护我自己的名誉，我不能沉默——请相信我的真诚。我要说明的是，虽然，我颇觉惭愧——为此。为此，请诸位能够谅解——我确实对那位身处逆境的异乡人说过他在其对证词里写出的那些话，包括，最后那不中听的十五个字在内。（听众哗然，议论纷纷）。不久前，我在报纸上读到那则消息，当时，我就回想起了那些话，决定按其要求认领这袋钱财，因为我认为，它非我莫属，我有正当的理由应该得到它。现在，我要请诸位理解一事实，设身处地想一想：那晚上，异乡人对我非常感激，这怎么说都不过份；他自己也说过，这种感激他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如果有这么一天，他会千倍地报答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请诸位想一想，我岂能料到——我岂能相信——压根儿从没想到过——既然他当时对我那般感激，居然会这样忘恩负义，在其对证词最后加上那根本毫无必要的十五个字呢？——干吗要为我设置这样的—一个陷阱呢？——让我在诸位在座的乡亲面前，成为毁谤本镇名誉的一个歹徒呢？荒唐透顶，难以置信。他的对证词本应只包括我在开始讲那句话时对他提出的忠告，诸位都明白，那是十分真诚恳切的。对此，我深信不疑。诸位如果设身处地，也必然会这么认为。你怎会料到，你诚心诚意对待一个人，而且压根儿没对他做过什么亏心事，他却反过来侮辱你，实在卑鄙。正因为如此，我毫不犹豫，有充分的自信，在纸条上写上了那些话——最后一句是‘快弃旧图新’，签上名。可我正准备把纸条装进信封，有人对我说，要我进我那间办公室的里间去，我没想到会发生以后的事，随意地将打开的纸条留在办公桌上。”他停顿片刻，慢慢地转过头，面对毕尔逊，又过了片刻，继续说：“请诸位务必注意这一点：一会儿，等我回来时，我发现，毕尔逊先生，正好从我临街的前门走出去。”（全场哗然，议论纷纷）

毕尔逊立刻站起来，大声说：

“造谣！无耻谎言！”

主席：“先生，请坐下！让威尔逊先生说下去。”

毕尔逊的朋友把他拉回座位，让他镇静。威尔逊接着说下“事情的简单经过就是如此。我办公桌上那张纸条位置已经改变了。我当时就注意到了，可我压根儿就没介意，以为可能是一阵风把它吹动了。我压根没想到，毕尔逊先生竟然会偷看别人的私人信件：他是有身份的人，无论如何是不会干这种事的。如果允许我将真相公之于众的话，我认为，他填加上的那一个“对”字已能说明问题。非常明显；这或许是由于他记忆有误所致。世上只有我一个人光明磊落，能够在这儿道出有关对证词的一切细节。我没有别的要说了。”

对于那些没有玩弄过演说这种把戏，不深知其虚幻，骗人伎俩的听众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威尔逊先生的这篇演说辞更令人佩服了，它是如此有感召力，令听众的神经器官麻木，挫败他们原有的信念，使他们的思绪变得混乱。威尔逊仿佛大获全胜，安然坐下。全场如潮水般的赞叹欢呼声向他涌来；他的朋友们纷纷奔向他面前，握手道贺；而毕尔逊在众人的呵斥声中，一句话也不敢说。主席的小木槌又一次次地敲响，他不断大嚷：

“先生们，请安静！会议继续进行，还得继续进行！”

终于，会场逐渐安静下来。制帽商说：

“先生，还有必要再进行吗？只剩下付款了？”听众一致说：“是呀！是呀。威尔逊，到前面去。”制帽商：“我建议，咱们向威尔逊欢呼三声，

他体现了我们所拥有的那特殊美德，能够没等他把话说完，爆发了一阵欢呼声——此时，主席的小木槌仍在敲响——一些特别热心的人举起威尔逊，让他骑到一个朋友的肩上，想把他体体面面地送到讲台上。这会儿，主席的声音在喧嚷声中听得非常清楚——“秩序！各就各位！诸位还忘了有一封信还未宣读。”会场静下来后，他拿出那封信，正欲宣读，又突然放下，说：“对不起，我忘了，务必将我收到的信件——宣读完毕才能念。”于是从口袋中，他取出一个信封，将信纸抽出来，看了一眼——神色惊惶——把信稍离目光远一些，仔细看看——举目凝视。

二三十个人在喊叫：

“念吧！念吧！什么内容？”

主席开始宣读——神色惊惶，声调拖得很长。“‘我对那异乡人说的那句话——（有些人在说：“啊！怎么搞的？”）——如下——你绝不是坏人。（有些人在大叫：“上帝！”）快弃旧图新’。（有人在说，“见鬼去吧！”）签名者是银行家平克顿。”

全场混乱了，伴之以放纵的开心喧嚷。足能使神志清醒的人大哭一场。那些没有被捉弄嘲笑到人人笑得泪水都流出来了：记者们笑得乐不可支，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竟然在速记本上信笔乱涂，他们在这时候写下的字世上未必有人会辩认出来；一条正睡着的狗吓得魂飞魄散，跳起来，对着这种失态局面一个劲儿狂吠不止。各种各样的叫声在会场上此起彼伏：“咱们发财啦——有两位不可败坏的象征！不算毕尔逊在内！”“三个人，——加上毕尔逊！——三个不算多嘛！”“就算吧——毕尔逊当先了！”“哎呀，可怜的威尔逊——栽在两个小偷手里！”

传来一声威严无比的吼叫：“安静！瞧，主席又从衣袋里掏出一件宝物来了。”

听众声音：“啊呀！新的吗？快读！快读！快读！”

主席：（宣读下去）“‘我对……说的那句话——你绝不是坏人。快……’签名的是格里戈里·耶芝。”

暴风般的呼声又起，“四个象征了！”“太棒了，耶芝！”“还有什么，再掏出来吧！”

全场沉浸在一片幽默风趣的欢乐中，又是欢呼，又是吼叫，仿佛要从这场面寻够开心似的。十九家的几个人此时却面容苍白，一副哭丧相，站起来想经过道里挤出去。可有许多人大嚷起来：

“守住门口，守住门口——关上门；不可败坏的人不准离开会场！诸位，坐下吧！”

大家都坐下。

“再掏吧！读吧！快读！”

主席又掏出了一封信，众人已熟悉那些词句，从他嘴里开始说出来——“‘你绝不是坏人……’”

“谁？谁？什么名字？”

“英戈尔兹比·萨金特。”

“有五位当选人了！再往上加吧，还有另外一些象征呢！再读！再读！”

“‘你绝不是坏人……’”

“名字！名字！”

“尼古拉斯·惠特沃思。”

“啊呀呀！啊呀呀！今天成了象征节了！”

此时，有人哭泣了，天使用那动听感人的《天皇曲》的曲调中的一句“他腼腆时，（真是）一位美丽的少女……”（“真是”没唱出来）唱起来，众人也都跟着开心地唱起来；接着，不知谁随口加上了一句——

你可别忘记的是——

全场齐声呼应，跟着唱这一句。不知是谁又把下一句接上去：

哈德莱堡可真是不可败坏——

公众又把这一句唱出来。当最后一个字刚唱完，杰克·霍里迪那高亢响亮的歌声补上最后一句：

每一个象征人物都出现面前！

于是，众人兴高采烈，跟着这一句唱起来。接着开心的听众又从开始把这四句唱了两遍，节律分明，歌声嘎然而止，然后又雷鸣般地齐声向“将在今晚有权接受不可败坏的殊荣的哈德莱堡和它的诸位象征人物”欢呼三次。

从会场中又传来了冲着主席而来的大呼大叫声：“继续进行！继续进行！读吧！再读一些！将你收到的所有信件都念出来！”

“是的——继续进行！咱们真该名垂不朽了。”

十几个男个站起来开始提出异议。他们声称，准是某位声名狼籍的好开玩笑的人玩弄了这出恶作剧，有意要羞辱全镇。无疑，这些名字都是伪造冒签的——

“坐下！坐下！住嘴！真是作贼心虚。咱们会在这伙人中发现你们的名字！”

“主席先生；你一共收到多少这样的信？”

主席遵命开始数。

“已经检查过的信一共有十九封。”

一阵风暴般的嘲笑又再次卷起。

“也许，每封信里都写着那句话。我提议你应都把信拆开，念一念字条上的签名——也把开始的八个字也都念出来。”

“赞成！”

主席宣布此建议一致通过——会场又是一阵欢呼声。这时候，可怜的理查兹老头站起来，他的妻子也站在他旁边。低着头，害怕别人看见她在哭泣。丈夫用手拖着她，好让她站得稳一些。他声音颤抖地说：

“朋友们，你们都了解咱俩——玛丽和我——知道我们的一生的为人，我想，你们都喜欢我们，尊重敬重我们。”

他的话被主席打断。

“请原谅。是的——理查兹先生，你说的句句是真话，本镇的公民的确了解你们；的确喜欢你们，的确尊重你们；而且，我得说——大家都敬佩你们，爱戴你们——”

霍里迪又大声叫道：

“这里真格儿的实话，真的！倘若主席没出错，诸位该齐声赞成。那么一全体起立，一致欢呼！”

听众起立，面对这对老夫妇，挥动着那犹如漫天风雪飞舞的手巾，表情向他们欢呼。主席继续说：“我所要说的是：理查兹先生，我们都知道你的心地善良。可此时并不是对罪人大发慈悲的时候。（阵阵呼声：“是呀！是呀！”）从你脸上，我看得出你怀有这种好意，可我不能允许你为这些人说情——”

“可我想……”

“请坐下吧。理查兹先生。咱们还得看看其它的信——仅仅为了表示对那些已被揭露出的人我们是公正的，也必须如此。在这以后——我向你保证——马上请你发言。”

许多人的声音：“该这样！——主席这样说很对——现在可不准任何人来干扰！继续进行！——名字！还有那些名字！——

按提议办法进行”！”

这对夫妇无可奈何地坐下，丈夫对妻子悄语：“只好等等，叫人难熬呀；待一会儿他们发现我们是替自己求情，咱们就更叫丢人哦。”

每当一个名字宣读出来，便是一阵哄笑声。

“‘你绝不是坏人——’签名者，‘罗伯特·蒂特马希’”。

“‘你绝不是坏人——’签名者‘伊利法莱特·维克斯。’”

“‘你绝不是坏人——’签名者‘奥斯卡·怀尔德。’”

听众这时又提出一个主意，让大家代替主席念那八个字。主席也觉得这主意可行。于是，他把每页信拿在手中稍停，会场听众便一齐仿佛唱歌似的念出那八个字，声音整齐，悦耳，悠然，深沉。（显然是有意境的教堂的一首有名圣诗的调门儿，真是维妙维肖）——“‘你——绝——不——是——一——个——坏——人’”，然后，主席说“签名者，‘阿契巴尔德·威尔柯克斯。’”就这样如法炮制念出一个个名字。除开那可怜的十九家人，听众的高兴劲简直难以言喻，觉得没有比这个时候更逗乐的了。而当念到一些特别引人注目的名字时，听众便让主席稍停下来，大家便从头到尾唱出那段对证词，包括最后一句话：“要么打进地狱，或堕入哈德莱堡——好自为之，进地狱为好！”同时，他们还加上一声“阿门”！那声调既庄重，沉痛而且有气势。

名字越来越少……倒楣的理查兹老头也暗自计数，每当与他相似的名字宣读出来，就胆颤心惊，他真是如坐针毡，担心那个时刻总会到来。那当儿，他会作好蒙受羞辱的准备，和玛丽一同站起来，替把为自己求情的话说出来，他打算这样说：“……承如诸位都知道的，我们一直从没干过一件坏事，一直清清白白，从没遭人指责过。我们一生清贫，何况又是老迈之躯，没有子女，无依无靠；我们经受不住诱惑，自毁名誉。刚才我第一次站起来，原本打算招供真情，请示我的名字不当众宣读，那样做，我们会无法忍受，可我没有机会讲话。这很公平，我们理应像其它人那样备受耻辱。我们为此深感痛楚。这一辈子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出我们的名字——臭不可闻。请诸位宽大为怀——念及我们过去做过的好事，对我们稍许仁慈，尽量减轻对我们的羞辱吧。”想到这里，玛丽已看出他有点儿走神，使用肘轻推他一下。此时，会场听众，正在唱“你——绝——不——是……”呢。

“到了，”玛丽低声说。“该轮到你的名字了；已念了十八个名字了。”

唱歌般的声音突然中止。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呼声一阵又一阵。柏杰斯把手伸进衣袋。这对老夫妇又颤抖了，准备站立，可柏杰斯摸了一阵，却宣布；

“全部读完了。”

老夫妇俩惊喜交加，几乎没有昏过去，乏力地坐下。玛丽悄声说：

“啊呀！咱们得救了，上帝！他没念我们的名字——用一口袋金子换，我也不肯——”

全场又齐声吟唱《天皇曲》调子自填的歌词，连续唱了三次，一次比一次热烈，唱到最后一遍末尾一句时，大家站起来——唯独目下一位象征！

于是，公众最后向“纯洁的哈德莱堡和我们的十八位英名不朽的代表”欢呼。

这时，制鞋师温格特站起来，建议向“全镇最清廉的公民，唯一没有试图偷窃那笔钱财的重要公民——爱德华·理查兹”致敬。

理查兹于是接受公众发自内心的热情动人的致敬：随即又有入建议推选理查兹作为这一神圣的体现哈德莱堡传统美德的唯一监护人和象征，让他拥有敢于有权力站出来，正面蔑视那些对哈德莱堡投以讥讽目光的世人。

在欢呼声中通过了这一提议：大家又唱着《天皇曲》调，最后还加上一句：

独留下一位象征！

停顿片刻，接着——

传来某人的声音：“现在，谁能得到这袋金子呢？”

硝皮商（语气极其尖刻）：“这还难吗？这笔钱由不可败坏的十八位先生平分。他们每个人都给了那位一文不名的外乡人二十元钱——也各自提出了一份忠告——每个人都无不这样说过——要是排成队，总共花十二分钟。他们都在外乡人身上打赌——全部花去三百六十元。当然要收回这笔款——加上利息——总共四万元。”

许多声音（颇有嘲讽意味）：“好主意！平分！平分！救济这些穷家伙吧——别让他们等得太苦了。”

主席：“秩序！现在，我宣读这位外乡人的另一封来信。上面写道：‘倘若，没有人申请认领（听众一齐大声咒骂，嘲笑），我要求你打开钱袋，数一数、清点后交给贵镇有身份的主要公民，由他们保管。（听众吼叫声“啊！”“啊！”）请他们商量，如何处理这笔钱，以有利于宣扬因贵镇不可败坏的诚实而获得的名誉，并且能将这种名誉继续发扬保持下去。（呼声又起）——因为这些公民的大名和他们做出的努力，必将使这种声名更增加一份新的，久远的光荣。’（热烈的欢呼声）但带有嘲讽意味），似乎就这么了。啊，在信末还有一段附言：

‘再启——哈德莱堡的公民们，原本就没有什么对证词——也没有任何人对我说过那些话，（全场哗然），也没有什么乞讨为生的外乡人，以及什么二十元馈赠，以及与此有关的诸如此类的感激、致谢之词——这统统是我本人杜撰的。（全场听众的嘘声、表示惊慌以及开心的议论声）让我来呈述这件事的原委——一两句就行。我曾有一次路过贵镇，受尽侮辱，可无论如何，那是我不该得到的。任何其他或许只要干掉你们中之一、二人就心安理得，不亏本了，但对我来说，这种报复完全微不足道，不足以泄掉我心头之恨；因为人既死便不知道任何痛楚。可我又不可能将你们全部杀掉——再

说，就算我能办到，我也不可能满足。我要使这村镇里的每一个人都爱到伤害，包括每一个女人——我要损害的不是他们的肉体，也不是他们的家产，而是他们的虚荣心——对于意志薄弱和愚蠢的人来说，虚荣心可使他们不堪一击。于是，我乔装打扮又回到贵镇，进行了一番调查。你们极容易上钩。由于所谓诚实，你们一直享有久远和崇高的声誉。你们当然颇为这种声誉而沾沾自喜——那是你们最珍惜的无价之宝，可以说，简直是你们的心肝和眼珠子。当我发现为了使你们自己和子女抵抗住诱惑，你们谨小慎微，事事设防，格外警惕，我便明白，我该从何处下手。这样说，并非鄙视你们，因为你们原本就是一群头脑简单的俗物。所有脆弱的东西中，最为脆弱的就是那种没有经过烈火考验的所谓美德。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拟出了一份名单。我的目的就是要使数十个品德上没有污点的男女沦为撒谎者和小偷，因为他们一辈子从未撒过谎，或偷过一文钱。我对古德森颇为不放心。他既不出生于哈德莱堡，也没在哈德莱堡接受教育。我所担心的是，如果我开始执行计划，你们收到我写的信时，你们会寻思：“村镇里只有古德森才会舍得将二十元钱送给一个穷光蛋。”——因此你们便不会中计。可古德森被上帝召去了，我明白，我不再有任何顾虑了，所以我巧设陷阱，丢下诱饵。或许，收到我那份凭空杜撰的对证词的人中，不会全都上当，不过，我总会把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捉住，倘若我对哈德莱堡镇的本性了如指掌的话。（听众：“好家伙果然一个也没跑掉！”）我深信，他们宁肯偷窃这笔原本就是莫须有的假赌款，也不会怜惜这些可怜的经不住诱惑的，没被教养好的家伙。我就是有意要彻底永远粉碎你们的虚荣，让哈德莱堡享有一个新名声——一个永远也甩不掉的名声——而且世人皆知。如果我的这一目的如愿以偿，请打开口袋，成立《宣传维护哈德莱堡声誉委员会》。”

会场上掀起了一阵狂风般的声浪：“快打开！快打开！请十八位先生到前面去！成立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委员会！到前面去——不可败坏的先生们到前面去！”

主席将口袋撕开，抓起一把闪闪发光的，大块大块的黄色钱币，在手中摇晃片刻，然后仔细打量：——

“朋友们，这些不过是镀金的铝币！”

此刻，会场上吼叫声、喝采声如雷灌耳，声音渐渐沉下去，硝皮商大声说：

“这桩闹剧中，威尔逊先生显然出类拔萃，举足轻重，就凭这资格，应该选举他当《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委员会》主席。我提议，请他代表他的同伙到前面去，接受并保管这笔钱。”

一百个人的声间音，“威尔逊！威尔逊！威尔逊！答谢辞！快说呀！”

威尔逊（因为激怒而声音发抖）：“请允许我讲几句，我并不请求你们原谅我的话不中听——滚他娘的臭钱！”

有一个人大声说：“真可耻，还是浸礼教徒啦！”

又一个人的声音：“剩下十七位象征了，请上台，先生们，履行你们的职责吧！”

会场上暂时悄然下来——没有反应。

制鞋匠：“主席先生，在这些不久前还德高望重的人物中，只有一个人情白廉洁，他需要钱，也有理由获得。我建议主席指定杰克·霍里迪代表他上讲台，将一口袋二十元一块的假金币当场拍卖，将其所得给应得到它的人

——爱德华·理查兹——他是哈德莱堡公民欣然敬重的人。”

大家一致热烈地通过了这一建议；那只狗此时也不甘寂寞又狂吠一阵子；制鞋匠最先出一元投标，布利克斯顿来的人和巴纳姆的代表也都跃跃欲试，唯恐不中，每当标价格抬高一次，众人便一阵欢呼，情绪越来越高，而投标者也越来越有兴致，越来越大，坚决，于是标价从一元升至五元，又到十元，再升至二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一直到……

拍卖一开始，理查兹的心绪并不佳，他对妻子悄声说：“瞧，玛丽，咱们如何办？这——这……你知道，这是对荣誉的回报，是对品性纯洁的嘉奖，可……可……咱们能要吗？我还是站起来说……啊，玛丽，如何是好——你以为咱们该……？”（传来霍里迪的声音：“谁出十五元？——十五元买下这一口袋！——二十元！啊，谢谢！——三十元！——再次感谢！——瞧，三十元！三十元啦，三十元！谁出四十元？啊，是四十元！再加，先生们，再加呀！——五十！——谢谢，可敬的天主教徒！到五十啦，五十，五十元！五十元！——七十！——九十！——太棒啦！——百！——再加，再加呀！——一百二十！——一百四十！——挺好！——一百五十！——二……百！——真心啦！谁在说二……谢谢——啊，二百五十——”

“爱德华，诱惑又来了——真伤脑筋——可不是吗，咱们刚刚躲过了一关，咱们得小心些——（“有人出价三百吗？谢谢！——三百五十，三百……七——百！”）。话说回来，爱德华，一想到谁也不会怀……（“八百元！——啊呀呀！——干脆九百！——帕森斯先生，你说的是——谢谢——九百——这一口袋珍贵的纯铅只抵价九百元，加上镀金在内——有人说话了，是出价一千元——非常感谢！——有人说一千一百吗？——啊哈，这一袋铝可要大名鼎鼎。……名扬世……”啊，爱德华，听见吗？（开始呜咽），“咱们太穷了！——可……可是——你觉得应该那么办就那么办吧——就那么办吧。”

爱德华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这么说，是因为他坐在那儿一声不响，他良心不安，问心有愧，可在当时这种情势下，他无法自控了。

就在这时，一位陌生人从一开始便注视着那天晚上会场上的一切经过，他那打扮看起来像是一名非专业侦探，却装着一副英国伯爵似的派头。此人对当晚出现的场面极有兴趣，脸上流露出一种怡然自乐的表情，却在暗自寻思。他的内心独白是：“十八家人中没有一个人去投标，太令人失望：我得扭转这种局面——得让戏剧三一律派上用场，得让这些家伙买下他们试图盗窃的这一口袋钱；还得须出高价不可——有几位先生家产挺厚实的。还有一件事，我失算了，我在研究哈德莱堡公民的性格时，在一个人身上居然不灵了。这一个人的确应该得到重赏，钱必须由这些先生中的一个来出。真惭愧，我的判断在理查兹身上不中用了）’他的确是个老实正直的人：这事颇为费解。可我得承认确实如此。是的，他看出了我要出‘二点’，却打出了‘同花’，接道理，这盘赌注他是赢家。如果我能再想出什么主意来，就让他再大赢一次。他使我丢脸，可顺其自然吧！”

他密切注视着投标的进展。升至一千元后，局势急转直下：数目迅速下跌。他等待着——他在观察。一个投标人放弃退出：

又是一个，紧接着另一个人也退出。现在，他得亲自上阵了，投了一次。当标价跌至十元一次时，他加上五元，有人在他的标价上又加了三元，他迟疑片刻，便突然提升五十元，这一招使标价成为一千二百八十二元——

这口袋东西便属于他了。全场一阵欢呼——接着又归于寂静，因为此时，众人见他站起来，举起一只手，有话要说了：

“我想说的是，请求诸位赏光。我是一个商人，从事珍奇商品生意，我同世界各地有珍藏钱币爱好的人都有交道。我今天出的价买下这的这口袋东西，照原样就能大赚一笔，不过，我现在想出了又一个办法，如果诸位能认同的话，我可以使二十元一块的铝币获得相当于金币的价值，或许还更值钱。如果诸位认为我的办法可行，我将把用这种方法赚来的部分钱赠给贵镇的理查兹先生。今晚，诸位都很公正，真诚地肯定，他廉洁的品性是坚不可摧的。我打算赠送他一万元，明天就把钱交给他。（会场一阵欢呼，但‘廉洁品性是坚不可摧’这一句褒奖，却使理查兹夫妇的脸色顿时红了起来，不过，兴许是由于谦虚，因此，无伤大雅。）如果诸位能以多数票赞同我的提议——但愿有三分之二的人赞成——这就表明，贵镇已同意，这就是我的请求。此外，珍贵品上如果能有一些标记，便能激发人的好奇心，引人注意，提高其价值。我希望能获得诸位赞成，在每一块假金币上都印上这十八位先生的大名，如果这样，必定……”

听众中立即有十分之九的人立即站立——甚至那只狗也站起来了——这一提议在旋风般的表示同意的欢呼声中和笑声中通过。

听众各就各位，除了克莱·哈肯斯“博士”外，其它十七位象征人物此时都站起来，对这个陌生人提出的荒唐建议提出强硬抗议；他们恼羞成怒，扬言要采取……

“请你们别恐吓我，”陌生人沉着地说，“我知道，我有合法的权利这样做，对这种恐吓我一向习以为常，毫不畏惧。”（掌声）他坐下来。这时，哈肯斯“博士”看中一个机会。哈德莱堡有两个很有钱的人，哈肯斯算是一位，另一位是平克顿。哈肯斯是当地制币厂的老板，这就是说，犹如制药业一样，他拥有专利权。眼下，他正被某党提名竞选州议会议员，另一党提名的候选人是平克顿。两人可谓棋逢对手，角逐激烈，与日剧增。两人也都同样对钱财贪得无厌，各自购买了一大块地产，心怀鬼胎；原来一条新铁路正在待修通，他们都想进入议会，以便使新路线对自己有利，只须多一票，就会决定谁胜谁负，由此还可以进二、三笔大财、赌注仍然很诱人，哈肯斯又是一个敢于冒险的投机家，他恰好坐在陌生人旁边，当其它诸位象征一个接一个提抗议，令听众开心之时，他却倚过身子，悄声问：

“这口袋东西你要多少价？”

“四万元。”

“我给两万。”

“不行。”

“二万五。”

“不成。”

“那就三万。”

“要价四万，少一分也不行。”

“那好，就这个价，明早十点，我到旅馆来。我可不愿让人知道；就我一个人来找你。”

“行。”陌生人于是站起来，面向全场听众说：

“时间不早了。几位先生的话并非一无是处，并非毫无意义，也并非说得过火，但，如果诸位见谅，我得告辞了。多谢诸位帮忙同意我的请求，我

非常感激。我请主席替我保管这个口袋，明天早上我来取，并请将三张五百元的现钞转交给理查兹先生。”说着，将钞票递给主席，“明日九点我取口袋，十一点我本人再将余款送到理查兹先生家里去，补足一万元，就给他本人。晚安！”

他随即很快离开会场，听众仍在兴奋之中，《天皇曲》，狗吠叫，欢呼声，还有那“你——绝——不——是——一——个……”的颂唱声汇聚一起。

四

理查兹夫妇回到家，人们纷纷前来致意祝贺，他们不得不忍受着，一直到半夜。最后家里就只剩下他们俩，但他们似乎并不觉得快活，静坐无言，满腹心事；最后，玛丽长叹一声，说：

“这能责权我们吗？爱德华——真的怪咱们吗？”

她情不自禁地把目光转到放在桌上的那三张不怀好意的五百元钞票上；可不久前，来客们还一个劲儿看了又看，虔诚地抚摸着它们。爱德华没有立刻回答；不过，他叹息一声，吞吞吐吐地说：

“咱们……咱们别无他法，玛丽，我看——这……这就叫缘份。一切事情无不如此。”

玛丽目光转向爱德华，凝视着他。可他没看她一眼，玛丽说：

“我过去总觉得道贺啦，称赞啦，很有滋味呢。可是……我看似乎……爱德华？”

“什么？”

“你还想继续在银行里呆下去吗？”

“不——不去了。”

“辞职？”

“明早就得辞职——写辞职信。”

“这样做最好。”

理查兹低下头，双手掩面，低声说：

“过去，我从不担心有多少钱从我手中经过，再多都不怕，可……玛丽，我困了，困极了——”

“那就去睡吧。”

早晨九点钟，那位陌生人取回口袋，雇了一辆马车将口袋带回旅馆。十点，哈肯斯单独同他交谈。陌生人要了五张在大城市银行能兑现的支票——开给“持票人”的——四张一千五百元，一张三万四千元。他从一千五百元的支票中取出一张放进皮夹子，其余的支票，总共三万八千五百元都放进一个信封。哈肯斯离开后，他写了一封短笺，放进信封。十一点，他敲响理查兹家的大门。理查兹太太从百叶窗里窥视他，随即接过信。陌生人没说一句话便走了。她回屋时，满脸通红，两腿有点发软，喘着气说：“没错，我认出他是谁了。昨晚我就觉得以前好像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他。”

“就是把口袋送到我们这儿来的那人？”

“非常可能。”

“这么说，他的化名就是斯蒂芬森。他用他那莫须有的秘密叫镇上每一个重要公民上了当。如果他现在送来的是支票，不是现金，咱们又中计了，可我还以为咱们逃脱了呢。睡了一夜，稍微放下心来，可一看见那信封我就

心烦。八千五百元，可看起来薄薄的，即使是最大面额的钞票，也要比那要厚实得多。”

“爱德华，干吗你不喜欢支票？”

“斯蒂芬森签名的支票！这八千五百元如果是钞票，我收下还可以——因为那似乎是一种缘份，玛丽——可我向来就不那么大胆，我可没勇气拿一张签了那倒霉名字的支票想去兑现。一定是圈套。那家伙想叫我上钩，咱们本来总算没上当！现在，他又使出这一新招，如果是支票——”

“啊，爱德华，太可怕了！”她拿起支票，开始呜咽起来。

“扔到火里去！快！咱们不能再受诱惑了。这准是要让大家都取笑咱们的阴谋诡计，想让咱们同那些人平起平坐，还有……快给我吧，因为你下不了手……”他把支票夺过来，想牢牢抓紧，扔到火炉去。可他是个人，又是个出纳员，因此，他犹豫片刻，打量一下支票上的签名。不看作罢，一看却险些昏倒。

“玛丽，给我扇扇风，快！这和黄金差不离呢！”

“乖乖，太好了，爱德华！干吗？”

“是哈肯斯开的支票。玛丽，这是怎么搞的，有什么鬼名堂？”

“瞧！快瞧瞧！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三万四。三万八千五百元！玛丽，那口袋钱不值十二元。可哈肯斯——当真——花了一大笔钱呢！”

“你真以为这笔钱都是咱们的——不只是那一万元吗？”

“喏，好像是那样。再说，支票是开给‘持票人’的。”

“爱德华，能兑现吗”有何用意？”

“我猜测，是暗示咱们到别处银行去取钱。也许，哈肯斯不想让这事闹得人人皆知。瞧，那是什么——一张纸条？”

“是的，和支票在一起。”

这封短笺出自“斯蒂芬森”的手笔，这样写着：

“我失算了，非常失望。任何诱惑都无法使你的诚实受损。我当初并没这样想过，就此而言，我实在冤枉了你，为此请你原谅。这出自我的内心。我尊敬你——这也是出自真心，这个镇上的人甚至连吻你的长袍也都不够格。亲爱的先生，我曾十分自信给自己打赌，你们这个自以为是，了不起的村镇定会有十九个品行败坏之徒。可我输了，全部赌注都归你，你理应得到它。”

理查兹深深叹了口气，说：

“这真像是用火写的——滚烫得很。玛丽——我心里又不好受啦。”

“我也一样。啊，亲爱的，我真想——”

“想想看，玛丽——这人只相信我。”

“啊，别这样，爱德华——我可不相信。”

“如果这些动听的话咱们真能领受的话，玛丽——上帝知道，过去，我的确以为自己可以领受——我想，宁愿用这四万元去换这种赞美。这封信我得收管好，它比黄金和宝石还珍贵，随身不离。可现在——想到它那责难的语句，咱们在它身边过日子就终日不宁了，玛丽。”

这封信被他扔入火中。

此时一个信差又送来一封信。

理查兹拆开信封，取出短笺，一看，才知道是柏杰斯写的：

我在危难之际，是你挽救了我。昨晚上我也救了你。那是用说谎换来的。可我心甘情愿作出这种牺牲，而且出于感激之心。这个村镇里没有谁了解你的为人是多么无私、坦率、善良和蔼、高尚无畏。打心眼心里你不会看得起我，因为你深知我被指的那一件事，为此，众人都非难我，不过，我恳求你的是，你至少应该相信，我是一个知恩必报的人。这将使我在忍受痛苦之时，感到安慰。

柏杰斯（签名）

“有救了，又是一次，条件还这么好哩！理查兹，把这封信也扔向火中。”

“我……情愿死了倒好。玛丽，我真巴不得什么都没做才好。”

“啊，这些日子真不走运，真倒霉，爱德华。一把把光刀呀，刺得那么深，可又都这么大方，这么宽容——来得这么快呢！”

选举前三天，二千选民每个人没有一个人会料到会收到一件珍贵的纪念品——一枚刻着假双头鹰的金币。众所周知，这种金币并不鲜见。金币一面四周印上了这些字：“我对那陌生人说的话是：‘快弃旧图新。’平克顿（签名）。”这样一来，这出包括远近闻名的恶作剧所留下的全部垃圾，便一齐倾倒在一个人的头上，其灾难性的后果便可想而知，不久前的那场广为流传的笑柄，又再度被掀起来了，全都冲向平克顿；哈肯斯在竞选中因此而大获全胜。

就在理查兹夫妇收到支票的二十四小时内，虽然他们深感不安，但他们的良知已渐渐平静。这对老夫妇已开始懂得如何对他们所犯的罪过聊以自慰了。不过，他们应该学会的是，当一件罪过在似乎有机会被揭穿时，便具有新的，真正的恐怖意味。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罪过便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最具体的，以及最重要的特征。要教堂里，牧师早晨布道时，仍按常规进行，讲话内容及方式同以往并无不同，听众已听过一千遍，已经发现这些话空洞，索然无味，毫无意义，只能让人昏昏欲睡；可现在则是另一回事了：布道词听起来似乎句句都是指控词，在咒人似的：似乎特别直接冲着那些有意隐瞒他们每天犯的罪恶而言的。每当礼拜一完，这些人便迫不及待躲开，给他们道贺的群众，匆匆回家，觉得全身冰冷，冷到骨子里去了。连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难以说清的，模糊隐约的，给以名状的恐惧。碰巧，柏杰斯牧师在街角转弯时，理查兹夫妇偷偷看了牧师一眼。夫妇俩点头向牧师打招呼，可牧师竟然无动于衷，压根儿没理会！他们并不知道，牧师确实没看见他俩。可这种态度有何用意？或许，那意味——但愿意吗——啊，可能意味着许多不吉祥，可怕之至的含义。是否他早就明白，当初，理查兹是本来可以为他澄清罪名，可却不动声色，等待时机，现在要找报复吧？回到家，夫妇俩情绪低落，才慢慢猜想：那天晚上，理查兹告诉妻子，他知道柏杰斯清白无罪那件事时，这话被在隔壁房间的女仆听到了；于是，理查兹便想象，他当时似乎真听见隔壁房间里有女人的长袍在窸窣作响；这样想下去，于是，他便确认，他真的听到过那声音的。夫妇俩于是找到一个借口叫来女仆莎拉询问，观察其神态。如果她果然向柏杰斯先生泄露了这秘密，一定从她的态度上看得出来。他们对她提了几个问题——没有头绪，凌乱。而且没有目的，女仆满以为，这对老夫妇突然交上好运，心绪不宁；夫妇俩凝视她的目光是那样严厉，仿佛要看出什么似的。女仆着实被吓住了，他们的猜想果真不幸而言中了。女仆满脸通红，越来越不自在，紧张起来，茫然失措。夫妇俩因此认定，这无疑是犯罪后理亏词穷的表现——因犯下了某种可怕的罪行而内疚的表现——显然，她是个探子，是个叛徒。荷拉离开后，夫妇俩便开始把许多毫无

关连的事联想在一起，并由此得出不堪设想的结果，如此想下去，越来越觉得可怕。理查兹突然急喘一声，妻子问：

“干吗——干吗？”

“那封信，柏杰斯的信！用语挖苦，我现在算明白了。”他念出信上的句子。‘打心眼儿里，你看不起我，因为你深知我被指控的那件事’。——这不！现在一切都真相大白，上帝保佑！

他清楚我知道！可他的用词多绝啊！这准是个圈套——可我却像个傻瓜，非要落入这个圈套不可！玛丽，你……？”

“啊，真可怕——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他没有把你写的假对证词还你？”

“没有——有意留下来置咱们于死地。玛丽，他一定把这事捅出去了。我知道——我十分清楚。礼拜完后，我从许多人脸色上看出来了。你瞧，咱们点头招呼他，可他置之不理——我知道他自己在打什么主意！”

这天晚上，医生被请来了，次日早晨，消息便传开了，这对老夫妇重病在床——医生的解释是，这是由于那一大笔意外之财，太激动了，又因为人人都去道贺，应酬太久，体力不支，全镇的人无不为此而惋惜，因为只剩下这对老夫妇足以使大家引以为荣了。

两天后，有消息说，这对老夫妇病情恶化，神智混乱，举止异常。护士亲眼看见，理查兹夫妇让人看见张支票——是八千五百元？不，——那数目大得惊人——三万八千五百元！如何解释这么大的财运呢？

次日，更多的消息从护士们的口中获知，——而且奇怪得不可思议。护士们原本决定将支票藏好，因为担心会发生意外，可她们去寻找时，支票却已不在病人的枕头下——消失得不见形儿了。病人说：

“别动枕头，你们找什么？”

“我们想，支票最好……”

“你们别想再看见什么支票了——已经毁掉了。那是从撒旦那儿来的，我看见支票上盖着地狱印记。我知道，它们送给我，是诱骗我犯罪。”接着，他又开始喋喋不休尽说些很难听懂的稀奇古怪、荒唐可怕的话。医生吩咐她们不得把这些情况告诉任何人。

理查兹未撒谎，这些支票几天后真的再也未见到。

可能是一个护士说了梦话，因为两天内，不准泄露的那些胡言乱语已在全镇各处传开了；这些胡言乱语非同一般，简直让人震惊。这些话似乎证实了理查兹本人确实曾要求得到那一口袋钱，而且，是柏杰斯为他隐瞒了这一事实，然后又别有用心地给捅出去了。

为此，柏杰斯受到众多指责，虽然他坚决予以否认。他说，居然相信一个已身患重病，神经错乱的老头儿的胡言乱语，很不公平。可怀疑并不因此而收敛，人们还在议论纷纷。

一、二天后，据说理查兹夫人在昏迷中说的话也逐渐酷似她丈夫的呓语了。于是，怀疑更加不可收拾，以致成为事实。哈德莱堡镇百姓对这位镇上绝无仅有的，名誉不曾损害的重要公民的廉洁清白所怀有的那份自豪与荣耀便开始状如微火闪烁，渐渐暗淡，直至熄灭了。

又过了几天，更多消息传来，这对老夫妇生命垂危。临终时，理查兹突然清醒转来，叫人把柏杰斯请来。柏杰斯说：

“请诸位离开房间，我想，他想说几句悄悄话。”

“不！”理查兹说，“得有见证人在场。我要大家听听我的供词，我死去也得是个人，不是一只狗，我本清白——虚假伪装的清白——同其它人没两样；我也和其它人一样，一遭诱惑就堕落了。我在一份谎言上亲自写下了我的名字，申请认领那个坑人的钱袋。柏杰斯先生没忘记，我曾替他做了一件好事，为了报恩（实在天真糊涂）他压下了我的认领信，救了我。你们知道多年前大家指控柏杰斯的那件事，我的证明，只有我出面作证原本可以使他不蒙受冤枉，可我是个懦夫，却让他备受耻辱——”

“不——不——理查兹先生，你……”

“我的女仆把这秘密漏给了他——”

“没有谁向我泄露过什么……”

“所以，他便做了一件十分自然、情理中的事。他后悔不该救我，揭发了我干的事——我罪有应得——”

“绝没有这事，我敢发誓——”

“我打心底里原谅他。”

柏杰斯动情地，发自肺腑的自我辩白，理查兹无法听到了，这奄奄一息的老人说完了他最后一句话便断了气；他压根儿不知道，对于可怜的柏杰斯，他又做错了一件事。当晚，他的老伴也随他而去了。

哈德莱堡神圣的十九家中的这最后一个人终于也成为那只可恶的钱袋的牺牲品；这个小镇的几代以来引以为荣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也最后被揭去了，它在悲怆中的哀悼没有什么排场，却更为深沉。

根据州议会的一项立法——基于公众的请求和呼吁——哈德莱堡获准改名为……（管它叫什么别的名称吧！——我绝不泄露出去），而且世代代刻在它的官方印章上的那个使它获得殊荣，倍感光采的那一句格言中一个字被删除了。

哈德莱堡又成为一个诚实的村镇了，谁要想抓住它在打瞌睡，务必记住，一定要早起早行。

穷乐师

[奥地利] 格利尔帕策著 杨武能译

弗朗茨·格利尔帕策 (Franz Grillparzer, 1791—1872)，奥地利杰出戏剧家，也写诗歌和小说。代表作有爱情悲剧《萨孚》、《金羊毛》，历史剧《奥托卡皇帝的幸福和结局》，喜剧《撒谎者是痛苦的》等。

《穷乐师》(1848)是格里帕策为数不多的几个中篇小说之一，但却被视为德语文学史上的一个名篇。它描写一个善良忠厚的人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不幸的一生，笔触细腻感人。故事情节比较简单，没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和戏剧性的转折，没有宏大的场面，却于平淡无奇之中完成对人性的深刻剖析，于平凡琐屑之中透露出温情和诗意。

每年七月月圆后的头一个礼拜日连同着第二天，是维也纳的一个民众节日，一个真正的、名符其实的民众节日。民众是节日的参加者，也是节日的举办者；大人先生们纵然屈尊光临，也只能以民众一分子的资格出现，闹特殊、摆架子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一些年以前还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那一天，布利基特奥郊原在开教堂纪念年市，与毗连着的奥加登公园、利奥波德镇以及普拉特一起，形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本来，在一次纪念年市和下一次纪念年市之间，劳动人民的好日子就为数不多。因此，他们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才盼来了这个狂欢的节日。一时间，宁静的城市沸腾起来。大街小巷人潮汹涌，步履杂沓，笑语声喧，时不时地还传来高声的吆喝和呼喊。此时此地，等级的差别没有了；平民跟军人也混在一起。到了城门口，更是拥挤不堪。人们挤上去又被挤开，再挤上去，好不容易才夺得一条出路。但到了郊外，多瑙河大桥马上又成了另一道难关，终于，两股洪流都浩浩荡荡地得到了通过，它们一上一下，纵横交错，一股是滚滚的多瑙河，一股是更加气势汹汹的人流。多瑙河顺着古老的河床流去；人流脱离了桥栏的阻遏，便漫山遍野地散开来，变成为一片人的海洋。

这景象，在一个初来乍到者眼中，该是很可虑的吧。然而它不过是愉快的骚动和纵情的狂欢罢了。

在城门与大桥之间，已经停着一辆辆简易马车，在等着载运节日的真正主持者：城里当差干活儿的各色人等。只见马车载满乘客，马儿撒开四蹄朝着人群飞奔；步行的人要一直等车逼到身后才分开，车一过马上又合拢去，全都漫不经心的样子，倒也没有谁被伤着。在维也纳，马车夫和行人之间存在某种默契：马车尽可以跑得飞快，但不得压着人；行人尽可以心不在焉，但不得被压着。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车与车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小。在这时走时停的队伍里，已这儿那儿混进了一些富贵人家的华丽马车。车再也跑不开了。等到傍晚五六点钟，原本零零星星的马车更是变得密集起来，真正成了一条车水马龙。它们自相阻遏，又受着新从岔道上插进来的车的妨碍，就使“坐车再蠢也比走路好”这句谚语显得不正确了。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阔太太们，她们坐在几乎是寸步难行的马车里，便成了人们同情、讥讽和瞧稀奇的对象。霍尔斯泰因种黑马不习惯这么一味地走走站站，不断用后脚直立起来，像是要踏翻挡在前面的马车似的，吓得车里的女人小孩发出一阵尖叫。营业马车平时跑得很快，如今被迫一改旧习；车夫正计算着在这条原本只需要跑五

分钟的路上耽搁三小时所造成的损失。他们不断地相互奚落，相互辱骂，有时甚至还动起鞭子来。

终于，就跟这个世界上再顽固不化、停滞不动的东西部仍在不人为事觉地慢慢前进一样，上述状况也出现了一线转机：奥加登公园和布里基特奥郊原边上的树林终于遥遥在望。陆地！陆地！航海者终于见到了陆地！一切烦恼全都抛到了脑后。乘客们纷纷下车，混入了步行者的行列。从远方已送来跳舞的音乐，使新来的人们兴奋得发出了欢呼。继续往前走，眼前便展现出一片辽阔的欢乐的港湾：树林、草地，音乐、舞蹈，美酒、佳肴，演影子戏的和走绳的，只见彩灯辉煌，烟火纷飞，这一切的一切，汇成了一片 Pays decocagne__，一个 El Dorado__，一座真正的人间乐园！然而可惜，或者说幸好，你爱怎么看就怎么看吧，这个乐园只存在那么一两天，此后就如仲夏夜之梦似的倏消失，仅仅残存在人们记忆中或希望里。

我极难放过一次参加这种节日的机会。我热爱人类，尤其热爱民众；因此，作为一名剧作家，我认为观察那拥挤不堪的剧场中自然表露出的对我作品的好恶，比起读某个文学巨子拼拼凑凑的评论来，要有趣十倍，有益十倍。这样的文学巨子身心都是畸形的，惟有靠像蜘蛛般地吮吸作家的血养肥自己。——是的，我热爱人类，特别是当他们聚在一起，暂时忘记了各人的私利，融合为一个整体的时候；因为神性就存在于这样一个整体之中，上帝本身就存在于这个整体之中。对于我这样一个人来说，一次民众的节日就是一次灵魂的聚会，一次对圣地的朝参，一次虔诚的祷告。从一张张或者开朗或者带有隐忧的脸上，从要么轻快要么沉重的步态中，从一家人相互对待的态度里，从他们不经意的言谈内，我读着这些无名氏的生动传记，其乐趣胜过披览普鲁塔克__卷帙浩繁的巨著。是啊，在没有体验过这些平凡人的感情之前，你是不会理解那些名人的！从两个醉醺醺的小车夫的争吵到神之子的龃龉之间，贯穿着一条看不见的红线；在一名半推半就地跟随情人从跳舞的人群中溜走的女婢身上，存在着朱丽叶__、狄多__和密提阿__的情种。

两年前，我按照老习惯，又加入那些寻欢作乐者的行列，步行去纪念年市。我已走完最拥挤的一段路，到了奥加登公园头上，思慕已久的布里基特奥郊原近在眼前了。不过到了这儿还得通过一道难关，虽然已是最后一道。一条狭窄的土堤，从两块密不通行的育林地带穿过，是联接两个游乐胜地的唯一通路；土堤中间的一扇木栅门，则成为它们的共同分界。平常日子，这条通道对游客来说是宽敞有余的；但在开年市时，它再宽上三倍，也嫌太窄太窄。无尽的人流，摩肩接踵，前拥后推，常常还和迎面而来的人纠缠在一起；亏得那天大伙儿心情都很好，最后也还相安无事。

我索性让人流推拥着前进，一会儿便到了土堤中间，置身于乐土之中。讨厌的是，我须时时停下来，退到路边上去，让对面来的人先过。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便有更多的时间，去观察那些立在道旁的人。原来，为了让游客们提前尝到一点盼望已久的欢乐的滋味，在土堤左边的斜坡上已站着一些奏乐人，他们也许是害怕乐园里面的激烈竞争，便希望能在这大门口，摘取尚未经动用的头一批慷慨的果实。一个目光呆滞的女子弹着竖琴；一个装着假腿的残废老人，用一种既像打簧琴又像手风琴，显然是自制的怪模怪样的乐器进行着演奏，以使周围的人对他那伤残之身的痛苦产生怜悯；还有一个瘫痪的畸形少年，紧紧抱着一把提琴，身子仿佛跟提琴长在了一起似的，以一个肺病病人的全部狂热，滚瓜烂熟地把同一支华尔兹舞曲反反复复地拉个不

停。最后还有一个人——这人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他是一个七十岁光景的老头儿，穿着一件破旧、然而整洁的细毛料外套，脸上微微笑着，俨然一副自我欣赏的神气。他站在那儿，光着他的秃顶，帽子搁在面前的地上，像街头艺人那样作为盛钱的工具。这当儿，他拉着一把遍体裂纹的小提琴，不光是脚一上一下踏着拍节，就连整个伛偻的身躯都在随之摆动。可是，他这想使自己的演奏和谐动听的全部努力，都是枉然；他所拉出来的，只是一串串各不联贯的单个音符，既没有节奏，也不成曲调。亏他还那么专心致志，嘴唇颤抖着，眼睛紧紧盯住面前的乐谱——一点不错，正是一本乐谱！要知道，所有那些比他演奏得动听得多的乐师，都是凭着记忆在拉；可他呢，却于熙攘之中，在自己跟前竖了一个小小的轻便谱架，架上摊着一叠破损肮脏的乐谱，工工整整记录着那些让他拉得面目全非的乐曲。说来也正是他这不平常的行头，才吸引了我的注意，同时也招来了过往游客的嘲笑与打趣，使老人摆在面前收钱的帽子还空空如也，别的乐师却已将大把的铜板装进腰包中去了。为了不受打扰地观察这位怪人，我干脆站到土堤一侧的斜坡上。他又拉了一阵，最后，他停下来，像是一个酣梦方醒的人似地抬头望望天空，发现天色已晚，再低下头去瞥了一眼自己的帽子，看见还仍然空着，便拾起来戴在头上，并无丝毫不快的表示。“Sunf certi denigefines_”，他一边把弓子嵌进琴弦中间，一边自言自语，然后便提起谱架，挤过迎面而来的熙熙攘攘的人群，吃力地往回走去。

老人的整个举止风度，都大大刺激了我研究人类的兴趣，我好奇到了极点。那寒伧而高贵的外表，那始终如一的怡然自得的神气，那对于艺术的如此热衷却又一窍不通，而且，正好是他的同行们开始大捞其钱的时候，他却往回走去，最后，还有那一句拉丁语，虽说字没几个，却发音纯正，十分流利。这就是说，此人曾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相当的学识；可眼下——却沦为一个乐丐！我急欲知道就里，好奇得身上似乎发起抖来。

然而这时候，在我与老人之间，已经隔着一道厚厚的人墙。他本来生得矮小，手里又提着谱架，不免一会儿戳着这个，一会儿挂着那个，因此被人推来搡去。这工夫，他已经挤出木栅门，我却还在土堤当中，与迎面涌来的人流搏斗。转眼间，他便从我的眼前消失了，等我终于挤到开阔地，哪里都再也寻不着我那老乐师的身影。

这一未曾实现的奇遇，使我失去了过节的兴趣。我在奥加登公园里四下瞅了一通，最后便快快地走回家去。

从公园有一扇小门直通塔博尔街。我走到小门附近，暮地却又听见那只破提琴发出的熟悉的声音。我加快脚步，可不是他！我好奇地追踪的那位老兄，他这时正站在一群娃娃中间，十分卖力地演奏着呐！孩子们想听他拉一支华尔兹舞曲，一再央求得已经不耐烦了。

“拉华尔兹，”他们嚷着，“拉华尔兹，听见了吧！”

老人似乎根本不睬他们，仍一个劲儿自己拉自己的，直至小听众们嘲骂着离开他，把旁边一个摇风琴的包围起来。

“他们自个儿不肯跳，”老人怅惘地说，一边收拾自己的乐器；这当儿我已走到他跟前。

“孩子们除去华尔兹以外，是不会跳别的舞的，”我说。

“我拉的正是华尔兹哩，”他用琴弓点着谱子上刚才拉过的那一段，对我讲。“为了投合老百姓的口味，我也得拉拉这类玩艺儿。可惜小孩子根本

听不懂。”他难过地摇着头。

“那就让我来代他们感谢您吧，”我说，同时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银币来递过去。

“谢谢！谢谢！”老人高声道，一边伸出双手来做出推拒的表示，“请放进帽子里！请放进帽子里！”

我把钱放进摆在他面前的帽子，他立刻拾了起来，心满意足地揣进怀中。

“这回总可以说满载而归啦。”他笑咪咪地道。

“正是哩，”我说，“你这一讲正好使我想起了刚才令我感到好奇的情况。您今天的收入不够好吧。可您怎么偏偏在真正开始挣钱的时候离开？人们要玩一个通宵，您不是不知道。在这一夜，您可以轻而易举地挣到比平时一礼拜还多的钱。您叫我怎样解释这个呢？”

“怎样解释？”老人反问道。“请原谅，我不知道您是什么人。您肯定是位乐善好施的先生，是位音乐爱好者。”说到这里，他从怀中掏出那枚银币来，双手捧在胸前。“正因为如此，我也愿意把原因告诉您，虽然我以前给别人讲，总是遭到人家的嘲笑。首先，我本人从来不作夜游鬼，因此认为，用唱歌奏乐去引诱别人干这种蠢事也不对；其次，一个人在生活中，事事都该按部就班，不然就会乱了套和不可收拾的。最后——先生！——我为那些喧闹的人群拉了整整一天，到头来连个面包都没挣到；晚上可就该属于我自己，属于我这可怜的艺术啦。每天晚上，我照例呆在家里，以便进行——”他满脸通红，眼睛盯住地上，声音越来越低，“以便凭着想象进行演奏，为我自己演奏，完全不按乐谱。这在乐理书上，敢情就叫即兴演奏吧，我想。”

我们两人都沉默下来。他为吐露了自己内心的隐秘而害臊；我则出于莫名的惊异：一个连最简单的华尔兹舞曲都拉不像的人，居然侈谈着最高超的演奏艺术！这当儿，他已打算走了。

“您住在哪儿？”我问。“我很想来听听您单独练琴哩。”

“哦，哦，”她几乎是恳求地说，“您知道，一个人在祷告时是不希望有旁人在场的。”

“那我在白天来拜访您吧，”我又说。

“白天，”他回答，“白天我得出去挣面包。”

“那么就早上好啦。”

“看起来，”老人微笑着说，“可敬的先生您倒像个受赠者，而我，请原谅我直说，反而成了施主似的。您如此客气；我却不识好歹，对您回避。其实，您任何时候光临，都是我的荣幸；我只求您惠允，把您来的日期提前通知我一声，免得来时受到无端的阻拦，或者使我不得不中断当时正做着的事情。因为，我早上的时间也有一定的安排。我无论如何认为，我有义务给我的施主和恩人们的赠予以像样的报答。我不愿当个乞丐，尊敬的先生。我了解，别的乐师们都满足于背熟几支街头巷尾的流行曲，德国的华尔兹呀，甚至那种淫秽小调呀，然后便一拉再拉，拉呀拉呀，直拉到人不得不给钱给他们，以便摆脱他们的纠缠，或者就因为他们拉的曲调，使听的人重温了舞会与其他不正当享受的欢乐。所以，他们只凭记忆拉，有时，或者说经常就拉错。我才不干这样的骗人勾当哩。我把乐谱抄得清清爽爽，一则自己的记忆力不怎么好，再说大师们编的曲子复杂得很，要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记住对谁都是困难的。”他边说边翻乐谱给我看。我发现他抄的都是些古典大师的极其艰深的作品，真是惊诧不已。他抄得十分工整，但笔迹却僵硬难看；

因为很多是快板与和弦，满纸便显得黑糊糊的。这个手指笨拙的老头儿，竟拉如此深奥的曲子啊！

“我拉这些曲子，”他接下去说，“一方面是对那些受世人景仰的久已不在人世的大师和作曲家们，表示自己的敬意；一方面也使自己得到满足，并且希望能帮助提高听众那从多方面被破坏了口味，纯洁他们误入歧途的心灵，以此报答他们对我的赏赐。可是，要拉这样的曲子，让我把话继续讲完吧，”他脸上泛起了得意的微笑，“就需要练习；所以，我早晨的时间，全给安排为练琴了。每天头三个小时练琴，白天去挣面包，晚上属于我和我亲爱的上帝，可说分配得公平合理了吧。”说到这儿，他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脸上却仍在微笑。

“那好，”我说，“那我就在哪天早上来打搅您。您住在什么地方？”他回答园丁街。

“几号？”

“三十四号，二楼。”

“真的，”我嚷出来，“在阔人们住的二楼吗？”

“我们那所房子原本只是平房，”他回答说，“只是在顶上的阁楼旁边还有个小间，我就跟两个做手艺的伙计合住在里头。”

“一间房子三个人住？”

“分开了的，”他回答，“我有我自己的铺位。”

“天快黑啦，”我说，“您要回去了吧。再见！”

我把手伸进口袋，准备无论如何也再给他一点钱。可他却一把抓起谱架，一手抱着提琴，忙不迭地嚷道：

“千万别这样，千万别这样。我刚才的演奏已得到了优厚的报酬，现在再受赐我是怎么也不好意思了。”说到此，他强作潇洒地向我一躬身，姿态相当别扭，随后便迈开老腿匆匆去了。

我说过，我对继续参加节日活动已兴趣索然，便也循着通往利奥波德镇的路，走回城去。我风尘仆仆，又热又困，便信步走进了一家当地很多的露天酒馆。平日这些酒馆顾客盈门，今天生意全让布利基特奥夺了过去。离开扰攘的人群，来到这宁静的所在，我感到十分惬意。我一任自己胡思乱想着，不过大部分时间自然想的都是那位老乐师。在我终于省悟到该回家了时，天色已经全黑。我把酒钱放在桌上，慢慢向城里走去。

老人告诉我，他住在园丁街。

“这附近有一条园丁街吗？”我问从街上跑过的小男孩。

“那边，先生！”他指着一条小横街回答。

这条街远离城边上的住宅区，一直通到旷野里去。我循着他指的方向走着。街两边只有稀稀落落的几所房子，都夹在大片大片的菜园中间，使你对住户的营生和街名的由来一目了然。我那位怪人会住在这些陋舍中的哪一所呢？幸而我已把门牌号码给忘记了；再说黑漆漆的，什么标记也看不出来。

这当儿，迎面走过来个扛着一大筐蔬菜的汉子，边走嘴里边嘟囔着：“老头子又叽叽嘎嘎开啦，吵得人家晚上也不得安宁！”

我继续向前走去，一把小提琴轻微而拖长的声音便传到了我耳边。这声音从不远的一所破房子敞开着阁楼小窗中飘出来。跟其他房屋一样，这所房子也是低矮的平房，不同的只是在紧接着屋顶的山墙上开了个小窗。我静静站着。从小窗里飘出轻柔而平缓的琴音，然后渐渐响亮起来，直至非常强

烈，接着又慢慢低沉下去，最后全然听不见了；然而马上又响起来，迅速上升到嘹亮刺耳的最强音。而且，老是这样同一个音，被演奏者如醉如痴地拉着。终于，他开始练音程，这是个四度音。如果说刚才的单调音响已使演奏者陶醉，那这时的美妙和声将给予他的感官以怎样的享受，就更是显而易见。这时，他的手指在琴弦上跳跃，弓子也跟着在拉，过渡音的联结极不流畅，经过一再反反复复，才勉强拉出了个三度音。接下去练五度音。那声音一会儿拖长而颤抖，似断非断的，恰如轻轻的呜咽啜泣；一会儿又快得跟旋风似的，把同样的音程、同样的音符一个劲儿地猛拉。——这，难道就是老人的所谓即兴演奏么！——诚然，对于演奏者本人说来，也许是；但对听的人来讲，则又大谬不然喽。

我不知道这样过了多久，并弄到了怎样讨厌的程度；我只见突然间，一所房子的门猛地拉开，一个穿着内衣提着裤子的汉子冲出门来，站在街心冲着小窗喊到：

“今儿晚上还有个完没有！”话里带着怒意，但还不太粗鲁或者含有侮谩口气。话音未落，琴声便嘎然而止。说话的汉子走回屋去，阁楼的小窗也关上了。随之而来的，便是包围着我的一片死寂。我费劲地在陌生的小街上摸索着，好久才找到了回家的路。我一边走一边也奏开了随想曲，不过只是在自己脑子里奏，不妨碍任何人罢了。

早上的光阴对我来说特别宝贵。似乎我只要在这一天的头几个小时干些崇高而有意义的事，就可以使剩下的一整天都过得更有价值。因此，我很难下决心在早上外出；要是我哪天不得已这样做了而又感觉没有充分理由，那么在剩下的时间里，我就只会要么心神不定，要么懊恼自责。所以，我把约好在早上进行的对老人的访问，一推推了好多天。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才动身前往。这次倒很容易便找到了园丁街，以及那所房子。迎面又飘来小提琴的琴音，只是因为窗户关着，显得很低很低罢了。我走进房去。一个被我的问话惊得几乎张口结舌的园丁的妻子，让我上楼梯。我走到一扇半掩着的小门前，敲了敲，没人应声，临了只好推开门，跨进屋去。屋里相当宽敞，但极为寒酸、简陋；墙壁随着屋顶的倾斜而倾斜。紧靠房门，是一张邋遢肮脏的床铺，四周散乱着零七八碎的什物；在我对面窗前，摆着另一张床，床上铺的盖的十分简朴，但却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旁边一张小桌子上，摆着乐谱纸和文具。窗台上边，还有几个花钵。房间正中的地板上，从一边墙根到另一边墙根，画了一道很粗的粉笔线；它恰似一条边界，把肮脏零乱和整齐清洁的两个世界，清清楚楚地划分开来。紧靠边界，立着一个谱架，老人穿戴得周周正正，站在面前练琴！这个我所感兴趣的人——我怕只有我才对他感兴趣吧——，关于他那拙劣的演奏，我已谈得令人感到乏味了。因此不打算再详细描写这地狱中的音乐，让读者们受罪。要知道，他现在练的多半是快板，叫人更听不出他究竟拉的是什么东西。我在旁边听了好一阵，才终于发现通过迷宫的线索，其困难简直就跟要弄清楚一个狂人的思路。老人拉着；拉，本身便是他的享受，此时此刻，在他的观念中只有两种不同的东西，即谐和音与不谐和音。前者令他愉快、振奋；后者，即使能构成不和谐和弦，他也尽可能避免。所以，他并非按乐曲本身的内容和节奏强调该强调之点，而是凭兴之所至，尽情突出和延长他听来悦耳的单音和音程，他甚至不假思索地反复奏这些地方，同时在脸上流露出近乎痉挛的狂喜神情。他将不谐和弦尽可能两弓拉过去；而那些对他很难很难的快板，他又认真得一个音符

也不肯丢，结果拉出来的时间与全曲相比就太长太长。听到这儿，你该很容易想象那是怎么乱七八糟了吧。

这音乐我再也受不了。几次想打断他都没有成功，便故意把帽子掉在地上，才使他回过神来。老人猛地一怔，膝头哆嗦了一下，手里的提琴都险些儿滑到地上。我赶紧走上去。

“哦，是您，尊贵的先生！”他大梦初醒似地说，“我实未指望您真会来践您的约言呐。”

他请求我坐下，把乐器收拾起来放到一边，同时尴尬地在房里瞅来瞅去，然后突然从房门旁边的桌子上抓起一个盘子，一溜烟出门去了。在楼下，我听见他和园丁的老婆进行交涉。但没过一会儿，他又很窘地走了回来，把藏在背后的盘子偷偷放回原处。很显然，他是去向园丁的老婆讨水果来招待我，结果未能得到。

“您住这儿倒挺美的嘛，”为了解除他的窘境，我说。“混乱已被驱逐出境。它刚来得及跨过门槛，就不得不往后撤退。”

“我的寝室只到此为止，”老人指着房间中央的粉笔线说。“那边住着两个手艺人。”

“他们遵守您这条分界吧？”

“他们不遵守，可我遵守，”他回答。“只有门是公用的。”

“您的邻居没有打扰您吗？”

“说不上，”他解释说，“他们深更半夜才回来，虽然有时也会惊醒我，但这反倒使我再入梦乡时更加惬意。可早上我整理房间时也弄醒他们。他们不过骂上几句，就走了的。”

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我注意打量他。他穿着极其整洁，在他这个年纪，身段够不错的，只是两腿稍嫌短了一点。此外，他的手脚都出奇地纤细。

“您在瞧我，”他说，“您可能在想什么吧？”

“不错，”我回答，“我对您的经历感到兴趣。”

“经历？”他重复着。“我没有什么经历。今天如同昨天，明天又如同今天。后天和再往后自然也将如此过下去，谁知道呢？只有上帝会安排，上帝知道将怎么样。”

“您现在的生活可能是够单调的，”我继续说，“可您以前的遭遇呢，您怎么会……？”

“怎么会落得当了个街头乐师，对吗？”他在我无意识地停下来时，接过头说。

于是我只好告诉他，怎么在一见之下，他便引起了我的注意，以及他说的那句拉丁语，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印象。

“拉丁语？拉丁语我诚然学过，或者说人家曾经让我学，我有过学习的机会。

Logueris latine__？”他问我。“不过，我没有学下去。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啦。也许它，就是您所说的经历吧？怎么落到了这步田地？——说来话长呐！这期间发生了不少事情，虽然都不见得特别，但却是各式各样的。我原本也想回顾一下这些往事，看看自己是否已经忘记。这会儿时候还早，”他边说边伸手进表袋去摸，自然是什么也没摸着。——我掏出自己的表来：还不到九点。——“咱们还有时间。而我也正好像上了瘾似的，想跟您聊聊哩。”说到最后这几句话，他的态度明显地变得随便起来。没怎么客套，便

从我手中接过帽子，放到床上。然后他自己也坐下来，一条腿架到另一条腿上，取了一个悠哉游哉的讲故事人的姿势。

“您无疑听说过枢密顾问×××啰？”他开始讲，同时道出了上世纪后半叶一位名声赫赫的政治家的名字；此公名义上是个微不足道的办公厅主事，权势却近乎大臣。我告诉他，这个人我知道。“他是我父亲，”老人接着说。——他的父亲？这个穷乐师的父亲？这个老乞丐的父亲？那位声名显赫，势大权重的人，竟是他的父亲？！

老人仿佛并未注意到我的惊讶，而是带着显然满意的表情，顺着他故事的线索讲下去。

“我家弟兄三人，我排行第二，其他两个都曾经飞黄腾达，但可惜现在都已经去世，就我一个还活着，”他边讲边整了整自己破旧的裤子，低着头把粘在腿上的一根根纤绒拈掉。“我父亲功名心重而且性急。我的哥哥和弟弟都令他满意。只有我，被称为是个迟钝的人；我确实也是个慢性子。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他继续讲，同时把脸转到旁边，用左手撑着手，像是在凝视着远远的什么地方，“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当时倒是什么都能学，只要他们给我时间按部就班地学就成。我的兄弟们在所学的课程中跳跃前进，就跟羚羊似的从一个山巅跳到另一个山巅；我却不行，我完全不能拉下任何东西，只要一个词儿忘记了，也得从头再来，因此总是疲于奔命。常常该装新的东西进脑子了，而旧的东西还占着位置，我便只有停下来。就拿如今成了我生活乐趣与寄托的音乐来说吧，当时他们却搞的我对它恨之入骨。每当我黄昏时拿起提琴来，想不按乐谱随心所欲地拉几下，消遣消遣，他们便跑来从我手中把琴夺走，什么这样会搞坏指法呀，净让他们的耳朵受罪呀，于是责令我去上提琴课，这一来我就受尽了折磨。我这一辈子，从没有恨任何事与任何人，像当年恨提琴那么厉害。

“我父亲觉得我很不称心，经常骂我，威胁说要把我送去学手艺。当时我不敢讲，要是真那样做，我才开心死了哩。我太乐意当个镗工或者排字工了。不过，我父亲是绝不会同意的，出于高傲呗。最后，一次公开考试决定了我的命运。为了讨好我父亲，学校也请他出席旁听。一位不诚实的教员预先告诉了我要考的题目，因此一切进行得都挺顺利。但临到结束时，我忘了一个词，一首贺拉斯的诗里的词。我那位教员，本来一直冲我父亲点头陪笑地听着的，这时急忙来替我解围，凑近我耳朵进行提示。可我呢，却极力想从记忆中和上下文的联系里找出那个词来，没有听他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还是没用。父亲终于失去了耐性，恶狠狠地冲我喝了一声：‘Cachinum’（这就是那个词）。这一来就完啦。这一来，我想起这个，就忘了那个。我再怎么努力，也回不过神来。末了，我满脸羞愧地离开座位，照惯例走到父亲跟前亲吻他的手；他却一把将我推开，站起身来，对在场的人点一下头，便径直去了。他骂我 Ce gueux，我当时还不是，但现在不是。父母的话，对孩子的未来往往如预言一般灵验！在别的方面，我父亲是个好人。只是性子急躁，虚荣心重。

“从那天起，他不再和我讲一句话。对我有什么吩咐，也让家里人传达。第二天，人家就通知我，不再让我上学了。我惊恐万分，因为我知道，这会多么伤父亲的心呵。我整天什么也不能干，只是哭啊，哭啊，哭着哭着又背诵那首这会儿已从头至尾记得烂熟的诗。我向父亲保证，只要让我继续上学，就一定用勤奋来弥补天资的不足。但是，我的父亲再也不肯收回成命。

“接下去，我在家里闲了一段时间。后来，家里终于送我到一家帐房当见习生。然而，算帐从来不是我在行的事。至于让我去当兵的主张，更令我感到厌恶。直到今天，我还一看见军装就不寒而栗。要我冒着生命危险去保卫自己的亲人，那也许是对的 and 可理解的；但如果让我以流血和互相残杀为自己的职业和本分，那我便回答：不！绝不！”讲到这里，他双臂紧抱胸前，就像正感觉着自己的身体和别人的身体被一剑一剑刺穿似的。

“后来，我到一处办事机关当文书。在那儿，我算适得其所了。我一向就爱写字；直到如今，我还不知道有什么消遣，能比用好墨水在好纸上一笔一画地凑成词儿，或者仅仅凑成字母更有意思的了。如果是抄写音符，那就更美呵。不过，那会儿我还没想到音乐。

“我办事勤奋，只是过于谨小慎微。手稿上一个符号不对，一个词看不清楚或者漏掉了、本来可以根据意思添改一下就了事的，也往往要折腾我几个小时。

“是按原件抄呢，还是自作主张补充上去呢，我迟疑不决。时间便这样在担扰顾虑中溜了过去，我反倒落得个拖沓懒散的恶名；实际上我却工作得比谁都刻苦。我这么干了几年，一次薪水也没领过，因为每当轮到我晋升，父亲便在会上投票赞成别的人，大家出自对他的敬畏，都附合他。

“就在这一段时间——可瞧！”他掉转头，说：“倒真是有了一次经历啦。现在就让咱们来讲这个经历吧！在这期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一生中使我最难过的事，一件是一生中使我最快乐的事。前者是我离开了父亲的家；后者是我重新找到美妙的音乐，找到了迄今仍忠实于我的这把提琴。

“当我还留在父亲家里的时候，我受着全家人的漠视，住的是一间对着邻家院子的后室。起初，我与家人同桌吃饭，席上谁也不对我说一句话。后来，我的兄弟都调到了外地，父亲又几乎天天被请去做客——母亲早已不在人世——，人家便嫌单独为我开伙麻烦。因此，佣人们都领了伙食费，我也一样；不过，钱还不发到我手里，而是按月直接付给饭馆。所以，除去晚上，我就很少呆在自己房间里。我父亲要求我，下班后最多半小时就得赶回家。回家后，我便呆坐在苍茫的暮色中，灯也不点，因为那时我的视力已很差。我想想这个，想想那个，既不伤感，也不快活。

“我这么坐着，常常听见邻家的院子里有人唱歌。唱了好多首，其中一首我特别喜欢。它那么简单，那么动人，重点又恰到好处，你根本不必去听歌词也明白唱的是什么。依我看，歌词总是破坏了音乐。”说到此，他张开嘴来嘎声嘎气地哼了几句。“我这人天生没嗓子，”他边说，边拿起小提琴。

他开始拉，这次倒是正确地拉出了一支动人、但却并不特别优美的歌子的曲调来。此刻，他激动得手指在琴弦上颤抖，大滴大滴的泪珠滚过他的腮帮。

“这便是那首歌啊，”他放下琴说。“每当我听到它，我都感到新的快乐。我已把它铭记在心，可却从来不能用自己的嗓音唱准它，哪怕是一两句。然而单单这么听，又使我不耐烦了。这当儿，我无意间看到了这把小提琴；它是从我少年时代起，就像一件旧兵器似的挂在我房里的墙上的。我连忙取下来，并且发现——可能我不在时我的仆人拉过它——弦仍是准的。我把弓子一搭上去，这时候，先生，就像上帝的手指触到了我似的。那一声声琴声，一直沁入我的心田，然后又从心里涌流出来，使我周围的空气也变得令人陶醉。下面院子里的歌声，我手指奏出的琴音，都是我孤寂中的伴侣。我双膝

跪地，大声祈祷，不明白自己少年时代怎么会轻视上帝这神奇的创造，甚至于恨它。我吻我的提琴，把它紧抱在心口上，然后把它拉了又拉，拉了又拉。

“ 院子里的歌声也一直不断——唱歌的是个女子——；然而我想拉着琴跟上她却不那么容易。

“ 因为，我没有这首歌的谱子。再说我还发觉，我过去学的那一点点提琴技术，现在也忘得差不多啦。因此，我拉不了这个那个，我只能一般地演奏。说实在的，除去这首歌以外，对其它这样那样我都并不十分认真，过去如此，今天仍然如此。人们有的拉莫扎特__，有的拉巴赫__，可就谁也拉不出亲爱的主来。谁也拉不出主那给人以永恒福音与恩典的妙乐，谁也拉不出他用以滋润我们焦灼耳鼓的甜美谐音，以致于—— ” 他压低嗓门，羞红了脸，顿了一顿又继续说下去，“ 三度音与根音和弦，五度音与三度音和弦，Nota sen-sibilis__如得到满足的希望一般升腾起来，不谐和音被迫像邪念和倨傲似的沉落下去。回旋流转，臻于佳境，连二度音也融和到那一片谐音中，变得优美悦耳了。——这一切，都是很久很久以后，一位音乐家才解释给我听的。——此外。还有许多我不懂的东西，什么 fuga__呀，Punctum contraPun-ctum__呀，canon a datre__呀，等等等等。上帝的手使它们勿需胶泥而彼此楔台，构成一座雄伟壮丽的天上宫殿。这点只有少数人懂得；大多数人不但不知道，反而拼命破坏这灵魂的呼吸，硬给添进人讲的话语，就像使神之子 匹配了凡间的女儿，这情况真叫人痛心。先生， ” 他差不多精疲力竭，终于收住话头，“ 人就像需要食物一般需要言语；但对于上帝所赐给的琼浆玉液，我们却应该保持纯净才是。 ”

我的朋友变得如此兴高采烈，我简直认不出他来了。他停了一会儿，又继续说：

“ 我的故事讲到哪儿啦？哦，对了，讲到那首歌，讲到我想用提琴把它奏出来，但没有成功。我走到窗前，以便听得更清楚。这当儿，唱歌的女子正好从院子里走过。我只能看见她的背影，但不知怎的却好像眼熟。她手里提着一只篮子，篮子里仿佛盛着一些待烤的糕饼，跨进院子角落上的一扇门里去。烘炉看来就在门里；我听见她继续唱着，伴随着歌声还传来木勺刮来刮去的声音。歌声时而沉浊，时而嘹亮，就像她一会儿是弯下腰去对着一个窟窿在唱，一会儿又站直了身子在唱。过了一阵，她又走出来，这时我才弄清楚我怎么会觉得她眼熟。原来我早就认识她了。那是在办公室里。

“ 是这么回事。我们从一清早开始办公，要到下午才下班，中间没休息。有些年青的同事，我们要么真觉得饿，要么只是借此打发一点时间，都习惯于在十一点光景进一点点心。那些善于抓紧一切机会捞好处的买卖人，便把生意做到门上来，省得老饕们再去跑路。他们站在过道和楼梯上，一个面包师卖白面包，一个女水果贩卖樱桃。但最受欢迎的，是附近一个杂货店的女儿，她卖自己刚做好的烤饼，拿出来时还是热烘烘的。顾主们都得到过道上光顾她；只有去叫她，她才偶尔进办公室里来。我们那位脾气古怪的办公室主任，很难在碰见她时不轰她出去；她虽然也不得不服从命令，嘴里却嘀嘀咕咕发着怨言。

“ 在我同事们眼中，姑娘并不漂亮。她们认为她矮，头发颜色也不鲜明。硬说她长着一双猫儿眼睛的人并不多，但脸上有麻子这点却一致公认。大伙儿夸赞她的，只是那壮实的身体，但同时又骂她粗鲁无礼；有一位同事甚至

自称挨过她一耳光，七八天后脸上还火辣辣的。

“我本人不在她的买主之列；一方面因为缺钱，一方面我向来只把饮食当着一种需要，有时甚至过分克己，从来也想不到去从中寻找乐趣和享受。因此，我们相互都不曾留意。只有过一回，同事们为了作弄我，跑去对她讲，我要买吃的。她走到我写字台前，把篮子伸过来。

“‘我不买什么，好姑娘，’我说。

“‘不买，不买干吗叫人家来呢？’她气鼓鼓地道。我向她道歉；等讨厌鬼们一走，我便一五一十向她作了解释。

“‘那好吧，您该至少可以送我几张纸，我需要拿去垫烤饼，’她说。我告诉她，纸是办公用的，不属于我自己；我在家里才有属于自己的纸，我可以给她带一点来。‘家里咱也有的是，’她以讥讽的口气说，然后格格一笑，便跑开了。

“这事发生在几天之前。我眼下便想利用这个机遇，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天早晨，我从自己家里从不缺少的纸张中，抽出一卷来揣在上衣底下，然后把纽扣扣得规规矩矩，走到办公室去。为了不露形迹，我在办公室还一直戴着这个护胸，虽然很不舒服。我一直捱到中午，才从同事们出出进进和牙床咀嚼的杂乱声响中，知道卖烤饼的女子已经来到，并且断定生意最繁忙的一会儿业已过去。这时候，我才踱出办公室，从衣服底下抽出纸来，鼓足勇气向姑娘走去。她在面前的地上放着篮子，右脚踏在平日坐的那张小矮凳上，嘴里轻轻哼着歌儿，踩在矮凳上的脚踏着拍子。我走近她，她从头到脚地打量着我，使我更加尴尬。

“‘可爱的姑娘，’我终于开口道，‘您前不久向我要纸，碰巧我那会儿手边没有属于自己的纸。现在我从家里给您带了点来，请您……’我说着便递过纸去。

“‘我那次就告诉您，’她回答说，‘咱家里自己也有纸。也好，再多也用得着。’边说边点点头，从我手中接过礼物，塞进提篮里去。‘烤饼您一个都不要吗？’她把自己的存货瞅了个遍，说，‘最好的可都卖出去了啊。’

“我谢过她，但对她讲，我有另外一个请求。

“‘嗯，什么事？’她问，边说边挽住篮子，站起身来，目不转睛的望着我。

“我赶紧接上话头，说自己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尽管这是不久前才开始的；说我听过她唱一些美丽的歌，而且觉得其中一首特别动人。

“‘您？听我唱歌？’她惊讶地问。‘可在哪儿呢？’

“我继续对她讲，我是她的邻居，曾听见她在院子里边干活儿、边唱歌来着；她唱的歌中有一首我特别喜欢，因此还试着用提琴跟着拉过。

“‘哈——’她冲口嚷道，‘您原来就是那个用提琴叽叽嘎嘎的人呐！’

“我刚才说过，我那时尚属初学，后来经过许多努力，才使自己的指头儿灵活起来啦，”老人打住话头，折过左臂，让手指在空中来回按摩，就跟真在拉琴似的。

“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他又继续讲他的故事。“我看出来，姑娘也后悔自己把话说过头了。

“‘好姑娘，’我讲，‘我拉得很糟糕，原因是没有谱子；正由于这样，我想恳求您为我抄一份。’

“‘抄一份？’她道。‘那些歌不是印出来在大街小巷都有卖的吗？’

“‘有卖的？’我应道。‘那恐怕只是歌词吧？’

“‘是啊，是啊，歌词，歌。’

“‘可我要的是谱子哩，要能够唱出来的谱子。’

“‘那玩艺儿也能写出来吗？’她问。

“‘当然能！’我回答，‘正是这个才重要哩。可您，好姑娘，没有谱子又怎么会唱的呢？’

“‘我听人家唱，跟着也就唱会了。’

“对她这种天赋，我非常吃惊；怎么偏偏这些无知无识人，经常都有最多的天才呢。不过，这还不能算是艺术，不能算是真正的艺术。我开始感到失望了。

“‘可您说的到底是哪一支歌？’她问。‘我会的多着哩。’

“‘全都没谱子吗？’

“‘唔，是的。到底哪支呢？’

“‘非常非常动人，’我解释说，‘一开头就很高，接着转为平缓，结尾时很轻很轻。你最经常唱。’

“‘噢，没准就是这首。’她说着眼便放下篮子，脚踏在小板凳上，用她明亮的声音轻轻地、轻轻地唱起来，同时低下了头，这时候，她是那么地美，那么地妩媚温柔，我忍不住去拉她垂着的手。

“‘唉，唉，’她连忙缩回手去，以为我要有什么无礼举动。我才不会呐，我只是想吻她，虽然她是个穷女子。——喏，这会儿我自己不也是个穷人了么。

“因为得不到歌谱，我急的直搔脑袋；她便安慰我说，圣彼得教堂的风琴师常去她父亲店里买豆蔻，她准备请他把谱子写下来，过几天我可以去取。说完，她就提起篮子来要走，我一直送她到楼梯口。我站在顶上面一级最后一次向她鞠躬，冷不防让办公室主任给撞着了；他命令我回去办公，并且大骂姑娘一通，说她从头顶到脚跟都坏透了。对此我气的要命，正准备回答他，请他允许我说我的看法跟他正好相反，却发现他已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了，便只好忍住一肚子气，回到办公桌前。可是从此以后，主任就不放过任何机会，到处说我是个懒惰的公务员，是个放荡的人。

“在那天和接下去的一些日子里，我确实也无法正正经经地工作。我神不守舍，脑袋里净转着那支歌子。几天过去了，又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到了该去取乐谱的时间。姑娘说，教堂里的风琴师是到她父亲店里去买豆蔻，而豆蔻他只可能用去下啤酒。最近以来，天气很凉爽，那位音乐家很可能只喝葡萄酒，因此用不着豆蔻了。马上去吧，别人以为是去催；拖得太久，又可能被当着无所谓。和姑娘再谈谈嘛，这我是再也不敢了；因为上一次我们打交道，已经遭到同事们风言风语，如今他们正急不可待地瞅着机会要捉弄我哩。

“这段时间，我重新狂热地练起琴来，主要作扎实的基本功练习，偶尔也凭记忆随便拉拉，但拉的时候都紧闭窗户；自己明白自己拉的人家不爱听。就算开着窗吧，我也再听不见我的那支歌了。我的女邻居要么压根儿不唱，要么关起门来唱得很小声，叫我什么也别想听清。

“终于，大约又过了三个礼拜，我再也忍不住了。在这之前，尽管我已有两次在晚上偷偷溜上街去——我故意没戴帽子，让佣人以为我只是在院子里走走——但每次一到杂货店前，我就不由得颤抖起来，愿也罢，不愿也罢，反正只能转身往回走。可是终于，我方才说过，我再也忍不住了，便在

一天傍晚鼓足勇气，坚决地出卧室，走下楼去，穿过胡同，一口气到了杂货店前——这次仍然没戴帽子。我站在那儿盘算着，接下去该干什么。只见店里灯光明亮，隐隐传出来有人谈话的声音。我犹豫了一阵，便弯下腰，从侧面向店里探望。我瞧见姑娘坐在柜台跟前，正就着灯光从一个木盆里拣豌豆或者黄豆。她面前站着个粗壮的汉子，衣报搭在肩上，手里捏着根棒槌，一看便知是个屠户，两人正谈着话，兴致显得很好，因为姑娘接连着笑出声了好几次，尽管并未停下手中的活儿，连眼皮也不曾抬一抬。不知是我弯腰弯久了呢，还是别的什么原故，我又发起抖来。这当儿，蓦地我被一只大手从背后抓住，拖着就往里走。我还未明白是怎么回事，已经站在店内。被放开后，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店主本人。他外出归来，见我形迹可疑，便冷不防逮住了我。

“‘好小子！’他喝道，‘这下可算弄清楚李子干都跑到哪儿去啦；还有那些摆在店门外筐子里的豌豆和小麦粒儿！瞧我现在来狠狠地揍你！’说着便扑过来，就像真要揍开了似的。

“我张惶失措；但一想到，他是把我错当成了坏人，便马上镇定下来。我向这个无礼的人欠了欠身，告诉他，他是来拜访他的女儿，跟什么豌豆大麦的没有关系。这一讲，那个站在店堂中央的屠户便哈哈大笑起来，凑近姑娘耳朵嘀咕了几句什么，姑娘也笑着朝他背上拍地击了一掌，他便转过身来准备走了。杂货商陪着他一直走出门去。这当儿，我站在姑娘面前，重又失去了全部勇气；可她却没事人似的只顾拣她的豆子，仿佛一切都与她无关。不多久，她父亲又通通地冲进店来。

“‘该死的东西，’他嚷着，‘你找我女儿干什么，先生？’

“我努力向他解释事情的由来和我拜访他女儿的动机。

“‘歌？什么歌？’他问。‘咱倒想给你唱唱歌呐！’说着，胳膊又挥动起来。

“‘在那边放着哩，’姑娘没有丢下拣豆的工作，连身体带椅子地朝旁边歪了歪，又用手指了一下柜台说。我赶紧走过去，看见歌谱摆在那儿。可老头子动作更快，一把抓过去捏在手里，好好的一张纸已经绉成一团。

“‘我要问，’他又嚷，‘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人是谁？’

“‘他是办公室的一位先主，’女儿回答，同时把一粒虫蛀了的豆子拣出来甩得老远。

“‘办公室的一位先生？’他大声问。‘躲在黑暗处，帽子也不戴？’

“我向他解释，我没戴帽子是因为住在附近；并把我家的房子指给他看。

“‘那所房子咱晓得，’他叫道，‘那儿住的不是别个，正是×××枢密顾问老爷，’——这时他说出了我父亲的名字——‘可他家的佣人我全认识哩。’

“‘我是枢密顾问的儿子，’他低声说，就像自己在撒谎似的。——一生中，我经历过许多的变化，但却从未见过像此人听见这几个字后，那浑身上下出现的如此突如其来的变化。

“他厉声喝斥的嘴还未来得及闭拢，眼睛仍露着凶光，脸的下半部却开始漾出笑纹，看着看着便已把整个面孔堆满。姑娘还在躬着身子拣豆，对眼前的事漠不关心，只是时不时地把散乱在额前的头发拢到耳后。

“‘枢密顾问老爷的少爷？’老头子终于满面春风地喊出来。‘少爷，您老快请坐！芭尔芭拉，椅子！’姑娘不高兴地在座位上扭了扭身子。‘好

啊，你等着，鬼丫头！’他说着便动手搬开筐子，腾出一把椅子来，用围裙掸去上面的尘土。

“‘太荣幸啦，太荣幸啦，’他一迭连声地说，‘枢密顾问老爷——不，枢密顾问少爷，您老敢情也在搞音乐啰？就像我女儿一样唱歌什么的——不不不，完全不一样，您是正正规规的，像行家那样。’

“我向他声明，我这人生来没有嗓子。

“‘那么，您一定是弹钢琴，上等人都是弹钢琴的。’

“我告诉他，我拉提琴。

“‘咱年青时也曾叽叽嘎嘎拉过呐，’他高声说。

“听见‘叽叽嘎嘎’这几个字，我情不自禁地朝姑娘那边瞟了瞟，见她正在发出冷笑，心头很不是滋味。

“‘请您多关照我女儿啰，我是说在音乐方面！’他又讲。她唱歌嗓子很好，品行也都不错；可就是哪儿去找这个呢，上帝？’他说时不断地把右手的拇指跟食指一起捻来捻去。

“他错以为我有高深的音乐修养，令我感到十分羞愧，正想说明真情，却听见店门外一个过路的人喊：‘晚上好，你们几位！’我大吃一惊，这是我家一个佣人的声音。杂货店主也听了出来。他吐吐舌头，耸耸肩膀，凑到我耳朵边说：

“‘是令尊的一位当差的先生。不过没认出您来，您背朝门站着。’我确实背朝门站着。但是，一种做了错事被人抓住的不祥预感攫住了我，令我十分难受。我结结巴巴道了两句别，便走出门去。若不是老头子急急忙忙追到街上，把乐谱塞到我手里，我就连它也忘了的。

“我回到家里，走进自己卧室，等着预料中的事发生。果不其然，那个佣人到底认出了我。几天以后，我父亲的秘书上我房里来，向我宣布，我必须搬出父亲的家。我怎么申辩也是白搭。他们已为我在郊外赁了一间屋子，我于是便从亲人身边被放逐出去了。还有我那女歌手，我再也见不着她。人家禁止她再来办事处做买卖；去她父亲店里我又下不了决心，我知道，我父亲是不高兴我去的。是啊，当我在街上偶尔碰见杂货商的时候，他也一脸怒气地背转身去，使我觉得就像挨人家臭骂了一顿似的。于是，我独自一人半天半天地呆着，便取出琴来，拉呀，练呀。

“然而，更糟糕的事还在后头。我的家庭开始了走下坡路。我的弟弟在龙骑兵中当军官，他是个固执而狂躁的人，一次在跑得大汗淋漓以后，却冒冒失失地和人打赌，要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地游过多瑙河去，而且地点是在水深流急的匈牙利境内，结果就赔出了性命。我的哥哥是我最挚爱的亲人，在一个外省的省政府做官。他一味与省长作对，据说暗中受着父亲支使，竟捏造罪名陷害对方。结果上面一来调查，我哥哥只好弃职潜逃。我父亲有很多政敌，他们便趁机想倒他的台。在四面围攻之下，本来失了势就已恼羞成怒的他便没有一天不在大臣会议上作激烈的演说。有一天，就在这样的演说中间，他突然中了风，送回家里已说不出话。我当时却毫无所知。

“第二天，在办公室里，我发现同事们老在窃窃私语，并且对我指指点点。对这样的情形我已习以为常，因此也未加介意。到了礼拜五——出事是在礼拜三——突然给我送了一件别着白花的丧服到卧室里来。我大吃一惊，一问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身体本来强健，这时却受不住沉重的打击，当即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他们抬我上床，我一直发高烧，说胡话，闹了一天一夜，

第二天早晨，我天生的好体质又占了上风，但父亲已经死了，埋“我不能再和他说话，不能再请求他原谅我带给他的苦恼，不能再感谢他给予我的本不配受的深恩，是的，深恩！因为，他原本是希望我好的。我只希望，将来还能见到他，在那个只按存心好坏、而不看成效如何来审判我们的地方，见到他。

“我一连在自己房里呆了许多天，几乎是饮食不进。后来，我终于出了门，但一吃完饭又回到房里。只有到了夜晚，我才徘徊在黑暗的街头，心情犹如杀死了亲兄弟的该隐。父亲的住宅成了我最怕见的东西，因此避之惟恐不及。只有一次，我正茫茫然在街上乱走，突然发现自己已站在那幢可怕的邸宅前面。我的膝盖哆嗦起来，眼看就站立不稳。我伸出手去扶背后的墙壁，认出那正是杂货店的店门。我看见芭尔色拉坐在店里，手中捏着一封信。在她身边的柜台上摆着灯，她父亲紧靠柜台站着，像是在劝她什么。即使拚着性命，我也必须进去。在这个世界上，既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倾吐我的悲痛，也没有任何人对我表示同情呵！这个老头子，我知道得很清楚，是生我的气的；可姑娘呢，她该可以安慰安慰我吧。没有料到，情况正好相反。我一进门，姑娘就站起来，高傲地睨了我一眼，便走进里屋，关上了房门。老头子呢，却拉住我的手，让我坐，安慰我，并且对我说，如今我成了阔人啦，也不用再害怕任何人。他问我继承了多少遗产。我回答不知道。他要我去法院，我答应了。他还说，在公事房里干不出什么名堂，要我把财产用来经商，做干鲜果品的买卖大有赚头，一个懂行的合伙人准保可以帮我把铜板变成金圆；他自己就很作过一阵子这种买卖。说完，他开始叫他女儿。姑娘一声不吭，虽然她就在门后，因为我仿佛听见那儿有窸窣窸窣的声音。我见她一直不露面，老头子又净扯钱的事，我便向他告辞。他表示惋惜不能送我，因为店里只有他一个人。我为自己的愿望落了空而难过，但同时又感到莫大的安慰。我站在街上，远远张望父亲的邸宅，突然听见身后有谁压低了嗓子，对我发出警告：‘别一下什么人都相信，他们对你没存好心！’我迅即转过身去，却不见一个人影，只听杂货商家寝室的窗户咣啷响了一声，使我知道这个暗中警告我的人就是芭尔芭拉，尽管我未听出她的声音。这样看来，刚才在店里的谈话她是听见的了。她是想叫我提防她的父亲呢？或是已有风闻，我父亲刚刚去世，就有一些人，要么是办公室的同事，要么是素不相识者，纷纷来向我哭穷告帮，我也答应他们，钱一到手就予以资助呢？已经应允的只好照给，可今后我倒要小心一点了。我去登记领取遗产。可以得到的比人们想象的少，不过仍然相当可观，差不多一万一千金圆呐。我房里整天人来人往，净是求帮告贷的人。可我的心肠已硬起来，不是太困难的就不给予资助。芭尔芭拉的父亲也来过。他埋怨我已三天没登他的门啦，我便老老实实回答他，我怕惹她儿女讨厌。可他讲，这我不操心，他已经骂过她了，说完便一阵怪笑，叫我大吃一惊。这使我想起了芭尔芭拉的警告，在随后谈到遗产时，我便没告诉他确数，对他合伙做买卖的建议，也巧妙地回避开了。

“老实讲，我当时脑子里已经另有打算。在办公厅里，人家完全是看我父亲面上才容下了我，如今已把我的职位另委了人；本来就没薪水可领，我也不怎么在意。可我父亲的那个秘书，他在我父亲死后却丢了饭碗，便来向我提出一个创办承接咨询、誉印、翻译业务的写字间的计划，要我垫付开办资金，经营管理则由他一人包下来。经我坚持，誉印业务还扩大到了乐谱方面，就更使我感到心满意足。我给了他必需的款子，但让他开了一张收据—

——我已经变得细心起来。与此同时，还付了开业保证金，数目相当可观，但看来也没什么问题；因为据他讲是保存在商务裁判所里，在那儿钱总归是我的，就跟藏在自己的保险柜中一样。

“事情办完，我感到轻松愉快，志得意满，觉得自己平生第一次成了一个独立的人，成了一个男子汉。我差不多不再想念我的父亲。我搬进一所较好的住宅，衣着也作了一些更换。黄昏来临，我便循着熟悉的道路，向杂货店走去。我步履轻捷，牙齿缝里还哼着那支我所心爱的歌子，虽然并不十分准确，后半段的B调我从来就没唱准过。我兴冲冲地走到店里；但芭尔芭拉那冷冰冰的目光，立刻又把我变得畏畏缩缩起来。她父亲接待我十分殷勤，她却一副旁若无人的模样，只顾叠她的纸袋，对我们的谈话不吱一声。只有当谈到继承遗产的事时，她才腾地站起身来，喝了一声：‘爸爸！’这一来，老头子才立刻改变了话题。除此之外，她整个晚上什么都没讲，瞅都不瞅我一眼，就连我最后向她告别时她那一声‘晚安’，听来也差不多跟‘谢天谢地’似的！”

“不过，我还是一次又一次地上她家去，她的态度也就慢慢软了下来。但她似乎并不感谢我，反而一个劲地挑我的刺，责备我，说我什么也不行，两只手都一样地笨，衣服穿得来活像个稻草人，走路也畏畏缩缩，活像只想去规劝大公鸡的老母鸭似的。然而，最令她看不上眼的，是我对顾客殷勤有礼的态度。原来，我在写字间开张之前没事干，想到将来也要和顾主打交道，便在杂货店的小买小卖中帮帮忙，算是见见习。因此，我半天半天地留在店里，一会儿称香料，一会儿给小孩儿数核桃和李子干，一会儿找补零钱。可找钱时我常出错儿，芭尔芭拉十有八回都一把夺过钱去自己算起来，并当着顾客的面数落我，讥讽我。我对顾客哈哈腰，或者说一句奉承话，她就在顾客还未跨出店门之前粗声大气地抢白我：‘货好自有人照顾！’说完便不再理我。但有的时候，她对我也客客气气，听我给她讲城里的新闻，讲我童年的故事，讲我和她初次相遇那个办公室里的公务员生活。这当儿，她就让我一个人讲，自己偶尔插进一句半句，以表示她的赞许，或者经常是反感。”

“关于音乐和唱歌，我们从来没谈过。因为她认为，你要么就唱，要么就闭住嘴巴，谈根本没什么好谈。但是真要唱，却又不可能：在店堂里唱不象话，她和父亲住的里屋又不准我进去。只有一回，我悄悄跨进店门正赶上她背朝着我，踮起脚尖，伸出胳膊在货架上面一层摸来摸去，像是在找什么东西。这当儿，她轻轻地唱着歌，而且唱的就是那支歌，那支我所心爱的歌！——歌声仿佛把我带到了一片青翠如茵的草地上，她仿佛变成了一只鸣啭着的草原百灵鸟，在小溪旁梳洗脖子上的羽毛，小小的脑袋摆来摆去，一会儿把羽毛抖撒开，一会儿又用小喙儿梳理平整。我脚步轻轻地靠近她，再靠近她，一直走到她背后，仿佛那歌声已不再是出自她的口中，而是从我的内心里发出来，是我俩的灵魂在歌唱，这时候，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便用双臂搂住她那腰向前挺、肩膀往后倒的身子。这下可就坏啦。她跟个陀螺似的飞快扭转身，满脸气的绯红，还没等我来得及道歉，她已经抬起手来……”

“前面讲过，从前在办公室里常常提到当时还是烤饼小贩的芭尔芭拉，如何给一个冒失鬼吃了一记耳光。同事们说，这姑娘个子虽小力气倒挺大，扇起嘴巴来可厉害啦。这些话当时在我听来只觉得夸大其词，滑稽可笑。谁知事实果真如此，她的力气实在够大，我站在那儿就像给雷打了似的，眼前跳荡着无数亮光。——然而这乃是天上的亮光，像太阳，像月亮，像星星，

又像一边捉迷藏，一边唱着歌的小天使们。我恍恍惚惚，像喝醉了酒似的。她呢，更是吃惊非小，伸出手来摩着我的脸颊说：‘我打得太狠了！’突然，又像触了电似的，我蓦地在自己脸上感觉到了她温暖的呼吸和嘴唇——她在吻我啦！那么轻，那么轻，但又确实实实在在地吻在我的脸上，就在这儿！”老人举起手来拍了拍自己的面颊，眼泪夺眶而出。

“我记不起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他接下去说。“我只知道我向她奔去，她却逃进了里屋，关上了玻璃门。我在外面往里推门；她弯下身子倾全力顶着，脸贴在玻璃上。我呢，尊贵的先生，就鼓足勇气用力地也吻了她，隔着玻璃吻了她。

“‘哈哈，这儿才叫热闹哩！’我猛听背后有人喊。原来是杂货商正好回来了。‘喏，打打闹闹，亲亲热热，’他说。‘出来吧，小芭芭，别傻啦！人家真心诚意想和你亲一下，你可是不好拒绝呀。’

“但芭尔芭拉并未出来。倒是我自己似清醒又糊涂地结巴了几句，便离开了。临走时竟错拿了杂货商的帽子，是他自己笑着从我手中换了回去。这便是我开头说的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我几乎想说，这是我唯一的一个幸福日子；但又觉得这样讲不对，因为一个人从上帝那儿获得的恩典是很多很多的。

“我不清楚，姑娘心中对我究竟怎样。我想象不出，她是还在生我的气呢，或是已经原谅了我。我踌躇了好久，才又下决心上她家去。但她却对我很好。她坐在那儿静静地做着活计，态度谦和，完全不像平常那样盛气凌人。她朝身边的小板凳歪了歪头，示意我坐下去给她当下手。我们就这么坐在一起干着活儿。老头子想抽身出去。她却说：‘你留在这儿嘛，爸爸。你要做的事已经做过了’。老头子只得踱了踱脚，继续留下。他来回踱着，一会儿讲这，一会儿说那，我都不敢插嘴。突然，姑娘尖叫一声：她干着干着不小心划破了手指。她痛的把手甩来甩去，显出平时所没有的娇气。我想看一看她的伤，她却使眼色让我继续做活计。

“‘瞧您捣不完的鬼！’老头子嘟囔了一句，然后冲到姑娘跟前，粗声大气地说：‘要做的事还没有做！’说完便通通地跑出去了。

“我抓住时机，想就昨天的事向姑娘道歉。她却打断我说：

‘别提啦，咱们还是谈点正经事吧。’

“她抬起头来，上上下下地端详了我好一阵，然后以平静的调子说下去：

“‘我自己都记不起，我们开始是怎样认识的了。可一些时候以来，您来的越更勤了，我们也就习惯了您。您心地善良，这点谁也不否认。可您太软弱，头脑里又净想些不关紧要的事。对自己的正事却不会料理。因此，您的朋友和熟人就有义务和责任为您操心，使您不致上当吃亏。您在我们店里一坐就是半天，数呀称呀，这样下去会有什么出息？将来您想怎么样？打算靠什么为生？’我说有父亲的遗产。‘那可能很多啰，’她说。我报出了数目。‘又多又不多，’她认为。‘说多，您可用它来于一番事业；说不多，您靠它好吃懒做就过不了多久。我父亲不是劝您做买卖吗，我告诉您别听他的。他自己就搞得蚀光了老本，所以——’她压低声音说，‘所以就养成了占别人便宜的脾气，就连对朋友也不会客气一点。您身边必须有个对您真心实意的人才好。’——我于是指着她。

“‘是的，我是个真诚的人，’她说，同时把手扞在心口上，从平时那近乎灰色的眼睛里射出蓝色的光芒，蓝得就像天空一样。‘不过，我却有自

己的道路。我们的店子赢利很少，父亲一直盘算着要开个酒店。可那不是我呆的地方。我只愿做手工活儿，不喜欢伺候人。’说这话时，她的模样高傲得像个皇后。‘他们又向我提了另外一个建议，’她带着有几分厌烦的神气，从围裙底下掏出一封信来扔在柜台上，继续说，‘可那样我就得到外地去啦。’

“‘到远方去吗？’我问。

“‘问这干嘛？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解释说，我也准备搬到那儿去。

“‘您真是个孩子！’她说。‘这不行。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您如果信任我，乐意和我呆在一块儿，那您就去把隔壁那家小百货店盘过来，那家店子的老板正想把它出手，我懂这行道，您将本求利，心里不会过不去。铺子开张后，您可以写写算算，也就有正事干了。至于往后再怎么样，我们现在不谈。——可您必须改改您的脾气！我最恨婆婆妈妈的男人。’

“我跳起来，急忙去抓自己的帽子。

“‘怎么啦？您想上哪儿去？’她问。

“‘去取消我一切原定计划，’我气喘吁吁地回答。

“‘什么计划？’

“我于是向她讲了我们筹办兼营咨询与誉印业务的写字间的经过。

“‘这个干不出什么名堂，’她说。‘谁都会给自己出主意，写字也在学校里学过。’我还告诉她，我们还抄乐谱，这可并非人人都会的。

“‘您又转什么傻念头了？’她责备我说。‘丢开您的音乐，该想想正经事啦！再说，您有能耐独自经营一家商号吗？’

“我解释说，我有一个合伙人。

“‘合伙人？’她惊叫起来。‘他准是在骗您！您该还没交钱出去吧？’

“我不知为什么就发起抖来。

“‘您交了吗？’她再问一次。

“我承认已交三千金圆作筹办资金。

“‘三千金圆？’她高声道。‘这么多钱？’

“‘其余的钱，’我接下去说，‘都存在商务裁判所里，无论如何都是保险的。’

“‘这么说还不只三千金圆啰？’她大声问道。

“我讲了保证金的数目。

“‘是您亲自送进商务裁判所去的吗？’

“‘是我的合伙人去办的。’

“‘那您有张收据吧？’事实上，我并没有收据。

“‘您那位清白的合伙人叫什么？’她继续追问。

“我稍觉平静了一点，把我父亲那个秘书的姓名告诉了她。

“‘仁慈的主啊！’她嚷着跳了起来，双手绞在一起。‘爸爸！爸爸！’

“老头子应声进来。

“‘您今儿个在报上读到了什么？’

“‘关于那个什么秘书吗？’

“‘就是，就是！’“‘喏，这家伙逃跑了，丢下了一大堆债，骗了許多人。如今正到处逮他喽！’

“‘爸爸，’她喊道，‘他也被那家伙给骗啦。这人把自己的钱全交给他管，让他给害的倾家荡产啦！’“‘天下就有这么多傻瓜！’老头子嚷道。

‘我不总这么讲吗？可你老替他讲好话。先前你也笑话他，后来却说他为人诚实。现在我不能不管了！我要让你们瞧瞧，这儿是谁的家。你，芭尔芭拉，给我滚回屋去！您，先生，也快请便，希望您往后别再来罗唆了。咱这儿没东西施舍！’

“‘爸爸，’姑娘叫了一声，‘别对他这么狠，他已经够倒霉啦。’

“‘正因为如此，’老头子吼道，‘我不想也跟他一样倒霉。这个人，先生，’他指了指芭尔芭拉丢在柜台上的那封信说，‘他才是位好汉子！头脑中有主意，口袋里有金钱。他不骗谁，可谁也休想骗他。要说诚实嘛，这样的人就最诚实了。’

‘我结结巴巴地说，还不能肯定保证金已经丢了。

“‘可不是，’他嚷道，‘那位秘书是个蠢货呐！告诉你，他是个无赖，精得很。您就快走吧，没准儿您还能抓住他的！’

“说着，他便把手掌搭在我肩上，推我到了店门口。我往旁边一闪身，转过脸去望姑娘，她身子倚在柜台上，眼睛盯着地面，胸脯剧烈地一起一伏。我想走过去，她却生气地把脚一跺；我向她伸出手，她的手只哆嗦了一下，像是又要打我似的。我走出店门，老头子赶紧就把门关上了。

“我踉踉跄跄地穿过闹市，出了城门，来到旷野。绝望一次次攫住我的心，但我很快又产生了希望。我回忆起，我是陪着秘书一块儿去商务裁判所存放保证金的。当时，我在下面大门口等着，他单独上去缴的款。他回来说，一切都办妥啦，收据过几天人家给我送到家里来。结果这话并未兑现，不过可能性总还存在。天蒙蒙亮，我便回到城里，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秘书的家。但他的邻居都笑话我，问我是否没有看报。商务裁判所离他家仅仅几幢房子，我顺道便去让职员翻存根，结果既不见他的名字，也不见我的名字，毫无付款的迹象。这一来，我的倒霉就肯定无疑了。而且，事情还没有完哩；因为有我与那骗子签订的合同在，他的好些债权人就想扭住我不放。好在法院没有批准，为此真该赞扬和感谢他们！虽然对我来说，批准不批准都是一样。

“在遭遇这种不幸的当儿，说实话，杂货商和他女儿已完全被我抛诸脑后了。后来心境平静了一点，我便考虑未来怎么办的问题，于是又生动地回忆起了最后那个晚上的情景。老头自私成性，他我可以理解，可是姑娘呢？我有时想，如果我还有财产，能够养活她，她说不定就会……。可是，她并不爱我——这个人。”——说到此，老人摊开两手，看了看自己枯槁的身体。——“就连我对人客客气气，她都看不顺眼。

“我就这么胡思乱想着，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天黄昏——从前这段时间我总是在杂货店里消磨的——，我又坐在朦胧暮色中，想着那个去惯了的地方。我仿佛听见他们在说话，在骂我，在嘲笑我是个傻瓜。这当儿，门外发出了窸窸窣窣的响声，接着，门开了，一个女人走了进来。是芭尔芭拉！——我坐在椅子上动弹不得，面前似乎出现了奇迹。她脸色苍白，胳膊肘上挎着个小包。她走到屋中央，停下来环视着空荡荡的四壁，再瞅了瞅室内可怜巴巴的几件家具，长叹一声。随后，她走到一旁靠墙立着的橱柜前，解开小包，拿出她为我洗过了的内衣和手巾。她拉开抽屉，发现里面几乎是空落落的，吃惊得绞起手来，但很快，她便开始整理原有的衣服，并把她带来的几件也摆进去。整理完，她退后几步，眼睛望着我，手指着仍然开着的抽屉说：‘五件衬衣，三条手巾，全都在这儿了！’说完，她慢慢推上抽屉，手撑着橱子，放声痛哭起来。可以看出她很难受。她坐在橱子旁边的一把椅子上，

用手绢捂着脸，出气时重时轻，还在一个劲地抽泣。我轻轻走到她跟前，拉住她的手，她柔顺地任我拉着。可是，我为了让她看我，顺着她低垂的手向上摩到她臂肘的时候，她却陡然站了起来，挣脱手，沉静地说：

“‘一切都没有用了！事情已经注定。您是自己情愿的，既害苦了自己，也害苦了我们，当然最苦的还是您自己。本来，您是不配得到同情的，’——说到这儿，她越来越激动——，‘因为您太软弱，自己的事都料理不好；太轻信，对谁都死心眼，管他是骗子还是老实人。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同情您。我这会儿来是向您告别。是的，您可能很惊奇，这是您的事。可如今我不得不到那些粗鲁的人中间讨生活，虽然我反抗了很久。有什么办法呢！刚才我已让您握过我的手，咱们这就分别吧——永远分别！’

“我看见，泪水又涌上了她的眼眶，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走了。我的手脚像灌了铅似的挪不动。她到了门口，又回过头来说：

“‘衣服都理好了。当心别再丢了什么。往后的日子会很艰难啦。’她举手在空中划了个十字，喊道：‘愿上帝保佑您，雅各布！——永远永远保佑您，阿门！’她压低声音补充了这么一句，出去了。

“到这时候，我的四肢才活动起来，急忙出门去赶她，到了楼梯口对她喊：‘芭尔芭拉！，我听见，她在楼梯上停住了，就迅速往下走，她却在底下对我说：‘别来啦！’说完便跨下最后几步楼梯，出大门去了。

“自那以后，我日子过的很苦，但却没有哪天比这一天更苦。第二天，我好了一点，可依然神思恍惚，不知到底怎么回事，便一大早跑到杂货店前徘徊，希望能打听出一点芭尔芭拉的消息。然而半天也看不出个名堂，最后就鼓起勇气从旁边朝店里张望。我看见店里坐着个陌生女人，在称货物和找补零钱。我大起胆子走过去，问她是否已经把店盘过来了。

“‘眼下还没呐，’她回答。

“‘老板一家上哪儿去了呢？’

“‘今儿个一早就去了朗根勒巴。’

“‘女儿也去了吗？’我吞吞吐吐地问。

“‘那还用说，’她回答，‘她去那儿结婚嘛。’

“女人也许还对我讲了我后来从其他人口里知道的一切，那就是：朗根勒巴的一名屠户，也就是我第一次上杂货店碰见的那位，很久以来就在向芭尔芭拉求婚，她却一直不从；直到最近几天，在父亲的催逼下，同时也可能没有别的人好指望了，她才答应下来。这天早晨，父女俩便动身去了朗根勒巴；而眼下，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芭尔芭拉已做屠户的老婆啦。

“我说过，那女人可能已对我讲了上面的全部情况；可我只呆呆地站在那儿，什么也没有听见，直到一个顾客走来把我推开，那女人也不客气地吼起我来，我才离开了杂货店。

“您大概会以为，尊敬的先生，”老人继续说，“那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切人中最不幸的吧。一开始也正是如此。可当我走出店来，回过头去望芭尔芭拉肯定经常站在后面向外张望的那几扇小窗时，心头却产生了一种幸福之感。是啊，她如今脱离了一切愁闷，成了自己家中的主妇，不必依赖一个本身就衣食无着、无家可归的人，一辈子受穷受苦了。这样的想法给我的心以莫大的安慰，我为她和她的未来祝福。

“我自己则每况愈下，不得不靠音乐为生。起初，在剩下的钱尚足以度日时，我努力练习并记熟大师们的作品，特别是那些我亲手抄写的大师们的

作品。后来，我花光了最后的一点积蓄，便开始以自己的本领赚钱。一开始，是在室内给人演奏；我女房东家里一次请客，便提供了我初试身手的机会。然而，我的演奏在这种场合不受欢迎，我便转移到了大院中，相信在那众多的听者里头，总会找到几个知音的。是的，我后来终于走上街头，并且获得了真正的满足。行人三三两两地停下来，向我提出问题，离开时都不无同情的表示。他们给我钱，我并不因此难为情。要知道，这正是我的目的啊。后来，我还看出，古往今来多少我不可及的大师，他们哪个又不以自己的成就换取报酬，而且常常是很高的报酬呢。我便这样一直活到了今天，穷困虽是穷困，可却诚实无欺呀。

“过了几年，我还获得一个额外的幸福：芭尔芭拉回来啦。

· · 她丈夫赚了钱，在城外买下了一家肉铺子。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的儿子叫雅各布，跟我一样。我眼前的营生和往事的回忆，都不允许我冒昧；可后来却被他们自己请了去，教他们的大儿子拉提琴。他虽然天资甚浅，又仅仅只能在礼拜天练练，其他日子全得在父亲肉铺里帮忙，却也已经拉得相当不错。有时候我们拉着拉着，他母亲就合着唱了起来。这许多年，她变化尽管很大，人也长胖了，很少能再想到音乐，但这会儿唱起来仍像当年一样地优美，一样地甜蜜。”讲到此处，老人便取出提琴，拉起那支他心爱的歌来，一个劲地拉得如醉如痴，根本忘记了我。我终于听腻了，便站起身，搁了几枚银币在他桌上，走出门去。老人却仍旧狂热地拉着，拉着。

不久我便去外地旅行，直到初冬才回到维也纳。时过境迁，老乐师的事也渐渐淡忘了。第二年开春，浮冰壅塞河床，引起洪水泛滥，城外的低洼地带变成了一片水乡泽国，才又使我想起他来。园丁街虽也淹了，但对老人的生命似乎不必担忧，他住的紧挨着屋顶，被死神选中的多半是住底层的居民。然而，洪水断绝了他的生计，他的处境该是何等困难啊。可在大水消退之前，我也无计可施，再说政府已尽力派船送去了赈济粮食和营救人员。但等洪水一退，街上又可行走了，我便决定把已开始征集的数额相当可观的捐款中我那一份，亲自送到我十分关切的这个人家里去。

利奥波德镇一片惨景。街上到处是破船烂家具，一部分屋子里还积着水，水上漂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我避开拥挤的人群，走到一所房子的大门边，虚掩着的门被我不小心在碰便开了，呈现在我眼前的是过道上的一排排尸体，显然是防疫人员集中运到这儿来的。可不是，在有几所房子里，遇难者的尸体还直挺挺的立在窗前，双手紧抓着窗栏呐。时间和人员都不够，来不及对这么多死者作法律鉴定。

我继续朝前走。四面八方都传来悲恸之声，有失去了孩子的母亲，有流浪街头的孤儿，终于走到了园丁街。这里也排好了穿黑衣的送葬的队伍，不过看来离我去的那年房子还远。可当我走近以后，才发现在送葬队伍和园丁的家之间人来人往，肯定有着关系。在大门口，站着个干练强壮的男子，已上了相当年纪，高统靴，黄皮裤，上衣拖得很长，一眼就可看出是个乡间的屠户。他指东派西，不时地和旁边的人交谈几句，态度显得颇为随便。我经他身旁进入院内，正碰上园丁的老婆迎面走来。她当即认出了我，便眼泪汪汪地对我表示欢迎。

“劳驾您也赏光！”她说。“是啊，我们的老先生也真是可怜！他现在和可爱的天使们一块儿奏乐去了。可天使们也不及他好，不及他在世时好。这个诚实的好人本来安安稳稳地坐在他上面的小屋里的；大水一来，他听见

孩子们的喊叫，便冲下楼来救人，又是背，又是牵，把孩子们全带到了安全的地方，累得他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是啊，人不能总把什么都照顾到，我男人临到最后，才想起把税簿和相当多的钞票忘在壁橱里了。老人一听便提起一把斧头，走进已经齐胸的水里。他砍破壁橱，原封不动地拿来了一切。他自己却着了凉，一开始又请不到医生，便烧的说起胡话来啦。以后病情越来越坏；我们尽量治他，心里比他本人还难受。要知道他还在一个劲儿地奏乐，用他的嘴巴奏，还打拍子，还指点别人。后来，水退了一点，我们便接来大夫和牧师，他却突然从床上翻身坐起来，转过脑袋，侧耳听着，仿佛听见远方在奏非常非常好听的音乐，然后脸上带着微笑，倒下去，死了。您上楼去吧，他生前常常谈到您；太太也在上面。我们原本想自己出钱安葬他，可屠户太太不同意。”

在她的催促下，我爬上陡斜的楼梯，到了小屋前，房门大开前，屋子已经腾空，只在中间停放着一具棺木。棺木已经钉上，单等杠夫们到来。在放头的一端的边上，坐着个相当丰满的女人，已经过了中年，穿着印花布裙，系着条黑色围巾，帽子上也缠着黑缎带。她的样子看上去似乎从来也不美。面前站着两个相当大的孩子，一儿一女，显然她在教他们送殡时应注意的礼节。我进屋的当儿，她正把傻愣愣地将身子倚在棺木上的男孩推开，然后仔仔细细地抚平被弄得起了皱的棺衣。园丁的老婆领我上前；这时楼下却吹起了喇叭，并且从街上传来了屠户的喊声：

“芭尔芭拉，时辰到啦！”

杠夫们出现了，我退让到一边。棺木被抬到了楼下，送葬的队伍也就出发了。头里走的是擎着十字架和圣幡的学童、牧师以及教堂的工役。灵柩后紧跟着屠户的一对儿女，以及他们夫妇本人，男的不停地翕动嘴唇，样子像在祈祷，同时又在东张西望。女的热诚地念着经文，只有两个孩子使她分心，不得不一会儿推他们快走，一会儿又拉住他们，似乎很重视保持队形的整齐。送丧队终于到了墓地。墓坑已经掘好了。首先是孩子们往里面撒一把土，男人也做了同样的事。他的妻子却跪了下去，用经书遮住眼睛。掘墓人掩了坑，送殡的队伍也就散了。在墓地门口还发生了几句争执，原因是屠户太太觉得殡仪承办人要的钱太多。随后，送丧的人各奔东西，老乐师就这样给葬掉了。

又过了几天——那是个礼拜日——，我为好奇心所驱使，去到了屠户家中，托词想买下老人的小提琴留着纪念。屠户全家都在一起，我并未发现他们受到丧事的特别影响。只有老人的那把提琴挂在墙上的镜子旁边，与正对面挂着的耶稣受难十字架恰好对称。我说明来意，出了一个相当高的价钱，丈夫看样子已经颇为动心。妻子却从椅子上一下子站起来，说：

“这是为什么呢？提琴是咱雅各布的，咱们可不在乎多这几个钱还是少这几个钱！”

说着便从墙上取下琴来翻来覆去地看，吹掉上面的灰尘，装进抽屉里，急急忙忙锁上，就像生怕谁去抢似的。她背转身去，避开我的视线。就在这时，女仆端着汤走了进来，屠户便开始旁若无人地大声作餐前祷告，两个孩子也跟着尖声尖气地念起来。我于是一边祝他们吃得满意，一边往门外退去。临出门，我瞥了一眼已经转过身来的女人，只见在她的两颊上滚滚地流着眼泪。

（本篇译者为四川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春 潮

〔俄〕屠格涅夫著 沈念驹 译

屠格涅夫的《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处女地》等六部长篇小说以及《猎人笔记》、《木木》、《阿霞》、《春潮》、《初恋》等短篇和中篇小说，在我国早已脍炙人口，应当说他首先是作为小说家而被广大中国读者认知的。然而屠格涅夫创作上的成就并不仅仅限于小说。他还写了许多抒情诗、叙事诗、散文诗、戏剧、文学评论、回忆录，以及大量书简。作为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他对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及其在世界范围内地位的确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 1818 年生于俄国奥廖尔省姆岑斯克县一个古老的贵族世家。当时他的家族早已家道中落。父亲是个近卫军骑兵军官，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并不关心，而且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母亲是个富裕的女地主，性格专横暴戾。对农奴滥加虐待。这些在未来作家的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对农奴制切齿痛恨。

1833 年，未满 15 岁的屠格涅夫考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习，翌年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专业。同年 12 月完成诗剧《斯捷诺》，标志着他文学活动的开始。

1838 年进入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历史、希腊和拉丁文。毕业后一度回国在内务部任十等文官。

1843 年长诗《帕拉莎》问世，从此真正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直至 1883 年逝世，创作生涯长达 40 余年。屠格涅夫长期侨居国外，却始终保持着和国内文学界的联系，关心着祖国的命运，敏锐地感知时代的脉搏，迅速而及时地在创作中反映俄国社会的重大现象。有人称他的全部作品几乎成了 19 世纪 40 至 70 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编年史。

《春潮》的写作始于 1871 年 4 月，发表于翌年第一期《欧洲导报》。1840 年 5 月，屠格涅夫在游历意大利和瑞士后在回柏林途中来到德国城市法兰克福。在那里他偶然踏进一家糖果店想喝杯柠檬汁，正好遇见店主的女儿向他呼救，请他帮助抢救她昏厥过去的弟弟。女郎的美貌和气质使他产生爱慕之心，只是由于匆匆离去，爱情的种子未及萌芽便夭折了。这成了三十年后创作《春潮》的基础。小说开始部分的情节，与作者的经历几乎毫无二致。但不能说这是部自传体小说，因为作者只是采用了自己经历中的一件事作为小说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春潮》发表后受到广泛的欢迎，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俄国评论界的反应则褒贬不一，后来的文学史家和传记作者在论及屠格涅夫的创作时也较少或几乎不提。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这部作品不像作家的其他许多作品那样总是反映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不过《春潮》在艺术上仍然是成功之作。无论是杰玛这个从外表到内心都美的少女形象，还是萨宁这个青年贵族的多余人的虚弱性格，甚至波洛索夫太太这个外表美丽内心丑恶（在作者笔下坏女人往往被写成外表娇美，而好女人则往往外表一般）的坏女人形象，都刻画得极为成功。情节的安排与景物描写也引人入胜。

《春潮》首次介绍到中国，是 1915 年《新青年》第一期。以后曾有多多个单行本的译本问世。笔者译《春潮》正当“文革”末期的 1975 年，是在农场劳动的间隙完成的。脱稿后恩师冯昭琦教授曾为我校订。20 年后重读旧译，自然感到许多地方不满意，然而限于时间未能仔细斟酌、修订。请读者和方家批评指教。

欢快的岁月，
幸福的时日——
恰似春水悠悠，
已经一去不留！

夜半一点多钟他回到自己的书房。打发走点燃灯烛的仆人，他便猛然坐到壁炉边的安乐椅里，用双手捂住了脸。

他还从未感觉到这样疲乏——肉体的与精神的。整个晚上他是与可人的女士们和有教养的男士们度过的；有几位女士颇具几分姿色，男士们几乎个个都智慧过人，才华出众；他本人的谈吐也相当成功，甚至非常精彩，因此被罗马人称作“*taedli-um vitae*”的那种“生之烦恼”，还从来没有以那样不可抗拒的力量来左右他的心情，折磨得他透不过气来。假如他再年轻几岁，或许会由于苦闷、无聊、愤懑而哭泣起来，如同苦艾的苦味一样强烈，灼人的苦痛充溢了他的整个心灵。一种萦回不去的厌烦心理，一种令人反感的沉重感觉，仿佛秋天的暗夜一般，将他团团围住，而他却不知如何摆脱这黑暗，这苦恼。对睡觉两字已无可指望：他明知自己不能入睡。

他开始沉思……缓缓地、无力地、又恨恨地。

他想到了尘世的辗转劳碌与无谓，想到了一切庸俗的虚伪。全部逝去的岁月徐徐在他的脑海里经过（他不久前刚满五十二岁），却没有一年一岁可以使他自我原谅的。到处是空话连篇一事无成，到处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到处是一半认真、一半故意的自我陶醉——只要孩子不哭，怎么哄他都成；但是倏然间想不到老之将至了，随之而来的是那不断增长、吞噬一切、消耗一切的对死的恐惧……于是扑通一声跌进无底深渊！如果生活就是这样风云突变，那倒反而好些！否则，临终以前，会出现虚弱无力，多病多痛……就像铁器生锈一样。在他的印象里，生活的海洋并不像诗人描写的那样，海面上汹涌着滚滚波涛；不，他设想这个海洋是安宁平坦、纹丝不动，直至最黑暗的底部也是清澈可见的；他自己则坐在一叶灵活易晃的小舟上，而在那淤泥堆积的黑暗海底，隐隐约约看得见一件件如巨鱼般丑陋的怪物：那是日常人生的种种疾病、弊端、苦痛、狂妄、贫困、盲目……他望着，眼见得一件怪物从黑暗中游离出来，向上升浮，越升越高，看起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令人厌恶地清晰……再过一分钟，载他的那时小舟便会被它掀个底朝天！但是眼看着它又似乎模糊起来，它渐渐远去，沉到了水底，并在那里停下来，轻轻摆动着尾巴……然而命定的一天终将来临，于是它将小船掀翻了。

他抖了一下脑袋，猛地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踱了两遍，便坐到书桌前，将抽屉一只接一只地拉开，开始翻捡那些纸页，那些陈年的、大部分是女人的书简。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并不想翻寻什么——他只是想做点表面上的事务来排遣使他苦恼的思绪。无意间他打开了几封信函（在其中一封里发现一朵干枯的小花，上面缠里一条褪了色的小带子），他只耸了耸肩，望了望壁炉，便将这些信件丢到一边，显然打算把这堆无用废物付诸一炬。他急匆匆地有时把手伸进这只抽屉，有时伸进另一只抽屉，突然他睁大了眼睛，缓缓地取出一只老式的八角形小盒，又缓缓地打开盖子。盒子里，两层发黄的棉花下面，放着一个石榴石的小十字架。

他困惑莫解地对着这个十字架仔细看了一会，突然轻轻叫了一声……他面部流露的表情既不是悔恨，也不是喜悦。当一个人与早已音讯杳然的另一个人不期而遇，那个人他曾一度温存地爱过，而今忽然出现在他眼前——还是那个人，却被岁月整个儿改变了模样，在这个时候，他的脸上才会出现类似的表情。

他站起来，回到壁炉边，又坐到安乐椅上——又用手捂住了脸……“为什么要在今天？非得在今天？”他忖道，于是他回想起了许多早已成为过去的事。

下面就是他的回忆……

不过首先得交代他的名字、父名和姓氏。他叫萨宁·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

下面就是他的回忆。

1

故事发生在 1840 年。萨宁刚过二十二岁，在从意大利返回俄国的途中，他耽搁在法兰克福。他财产不多，却是个独立的人，几乎无家无室。由于一位远亲的故世，他得到了几千卢布，于是决计到国外去花掉这笔钱，趁他还没有去供职谋生，趁自己还没有受到公职这根锁链的羁绊（没有这锁链，要想得到生活保障是不堪设想的）。萨宁毫发不爽地执行了自己的计划，而且安排得恰到好处，在他抵达法兰克福时身边剩下的钱正好够他用到彼得堡。在 1840 年铁路还十分稀罕，旅行家先生们乘坐的是公共马车。萨宁在拖车里订到一个座位。但是只有晚间十点才有出发的班车，时间绰绰有余。幸好天气晴好，萨宁于是在当时著名的“白天鹅”饭店用过午餐后便去城里闲逛，他顺道参观了丹奈格尔的阿里阿德涅，不过他不怎么喜欢；参观了歌德故居，歌德的作品他只读过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而且还是法文译本；沿美因河溜达徘徊了一阵，像体面的旅行者常做的那样寂寞无聊了一会，最后在傍晚五点钟的时候一身疲乏、拖着风尘仆仆的双腿，来到法兰克福最不起眼的一条街上。这条街令他尔后久久不能忘怀。在街上为数不多的房屋中，他看到其中一幢房屋上的一块招牌：“乔万尼·路塞里记意大利糖果店”，这一行字招徕着过往行人。萨宁想喝杯柠檬汁，便走了进去。在刚进门的那个房间里，简朴的柜台后面，上了漆的橱窗的搁板上，像药铺一样陈列着几个贴有金色标签的瓶子，还有那么多盛有面包干、巧克力饼和冰糖的玻璃罐。这个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只灰猫，在窗边一张高高的柳条椅上眯起眼睛，四只爪子有节奏地一蹬一蹬打着呼噜；一个大大的红毛线球和一只翻倒的雕木小篮子并排放置在地板上，在薄暮斜阳的映照下发出耀眼的红色。隔壁房里依稀听得见模糊不清的声音。萨宁站了一会，打了门铃，待它响过，便提高声音说道：“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吗？”就在那一刻隔壁房间的门开了——于是萨宁身不由己地一阵惊讶。

2

店堂里急急忙忙地跑进来一个十九岁上下的少女，她那裸露的肩头披散着棕色头发，一双没有戴手套的手向前伸着，见到萨宁后马上向他跑过去，抓起他的手，拉着他跟自己走，一面气喘吁吁地说：“快，快，到这儿来，救救他吧！”萨宁不是因为不愿意跟她走，实在是过于惊讶了，所以没有立刻跟着走去，仿佛要站在那里顶住似的；有生以来他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她向他回过回头来，说道：“请来，请来！”在她的话音里、目光里、痉挛地举向苍白面颊的紧握的手的动作里，都带有如此绝望的神情，使得萨

宁马上跟着她冲进了敞开的门里。

在他跟随姑娘跑进去的那个房间里，一张老式的马鬃编的沙发上躺着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模样与姑娘惊人地相似，显而易见是她的弟弟；男孩满脸苍白，白中透着淡淡的黄色，就像白蜡或者古旧的大理石。他双目闭着，浓密的黑发在仿佛僵硬的前额和凝滞不动的细细的双眉上投下一片暗影，发青的唇间露出咬得紧紧的牙齿。看来他已停止呼吸。一只手耷拉着碰到了地板，另一只手枕在脑后。男孩穿着衣服，扣着扣子；紧紧的领结卡着他的脖子。

杰玛哭喊着向他扑去。

“他死了，他死了！”她喊道，“刚才还坐在这里和我说话，突然倒下不动了……我的天！难道就没救了？妈妈又不在！潘塔列昂，潘塔列昂，医生怎么啦？”她忽然又用意大利语说，“你去请过医生了吗？”

“小姐，我没有去过，我派露易斯去了。”门后面响起一个嘶哑的声音，说着房间里一拐一拐地走进一个小老头，他穿一件黑纽扣的紫色燕尾服，系一个高高的白领结，下身是一条南京土布做的短短的长裤，一双蓝羊毛长袜。在一大堆铁灰色的花白头发下面，他那小小的脸已全然看不见了。这蓬头发先是在头的四周笔直向上翘起，然后又蓬蓬松松地一绺一绺往下挂，使得老人的形象酷似一只凤头鸡；在这一大堆深灰色的毛发下面，只辨认得出一个尖尖的鼻子，还有一双圆圆的黄眼睛，这就使这种相似越发惊人了。

“露易斯跑得快，我可跑不动，”老人依次抬了抬那两只穿在打花结的高帮鞋里的患风湿的双脚，继续用意大利语说，“我这就打水去。”

他用于瘦变形的手指紧紧抓着水瓶的长颈。

“可爱弥儿这就要死了！”少女大声说道，同时把手伸向萨宁。“哦，我的先生，O mein Herr！难道您就无能为力吗？”

“应当给他放血，这是中风啦。”被叫作潘塔列昂的老头说。

尽管萨宁对于医道一窍不通，但是有一点他是确信无疑的：

十四岁的小孩子不会中风。

“这是昏厥，不是中风，”他向着潘塔列昂说。“你们有刷子吗？”

老人抬起了小小的脸。

“什么？”

“刷子，刷子，”萨宁用德语，又用法语说。“刷子，”他又说一遍，同时做出刷衣服的样子。

老人终于听明白了。

“哦，是刷子！Spezzette！怎么会没有刷子呢！”

“请拿几把过来，咱们把他的晚礼服脱了，再给他刷身子。”

“好……Benone！用不着往头上浇水吗？”

“不需要……过一会再说；现在快点把刷子找来。”

潘塔列昂把水瓶政到地上，跑了出去，一转眼就拿了两把刷子回来，一把头刷，一把衣刷。鬃毛狮子狗陪着他进进出出，使劲摇着尾巴，好奇地望着老人、少女，甚至萨宁，似乎想弄明白这一场惊吓究竟是怎么回事。

萨宁利索地从躺着的男孩身上脱下晚礼服，解开领口，卷起他衬衣的袖子，然后握住刷子，开始使尽力气刷他的胸口和两臂。潘塔列昂也用心地用另一把——刷头的刷子刷他的靴子和裤子。姑娘跪在沙发旁边，双手紧紧捧着脑袋，眼睛一眨也不眨，宜勾勾地盯着自己的弟弟。

萨宁一面刷着，一面斜眼去看她。我的天！多么漂亮的姑娘！

3

她的鼻子略显得大些，却是美丽的鹰钩形的；上唇覆着一层细茸毛；但是均匀而没有光泽的脸色，活脱脱像象牙或乳白色琥珀；波浪形的头发就像比蒂宫里阿洛里的尤狄菲²；尤其是眼睛，那双深灰色、瞳孔四周有一个黑圈的喜气洋洋的美丽眼睛，即使现在，当惊吓和痛苦使之失去光彩的时候……萨宁不由得想起了他曾从那里启程回国的那个美妙的地方……是啊，他在意大利可没有遇上过类似的情景！姑娘呼吸的次数很少，而且不均匀；看样子她的每次呼吸都在期待着着她的弟弟是否开始透气。

萨宁继续给男孩用刷子磨擦，但是眼睛却在看着姑娘。潘塔列昂的古怪形象同样引起他的注意。老人已经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开始吁吁喘气。他的刷子每刷一下，他就身子一颠，尖声地哼哼，那大蓬的头发已被汗水浸湿，沉重地一左一右摇来摆去，仿佛受到水流冲击的巨大的植物的根须。

“您至少得脱了他的靴子，”萨宁曾想告诉他……

狮子狗大概是受所发生的种种反常现象激怒了，突然将前趾趴在地上，开始汪汪吠叫。

“塔尔塔里亚，坏蛋！”³老人向它发出警告……

但是此时姑娘的脸部表情变了。她的眉头舒展了，眼睛也变大了，并且开始闪现喜悦的光芒……

萨宁回过头去……年轻人的脸上开始显现红晕；眼皮微微动了一下……鼻孔也颤动了一下。他透过依然紧咬的牙齿吸了口气，发出一声叹息……

“爱弥儿！……”姑娘大声叫道，“我的爱弥里奥！”

一双大大的黑眼睛徐徐地睁开了。这双眼睛看人的目光还很迟钝，但是已经露出笑意——微弱的笑意；同样微弱的笑意也出现在他苍白的双唇上。接着他挪动一下下垂的手臂，然后一挥，搁到了胸口。

“爱弥里奥！”姑娘又叫了一声，身子稍稍抬起了一些。她脸部的表情是那么强烈和鲜明，使人觉得刹那之间她要么会眼泪夺眶而出，要么会爆发出一阵大笑。

“爱弥儿！怎么回事？爱弥儿！”门外传来一个声音——于是房里快步走进一个衣着整齐、头发银灰、脸色黝黑的女士。随她进来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男人。女仆的头影在他的肩膀后面晃了一下。

少女迎着他们跑上前去。

“他得救了，妈妈，他活着！”她大声说道，一面痉挛地拥抱进门的女士。

“究竟是怎么回事？”她又问道，“我正回家来……突然遇见了医生先生和露易斯……”

姑娘开始叙述事情的经过，医生则走到病人的跟前；他已越来越清醒，继续挂着微笑：他仿佛开始为自己制造的这场惊吓不好意思起来。

“我看得出，你们用刷子刷过他了。”医生对着萨宁和潘塔列昂说，“你们做得非常好……这是非常好的点子……现在咱们再看看需要采取哪些措施……”他按了按年轻人的脉搏。“嗯！伸出舌头看看！”

女士担心地向他俯下身子。他笑得更加开朗了，把目光移到了她身上，

于是脸红了……

萨宁想到他成了多余的人；他走出去到了店堂里。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去抓通向街上的门把手，姑娘又出现在他面前，使他停了下来。

“您要走，”她温和地望着他的脸，开始说，“我不挽留您，但是今晚请您一定再来这里，我们是那样地感激您，——您，也许是救了我弟弟的命，我们想感谢您——妈妈希望这样做。您应当告诉我们您是谁，您和我们一起应当会感到高兴……”

“但是我今天就要去柏林。”萨宁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

“您还来得及，”姑娘热情地反对说，“过一个小时请再来我们家喝杯巧克力。您答应吗？我还得回去看他！您一定来。”

萨宁还能怎么办呢？

“一定来。”他回答说。

美丽的少女很快握了握他的手，飞也似的走了，萨宁则来到了街头。

4

一个半小时以后当萨宁回到路塞里糖果店时，他在那里受到亲人般的接待。爱弥儿坐在给他刷身的那张沙发上；医生给他开了处方，建议病人“小心自己的感觉”，因为他这个人的气质是敏感型的，很容易得心脏病。他以前也曾有过昏厥，不过从来没有发得那么久，那么厉害。好在医生说一切危险已经过去。爱弥儿的穿着像一个正在康复的病人，套着一件宽大的睡衣；母亲在他脖子上围了一块天蓝色的三角头巾；但是他的样子非常快乐，几乎像过节一般。再说周围的一切也都呈现出一派过节的样子。沙发前面放着一张圆桌，上面铺了一块干净的桌布，高高耸立着一只盛满香喷喷的巧克力的大瓷器咖啡壶，壶四周摆着茶盏，盛糖浆的长颈玻璃瓶，饼干，小圆面包，甚至还放了花；六根细细的蜡烛分别在两只古老的银烛台上点燃。沙发的一头是一张伏尔泰椅，正张开自己柔软的怀抱，萨宁正是被请在这张椅子上就座的。糖果店里在那一天他必须认识的一应人员，都到场了，连狮子狗塔里塔里亚和猫咪也不例外。大家看起来都说不出来的幸福。狮子狗甚至高兴得打起了喷嚏，只有猫咪还是装腔作势，眯着眼睛。萨宁被要求说明自己是哪里人，从哪里来，姓甚名谁。当他说到自己是俄国人时两位女士有点惊讶，甚至啊地叫了一声，但是马上又同声说他的德语说得非常好；不过，假如他觉得说法语更方便的话，他也可以说这种语言，因为她们两人对法语的理解非常好，而且也说得不错。萨宁当即接受了这个建议。“萨宁！萨宁！”两位女士怎么也没有想到俄罗斯姓氏的发音竟如此轻松。他的名字“德米特里”也使她们很喜欢。年长的那位女士说，她年轻时听过一个歌剧叫《德米特里奥和波丽比奥》，但是“德米特里”比“德米特里奥”念起来好多了。萨宁以这样的方式闲谈了大约一个小时。从自己方面说，两位女士也向他叙说了自己生活中的一切详情。说得更多的是母亲，那位头发花白的女士。萨宁从她的谈吐得知她叫来诺拉·路塞里，在丈夫乔万尼·巴蒂斯塔·路塞里去世以后一直守寡；她丈夫二十五年前作为糖果点心师迁居到法兰克福；乔万尼·巴蒂斯塔是维琴察人，虽然性情急躁，也有点孤高自傲，为人倒挺不错，而且，还是个共和主义者！说到这里路塞里太太指了指挂在沙发上方的那幅他的油画肖像，应当认为画像的作者（正如路塞里太太指出的那样：“也是

个共和主义者！”没有能完全抓住他的形貌，因为画上那个已故的乔万尼·巴蒂斯塔像个神色忧郁冷峻的绿林好汉，类似里纳尔多·里纳尔第尼__的人物！路塞里太太本人出身于“古老而美丽的帕尔玛城，那里有不朽的柯勒乔绘画的美妙绝伦的圆顶__！”但是由于久居德国，她几乎完全德国化了。后来她伤心地摇摇头继续说，她只剩下这个女儿和这个儿子了（她依次用手指指了指）；女儿叫杰玛，儿子叫爱弥里奥；两个人都是很听话的好孩子，尤其是爱弥里奥……（“我不听话吗？”这时女儿插进话来；“哦，你也是个共和主义者！”母亲回答说）；他们的生意比起丈夫在世的时候，现在显然在走下坡路，她丈夫在糖果业方面可是个了不起的能手……（“un grand 'uomo！”潘塔列昂神色严厉地接口说）；不过托上帝的福，生活还维持得下去！

5

杰玛听着母亲说话，有时哧哧暗笑，有时叹上一口气，有时抚抚她的肩膀，有时扬起一个手指向她警告，有时望望萨宁；最后她站起来，拥抱了母亲，亲了亲她的脖子——亲在颈窝上，这使她笑了好久，甚至尖叫起来。潘塔列昂也被介绍给萨宁。原来他一度当过歌剧演员，参加男中音组的演唱，不过早已结束自己的演出生涯，在路塞里家中成为一个介乎朋友和仆人之间的人物。尽管他在德国长年居住，他的德语却学得很糟糕，只会用来骂人。“费罗弗卢克托·斯比切布比奥！”__几乎每一个德国人都被他骂到了，他的意大利语说得非常地道，因为他出生在西尼加里亚__，那里可以听到“罗马人说的托斯卡纳语”__！爱弥里奥明显地感到舒服起来，正尽情享受着一个脱离了危险或正在康复的人所感受到的那种愉悦；除此以外，从各方面可以看出家里人对他十分宠爱。他腼腆地向萨宁道了谢，不过更多的是请他吃糖浆和糖果。萨宁被迫喝了两大杯上好的巧克力，吃了许多饼干：他刚吞下一块，杰玛已经给他放上第二块，而且不吃不行！不久他便感到如同在家里一样了：时间过得难以置信地快。他必须介绍许多情况——关于俄罗斯各个方面，俄国的气候，俄国的社会，俄罗斯的农民——尤其是哥萨克，有关1812年的战争，彼得大帝，克里姆林宫，又谈俄罗斯的歌曲，又谈排钟。两位女士关于我们辽阔而遥远的祖国的概念非常淡薄。路塞里夫人，或者按通常的称呼，来诺拉太太，甚至提出令萨宁惊讶的问题：在彼得堡还有没有建于上个世纪的著名冰屋，这是她前不久从她已故丈夫的一本叫《艺术之美》__的非常引人入胜的书里读到的。对于萨宁“难道您认为俄罗斯永远也没有夏天吗”的惊叹，来诺拉太太回答说，她至今还是这样想象俄罗斯的：永恒的积雪，人人都穿皮大衣，人人都当兵——但是异常好客，而且所有的农民都很顺良！萨宁便努力向她和她的女儿提供更准确的情况。当话题涉及到俄罗斯音乐时，她们马上要他唱一曲俄罗斯的咏叹调，并指了指放在房间里的一架小钢琴！这架钢琴上白键的位置安的是黑键，黑键的位置安的是白键。他没有作什么推托，就服从了。他用右手的两个手指和左手的三个手指（拇指、中指和小指）在琴上伴奏，用细细的带鼻音的男高音先唱了《萨拉方》，接着唱了《在马路上》。女士们称赞他的歌喉和歌曲的音乐，但更多的是赞叹俄语的柔和与悦耳，于是要求他翻译歌词。萨宁满足了她们的愿望，但是由于“萨拉方”，尤其是“在马路上”（他是这样转述原意的：“在石头铺砌的街道上年轻的姑娘去打水”）这几个词不能引起他的听众对俄罗斯诗歌

的深刻理解，他先朗诵了一遍，接着再翻译了一遍，然后又唱了普希金的《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__，这首由格林卡谱曲的歌的几个忧郁的小段，他唱得稍稍走了点调。这时女士们的兴奋达到了高潮——来诺拉太太甚至发现俄语和意大利语有惊人的相似点。“Mruobehbe”——“o, vieni”__；“comhoo”——“siam noi”__，等等。甚至连名字：普希金（她读作“普斯金”）和格林卡，在她听来也有亲切感。反过来，萨宁也请两位女士唱点什么。她们也没有客气。来诺拉太太坐到钢琴前，和杰玛一起唱了几首二重唱和民间歌谣。母亲从前曾是个出色的女低音；女儿的嗓子稍弱一点，却非常动听。

6

然而萨宁欣赏的不是杰玛的歌喉，而是她这个人本身。他坐在稍稍靠后和靠边的地方，心里忖道，任何一棵棕榈树——甚至在当时十分时髦的诗人别内迪克托夫的诗里——都不能和她身段的幽雅苗条媲美。当她唱到几个动人的音调而把眼睛抬起时，他觉得没有那样一块天空，在她的那样的目光前面不会豁然开朗的。连潘塔列昂老人，他肩膀靠在门框上，下巴和嘴都缩到了宽大的领结里，也郑重其事、以行家里手的神情听着——连他也在欣赏美丽少女的面容，而且为之愕然——其实他该是司空见惯了的！唱完和女儿的二重唱后，来诺拉太太说爱弥里奥有一副好嗓子，真正的银嗓子，但是他正处于变嗓期（确实，他说话的时候用的是一种不断变化的男低声），因此不许他唱歌。倒是潘塔列昂，也许能一展当年雄风！潘塔列昂顿时露出不满的神色，皱起眉头，搔乱了头发，声明他早已不干这一行了，虽然在年轻的时候确曾为自己保持荣誉；但那是属于那个伟大时代的事了，当时有名副其实的古典歌手——现在那些只会叽叽叫的人比都不能比！也有名副其实的音乐学校。有一次在摩德纳人们向他，这位来自瓦雷泽的潘塔列昂·奇巴图拉献了桂冠，为此剧场里还放了几只白鸽；而且一位叫塔尔布斯基的俄国公爵（il principe Tarbuski，他与他的关系非常友好），在晚餐的时候总是叫他到俄国去，答应给他象山一样多的金子，象山一样多！……但是他不愿意离开意大利，离开但丁的国家（il paesedel Dante!）。后来当然发生了……不幸的情况，是他自己不小心……这时老人中断自己的话，深深地叹了口气，垂下了眼睑，接着又重新谈起了古典音乐的时代，谈起了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加尔西亚__，对他，他怀有真诚，无尚的敬意。

“这才是个人！”他大声说，“伟大的加尔西亚（il granGarsia）从来也不会降格到像今天那些唱男高音的家伙（teno-racci）那样用假音来唱：一直是用胸音，胸音（voce di petto, si!），”老人猛烈地用于瘦的小拳头打了打自己衬衣的硬领，“多么了不起的演员！火山，我的先生们，火山，一座维苏威__！我曾荣幸地有缘和他在最著名的大师__罗西尼的歌剧《奥赛罗》__里一起演唱！加尔西亚演奥赛罗，我演雅各——当他唱这一句的时候……”

这时潘塔列昂站好姿势，用颤抖而嘶哑，却依然热情奔放的嗓音唱起来：

愤怒……命运……我

再也不会害怕！__

全场都颤动了，我的先生们__！但是我不示弱；于是我接着唱：

愤怒……命运……我

再也不会害怕！

“暮地里他像闪电，像猛虎一样唱道：‘我要死了……但已经复仇……’

“或者再比方，当他唱《秘婚记》里这段著名的咏叹调时：‘在……升起之前……’这时，伟大的加尔西亚在‘千里快马’四个字后面用念白叹道：‘一刻不停地赶’——请听，这多么迷人，多么雄伟！这时他用……”老人本来已开始用一种非同一般的装饰音唱起来，但是在第十个音符上打了个顿，咳嗽起来。于是挥了挥手，转过身去喃喃自语：“你们干吗要折磨我！”杰玛立刻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很响地拍了一下掌，喊道：“好！……好！”跑向可怜的退休的雅各，两手亲热地拍拍他的肩膀。只有爱弥儿毫不留情地笑着。“Cet age est sanspitié，这个年纪的人是不知道怜悯的。”来诺拉太太已经在说话了。

萨宁试图安慰年事已高的歌手，便用意大利语和他说起话来（在他旅行的最后一程他稍稍涉略了一点意大利语的皮毛），——说到了“但丁的祖国，那里说着‘是’这个字。”这句话连同“放弃一切希望……”构成了年轻的旅行者关于诗国意大利的全部知识。但是对于萨宁的讨好，潘塔列昂并不买帐。他比以前更深地将下巴埋进领结里，闷闷不乐地鼓起了眼睛，这就使他更像一只鸟了，而且是只生气的鸟——一只大乌鸦或者一只老鹰什么的。一时间爱弥儿的脸稍稍有点红了，这在娇生惯养的孩子身上是通常会发生的，于是他转向姐姐，对她说，如果让客人高兴，没有比朗诵一篇马尔茨的小喜剧再好的主意了，因为她朗诵起来是那么出色。杰玛笑了起来，在弟弟的手上打了一下，大声说他“总是会出这样的鬼点子！”但是她马上去了自己的房间，回来时手里带了本小书，在桌子前的灯光下坐定，向四周看了一圈，竖起一个手指——那是说“安静”的意思，纯意大利的手势，然后开始朗读。

7

马尔茨是30年代的法兰克福作家，他在自己那些用当地方言写作的短小而信手拈来的喜剧里，描绘了当地法兰克福的人物典型，剧中含有虽不深刻、却逗人发笑和生动活泼的幽默。果然，杰玛的朗读非常精彩，完全是演员式的带表情朗读。她鲜明地表演了每一个人物，在使用与她的意大利血统一起继承来的脸部表情时，恰到好处地把握了人物性格。当需要表演一个年暮昏调的老妪，或者愚不可及的市长时，她就不惜自己柔和的嗓子，也不惜漂亮的脸蛋——装出最逗人发笑的怪相，挤眉弄眼，扭动鼻子，混淆卷舌和不卷舌的儿字音尖叫……她自己在朗读的时候一点也不笑；然而当听众（当然潘塔列昂除外：他一听念到“一个可恶的德国佬”时马上怒气冲冲地走开了）爆发出一阵和谐的笑声将她打断时，她把书放到膝头，自己也大声笑了；她把头向后一仰，那黑黑的卷发的一个个柔软的发圈随着她的颈项和起伏的双肩跳动着。笑声停止了，她马上拿起书本，重又使自己的面容保持应有的气质，认真地朗读起来。萨宁对她真是惊叹不已；尤其使他惊讶的是什么奇迹使她这样一张理想化的美丽面孔会突然出现如此滑稽、有时几乎庸俗的表

情？杰玛对几个年轻姑娘的角色，也即所谓的女主人公 的朗读比较地不太成功，尤其是爱情场面她表演得就不成功了。她自己感觉到这一点，所以朗读时使它具有一种轻松嘻笑的色彩，仿佛她对这些信誓旦旦的海誓山盟和慷慨激昂的言词全然不信任似的；不过作者本人对此也是尽可能少用的。

萨宁没有发觉一个晚上飞也似的过去了，直到钟敲十点，他才想起自己行将奔赴的旅程。他像被刺了一下似的一骨碌从椅子上跳起来。

“您怎么啦？”来诺拉太太问。

“我本应在今天去柏林的，而且在公共马车已订了座位！”

“马车什么时候开？”

“十点半！”

“那您已经来不及了，”杰玛说，“留下来吧……我还要念一

“您已经把钱都付了，还是只付了定金？”来诺拉太太好奇地问。

“全付了！”萨宁做出一副伤心的样子大声说。

杰玛眯起眼向他望了望，大笑起来，母亲则责怪了她一番。

“年轻人白花了钱，你倒还要笑！”

“不要紧，”杰玛回答说，“这不会让他破产，咱们设法安慰安慰他就是了。您要喝柠檬汁吗？”

萨宁喝了一杯柠檬汁，杰玛重新开始朗读马尔茨的剧本，一切都顺利地进行下去。

钟敲十二点，萨宁开始告辞。

“现在您得在法兰克福待几天了，”杰玛对他说，“您急匆匆地要上哪儿去？在其他城市不会有比这儿更快活的地方了。”她静默了一会。“不错，不会再有了。”她又说道，微微一笑。萨宁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心里想，由于口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了，他由不得自己，只好待在法兰克福，直到一位在柏林的朋友那里有了回音，因为他打算向他借钱去。

“留下来吧，留下来吧，”来诺拉太太也这样说，“我们要向您介绍杰玛的未婚夫卡尔·克留别尔先生。他今天不能来，因为店里很忙……您也许见过蔡尔街上最大的一家呢绒绸缎店？那就是了，他是那里的经理。不过他一定会非常乐意和您认识。”

听到这个消息——天知道为什么——萨宁微微为之一怔。“这个未婚夫真是幸运儿！”这个念头在他脑子里一闪。他看了看杰玛，他似乎觉得在她眼睛里看出了某种嘲讽的神情。他开始鞠躬告辞。

“明天见？是不是，明天见？”来诺拉太太问。

“明天见！”杰玛说话的语气不是疑问的，而是肯定的，仿佛不可能有其他选择。

“明天见！”萨宁回话说。

爱弥儿、潘塔列昂，还有狮子狗塔尔塔里亚一直送他到街上的拐角。潘塔列昂忍不住要表示对杰玛朗读的不满情绪。

“她怎么不害臊！装腔作势，叽叽尖叫——una caricatura！她倒不如扮演墨洛珀 或者克吕泰涅斯特拉 ——总有点宏大、悲剧的味道，可她偏要装腔作势地摹仿一个丑恶的德国女人！这种事我也会……梅尔茨，盖尔茨，施梅尔茨。”他把脸向前一伸，掰开五个手指，用嘶哑的声音继续说。塔尔塔里亚向着他吠叫起来，爱弥儿却大笑不止。老人猛地向后转过身去。

萨宁回到“白天鹅”饭店时（他的行李留在那儿的大堂里），心情是相

当混乱的。所有这些夹杂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的交谈，还一直在他的耳边回响。

“未婚妻！”他轻声说，这时他已躺在开给他的一间简朴的房间的床上。
“而且是位绝代佳人！可是我留下来干什么？”

但是第二天他还是给柏林的朋友去了信。

8

他还没有穿衣，茶房已经通报两位先生的到来。其中一位原来是爱弥儿；另一位，仪表堂堂、身材魁梧的年轻男子，面容幽雅英俊，就是卡尔·克留别尔先生，美丽的杰玛的未婚夫。

应当认为，在那个时候整个法兰克福城里还没有一家商店有像克留别尔先生那样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身居高位而又殷勤热情的店堂经理。他的衣着无可挑剔，正与他器宇轩昂的气派，优雅得体的风度相得益彰——当然他风度的优雅得体不免有点英国式的（他在英国待过两年）古板与拘谨，不过仍然是十分迷人的！一眼看去就可明白，这位英俊、略显严厉、受过良好教育、洗得一尘不染的年轻人，惯于对上司唯唯诺诺，而对下属则颐指气使，他在自己店里的柜台后面必定能赢得顾客的尊敬！对于他的诚实可敬不容有丝毫的怀疑：只要看一眼他那紧扣着的浆硬的领子就够了！他的嗓音也和应当预料的丝毫不差：浑厚、自信而圆润，但不太响亮，音色里甚至还略带一点亲切的意味。这样的声音用来吩咐属下的店员尤其相宜：“把这块里昂产的大红丝绒拿来！”或者：“给这位女士端把椅子！”

克留别尔先生从自我介绍开始，这时他弯腰致意的姿势是那么高雅，挪动双腿的样子叫人看了是那么舒心，鞋跟碰到鞋跟的动作是那么谦恭，使得任何一个人都会觉得：“这个人从衣衫到内在品质都是顶呱呱的！”他未戴手套的右手的修饰（戴着瑞典手套的左手托着一顶亮得像镜子一样的宽檐帽，帽子底部放着另一只手套）——他谦恭地、然而坚定地向前伸过去的右手的修饰是出于一般预料的：每一个指甲都修饰得别具一格地完美！接着他用最典雅的德语说，希望向外国先生表示他的敬意和感激，因为他为他未来的亲戚，他未婚妻的弟弟提供了重要的帮助，说到这里他用托着帽子的左手向爱弥儿的方向指了指；而爱弥儿却像发呆似的，转身向着窗口，一个手指塞在了嘴巴里。克留别尔先生又说，从自己方面来说，如果能为外国先生做件使他愉快的事情，他将感到幸福。萨宁并非毫无难色地回他的话，也用德语，说他给予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同时请客人进屋里坐。克留别尔先生道了谢，一眨眼便撩开燕尾服的后襟，坐到了椅子上；但是他下坐的动作是那么轻，坐在椅子上的样子是那么不稳固，使人不得不这样理解：“这个人坐下来是出于礼貌，马上就会一下子站起来的！”果然，他马上霍地一下站了起来，不好意思地像跳舞一样将重心在两只脚上移动了两次，说非常遗憾，他不能在此久留，因为要赶到店里上班去——生意高于一切！——不过由于明天是星期日，所以他在征得来诺拉太太和杰玛的同意后，将在索屯举行一次娱乐性的郊游，并有幸邀请外国先生光临，希望他不会拒绝以自己的光临给这次活动增色。萨宁没有拒绝为之增色，于是克留别尔先生再次作了自我介绍，就走了，走的时候最柔和的豌豆黄颜色的裤子一闪一闪的，叫人赏心悦目，全新的皮靴的靴掌发出格吱格吱的声音，也是那么地叫人舒心。

爱弥儿甚至在萨宁邀请他们“请坐”后还继续朝窗口站着，当他未来的亲戚一出门，他便向左转了个圈，然后孩子气地装了个鬼脸，红着脸问萨宁，他能不能再在这儿待一会。“我今天好多了，”他补充说，“不过医生不准我做任何事情。”

“待着吧！您对我一点也没有妨碍。”萨宁立刻大声说，他像任何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一样，乐意随便找个借口来应付，只要他自己不必做什么事。

爱弥儿向他道了谢，于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完全感到自由自在了，无论跟萨宁在一起，还是在他的这间客房里；他仔细看了他的东西，几乎每一样都要问个水落石出：他在哪里买的，多少价钱？帮他剃了胡须，同时对他说不留唇须是白费力气；最后还告诉他许多有关自己母亲、姐姐、潘塔列昂，甚至狮子狗塔尔塔里亚的细节，有关他们家常的一切详情。任何类似胆怯的心理状态在爱弥儿身上已消失干净；他突然感到对萨宁异常地亲近，这完全不是因为他昨天晚上救了他的命，而是因为他这个人是那么可亲可近！他毫不迟疑地向萨宁倾诉了自己的全部秘密。他特别激动地坚持说，妈妈一定要把他培养成一个商人，可是他知道（也许他确实知道），他生来就是个当画家、音乐家、歌唱家的料；知道演出才是他的天赋使命，知道连潘塔列昂也鼓励他；但是克留别尔先生却支持妈妈的意见，并且对她有极大的影响，事实上要他成为一名生意人的主张属于克留别尔先生，按这位先生的概念，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称谓可以和商人这一称号相比！出售呢子或者丝绒，蒙骗公众，向他们收取“Narren—oder Russen-preise（傻瓜或俄国人的价钱）” ，这就是他的理想！

“怎么样！现在应该去我们家了！”萨宁刚梳洗完毕，写完给柏林的信，爱弥儿就大声嚷了起来。

“现在还早。”萨宁说。

“这一点关系也没有，”爱弥儿向他做出亲热的表示，说道，“走吧！咱们先去邮局，再从那里到我们家。杰玛见到您一定会很高兴！您到我们家吃早餐……您可以对妈妈说点关于我，关于我前途的事……”

“好吧，咱们走。”萨宁说道，于是他们出发了。

杰玛果然对他的来临表示高兴，来诺拉太太也非常友好地迎接他：显然昨天晚上他在两位身上留下了好印象。爱弥儿跑去吩咐早餐了，事先对萨宁咬咬耳朵：“别忘记！”

“不会忘记。”萨宁回答说。

来诺拉太太身体不太舒服：她害了头痛病，所以半躺在安乐椅里，尽量不动弹。杰玛穿一件宽松的黄色短上衣，束一根黑色皮腰带；她看上去也显得疲乏，脸色有点苍白；眼睛四周蒙上了一圈黑晕，但是双眼的神采并未因此而稍减，而面容的苍白反而使面部古典式的凝重的线条平添了一种神秘、亲切的成分。那一天萨宁尤其为她双手幽雅的美丽而惊愕；当她用这双手抚平深色而有光泽的鬃发并将它托住的时候，他的目光便无法离开这些灵活、

修长、彼此分开、像拉斐尔的福尔纳里娜那样的手指。

户外天气很热。早餐以后萨宁曾打算离去，但是他们向他指出，在这样的日子最好还是不要动，他同意了，便留了下来。后面的一间房里，也即他和两位女士就座的房里，笼罩着一片清凉；窗户开向一个小花园，那里长满了合欢树。许许多多的蜜蜂、黄蜂和熊蜂，在撒满金黄色花朵的繁枝茂叶间和谐而贪婪地嗡嗡叫个不停；这种不知停息的声音透过半闭的百叶窗和垂下的帘幕传进房来：它诉说着室外空间的炎热——于是关闭在安适的居室内的清凉就变得更加甜美了。

萨宁谈得很多，按昨天的方式，不过既不谈俄罗斯，也不谈俄罗斯的生活。爱弥儿在早餐以后马上就被打发到克留别尔先生那里去实习会计了；由于想满足自己年轻朋友的要求，萨宁就把话题引到比较搞艺术与经商的好处孰多孰少上来。他毫不奇怪来诺拉太太站在经商一边——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但是杰玛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你是个艺术家——尤其是个歌唱家的话，”她热情地把手从上到下一挥，说道，“那你一定要做一流的！二流的就怎么也不行了；可谁知道你能不能达到一流水平？”潘塔列昂也参加了谈话（他作为早已在家的仆人和一位老人，即使有主人在场也被允许坐在席上；意大利人一般对礼仪的要求不太严格），他当然是全力维护艺术的。老实说他的理由相当乏力：他说得最多的，是首先需要具备 *d'uncertoestrod' ispirazione*——某种灵感的激情！来诺拉太太向他指出，说他当然具备这种“灵感”，但是……

“我有敌人。”潘塔列昂闷闷不乐地说。

“那么你（众所周知，意大利人很容易用‘你’字称呼人）凭什么知道爱弥儿就不会有敌人呢，甚至在他身上将要展示这种灵感的时候？”

“那好，就让他当个店员吧，”潘塔列昂懊丧地说，“不过乔万尼·巴蒂斯塔可不会这样做，虽然他自己不过是个糖果点心师！”

“乔万尼·巴蒂斯塔，我的丈夫，可是个有头脑的人——要是他在年轻时迷上了……”

然而老人已经一句话也不想听了，便走了出去，临走时又一次用指责的口气说：

“啊！乔万尼·巴蒂斯塔！……”

杰玛大声说，如果爱弥儿觉得自己是个爱国者，并想为了意大利的解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那当然可以牺牲有保障的前程——但不是为了演戏！这时来诺拉太太激动起来，开始央求女儿至少不要把自己兄弟的思想搞糊涂了，同时她又对这一点感到满意：她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不顾一切的共和主义者！说这几个字的时候来诺拉太太噢地一声叫了起来，于是开始诉说自己的头痛，说脑袋“要裂开来了”。（出于对客人的尊重，来诺拉太太和女儿说话用的是法语。）

杰玛马上开始讨好她，先在她的前额洒上花露水，再轻轻地吹气，轻轻地吻她的面颊，给她的头垫上枕头，不准她说话——又吻她。接着她转向萨宁，开始用半开玩笑、半动真情的语气告诉他，她有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母亲，母亲曾经多么漂亮！“我说什么来着：曾经！她就是现在也十分迷人啊。请看，请看，她这双眼睛！”

杰玛一转眼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白手绢，用它盖住母亲的脸色，然后徐徐把它的边沿从上往下移，逐渐露出来诺拉太太的前额，眉毛，眼睛；等了一

会后又让她睁开眼。她服从了，杰玛因为赞叹而大叫了一声（来诺拉太太的眼睛果然很漂亮），接着她快速地将手绢从自己母亲脸上靠下面的不太整齐的部分滑过，便又扑过去吻她。来诺拉太太笑着，轻轻地转身躲她，故意装出努力躲避她的样子。杰玛也假装和母亲对抗，同时又跟她亲昵，但不是像猫那样，也不按法国人的方式，而带着意大利式的优雅，在这种优雅里总是可以感觉到力量的存在。

终于来诺拉太太说累了……这时杰玛马上建议她睡一会儿，就在这里，安乐椅上，“我和俄罗斯先生（avec le monsieur russe）会那么安静，那么安静……就像小老鼠一样……comme des petites souris。”来诺拉太太微微一笑作为对她的回答，闭上了眼，稍稍叹了口气后，开始打瞌睡。杰玛利索地坐到她旁边的长椅上，便再也不动了。只是偶尔当萨宁稍稍动弹一下的时候，她才抬起一只手的一个手指，凑到嘴唇边——另一只手她用来托住母亲头下的枕头——轻轻地嘘一下，斜过眼去看一看萨宁。结果他也仿佛僵住了，也一动不动地坐着，就像着了魔似的，全身心地欣赏着一幅图画，向他展示这个画面的既有这个半暗不明的房间，在这个房间里，插在几只古老的绿茶杯里的新鲜而茂盛的玫瑰随处闪耀着显眼的红点；也有这位睡着了了的妇女和她那温雅地收拢的双手、那张善良疲倦的脸以及雪白的枕头的四边；还有这位年轻、高度警觉、同样善良、聪慧、纯洁和难以言喻的美丽的人，连同那双如此黑、如此深、虽然带上阴影却依然炯炯有神的眼睛……这是什么？是梦？是童话？他怎么会在这里的？

11

店堂的门铃响了。一个年轻的乡下小伙子戴一顶皮帽，穿一件红坎肩，从街上跨进了糖果店。一清早起，还没有一个买主来光顾过……“我们就是这样做买卖的！”早餐的时候来诺拉太太曾经叹着气对萨宁说过。此刻她还在打盹儿。杰玛不敢从枕头底下抽出手来，就悄悄地对萨宁说：“您去，代我做生意去！”萨宁马上踮起脚尖走到店堂里。青年人要四分之一磅的薄荷饼。

“收多少钱？”萨宁压低了声音隔门问杰玛。

“六克里泽。”她同样压低了声音回答。

萨宁称了四分之一磅，找来纸头，卷成三角包，把饼包进去，漏出来一点，再包过去，又漏出了一点，最后交给了她，收了钱……年轻人惊奇地看着他，不住地在胸前揉着帽子；而隔壁房间杰玛却抿起嘴拼命在笑，这个顾客还未走开，又来了第二个，接着第三个……“看样子我手气不错呀！”萨宁自忖道。第二个主顾要一杯清凉杏仁酪，第三十要半磅糖果。萨宁都满足了他们。他兴奋地敲着羹匙，把盘子移来移去，灵巧地把手指伸到箱子和罐头里去，结帐的时候发现他把杏仁酪卖便宜了，糖果却多收了两克里泽。杰玛一直在偷偷地笑，萨宁也感觉到异乎寻常的一种欢乐，一种非凡的幸福。他多么愿意永远这样站在柜台前面卖糖果和杏仁酪啊！与此同时那亲切的身影却以友善而嘲弄的目光从门里面看着他，而夏日的骄阳则透过窗外栗树繁茂的枝叶正把正午阳光和绿荫的幽幽金光撒满整个屋子，那种懒洋洋的甜蜜、那种无忧无虑与青春的——青春初期的倦怠，怎不叫人心里如痴如醉啊！

第四个主顾要一杯咖啡，只好叫潘塔列昂来了（爱弥儿还在克留别尔先

生店里没有回来)，萨宁又复回到杰玛身边坐下。来诺拉太太依然在打盹儿，这使她的女儿十分如意。

“妈妈睡着了就不头痛。”她说。

萨宁开始谈自己的“生意经”——当然仍旧压低了声音；他十分认真地打听各种糖果的价钱；杰玛也认真地把这些价目告诉他，同时两人都会心而友爱地欢笑着，仿佛意识到自己在演出一场最销魂的喜剧。突然从街上传来手摇风琴演奏《自由射手》中“穿过园田，穿过河谷”——这一段音乐。琴声幽怨委婉，如泣如诉，在凝滞的空气里震荡，刺入耳鼓。杰玛打了个冷颤……

“这会吵醒妈妈的！”萨宁跳起来跑到街上，往拉风琴人的手里塞了几克里泽，吩咐他不要拉琴并离开此地。他回来的时候杰玛轻轻对他点了点头表示谢意；她若有所思地微笑了一下，于是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哼起了韦伯的乐曲，在这首曲子里麦斯科把初恋的疑虑困惑表达得淋漓尽致。然后她问萨宁是否知道《自由射手》，是否喜欢韦伯的作品，接着又说自己虽然是意大利人，但像这样的音乐却比什么都喜欢。话题从韦伯转到诗歌和浪漫主义，转到当时还是尽人皆读的霍夫曼——……

来诺拉太太依旧在打盹儿，甚至发出轻微的鼾声，然而阳光却透过百叶窗抛进一条条狭窄的光带，不知不觉而又片刻不停地沿地板、沿家具、沿杰玛的衣服、沿树叶和花瓣移动着，旅行着。

12

原来，杰玛对霍夫曼，并不怎么欣赏，反而认为他的作品……是枯燥乏味的！她的南方型的开朗性格领略不了他小说的那种北方型的幻想迷离的成分。“这无非是些童话，写给孩子看看的！”她说话的语气颇有几分轻蔑的意味。她同样模糊地觉得霍夫曼的作品缺乏诗意。但是她却很喜欢他的一部小说。虽然题目已经被她忘记了。其实她所喜欢的也只不过是小说的开头部分，至于结尾，或许她没有读完，或许同样被她忘记了。小说讲的是一个青年人在某个地方，好像也是在一家糖果店，遇见了一位美丽非凡的姑娘，一个希腊人，她的身边陪着一个神秘而奇怪的凶恶老头。青年人对姑娘一见钟情，而姑娘却用如此凄楚的眼神看着他，仿佛恳求他来解救自己……他暂离片刻——但是等他回到糖果店，无论是姑娘还是老头都已踪影全无。他四处寻找，不断发现他们的最新踪迹，他追赶他们，但是无论何时何地，就是无法赶上他们。对他来说，美丽的姑娘已经永远消失，然而他难于忘却她那哀求的眼神。一个念头折磨着他，也许他终生的全部幸福就此在他手里溜走了……

霍夫曼的小说未必如此结尾，但是情节大致是这样构成的，也是这样留在杰玛的记忆之中的。

“我认为，”她说，“类似的相遇和类似的分离，人世间发生得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萨宁没有作声……不久以后他谈起了……克留别尔先生。这是他第一次提到他。在此以前他连想也没有想到过他。

现在倒过来，是杰玛不作声了，她陷入了沉思，把眼睛盯着旁边，轻轻的咬啮着食指的指甲。接着她夸奖起自己的未婚夫来，说到他明天将要举行的郊游，但是向萨宁迅速地看一眼后，又不响了。

萨宁不知该怎么说才好。

爱弥儿大声跑进来，惊醒了来诺拉太太……他的出现使萨宁高兴。

来诺拉太太从安乐椅里站起来。潘塔列昂进来通知午餐已经准备就绪。这位家庭朋友，昔日的歌手与今日的佣人，还兼任着厨师的职责。

13

午后萨宁继续留在杰玛家里。她们不放走他的借口仍然是盛暑可畏，等到气温降下来，他又被请到花园里的合欢树下去喝咖啡，萨宁同意了，他心里很高兴。一成不变的宁静而平稳的生活之流，蕴藏着巨大的魅力——萨宁沉溺其间而感到是一种享受，他既不向今天索取什么特需的东西，也不设想明天，更不追忆昨天。有杰玛这样一个女子近在咫尺，仅此一点就值几何啊！不久他与她行将分别，也许是永远的分别。然而此刻他们却同在一只独木小舟里，像乌兰德的浪漫歌曲里那样沿着平稳的生活之流漂游，既然如此，那么旅行者，你就享受、欢乐吧！在幸福的旅行者眼里，一切都是愉快而亲切的。来诺拉太太邀他和她还有潘塔列昂一起来打“特来赛得”，并且教会了他这种打法不复杂的意大利纸牌游戏，还赢了他几个克里泽，但他很高兴。潘塔列昂根据爱弥儿的请求叫来了狮子狗塔尔塔里亚，让它表演自己的全部本事。于是塔尔塔里亚就表演跳杆、“说话”——也就是汪汪叫、打喷嚏、用鼻子锁门、衔来主人的破鞋子，最后头上戴了顶高高的旧军帽，扮演起那个因叛变而受到拿破仑皇帝残酷责罚的贝那多特将军来。扮演拿破仑的，当然是潘塔列昂了——而且演得很逼真：他把两手交叉着叠在胸前，再把三角制帽的帽沿拉下来低低地压到眼睛上，说话的语气粗暴而生硬，而且操一口法语，不过说的是什么样的法语，真是天晓得！塔尔塔里亚坐在自己皇上的面前，浑身发抖，夹紧尾巴，两只眼睛在军帽的帽沿下不安地眯着，一眨一眨地；只要“拿破仑”一提高嗓子说话，“贝那多特”就站起两只后腿。“叛徒，滚开！”

14

然而应当就萨宁本人的情况说几句。

首先，他的外表长得相当相当不错：匀称英俊的身材、令人喜爱而轮廓不很分明的面容、一双和蔼可亲的淡蓝色眼睛、金黄色的头发、白净而透着红晕的皮肤——主要的还有那单纯、愉快、诚恳、坦率、乍一看去略显笨拙的表情（先时凭这一点可以一眼就认出那些在我们自由自在的半草原区出生长大的显赫门第的子弟、望族贵胄、出色的少爷）、从容的步态、带卷音的喉音、孩子般的见人就有的微笑……最后还有清新、健康——柔软、柔软而又柔软——这就是你看见的整个萨宁。其次，他并不愚笨，而且颇有涵养。尽管他经过海外的长途跋涉，却依然保持着清新：对于充塞于当时一部分优秀青年心头的那种惶惑不安的情绪，他是相当隔膜的。

近来，我们的文学界在对“新人物”经过一番毫无结果的探索以后，开始描写那样的青年，他们决意不顾一切，要使自己变得新鲜而又新鲜……新鲜得像刚运到彼得堡的弗伦斯堡牡蛎一样……萨宁跟他们可不一样。若要比较，那么他更像一棵前不久才嫁接到我们黑土庭园的年轻繁茂的苹果树，

或者更恰当一点说，好像早先“老爷们”的养马场里的一匹刚套上练马索的强健、肥壮而驯服的三岁小公马……及至他备受生活的磨难而消失了自己身上那种青年人的丰腴之后，那时遇到他的人们所见到的萨宁已完全是另一个人了。

翌日，萨宁还躺在床上，节日盛装的爱弥儿手里拿着拐杖，浑身香气扑鼻，闯进了他的房间，宣布说克留别尔先生驾车随后就到，而且今天将是个好天气，现在他们已经万事俱备，但是妈妈不能去，因为她头痛得厉害。他开始催促萨宁，要他一分钟也不要浪费……果然，萨宁还在卫生间洗漱时克留别尔先生就来了。他叩过门就跨进屋子，鞠过躬以后欠着身子说准备恭候，悉听尊便——尔后他坐下来，温雅地把帽子放在大腿上。这位仪表堂堂的店员穿着得十分讲究，浑身洒满了香水：他的一举一动都散发出高级香水的浓烈香气。他乘来的是一辆叫作兰多的宽敞的敞篷马车，架车的两匹马虽不漂亮然而强壮高大。一刻钟以后，萨宁、克留别尔和爱弥儿就乘着这驾马车，威风凛凛地来到糖果店的阶沿之下。来诺拉太太坚决不要参加郊游；杰玛想陪母亲留在家里，但是恰似常言所谓，母亲把她赶走了。

“我谁也不要，”她说，“我要睡觉。要不是店里没有人做生意，我连潘塔列昂也想打发和你们一起去。”

“能带塔尔塔里亚吗？”

“当然可以。”

塔尔塔里亚立即兴高采烈地爬上驾车的位子，龇牙咧嘴地坐在那里：它对这类事显然早已习以为常了。杰玛戴了一顶系着棕色带子的大草帽；帽子的前檐低低地压下来，几乎替她的整个脸庞挡住了阳光，帽檐的影子恰好遮到嘴唇的上方：那两片嘴唇闪耀着红光，那样地纯洁和温柔，宛如盛开玫瑰的花瓣，透过两片嘴唇时而露出雪白的牙齿，也与儿童一样地纯真无邪。杰玛和萨宁并排坐在后面位子上，克留别尔和爱弥儿则坐在他们对面。窗口露出来诺拉太太苍白的身影。杰玛向她挥了挥手帕，于是马车辘辘启动了。

索屯——一个不大的城市，距法兰克福约半小时路程。它坐落在位于唐奴斯山的一条支脉的美丽地方，大概是由于它的矿泉水对肺弱的人颇有裨益，所以在俄国享有盛名。法兰克福人到此地来毋宁说是为了消遣，因为索屯拥有美丽的公园和各种各样的“维尔沙夫特” ，可供人们在高大的极树和槭树的绿荫下喝啤酒或咖啡。从法兰克福到索屯的道路沿美因河的右岸伸展着，沿途植满草木。马车沿平整的路面辘辘前进，而萨宁却在偷窥杰玛怎么与自己的未婚夫相处，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他们俩在一起。她的态度平静而自然——但是比往常拘谨和严肃。克留别尔的目光恰似一个宽容的、能允许自己和属下分享一种有分寸而又拘守礼貌的快慰的上司。萨宁从他身上看不出他对杰玛的特别讨好和法国所说的“献殷勤” 。显然克留别尔先生认为大局已定，无须辗转奔忙或焦灼不安。然而那种宽容的样子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无论在午前沿索屯郊外的多林山岗和河谷长时间散步的时候，还是在欣赏自然美景的时候，甚至对这大自然本身，他也依然保持着这副宽容的样子，然而透过这副宽容的样子有时也不免要流露出上司通常的那种严厉。比如他指着一条小溪，说它流经山谷的那段过于平直，而没有转几个弯，以致

大煞风景；他同样对一只鸟——磬鹇——的行为表示不满，嫌它鸣声单调！然而杰玛倒没有枯燥乏味的感觉，看样子甚至还感到满意。但是萨宁从她身上却认不出原先的杰玛来，并非因为她的身上投上了阴影——她的美色从来不是像四射的光芒那样溢于外表的——而是因为她把思想隐藏到了内心深处。她撑着阳伞，没有脱手套，稳重沉着、从容不迫地漫步，同一般有教养的女子散步的姿态一模一样，也很少开口。爱弥儿也感到拘束，萨宁更不用说。同时，那种老是用德语谈话的环境也使他有点窘迫。唯一不感到难堪的是塔尔塔里亚。它狂叫着去追赶迎面飞过的鹇鸟，从高低不平的地面上、树墩上、大水缸上一跳过去，又一下子窜到水里，迫不及待地舔水喝，然后竦身抖落身上的水滴，于是又尖叫着向前飞奔而去，拖出红红的舌头，一直垂到胸口。对克留别尔先生来说，凡是他认为可以使一行人愉快的事他都已尽力而为了。他请大家到枝叶繁茂的橡树荫下坐下来，自己则从旁边口袋里掏出一本小书，题目叫《Knallerbsen—oder du sollst und wirst lachen!》（《爆破筒——或你应当而且一定会发笑》），开始朗读充斥全书的诉讼笑话。他一共念了十二则笑话，然而听去却颇觉索然。只有萨宁一个人为了礼貌起见，总算龇了龇牙，再就是克留别尔先生本人，他在读完每个笑话以后总是例行公事般地发出一声短促的笑声——仍然是一种宽容的笑声。临近十二点时分一行人返回索屯，走进当地一家上等菜馆。

该叫午餐了。

克留别尔先生建议把吃午餐的地点选在一个四面关闭的亭子里——“im Gartensalon”；但是杰玛突然表示反对，扬言非得在户外花园里、菜馆前面的一张桌子上不可，否则就不吃饭，说老是看这几张面孔，看都看腻了，她要看看另外的人面。有几张桌子边已有新到的几位客人就座。

克留别尔先生宽容地服从了自己未婚妻的任性要求而去跟堂倌商谈了，这时杰玛却垂下眼皮、咬紧嘴唇一动不动地站着。

· · 她感到萨宁片刻不停、似带疑问地在看她——这，大概使她生气。终于克留别尔先生回来了，宣布说半小时以后就可开饭，于是建议先打会儿九柱戏，说这玩艺儿有助于大开胃口，嘿嘿嘿！打九柱戏是他的拿手；他一面甩球，一面做出一个个令人惊叹的矫健姿势，炫耀自己漂亮的肌肉和优美地举腿踢腿。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竞技家——而且体格是第一流的！他的双手是如此白净、美丽，而用来揩手的又竟是如此昂贵的金光十色的印度富丽雅绸帕！

午餐的时刻到了——于是一行人在桌子四周入席。

谁不知道德国的午餐是个什么样子？稀溜溜的一碗清汤里放上几块面疙瘩和桂皮；一盘干得像软木塞的煮得烂熟的牛肉，附着一层白色的脂肪，外加黏乎乎的土豆、圆鼓鼓的甜菜和洋姜泥；发青的鳗鱼加上白花菜芽和醋；拼上果酱的一盘炸冷盘，还有必不可少的一盘“麦黑尔斯沛斯”，一种浇上酸溜溜的红色作料的像布丁一样的东西：不过酒和啤酒倒是一等的！索屯的饭店老板正是用这样的午餐来款待自己的主顾的。但是这顿午餐本身进行得倒还顺利，当然也看不出什么特别活跃的气氛；甚至在克留别尔先生举杯“为我们相爱”（Was wir lieben）而祝酒时也显不出这种气氛，一切都显得过

于斯文和拘谨。午饭后端来了咖啡，纯粹是德国式的，稀淡而棕红色。克留别尔先生作为真正的骑士，请求她允许他抽一根雪茄……就在这当儿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简直是不愉快——甚至是不体面的事情！

邻近一张桌子上坐着几个美因兹警卫团的军官。从他们的目光和窃窃私语的样子不难猜出来，杰玛的美貌使他们惊讶。其中一个大概是到过法兰克福的，不时地看她，像看一个他所熟识的人一样：显然他知道她是谁。他忽然拿着酒杯站起身（军官们开怀痛饮以后，桌子上已摆满了酒瓶），向杰玛的桌子这边走过来。这个人非常年轻，淡黄色的头发，脸蛋长得很秀气，甚至很讨人喜欢；然而他喝下去的酒却使他变了样子：他的脸部抽搐着，发红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着，表情是恶作剧的。他的伙伴们起先想阻拦他，但最后还是放了他走：说让他去吧——会出什么乱子？

那军官轻轻地摇晃着站定脚跟，在杰玛跟前停下来，喉咙里拼命挤出尖声怪气的声音来说话，这声音虽然是情不自禁的，但从中还是听得出他是在努力克制自己：“为全法兰克福、全世界最美丽的咖啡女郎的健康干杯（说着举起酒杯一饮而尽）——作为报答，我要带走这朵用她那圣洁的手指采摘的花！”他一把拿走了桌上放在杰玛的餐具前面的花朵。起先她愕然、惊恐、脸色煞白……继而转为愤慨，涨得满脸通红直到耳根——而她那双紧紧盯着侮辱者的眼睛，在同一个时间里黯淡下来、又迸射出光芒，充满了黑暗，既而燃起怒不可遏的火焰。军官大概被这双眼看得局促不安起来，他呢喃着别人听不清楚的话语鞠了个躬，就朝自己的那伙人走了回去。他们发出笑声和轻微的掌声来欢迎他。

克留别尔先生从椅子上突然站起来，挺直身，戴上帽，摆出很有身份的样子，只是声音不太响，说道：“闻所未闻！闻所未闻的恶作剧！”（Unerhort！Unerhort Frechheit！）——于是旋即用严厉的声音把堂倌叫来，要他马上结账……不仅如此，他还命令把车驾好，说体面的人不能来这里，因为要受污辱！杰玛依然静止不动地坐在位子里——她的胸脯急剧地、大幅度地起伏着——一听见这句话，杰玛把目光移到了克留别尔先生身上……而且像看那个军官一样，同样盯住不放。爱弥儿气愤得直打战。

“请站起来，我的小姐，”克留别尔先生用同一个严厉的声音说，“您留在这里是不体面的。我们到那边，菜馆里面去！”

杰玛无声地站起来；他弯起胳膊伸给她，她也把自己的手臂伸给他——于是他跨着庄严的步伐把她带到了菜馆里，离午餐的地方越远，他走路的样子也越庄严和傲慢，同他的外貌的变化一样。可怜的爱弥儿瘪沓沓地拖在他们后头跟着。

然而当克留别尔先生和堂倌清账的时候（他一个子儿小费也不给，以示惩罚），萨宁却快步走到军官们坐的桌子前面，对着侮辱杰玛的那个军官（此刻他正让自己的同伴们一个个轮流嗅她的玫瑰花），用清晰的法语说道：

“尊敬的先生，您刚才的举动有失一个正派人的名声，也有失您所穿戴的军服的体统，所以我特来奉告您：您是一个缺乏教养的无赖汉！”

年轻人跳了起来，但是另一个年轻比较大一点的军官制止了他，叫他坐下，并转身来向着萨宁，也用法语说道：

“怎么，这位是姑娘的亲戚、兄弟、抑或未婚夫？”

“我和她是毫不相干的，”萨宁大声说，“我是俄国人，但是眼看着这种恶作剧，我不能无动于衷；这里是我的名片和地址，军官先生可以来找我。”

说着，萨宁把自己的名片往桌子上一扔，同时一把抓起那朵已被一个桌边坐着的军官丢在身边盘子里的杰玛的玫瑰花。年轻人再次想从椅子上跳起来，但是同伴再一次制止了他说：“唐诃夫，安静点儿！”

(Donhof, sei still!) 尔后那个同伴自己站起来，举手敬了个礼，对萨宁说(说话的语气和样子颇带几分敬意)，明天一早他们团的一个军官将有幸前往他的公馆。萨宁微微欠了欠身子表示回答，就急忙回到自己的朋友们中间去。

克留别尔先生装作全然没有看见萨宁走开也没有看见他同军官交涉的样子；他催促马车夫快把马驾好，为他的动作缓慢大发雷霆。杰玛对萨宁也不置一词，甚至连看也不曾去看他。从她紧锁的双眉和苍白、紧闭的嘴唇，以及静穆不动这一点，可以想见她心绪很不好。只有爱弥儿一个人，显然想和萨宁搭嘴，想向他问个明白：他看见萨宁走到军官们面前，向他扔过去一样白东西——小纸片、字条或卡片什么的……可怜的少年的心怦怦在跳，脸上发烧，他想扑过去搂住萨宁的脖子，想哭一场，或和他一起马上去把这批混蛋军官砸个稀巴烂！然而他克制了自己，他注视着自己高尚的俄国朋友的一举一动，对此已经感到满意。

马车夫终于套好了马，一行人上了车。爱弥儿跟着塔尔塔里亚爬上了驾车的位子：在那里他觉得自由不拘，而且克留别尔先生也不会老在他眼前，因为他看见他的时候心里总不舒服。

一路上只有克留别尔先生一个人滔滔不绝地发议论……说了又说；不管是谁都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同样也没有任何人去赞同他。他唠叨得最多的一点就是怪他们故意不听他的意见，到四面都关闭的亭子里去吃午餐。否则就什么不愉快的事也不会发生！接着他又发表了一些激烈的自由主义言论，说政府对军官们如此姑息纵容，不堪容忍，又不检点他们的纪律，对社会上的非军界人士又欠尊重(das burgerliche Element inder Societat)——因此不满情绪正在逐渐增长，而不满情绪的增长，就会使革命逼近，这方面已经有了可悲的先例(说到这里他同情地、然而严肃地叹了口气)，这可悲的先例就是法国！可是他随即又补充说自己是尊重当局的，而且永远……永远！……不会去做革命者——不过目睹这种不守纪律的行为，不得不表示自己的不满！以后又扯到一些老生常谈上去，诸如守德与缺德，礼貌与尊严之类！

杰玛在午前散步的时候已经对克留别尔先生不怎么满意了——所以她和萨宁保持了某种距离，仿佛有他在场她感到难为情，到克留别尔先生大发议论的时候，她明显地为自己的未婚夫感到羞耻了！到郊游快完毕的时候，她实在受不了了，虽然仍旧不同萨宁说话，但是突然向他投过去央求的一瞥……萨宁呢，则感到自己对她的怜悯远远超过了对克留别尔先生的愤懑；尽管他估计明天可能有人找他决斗，但是在潜意识里他却为那天在后来发生的一切而暗自高兴。

这次令人痛苦的郊游终于结束了。在糖果店门口扶杰玛下车的时候，萨宁一声不响地把他夺回来的玫瑰花放在她的手里。她的脸刷地一下子涨得通红，紧紧握了握他的手，立即把玫瑰花藏了起来。他无意进屋里去，虽然天方向晚。她自己也没有邀他进去。这时台阶上出现了潘塔列昂，报告说来诺拉太太还在睡觉。爱弥儿羞答答地和萨宁告别。他使他感到不好意思：他太使他惊奇了。克留别尔用车把萨宁一直送到他的寓处，冷冰冰地向他鞠躬

告别。这位穿戴得体的德国人虽然颇有自信心，却显得颇不自在。其实他们双方都感到不自在。

然而在萨宁心里那种感觉——不自在的感觉，不久就烟消支散了。它被一种捉摸不定的、然而却是快意的、甚至兴奋的情绪所取代。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什么事也不愿去想，嘴里打着唿哨——感到十分得意。

17

“上午十点以前我得等待军官先生来说明，”翌日早上他在洗漱时这样自付着，“过时就恕不恭候了！”但是德国人起身很早：九点还未敲过，茶房就已来报告萨宁，说陆军少尉（der Herr Seconde Lieutenant）封·里希特先生希望进见。萨宁迅速穿上外衣，吩咐去“请他进来”。出乎萨宁的意料之外，原来里希特先生极其年轻，几乎是个孩子。他竭力在自己那张没有胡子的脸上袋出傲慢的样子——但是装得一点也不像：他甚至掩饰不了自己的尴尬相——坐到椅子上去的时候被指挥刀钩住了，差点摔倒在地上。他操一口蹩脚的法语，结结巴巴地对萨宁说，他受自己的朋友封·唐诃夫男爵的委托而来，要求德·萨宁先生为他昨天说过的侮辱性的言语道歉。要是遭到德·萨宁先生的拒绝，那么封·唐诃夫男爵将提出决斗。萨宁回答说无意表示歉意，但是对决斗倒颇为乐意。于是封·里希特先生仍旧结结巴巴地问，他应当和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举行必要的谈判？萨宁回答说他在大约两小时以后再来找他，在这以前萨宁将努力找到副手，（“真见鬼，我找谁来做副手啊？”他当时心里想。）封·里希特先生起身开始鞠躬告辞……然而在跨门坎的时候他停住了脚步，似乎感到了良心上的责备——于是转身对萨宁说他的朋友封·唐诃夫男爵不否认在昨天发生的事件中……自己也有某种程度的……过失，因此萨宁只要稍示歉意就够了（des excuses légères），萨宁回答说不管什么样的歉意，无论是深表歉意还是稍示歉意，他都不愿意做，因为他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过错。

“既然如此，”封·里希特先生脸涨得更红了，回答说，“那就只好进行友谊的对射了——degoupsdepisdoletàl'amiaple！”

“这我就完全不理解了，”萨宁说，“我们朝天打，是吗？”

“噢，不是那个意思，不是的，”少尉难堪极了，嘟嘟囔囔地说，“不过我想，既然事情发生在体面人之间……我还是同您的副手谈吧！”他打断自己的话，走了。

萨宁待那人一走就坐到椅子上，盯着地板直发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生活怎么会一下子风云突变呢？既往的一切，未来的一切忽然顿时烟消雾散，丧失净尽，唯一遗留的就是——我在法兰克福为了一件事要去和别人决斗。”他想起了自己的一个发疯的姑母，她往常颠来跳去地哼着一支歌：

少尉少尉，
我心所爱。
我心所爱。
相将歌舞，
慰我情怀。

他哈哈大笑，学她的样子唱起来：少尉少尉，我心所爱。我心所爱，相将歌舞，慰我情怀。”

“可是应当行动起来，不浪费时间。”他大声嚷道。他从椅子上霍地一下站起来，看见潘塔列昂站在面前，手里拿着一张字条。

“我敲了好几下门，可是您没有回音，我以为您不在呢，”老头说着把字条交给他，“是杰玛小姐的。”

萨宁接过条子的动作可以说是机械的，他打开条子，看完了它。杰玛对他写道，她为了他所知道的那件事十分不安并希望与他即刻就见一面。

“小姐非常不安，”潘塔列昂开口说，显然他是知道字条的内容的，“她让我来看看，您在干什么，还要我陪您去见她。”

萨宁抬眼向意大利老人望去——陷入了沉思。

他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在最初的刹那，在他看来这个念头是奇怪得不可思议的……

“但是……为什么不？”他自问。

“潘塔列昂先生！”他大声说。

老头吓了一跳，把下巴缩到领带里，盯着他看。

“您已经知道，”萨宁继续说，“昨天发生的事了吗？”

潘塔列昂扭动嘴唇，抖动自己的一头蓬发。

“知道了。”

（爱弥儿一回到家就把一切都告诉他了。）

“哦！您知道了！那我对您直说吧。一个军官刚到这里来过。那个家伙向我提出决斗，我接受了他的挑战。但是我没有副手。您愿意做我的副手吗？”

潘塔列昂颤动了一下，把眉毛高高地挺起来，使它们淹没在他那挂下来的头发里。

“您一定要决斗吗？”他终于用意大利语说，在此以前他一直是讲法语的。

“一定的。否则——就意味着我永远没脸做人了。”

“嗯。如果我不同意做您的副手，您就会去找别的人来吗？”

“会的……一定。”

潘塔列昂耷拉下脑袋。

“但是请允许我问一声，察宁尼先生__，您的决斗会不会给一个人的声誉带来不良的影响呢？”

“我不认为这样；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已是无可挽回的了。”

“嗯。”潘塔列昂完全缩到了自己的领带里。“那么，那个克罗别里沃__先生——他干什么呢？”——他突然叫起来，向上抬起脸孔。

“他吗？没什么。”

“嗨！”

（che！）__潘塔列昂鄙夷不屑地耸了耸肩。“无论如何我应当感谢您，”他终于用迟疑不决的声气说，“因为我目前处在这样低下的地位，您却仍然把我当作一个体面的人——ungalant' uomo！您这样做，就表明自己是个真正的galant' uomo。不过需要仔细考虑一下您的意见。”

“可是时间不等人呀！好心的奇……奇巴……先生。”

“图拉，”__老头接上去说，“我只要求一个小时作考虑。事情关系到

我那恩公的女儿……所以我应当，我必须斟酌一下！！过一个小时……过三刻钟——您就会知道我的决定。”

“好，我等着。”

“可是现在……我拿什么向杰玛小姐回话呢？”

萨宁拿起一张纸，写道：“放心吧，我亲爱的朋友。大约再过三个小时我来看您——到时一切都会明白的。衷心感谢您的关切。”写完，他把纸条塞给潘塔列昂。

他小心翼翼地把纸条放进侧边的衣袋，再次说道：“过一个小时！”——他刚向门口举步走去，突然一个急转身跑到萨宁跟前，抓起他的手贴到自己的衣领上，抬起眼睛向着天空大声说：

“高尚的年轻人！伟大的心灵！”

(Nobil giovantto ! Grancuorel) 请允许我这个不中用的老头 (aunvecchiotto !) 握一握您那双勇敢的手吧 ! (lavostravorosadestra !) ” 然后他跳跃着略微后退几步，两手一挥——走了。

萨宁目送了他一阵……拿起报纸来看。然而他只是徒然地拿目光在字里行间移动：一点儿也没有看进去。

18

一个小时以后，茶房又走进萨宁的房间，递给他一张污旧的名片，上面有这样几行字：潘塔列昂·奇巴图拉，祖籍瓦雷泽，莫登斯基公爵殿下的御前歌手 (cantanledicamera)。跟在茶房后面出现的正是潘塔列昂自己。他从头到脚都换了装。他穿一件褪成了棕色的黑燕尾服和白色的凸纹布马甲，马甲上别出心裁地排着一根顿巴克铜制的链条；一块沉甸甸的光玉髓低低地垂挂到有翻边的黑色小管裤上。他右手拿一顶黑色兔皮帽子，左手握着一双厚实的麂皮手套；领带比以往系得更松更高，在浆过的硬领上则别着一颗叫做“猫眼”的宝石 (oeildechat)。右手的食指上戴着宝石戒指，戒指的造型是一双交叉放着的手，而双手之间则镶着一颗火热的心！久置的陈旧气息以及樟脑和麝香的气味从老头的奇异装束上散发出来；他的外貌表现出来的那种若有所思的忧心忡忡的庄重样子，足使最为冷漠无情的人一见惊心！萨宁站起来迎接他。

“我就是您的仲裁人。”潘塔列昂整个身躯向前倾着用法语说，同时分开足尖，像跳舞的样子。“我前来聆听吩咐。您希望的决斗是无情的吗？”

“为什么要无情呢？我亲爱的奇巴图拉先生。我虽然不收回昨天讲出去的话来达成和解，但我不是嗜血成性的人！……您就地等一等，我的敌人的仲裁过会儿就会来的。我将到隔壁房间去，您就可以同他谈判。请您相信，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大力支持，并且衷心地向您表示感谢。”

“名誉高于一切！”潘塔列昂回答说，未等萨宁说请坐他就在安乐椅里坐下来。“要是这个弗埃罗弗罗克托·斯庇契布皮沃，”他又一次把法语和意大利语混杂起来，“要是克罗别里沃这个商人不明白自己应负的直接责任，并且胆小怕事，那么事情的结局对他就更坏！……一钱不值的灵魂——如此而已！……至于决斗的条件，那么我作为您的仲裁，您的利益对我来说就是神圣的！！……当年我住在巴图埃，那里驻扎着一个白龙团，我和许多军官都很接近！……他们的全部章程纪律我都一清二楚。我还经常和你们的那个

塔尔布斯基亲王谈这些问题……那个副手该马上就来吧？”

“我无时不在等他——看，走来的正是他。”萨宁向街上望了望说。

潘塔列昂站起身，看了看表，整一整额上的头发，把裤脚底下露出来的鞋带急忙塞进鞋子里。年轻的少尉进来了，依然红着脸，一副窘态。

萨宁将两位仲裁人彼此作了介绍。

“里希特先生，少尉！——奇巴图拉先生，演员！”

少尉见到老头时微微一惊……哦，要是有人在这个时候在他耳边轻轻讲一声，说介绍他认识的那位“演员”还兼事伙房里的艺术，他该怎么说呢！……但是潘塔列昂装出一副样子，似乎参与安排决斗这样的事情，在他是极其平常的事：也许在这种场合对剧院生涯的回忆有助于他——担任副手的角色，正像在演戏一样。他和少尉，两个人都有一会儿默不作声。

“怎么？开始吧！”潘塔列昂手里玩弄着那块光玉髓，首先开腔。

“开始！”少尉回答。“可是……敌对的双方有一方在场“先生们，我马上离开！”萨宁大声说。他鞠过躬就走进卧室，随手把门关上。

他倒到床上，开始思念杰玛……但是副手之间的谈话却透过关闭的房门传入他的耳际。谈话用法语进行：双方讲的法语都各有一套，走样得一塌糊涂。潘塔列昂重又提起巴图挨的白龙团，塔尔布斯基亲王；少尉则说“稍示歉意”和“友谊的对射”。但是老头什么“歉意”也听不进去。他突然向对方说起一个无辜的少女，说她的一个小拇指抵得过全世界一切所有的军官……
（ounezeunedamigallainnoucenta, qu'ael lasoladanssounpetidoavalepiuquetouttlezouffissiedelmondo!）
这使萨宁担心。他还几次三番激动地说：“这是耻辱！这是耻辱！”（EounaQnta, ounaontal）少尉起先没有反对的表示，可是后来在年轻人的嗓音里听得出愤怒的颤动，他于是说他不是来听取有关道德的教训的……

“你们这种年纪，听听正义的言论总有好处！”潘塔列昂喊道。

副手先生之间的辩论有时进行得异常激烈；辩论延续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达成如下协议：封·唐诃夫男爵和德·萨宁先生将于明日对射；时间上午十点；地点加拿乌附近的小林里；相距二十步；每人有权按副手的信号开枪两次；手枪上不附加加速器和来复线。封·里希德先生离去了，于是潘塔列昂郑重其事地打开卧室的门，宣布谈判结果，继又大声叫道，“好哇，俄国人！好哇，孩子！——你将取得胜利！”

几分钟以后他们俩出发去路塞里糖果店。萨宁事先要潘塔列昂对决斗一事严守秘密。老头的回答只是翘起拇指，眯起一只眼连说了两声“Segredezza！”（机密！）他显然变得年轻起来，连举止也自在得多了。这一切异乎寻常的事件虽然令人不快，却把他带回到过去的年代，那时他也接受过和挑起过决斗——当然，是在舞台上。众所周知，男中音歌手扮演的角色往往是好斗的。

爱弥儿跑出来迎接萨宁——他已经等候他一个多小时了——急忙在他耳边低声告诉他，母亲对昨天的不愉快事件还一无所知，因此即使暗示她一下也是不必要的，他还是照样被送到店里去！……然而他自己不会到那里去，而到一个别的地方去躲起来！爱弥儿在几秒钟之内把这一切都说完，突然扑

到萨宁的肩头，激动地吻了吻他就走下台阶向街上跑去。杰玛在店堂里遇见萨宁，她想对他说点儿什么，但是没有能说出来。她的嘴唇微微颤动着，眼睛却眯起来扫向两旁。他急忙安慰她说事情已经过去……说到底也不过些琐屑小事。

“今天谁也没有上您哪里去吗？”她问。

“来过一个人——我已经和他说清楚，所以我们……我们取得了最圆满的结果。”

杰玛回到柜台边。

“她不相信我！”他想……但是走进了隔壁房间，在那里遇见了来诺拉太太。

她的头痛已经好转，而情绪却是郁郁不乐的。她殷勤地向他微笑，同时却告诉他，说他今天和她在一起会感到乏味，因为她不能陪他。他靠近她坐下，发现她的眼皮发红，肿了起来。

“您怎么啦，来诺拉太太？您哭过了吗？”

“嘘……”她悄悄说，转过头去指指女儿现在在的那个房间。“别大声说这个……”

“那您究竟为什么哭呢？”

“唉，萨宁先生，我自己也不知为什么！”

“没有人使您伤心吗？”

“不，没有！……我突然感到寂寞得很。我想起了乔万尼·巴蒂斯塔……想起了自己的青春……后来又想到这一切竟会如此迅速地消逝。我老了，我的朋友，而且对此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妥协。看起来我这个人依然如故，可是转瞬之间老了……老了！”来诺拉太太的眼睛里滚出了泪珠。“我发觉您看着我感到奇怪……可是您也会老起来的，我的朋友，而且您将会明白这是何等痛苦的事！”

萨宁开始安慰她，告诉她已经在自己孩子身上再现了自己的青春，甚至想和她说笑话，说她喜欢别人对她说好话……然而她却求他“别说下去了”。于是他第一次确信，像这种意识到自己老之将至的伤感，任你用什么办法也是无可慰藉与排遣的；只好由它自行缓解。他提议她一起打牌——这个办法想得太好了，她立刻表示同意，而且好像高兴了一点。

午饭前后萨宁一直和她打牌。潘塔列昂也参加一份。他的头发垂挂到额角上，从来没有这么低，他的下巴缩到领带里，也从来没有这么深！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出他在专心致志地保持那副郑重其事的样子，令人一看他便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这个人究竟有什么谨守不露的秘密呢？

然而——秘密！秘密！

整整这一天，他百般努力，来表示对萨宁的最高敬意；在餐桌上，他把女士们撇在一边，庄严而果决地把菜先端给萨宁；打牌的时候让他得分，不使他吃亏；发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议论，说什么俄罗斯人是世界上最高尚、最勇敢和最果断的民族！

“嗨，你这个老戏子啊！”萨宁心里自忖。

然而他感到奇怪与其说是因为路塞里太太的情绪突变，倒不如说是因为她女儿对他的态度。她不像在有意回避他，相反，始终和他保持不远的距离坐着，仔细听他说话，看着他；但是她决没有同他说话的意思，而且只要她对她一开口，她就悄悄地站起来，不声不响地走开一会儿。过后又走回来，

重新在某个角落里坐下来——声色不动地坐着，若有所思和困惑莫解地……样子比任何时候都纳闷。来诺拉太太也发现了她的非常举止，问了她两次：

“怎么啦？”

“没什么，”杰玛回答，“你晓得我常这样的。”

“那倒是。”母亲赞同她说。

这冗长的一天就此过去，既不热烈也不冷清——既不快乐又不乏味。假如杰玛的表现是另一番样子——那么萨宁……谁能知道呢？或许他会情不自禁地自我表现一番，或者在面临可能的、也许是永久的别离之时，他会完全沉溺于离情别绪之中……但是他连同杰玛说一次话的机会也没有，所以只好在晚茶前的一刻钟在钢琴上弹了几支凄婉的曲子。

爱弥儿回来得很迟。为避免被问及克留别尔先生，他一转眼就溜之夭夭了。该是萨宁告辞的时候了。他起身向杰玛告辞。不知怎么的，他想起了《奥涅金》里连斯基和奥尔迦的分别。他紧紧握住她的手——试图正面看她一眼——然而她转过脸去，挣脱了自己的手指。

20

他走下台阶时，已经是繁星满天。这些星星真是数不胜数——大的、小的、黄的、红的、蓝的，白的！它们分秒不停地闪烁着，密密麻麻，争相变幻自己的五光十色。天空没有月亮。然而在这半暗不明、无形无影的昏黄之中，虽无月光，每一样东西却依然历历可见。萨宁无意马上回住地……他一直走到街尽头；他觉察到自己有一种需求，要在洁净的空气里往复徘徊。他于是又折回来——可是还没有走到路塞里糖果店所在的那间房子前面，那里一扇临街的窗子忽然砰地一下打开了——在黑洞洞的方窗框里（房间里没有点灯）显现出一个女性的身影——于是他听见有人呼唤他：

“德米特里先生！”——

他立即向窗户扑过去……是杰玛！

“德米特里先生！”她用谨慎的声音说，“今天整整一天，我一直想给您一件东西……可是拿不定主意；想不到现在会重新见到您，所以我想这大概是命里有数……”

杰玛说到这里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她未能继续下去：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就在此刻发生了。

突然，在这万籁无声的沉寂之中，从那万里无云的夜空，一阵狂风席卷而来，直吹得大地也仿佛脚底下动荡起来，熹微的星光颤动着隐没下去，连空气也被卷成一团。旋风，不是寒冷的，而是温热的几乎是燥热的旋风袭击着树木、房顶、窗户和街道；它一下子吹落了萨宁的帽子，并把杰玛的鬈发吹起来打转转。萨宁的头部齐窗台一样高；他不由得紧紧贴住了窗台——这时杰玛用双手抓住他的两肩，用胸脯护住了他的头部。喧哗声、呼啸声和轰鸣声延续了大约一分来钟……平地而起的旋风宛若巨大的鸟群疾驰而去……一切复归于万籁俱寂。

萨宁微微抬起头来，看到自己的头顶上竟是如此美妙、惊慌、激动的一张脸庞，如此巨大、恐惧、华美的一双眼睛——他看见的竟是如此美丽的少女，于是他的心屏息不跳了，他把嘴唇紧紧地贴在垂到他胸际的鬈发上，——只会说：

“哦，杰玛！”

“刚才是怎么回事？闪电吗？”她问，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也不把自己裸露的双手从他的肩头收回。

“杰玛！”他又重复说。

她叹了口气，回过头去，向房间里看了一眼，急速地从身后拿出那朵已经枯萎了的玫瑰扔给了萨宁。

“我想把这朵花给您……”

他认得出是昨天他夺回来的那朵玫瑰……

然而窗户已经砰然合上，而在漆黑的玻璃后面已经既看不见什么东西，也没有任何东西再隐现出来。

萨宁没有戴帽子，回到家里……他甚至没有发觉自己丢了帽子。

21

他直至凌晨方始入睡。这没有什么奇怪！在那阵转瞬即逝的夏季的旋风卷地而来的当儿，他的内心也浮上一种转瞬即逝的感觉——不是觉得杰玛是个美貌女子，也不是觉得他喜欢她——这，他早已知道，而是觉得他差点儿……没爱上她。爱情也有如那阵旋风，在同一刹那间向他袭来。然而这里却要举行这场愚蠢的决斗！不祥的预感开始折磨他，我们设想，就算他没有被打死……那么他对这位少女，他人的未婚妻的爱情究竟会引出什么结果呢？我们进一步设想，就算这位“他人”对他并无危险，而且杰玛也会爱他，或者已经爱上他……事情的结局又将如何呢？干吗要问结局呢？这样美丽的女子……

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又坐到桌子边拿起一张纸，在上面写了几行字——又当即把它涂掉……他想起了杰玛令人倾倒的情影，在黑洞洞的窗户里，星光之下，整个儿被温热的旋风吹得头发蓬松；想起了她那双如同奥林匹斯女神一样的大理石般的素手，感觉得到它们压在他肩头的实在重量……然后他拿起那朵扔给他的玫瑰——仿佛觉得从那半枯萎的花瓣间散发出来的是一种与寻常的玫瑰迥然不同、更为细腻的气息……

“难道他会突然死于飞弹之下或者被打成重伤？”

他没有上床，而在沙发上和衣入睡了。

有人摇他的肩膀……

他眼开眼，看见了潘塔列昂。

“像巴比伦战役前夕的亚历山大·马其顿一样睡着了！”老头大声说。

“几点啦？”萨宁问。

“七点差一刻，到加拿乌有两个钟点路程，不过我们得赶在前头。俄国人比起他的敌人，总是捷足先登的！我雇的可是法兰克福城里上等的马车！”

萨宁开始梳洗。

“手枪呢？”

“手枪那个军官先生会带来的。医生也由他带来。”

潘塔列昂明显地显出精神百倍的样子，像昨天一样；然而待他和萨宁一同坐进马车，当车夫扬鞭一挥而马匹起步迅跑的时候——昔日的歌手和巴图埃龙骑兵的相好，却一下子变了样。他显得局促不安，甚至胆战心惊起来。似乎有某种东西，宛如胡乱堆砌起来的墙壁一样倾塌下来，压在他的身上。

“可是我们这算干什么呢，我的老天，至高无上的圣母__！”他突然逼尖了嗓子叫道，一面抓住自己的头发，“我这个老笨蛋，疯子，frenetico，干什么来着？”

萨宁感到奇怪，笑起来，一面轻轻搂住他的腰，告诉他一句法国谚语：“酒瓶已打开，就得喝下去。”__（用俄语说，相当于一不作二不休。）__

“对对，”老头答道，“这份酒咱们俩得分干而尽，不过我毕竟是疯子！我——真是疯子！曾几何时，一切是那么宁静，美好……可是突然间：劈劈劈，啪啦啦打起来了！”

“好像全部__都在奏军乐，”萨宁强装着笑颜说，“不过您没错儿。”

“我知道，不是我的错！还不够吗？这一切毕竟是放荡不拘的行为。见鬼！见鬼！__”潘塔列昂反复说，抖动着头发，哀声叹气地。

然而马车却稳稳甸甸，不停地滚着，滚着。

晨色是迷人的。法兰克福开始热闹起来的街道，看上去是如此洁净安适，屋宇的窗户像锡箔一样泛着粼粼白光；马车一出城门，即从高处尚未全明的蓝天深际传来了云雀清脆的啼啭。忽然，在马路的拐角处，一棵高大的杨树背后，露出一个熟识的人影，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萨宁凝神望去，我的天哪！是爱弥儿！

“难道有什么事让他知道了吗？”萨宁对潘塔列昂说。

“告诉您，我真是疯子，”可怜的意大利人绝望地、几乎是叫喊着大声说。“这个不幸的孩子折腾得我一夜不得安宁，——所以今天早上我只好对他全说了。”

“原来如此，你的‘秘密’__。”萨宁自忖。

马车赶上了爱弥儿；萨宁吩咐车夫停车叫那个“‘不幸’的孩子”走过来。爱弥儿跨着迟疑不决的脚步走来，脸色像昏厥那天一样地苍白。一双脚勉强支撑着他的身子。

“您来这里干什么？”萨宁厉声正色地问他，“为什么不呆在家里？”

“允许我……允许我和你们一起走吧，”爱弥儿用颤抖的嗓音喃喃说，两只手垂着。他的牙齿像打摆子一样地上下相碰。

“我不会妨碍你们——可是求您允许我去！”

“假如您觉得对我哪怕有一丝一毫的感情或敬意，”萨宁说，“那么您马上回家或到克留别尔先生的店里去，而且什么也不要对人说，等我回来。”

“等您回来，”爱弥儿沉吟道，——但是他的声音刚出口就戛然而止了，“可是如果您被……”

“爱弥儿！”萨宁打断他的话，用眼色指指马车夫。“冷静一点！爱弥儿，回家去吧！听我的话，我的朋友！您说您爱我吧。那么我请求您！”

他把手伸给他。爱弥儿向前跃进一点，哽咽着，把他的手挪到自己的嘴唇边，——于是从路上跳到旁边，穿过田野，转身朝法兰克福跑去。

“也是一颗高尚的心，”潘塔列昂嘟嘟哝哝地说，而萨宁却阴郁地看了他一眼……老头缩到马车的角落里。他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另外，他又越来越感到惊奇：难道真的是他当了仲裁，是他既雇来了马车，又只身张罗里里外外，一大早六点钟就离开了自己安逸的住房？而且他的腿病又发了，肿得厉害。

萨宁觉得有必要给他鼓鼓气……说来也巧，他想出了该说的话：

“您当年的勇气哪里去了，尊敬的奇巴图拉先生？到哪里去了——以前

的勇气？”

奇巴图拉先生挺直了身子，皱起眉头。

“Ilanticovalor？”他粗声粗气地宣告说。“Nonèancoraspeno（它还没有完全消失呢）--ilanticovalor!!”

他装出煞有介事的样子，开始谈自己的经历，谈歌剧，谈伟大的男高音歌手加尔西亚，——他今天来加拿乌，已经是够英勇的了。应当说：世界上最有力或最软弱的……都莫过于诺言了！

22

应当在那里举行决斗的小树林距加拿乌四分之一英里。与潘塔列昂的预言一样，萨宁和他先到达这里。他们吩咐马车在林边空地上等待，就一头钻进稠密的林荫之中。他们在此等候了大约一个小时。萨宁在等候时并未感到特别心焦；他沿小道来回散步，谛听马儿的鸣啾，凝视一种叫作“扁担”的蜻蜓的飞翔，力图不去思考，就像处于此情此景的大多数俄国人那样。

他只有一次动过心：他碰上了一棵摧折的小椴树，看样子无疑是被昨晚的大风吹倒的。它肯定正在死去……树上的枝叶也正在死去。“这是什么？预兆吗？”他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然而他立刻打着唿哨跳过这棵树，继续开始在小道上踱步。潘塔列昂呢——他嘴里叽咕个不停，骂德国人，叫苦连天，一会儿摸摸背脊，一会儿按摩膝盖。他甚至激动得打起呵欠来，这使他那小巧而皱成一团的小脸上出现一种极为滑稽的表情。萨宁望着他，差点儿没大笑起来。

终于传来了马车辘辘碾过松软的路面的声音。“是他们来了！”潘塔列昂说着警觉起来，并且挺直了身子，刹那之间他神经质地打了个冷战，但是这冷战却被他设法掩饰了起来：他大喊一声“勃儿……”，然后说今天的早晨非常凉。露水很多，压得草和树叶低垂下来，但是炎热已经直透到林子里头来了。

两个军官很快进入了树林，陪伴他们来的是一个身材并不高大的结实汉子，一脸倦容，几乎是睡意未央的样子——那是军医。他一手提着一只盛着水的瓦罐——以备万一；左面肩膀上背着一只盛放外科器械和绷带的背包。看样子他对诸如此类的旅行早已司空见惯；它们构成他收入的一个部分：每次决斗使他进账八块金币——双方各付四块。封·里希特先生提着装手枪的箱子，封·唐河夫先生手里舞弄着一根小小的马鞭——显然是为了装“漂亮”。

“潘塔列昂！”萨宁轻轻在他耳边说。“要是……要是我被打死了——什么都可能发生的——那么把我边袋里的一张纸掏出来，里面包着一朵花，把这张纸交给杰玛小姐。听见吗？您答应吗？”

老头伤心地看了他一眼——于是肯定地点了点头……但是天晓得他到底是否明白萨宁对他的要求。

对手和仲裁照规定彼此行过礼，只有医生一个人连眉毛也不动一下，就坐到草地上，嘴里说：“我才不顾那套骑士们的礼节呢。”封·里希特先生提议请“几罢图拉”先生挑选地点；“几罢图拉”先生翻动僵硬的舌头（他心里依然压着的那堵墙又倒塌了）说，“仁慈的先生，还是您来吧，我看着就是……”

于是封·里希特先生开始动手。他就地在林间找到一块开满鲜花的美好

空地，量好步子，用两根现削的棒儿标明两个端点，再从箱子里拿出手枪，蹲下来装好子弹。一句话，他全力以赴地在操劳忙碌，不时用一块白手绢擦去脸上沁出的汗水。陪伴他的潘塔列昂倒更像一个冻僵的人。在整个准备过程中，决斗的对手远远站在两边，宛如两个受处罚的小学生在生家庭教师的气。

决定的时刻到来了……

“每个人拿起了自己的手枪……”

然而这时封·里希特先生对潘塔列昂说，按照决斗的规则，应该由他，两个副手之中年纪较大的一位，在发布“一、二、三”的命令之前向决斗着的双方提出下面的规劝和忠告：讲和吧：虽然这种忠告毫无用处，而只是一种空洞的形式，但是奇巴图拉先生完成这种形式之后，可以卸去一定的责任；尽管作出类似规劝是所谓“不偏不倚的见证人”（unparteiischer Zeuge）的事，——可是他们没有见证人，封·里希特先生乐意把这份特权让给自己尊敬的对手。潘塔列昂却早已赶忙钻进灌木丛里，使自己一点儿也不会看见盛气凌人的军官，他起初丝毫没有领会封·里希特先生的话，——更何况他说话带着鼻音：但是一下子忽然振作起来，他伶俐地跨上前去，颤巍巍地用手拍着胸脯，用自己嘶哑的声音，用混杂起来的语言拉长了调子说：“阿拉一拉一拉……多野蛮啊！两个年轻人决斗！——干吗这样？活见鬼！回去吧！”

“我不同意和解，”萨宁急忙说。

“我也不同意，”他的敌手重复说。

“那么就喊：一、二、三！”封·里希特对张惶失措的潘塔列昂说。

他们马上又钻进灌木丛里，全身发抖，闭起眼睛，别转头去，直接从那里喊出声来：

“一、二、……三！”

萨宁第一个开枪，但是没有击中。啪的一响，他的子弹打到了树上。唐诃夫男爵接着他打——但是故意向旁边朝天开了一枪。

降临了紧张的沉寂……谁也没有离开原地一步。潘塔列昂轻径地发出一声“啊！”

“命令继续打吗？”唐诃夫说。

“您为什么开朝天枪？”萨宁问。

“这不关您的事。”

“第二枪难道您也朝天打？”萨宁又问。

“也许，我不知道。”

“对不起……对不起，先生们……”封·里希特先生开始说话，“决斗者自己是不许对话的。这完全不合规定。”

“我放弃自己这一枪，”萨宁说着把手枪甩在地上。

“那我也不打算把决斗继续下去，”唐诃夫大声说，也丢下自己的手枪。

“另外，我现在准备承认，前天是我的不是。”

他在原地踟蹰了一会，犹豫地向前伸出一只手。萨宁快步走近他——握了他的手，两个年轻人含着微笑彼此看着——于是双方的脸上都泛起了红晕。

“好啊！好啊！”潘塔列昂像疯了一般，一下子从树丛里猛冲出来，大声叫嚷着。军医原先坐在一个砍伐后留下的树墩上。现在则立起身来倒掉

瓦罐里的水，懒洋洋地蹒跚着步子，走向林边空地。

“荣誉感已经得到满足——决斗就此结束！”封·里希特先生宣告说。

“Fuori！（opa！）”潘塔列昂凭着早先的记忆，再次大叫一声。

说真的，萨宁在和军官先生们相互鞠过躬而坐上马车的时候，自己浑身感到的如果不是一种满足，那么就是犹如鏖战一场以后的那种轻快；然而另外还别有一番滋味，一种类似羞耻的感情在他心头蠕动。他觉得，适才自己参加的那场决斗，好像是一种虚伪，一种久积的恶习，一种常见于军官和大学生中的通病。他回忆起当那个军医看见他和庸诃夫男爵几乎手挽着手走出树林时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就是说皱了皱鼻子。后来，当潘塔列昂向那同一个军医偿付他应付的四十金币的时候……唉！真不是味儿！

是的，萨宁感到有点惭愧和羞耻……虽然从另一方面说他不这样又怎么办呢？难道可以不给恶作剧的青年军官一点惩罚，难道可以和克留别尔先生一个样？他为杰玛说话，他保护她……事情就是这样；可是他心里总是沉甸甸地压着什么，他感到惭愧，甚至羞耻。

潘塔列昂则不然——简直同凯旋而归一样。他忽然充满了骄傲，即使是从赢得胜利的战场荣归的常胜将军，那种傲视四周的自满自足的神气也不会有胜于他的。萨宁在决斗时的举动使他欣喜若狂。他赞扬他的英雄气概——对他的规劝和要求竟连听也不要听。他把萨宁和大理石的或青铜的纪念碑相提并论——和《唐·璜》里骑士团团长的全身塑像相比较！说到自己的时候他也老实承认一度感到有点惊慌。“我毕竟是个演员，”他说，“我的本性就有点神经过敏，可您——是雪山和花岗石山崖的儿子呀！”

萨宁想不出办法怎么让这位兴奋过度的演员平静下来。

几乎就是在两小时前他们赶上爱弥儿的同一地方——爱弥儿嘴里愉快地呼叫着，拿帽子在头顶上挥舞，蹦跳着又从树后头窜出来，直向马车扑过去，险些儿碾到车轮子底下，他不等车停下来，就爬进关着的车门，一头钻进萨宁怀里。

“您活着，没有打伤！”他肯定他说，“请原谅我，我没有听您的话回到法兰克福去……我不能！我在这里等您……请告诉我结果怎么样？您……把他打死了吗？”

萨宁好不容易使爱弥儿安静下来，让他坐稳当。潘塔列昂脸上显露出满意的神色，滔滔不绝地对爱弥儿叙述决斗的全部细节，当然也不会忘记重新提出青铜纪念碑和骑士团团长的全身像！他甚至从座位里站起，张开两脚保持身子的平衡，把两只手交叉在胸口，带着藐视一切的神色越过肩膀斜视着——一看便知是在装扮骑士团长萨宁的样子！爱弥儿怀着敬意在倾听，有时发出赞叹声来把事故打断，或者一下子站起来，飞快地亲吻自己英勇的朋友。

车轮开始碰击法兰克福街道的路面——终于在萨宁下榻的旅馆门口停下来。

他在自己两位同路人的陪同下沿楼梯登上二楼——突然一个妇女迅步从黑暗的走廊里走出来：她脸上罩着面纱；她在萨宁面前停下来，身子微微摇晃了一下、颤抖着叹息了一声，又立刻向楼下的马路疾奔而去——随即消失了，这使茶房大为惊诧，他说这位女士等外国先生的归来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尽管她的出现是那么短暂，萨宁还是认出了她是杰玛。他透过稠密的咖啡色丝质面纱认出了她的一双眼睛。

“难道杰玛小姐知道这件事……”他拖长了声音用德语不满意地问跟着

他而来的爱弥儿和藩塔列昂。

爱弥儿脸红了，显出局促不安的样子。

“我只好都告诉她，”他吞吞吐吐他说，“她猜到了，所以我怎么也不能……不过现在已经一点也不要紧了，”他高兴地接下去说，“一切都好了，这么顺当，她还见到了您，好好的，一点损伤也没有！”

萨宁别过头去。

“可是他们俩也太会搬嘴了！”他懊丧他说着，走进了房间，在椅子上坐下来。

“别生气。”爱弥儿央求说。

“好，我不生气。（事实上萨宁的确没有生气——而且说到底他未必真的希望杰玛一无所知。）好……够了，别再拥抱了吧。现在请回去吧。我想独自留下来，我要睡觉，我累了。”

“好主意！”藩塔列昂叫道，“您需要休息！您完全应当休息，高贵的先生！爱弥儿，咱们走！踮起脚！踮起脚！嘘！”

萨宁虽说想睡，其实只不过想摆脱自己的伙伴。可是一旦只剩下只身一个人，他倒真的感到全身精疲力竭了；昨夜他几乎通宵没有合眼，所以一躺到床上就酣然入梦了。

23

一连几个小时他都沉睡不醒。尔后他开始作梦，梦见自己仍在决斗，站在他面前的对手是克留别尔先生。机树上停着一只鸚鵡，这只鸚鵡恰恰正是藩塔列昂，他从鼻子里不断地发出声音：预备————！————————！

“————————！”他已经听得非常清晰：他睁开眼抬起头来……有人在敲他房间的门。

“请进来！”萨宁大声喊。进来的是茶房，报告说一位女士非常需要见他。

“是杰玛！”他脑子里一闪……然而进来的女士却是她的母亲——来诺拉太太。

她一进门就坐到椅子上哭起来。

“您怎么啦，我善良、亲爱的路塞里太太？”萨宁开口问她，一面靠近她坐下，默默地亲切地碰碰她的手。“出什么事了？我请求您安静下来。”

“唉，德米特里先生，我非常——非常地不幸！”

“是您不幸？”

“唉，非常不幸！我怎么预料得到呢！太突然了，真是晴天霹雳……”她吃力地呼吸着。

“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吧！要水喝吗？”

“不，谢谢。”来诺拉太太用手绢擦干眼泪，又复大哭起来。“我都知道啦！都知道啦！”

“什么部知道啦？”

“今天发生的事情！那原因……我也明白啦！您的行为堪称是一个高尚的人。可是事情怎么会凑得这么不巧呢？我不是平白无故地不赞成这次到索屯的旅行的……不是平白无故的！（来诺拉太太在旅行举行的当天什么也没

有说过，但是此刻却认为她当时就预感到这一切了。)所以我来看您，把您当作一个高尚的人，当作一个朋友，虽然五天以前我和您的见面才是第一次……可是要知道我是一个孤孀，孤零零的一个人……我的女儿眼泪哽止了来诺拉太太的声音。萨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您的女儿？”他重复说。

“我的女儿杰玛，”来诺拉太太几乎是呻吟着的声音从浸透了泪水的手绢里挣脱出来，“今天对我说，她不愿意嫁给克留别尔先生，要我去解除婚约！”

萨宁简直轻轻地退了开去：他没有料到这一着。

“我姑且不说”，来诺拉太太继续说，“这是一种耻辱，未婚妻向未婚夫退婚，这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事；可是德米特里先生，这对我们来说还意味着破产哪！”来诺拉太太用力把手绢紧紧地卷成小小的一团，仿佛想把自己的全部苦楚都包进里面。“德米特里先生，依靠自己商店的收入我们已经无法维持生计，而克留别尔先生却十分富有，而且还会更加富有。为什么要向他退婚呢？因为他没有保护自己的未婚妻？就算他这一点做得不够好，他毕竟不是个军人，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是作为一个体面的商人，对于一个不相识的军官的轻率的捣蛋，是应当蔑视的。这怎么能怪他呢，德米特里先生？”

“对不起，来诺拉太太，您好像在责备我……”

“我一点也不责备您，一点也不！您完全是两码事：您同所有的俄国人一样，是一个军人……”

“对不起，我根本不是……”

“您是一个外国人，一个过路的客人，我感谢您。”来诺拉太太没有听萨宁说话，只管自己继续往下说。她摊开两手，把手绢重新打开，擤了一把鼻涕。单凭她这种表露内心苦楚的方式，就可以看出她不是北方人。

“要是克留别尔先生和顾客打起架来，叫他怎么在店里做生意呢？这完全是不堪设想的！可是我现在就得向他退婚？那我们靠什么过日子？以前做止咳糖和奶油杏仁糖的就我们一家，所以生意兴隆。可是现在，家家都在做止咳糖！您想一想，没有那件事，城里对您的决斗也一定会传得沸沸扬扬……难道那件事瞒得了吗？突然间说婚约解除了！这简直是荒唐，荒唐！杰玛是个好姑娘，她非常爱我；可是她又是一个固执的共和主义者，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只有您可以说服她！”

“我吗，来诺拉太太？”

“对，只有您……只有您一个人。我正是为此来找您：我想不出任何别的办法！您是那么博学、那么出色的一个人！您袒护过她。她信任您！她应当信任您——您毕竟为她而冒过生命危险！您会向她证实：她会毁掉自己和我们全家的。您救了我儿子——也救救我的女儿吧！您是上帝亲自派到这里来的……我愿意跪下来求您……”

于是来诺拉太太从椅子上半站起来，似乎打算在萨宁面前跪下来……但是他阻止了她。

“来诺拉太太，在上帝的份上，您干吗要这样呢？”

她哆嗦着抓住他的双手。

“您答应吗？”

“来诺拉太太，请想一想，我有什么理由……”

“您答应吗？您不想我在您面前就地立刻死去吗？”

萨宁手足无措。他生平第一次遇到激动起来的意大利血统的女性。

“好，我照您的意思去做！”他大声说。“我和杰玛小姐去谈谈看。”
来诺拉太太高兴得叫起来。

“不过我实在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啊，别推辞了，别推辞了！”来诺拉太太用央求的语调说。“您已经同意，结果也许会好的，不管怎么样，我是想不出别的法子了！她不听我的！”

“她是这么坚决地告诉您不肯嫁给克留别尔先生吗？”萨宁沉默不久后问。

“是斩钉截铁的！她和她的父亲，乔万尼·巴蒂斯塔一模一样，真不好对付啊！”

“她不好对付？”萨宁拖长了声音说。

“是的……是的……不过她同时也是个天使。她会听您的。您来，马上来吗？啊，我亲爱的俄国朋友！”来诺拉从椅子上激动地站起来，同样又激动地抱住坐在她跟前的萨宁的头。“请接受一个母亲的敬意吧——现在给我点水喝！”

萨宁递给她一杯水，答应马上去，送她下了楼梯一直到外面——但是一回到房间，他却两手一拍，简直目瞪口呆了。

“真是，”他想，“真是干地起风波！而且来得叫人晕头转向！”他不想去窥探自己的内心世界，去弄清楚那里发生了什么：反正一团糟就是了。

“遇上这么一天！”他嘴里不由自主地轻声说道，“不好对付……还是她母亲说的……而我却要规劝她——向她？可是说什么好呢？”

萨宁的脑子里真的打起转来——而在这旋风般转动着的一切形形色色的感受、印象和未曾表达出来的思想的上面，始终浮现着杰玛的影子，在那温暖的、被雷电震撼的夜晚、在那黑暗的窗户里、在闪烁的星光下如此不可磨灭地印入了他记忆里的那个影子！

24

萨宁迈着迟疑的步子走近路塞里太太的屋子。他的心激烈地跳动起来；他清晰地感觉得到它碰击肋骨的声音。他将对杰玛说些什么？怎么开口？他没有从店堂里走，而是经过后门的台阶进了屋。在并不宽敞的过道间里他遇见了来诺拉太太。她见到他又高兴又担心。

“我等呀等，一直在等您，”她轻声说，一面交替着用自己的两只手握他的手。“到花园里去吧，她在那里。您看，我对您寄予希望呢！”

萨宁朝花园里走去。

杰玛坐在长椅上，靠近小路的地方，从装满樱桃的大篮子里把熟透的樱桃拣出来放到盘子里。夕阳西沉——已是傍晚六点多钟了——斜阳的光辉淹没了路塞里太太整个小巧的小花园，宽阔的光带的颜色已经是深红甚于金黄了。有时可以隐约听见例叶沙沙作响的声音，似乎是从容不迫的；迟归的蜜蜂从一朵花飞到相邻的另一朵花上去，发出时断时续的嗡嗡声；还有一只斑鸠在鸣叫——鸣声单调而不知疲倦。

杰玛还是戴着去索屯旅行时戴的那顶草帽，她从突出的帽檐下向萨宁望

了一眼，又低头看着篮子。

萨宁走近杰玛，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但是……但是……但是找不出任何别的话头来开口，只好问她：为什么要拣樱桃？

杰玛不慌不忙地回答他。

“这些——比较熟一点，”她终于说，“用来做果子酱，那些用来做饼馅儿。您知道，我们卖加糖的圆馅饼。”

杰玛说完这些话，把头垂得更低了，她的右手停留在篮子和盘子之间的空间，指间捏着两颗樱桃。

“可以在您旁边坐下吗？”萨宁问。

“可以。”杰玛在椅子上轻轻挪动身子。萨宁在她身边坐下。“怎么开口呢？”——他自忖道。但是杰玛帮助他解脱了困境。

“您今天决斗了，”她热情洋溢他说，把自己因羞怯而泛上红晕的脸整个儿转过来向着他，而在她的眼睛所射出的光芒里则饱含着满腔深切的谢意！“您就这样泰然自若？也许危险对您并不存在？”

“请别说了。我一点危险也没有遇到，一切都很顺利，也没有受委屈。”

杰玛用一个指头在眼前左右来回摆动……这也是意大利人的手势。

“不！不！不要这样说！您瞒不了我！潘塔列昂全对我说了！”

“您怎么好相信他呀！他把我比作骑士团团长的全身像了吧！”

“他的话也许是可笑的，可是无论是他的感情，还是您今天的全部所作所为，都没有丝毫可笑的地方。而且这都是因为我……都是为了我……这个，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请相信，杰玛小姐……”

“我不会忘记的。”她拖长了声音重复说，再一次凝神望了他一会，于是转过脸去。

现在他可以看清她那秀丽纯洁的侧影了，他仿佛觉得像这样的形象他从未见到过——而在这瞬间他所感受到的，也从未经验过。他心里的热血沸腾了。

“可是我的诺言呢！”他的脑海里闪过这个念头。

“杰玛小姐……”他犹豫了一下后说道。

“什么事？”

她没有向他转过脸去，她继续拣着樱桃，小心地用指尖拈起它们的蒂头，留神地把篮子拿起来……然而就是这一句“什么事”，却道出了多少充满信任的温情啊！

“您的妈妈对您什么也没有说起吗？有关……”

“有关？”

“关于我？”

杰玛突然把她拿在手里的樱桃扔回到篮子里。

“她和您说过？”她反问道。

“是的。”

“她究竟对您说了些什么呢？”

“她对我说，您……突然决定改变……自己先前的意愿。”

杰玛仍然低着头。它已经在帽檐下面整个儿都看不见了，可以看见的只是脖子，柔软而温存，宛如一朵大花的梗子。

“什么样的意愿？”

“您的意愿……关系到……您建立未来的生活的。”

“就是说……您这是说……关系到克留别尔先生的？”

“是的。”

“是妈妈对您说，我不愿意做克留别尔先生的妻子吗？”

“是的。”

杰玛在椅子上移动一下身子。篮子倾过来，倒翻了……有些樱桃滚落到路上。过了一分钟……又过了一分钟……

“她为什么对您说这个？”是她的声音。萨宁依然只看得见她的脖子。她的胸脯比先前更快地起落着。

“为什么？您的妈妈认为，因为我和您可以说在短时间里建立了友谊，而您对我产生了某种信任，所以我能够向您提出有益的建议——而您也会听从我的话。”

杰玛的手轻轻地滑到了大腿上……她开始逐条摸弄自己连衣裙上的褶裥。

“您到底给我什么样的建议呢，德米特里先生__？”过了不久她问。

萨宁看见杰玛放在腿上的手指在发颤……她之所以摸弄裙子的褶裥也仅仅是为了掩饰这种颤抖。他默默地把自己的一只手放到了这些苍白的、颤动着的手指上。

“杰玛，”他说，“您为什么不看我？”

她一下子把自己的草帽往肩膀后头一甩——把依然如故地怀着信赖和感谢的那双眼睛盯着看他。她等待他开口……然而她的脸部表情使他局促不安，似乎叫他迷惘。夕阳温暖的光辉映照着她年轻的头颅——而那头颅的表情则更比这光辉明亮、耀眼。

“我听您的，德米特里先生”，她勉强露出微笑和微微扬起眉毛说。“可是您给我什么建议呢？”

“什么建议？”萨宁重复说，“您要知道，妈妈认为拒绝克留别尔先生仅仅是因为前天他没有拿出足够的勇气……”

“仅仅是因为这个吗？”杰玛说着俯下身子，扶起篮子，把它放在自己身边椅子上。

“还认为……一般他说……对于您来说拒绝他是考虑欠周的，因为这是需要认真权衡它的全部后果的一步，而且您这件事的状态，使你们家庭的每个成员都负有一定的责任……”

“所有这些——都是妈妈的意思，”杰玛打断他的话，“这——是她说的话，我知道；可是您的意见呢？”

“我的？”萨宁缄默了。他觉得有什么东西涌到了喉咙口，塞住了呼吸。“我也认为，”他开始费力他说……

杰玛挺直了身子。

“也？您——也认为？”

“是的……就是说……”萨宁说不出，完全无法再多说一个字了。

“好，”杰玛说，“如果您作为朋友，劝我改变自己的决定……也就是说不要改变原先的决定，——那我考虑一下。”她自己也没有发觉自己在做什么，开始把樱桃从盘子里向篮子里放回去……“妈妈希望我听您的……怎么样？也许我真的听您的“不过很抱歉，杰玛小姐，我想先了解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我听您的，”杰玛重复着说，但是自己的双眉皱得更紧了，脸色

变得苍白。她咬着下边的嘴唇，“您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所以我一定要照您的意思去做，一定要完成您的意愿。我会对妈妈说……我会考虑一下。看，她正好到这里来了。”

果然，来诺拉太太出现在通向花园的门坎上了。她沉不住气了：她再也坐不牢了。她估计萨宁早就该结束自己对杰玛的解释，虽然他和她的谈话不过进行了十五分钟。

“不，不，不，看在上帝份上，暂时什么也别对她说，”萨宁急急忙忙、几乎是怀着恐惧之情说，“请等一等……我会对您说，我会写信给您的……在此以前您不要作任何决定……等一等！”

他紧紧地握一下杰玛的手，从椅子上一下子站起来……将帽子向上微微一举，就从来诺拉太太身边溜了过去，嘴里喃喃他说着一些含糊不清的词语，于是消失了——这使她大吃一惊。

她走到女儿眼前。

“告诉我，杰玛……”

她突然站起来，拥抱她。

“亲爱的妈妈，您能不能等我一等，不多一会儿……到明天？能不能？而且到明天以前什么话也别说？……嗯！……”

她突然涌出了连她自己也猝不及防的、晶莹的眼泪。来诺拉太太尤其惊愕的是杰玛此刻的表情远非悲伤，毋宁是喜悦的。

“你怎么啦？”她问。“在我面前你从来不哭的——怎么突然

“没什么，妈妈，没什么！但是请您等一等！我们俩都需要等待。明天以前什么事也别决定——好，我们来拣樱桃吧，趁太阳还没有下山。”

“可是你会变得明白起来吗？”

“不，我头脑非常明白！”杰玛郑重地摇了摇头说。她开始把不大的一束樱桃扎起来，高高地擎在自己发红的脸孔前面。她没有擦掉自己的眼泪：它们自行干掉了。

25

萨宁几乎是跑步回到自己的寓所的。他觉得，他意识到唯有在这里，当他一人独处的时候，自己方始弄明白：他发生了什么事、他所发生的事属于什么性质。是的，当他一定进自己的房间坐到书桌前面去把双手支撑在上面、用双手托住脸颊的时候，他就伤心而嘶哑地叫起来：“我爱她，疯狂地爱她！”这时他的内心一下子热起来，宛然煤块被突然吹走了覆盖在上面的一层灰烬。瞬间……他简直无法理解，与他并排而坐的怎么竟会是她……是她！——他怎么会既同她交谈，却感觉不到自己对她的那种拜倒裙下的爱慕之情，犹如青年人常说的那样宁肯“在她的脚边死去”！最后一次在花园里的会面决定了一切。此刻，当他想念着她的时候，在他面前的她已不再是星光下那副头发蓬松的模样——他看到她坐在长靠椅上，一下子从头上摘下帽子，如此信赖地看着他……他全身战栗，热切的爱情流遍了他的全部脉络。他想起了那朵玫瑰，他随身带在口袋里已经有三天，——他掏出花来，狂热地把它用力贴紧自己的嘴唇，被刺得直皱起眉头。此刻他已不再去作任何判断，作任何设想，既不作打算，也不作预测；他和过去的一切已经一刀两断，他向前跃进了一步：从自己孤单的、独身生活的忧闷的河岸上蹦地一下跳入了愉

快、沸腾、汹涌的激流——他已不再感到有几许痛苦，他也不想知道，它会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会不会把他甩在山崖上砸个粉碎！这已经不是乌兰德抒情歌曲里静静的细流，那些不久前催他入睡的曲子……这是汹涌的、无可遏止的波涛！它们向前奔驰，向前飞跃——而他也和它们一起奔驰！

他拿起一张纸，写下了下面的字句，未经涂改，几乎是一笔而就的。

亲爱的杰玛！

您一定知道我要给您带来的建议是什么，您也知道您妈妈希望的是什麼和她请求我做的是什麼，——但是还有的是您不知道的，而此刻却是我必须告诉您的，那就是我爱您，以一颗初恋的心的全部激情来爱您！这火焰在我的心中骤然上升，竟是如此强烈，使我找不出言词来形容！！

您妈妈到我这里来向我提出请求的时候，——它还仅仅潜伏在我的胸中——否则我作为一个诚实的人，也许会拒绝履行她的委托……现在我向您承认这一点，本身就是一个诚实的人所表示的承认。您应当明白自己和什么人建立了联系——我们之间是不应当存在什麼误会的。您会发现我不会向您提出任何建议的……我爱您，爱您，爱您——除此而外别无所所有，无论在脑子里，还是心灵上！！

德·萨宁

萨宁把条子折拢、封好，曾想叫茶房来送去的……“不！这样不妥当……通过爱弥儿？可是到商店，在其他的伙计之间去找他——也欠妥当。而且天已经黑下来，或许他已经离开店里了。”萨宁虽然只是这么思量，却已经戴上帽子出了门；他转过一个街口，又拐入另一个街口——正好看见爱弥儿就在自己跟前，他的高兴真是难以形容。热情的年轻人腋下夹着书包，手里拿着一卷纸，正匆匆赶回家去。

“此话不虚，每个热恋者都有自己的福星。”萨宁想，于是叫住了爱弥儿。

他回过头来，立即向他跑去。

萨宁没有让他兴奋起来，而把字条塞进他的手里，嘱咐他交给谁，怎么交……爱弥儿听得很认真。

“不要让任何人看见？”他问道，脸上露出煞有介事的神秘的神情，好像在说：“我们都明白其中的奥妙！”

“对了，我的朋友，”萨宁说道，现出有点难为情的样子，但又轻轻地拍拍爱弥儿的脸蛋……“要是回条……就请您送来，好吗？我在家里等您。”

“这您就别担心了！”爱弥儿高兴地小声说，然后一溜烟跑了——但是他在跑着的时候还再一次向他点了下头。

萨宁回到家里，没有点蜡烛，就倒进沙发里，把手枕在头下面，沉溺在对方始意识到的爱情的感受之中，那种感受是无可描摹的：谁个经受过它，就知道它的苦恼与甜蜜，谁个没有经受过——任你对他怎么说也是徒然的。

门开了——露出了爱弥儿的头。

“带来了，”他轻声说，“这不就是吗，回条呀！”

他拿出一张卷起来的纸在头顶上扬着。

萨宁一骨碌从沙发里跳起来，从爱弥儿手里一把抓过字条。他的内心太激动了，现在他已顾不上掩饰它，也顾不上礼貌了——即使在这样一个孩子，

她的兄弟面前。如果可能——他也许会为他害臊，也许会制止他这样做！
他走到窗前，借助屋前路灯光线，读完了如下的字句：

我请求您，我恳求您——明天一天都不要来我们的家，也不要露面。我需要这样，
必须这样——以后一切都会决定的。我知道您不会拒绝我，因为……

杰玛

这张字条萨宁读了两遍——啊，在他看来，她那亲切秀丽的笔迹是何等动人啊！——他想了想，向着爱弥儿大声叫他的名字，——爱弥儿面对墙壁站着，正在用手指甲挖墙壁，为了向对方表示自己是一个多么诚实的青年人。

爱弥儿马上跑到他跟前。

“有什么吩咐？”

“您听着，朋友……”

“Monsieur 德米特里，”爱弥儿用抱怨的口气打断他的话。“您为什么不对我用‘你’称呼呢？”

萨宁笑起来。

“行。你听着·朋友（爱弥儿听得满意，所以向前跳了一步），听着：那边，你明白的，你去对那边说：一切照办（爱弥儿紧闭着嘴，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而你自己呢……明天你干什么？”

“我？我做什么？您要我做什么？”

“如果可能，明天早晨你来我这里，要早一点来——我和你到法兰克福四郊玩儿去，一直玩到晚上……好吗？”

“那还用说，天下有比这更好的事吗？和您一起玩，这简直是奇迹！一定来！”

“要是他们不放你呢？”

“会放的！”

“注意……别对他们说是我叫你出来整天玩儿的。”

“干吗要说出去呢？我就这样走掉了，怕什么的！”

爱弥儿紧紧地吻了吻萨宁就跑了。

而萨宁却长时间地在房间里踱步——很晚才上床睡觉。他沉湎于面临新生活的那样一种魂悸魄动的、甜蜜的感受之中，那样一种紧张之中。萨宁很满意自己出的主意，邀爱弥儿明天来；他的容貌像他的姐姐。“他会使人想起她的样子。”萨宁想。

然而他更感惊奇的是，他怎么竟会昨天和今天不一样？他觉得自己“一直”在爱杰玛——以前正是这样爱她的，和今天一样地爱她。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爱弥儿用皮带牵着塔尔塔里亚，来到萨宁这里。即使生在德国人的家庭，他也不可能更遵守时间，他对家里人撒了个谎：说早饭前和萨宁一同散步去，然后再去店里。在萨宁穿衣的时候，爱弥儿曾想（当然是非常犹豫的）跟他谈起杰玛和她同克留别尔先生的口角；但是萨宁严肃地以沉默来回答他，所以爱弥儿就不再重提这件事，却装出一副样子，表示自己明白为什么这个问题即使稍为提一下也是不可以的——只是在有时露出

专心致志、甚至严峻的神态。

两个朋友喝过咖啡就动身——当然是步行——去皋村了，这是一个距法兰克福不远，四周都是森林的小村。整个唐奴斯山脉从这里可以尽收眼底，如在掌中。天气很好，阳光明媚而和煦，却不炎热：清风在绿叶丛间呼呼吹；高处的云朵投出的块块不大的斑影沿地面平稳而迅速地推移，不久两个年青人就到了城外，朝气蓬勃、心神愉快地迈步在清扫过的坦荡的道路上。他们走入林子，在里面良久散步；接着到一家乡间菜馆饱餐了一顿早饭；然后爬上山巅去欣赏风景，把石头从山上滚下去，看着它们像兔子一样有趣而奇怪地蹦跳而下，拍手叫好，直到一个他们看不见的过路人从下面大声骂了他们才罢休；以后他们伸开四肢在紫里透黄的薄薄的干燥青苔上躺下来，又在另外一家酒店喝了啤酒；接着他们赛跑，比跳远；他们发现了回声，于是同回声对话，唱歌，彼此啊啊呼应，他们摔跤，采树枝，用蕨薇的枝叶装饰自己的帽子，还跳了舞。塔尔塔里亚使尽解数参加了这一切活动：当然石头是没有用，但自己跟着石头翻筋斗，青年人唱歌，它就汪汪叫，而且还喝了啤酒，虽然它表现出明显的反感：这玩艺儿是一个大学生教会的，它一度属于他所有。不过它不大听爱弥儿的话——不像对它自己的主人潘塔列昂；当爱弥儿命令它“说话”或“打喷嚏”时，它只是摇摇尾巴，把舌头伸得像烟筒一样长。

青年人彼此间也开展交谈。萨宁因为年纪大一点，因而更懂事理，他在开始散步的时候一度把话题引到诸如天意或命运之类上去，像人的使命是什么意思，官应当是什么之类。但是不久话题就转到不怎么严肃的方面去。爱弥儿开始向自己的朋友和庇护人详细了解俄国的情况，问那里决斗是怎么进行的，那里的女人是否漂亮，学俄语容易不容易，军官向他瞄准的时候，他怎么想的？萨宁则反过来向爱弥儿打听他的父亲、母亲和他们家里的大小事务，竭力避免提到杰玛的名字——可心里想的却是她。其实，他甚至没有去想她，而是想着明天，那将会给他带来未尝目睹的、前所未有的幸福的神秘的明天！在他思想的视野面前，仿佛挂着一幅薄薄的轻盈的纱幕，它在微微地飘动着，——而在这纱幕的背后，他觉得……觉得有一张年轻的、静止不动的、令人神往的脸，那张脸的嘴角上留着亲切的笑容，还有严厉的、故作严厉的低垂的睫毛。但这张脸——并非杰玛的脸，它是幸福本身的脸！眼看着终于到了显露它的时刻，纱幕揭开了，嘴巴张开了，睫毛抬起来了——让神灵看见了——于是马上充满了光明，仿佛四射的阳光，还有喜悦和无穷无尽的兴奋！！他设想着这个明天——而他的心良却因不断增长着的潜在的期待的苦闷而愉快、紧张地收缩着！

然而这期待、这苦闷于他毫无妨碍。它伴随着他的每一个行动——却于他毫无妨碍。它不影响他和爱弥儿在第三个酒馆里津津有味地共进午餐——只是偶尔在他脑子像转瞬而过的闪电一般闪过一个念头：要是世界上有人知道？？！！这苦闷也并不影响他在午后和爱弥儿做“跳背”游戏，这个游戏在一处空旷的绿色草坪上进行吉……但是正当萨宁矫健地分开双腿从爱弥儿弓起的背上雀跃而过的时候，随着塔尔塔里亚猛烈的吠叫声，他突然看到自己的前面，在那绿色草坪的边上有两个军官，他立刻认出他们就是自己昨天的敌手和他的仲裁，封·唐诃夫先生和封·里希特先生，这时萨宁是何等地惊愕，何等地窘迫！他们俩每个人都戴了眼镜看着他，露出得意的微笑……萨宁双脚一落地，转过身就急忙穿上脱掉的大衣，急急巴巴地对爱弥儿说了

句话，他也穿上衣服，于是两人立即走开了。

他们回到法兰克福已经很晚。

“家里要骂我了，”爱弥儿分子时对萨宁说，“反正让它去！我到底过了这么美好，这么美好的一天！”

萨宁回到自己的寓舍后发现了杰玛来的条子。她约他会面——明天，早上七点，在法兰克福环城的一个公园里。

他的心多么激动啊！他是何等喜悦，因为他无可抗辩地服从了她的要求！天哪，它预示着什么……什么又不是它所预示的——这前所未有的、独一无二、没有可能——然而无可置疑的明天！

他的眼睛盯在杰玛的字条上，写在纸条末端的字母 G，她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的修长秀美的尾巴，使他想起了她美丽的手指，她的手……他想，他还一次也没有用嘴唇接触过这只手……“意大利女人，”他想，“却同有关她们的传说相反，是既含羞而又严肃的……杰玛更是不用说了！女王……女神……处女般纯洁的大理石雕像……”

然而这时刻必将会来到——并且为期不远了……

那一晚在法兰克福有一个幸福的人儿……他睡了；但是他可以用诗人的语言对自己说：

“我睡了……然而多情的心灵没有睡……”

心儿跳动得如此轻微，宛然贴近花朵、沐浴着夏日阳光的飞蛾在搏击着翅膀。

27

萨宁在五点钟醒来，六点已经穿好衣服，六点半到公园里，在杰玛条子里所提到的小亭子周围来回踱步。

清晨是宁静而温暖的，天色灰暗。有时使人觉得天好像就要下雨的样子；但是伸手探去却丝毫感觉不到，只有看着袖子的时候才会发现有玻璃珠那样细微的小水珠的痕迹；然而就连这些小水珠不久也消失了。一点风也没有——似乎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风似的。任何一点儿声音都飞逸不开去，而在花四周缭绕不绝；远处有一团白茫茫的雾气在逐渐变浓；空气中弥漫着木犀草和洋槐花的清香。

街上的店铺尚未开门，但已有行人；有时有一辆孤零零的马车在路上辘辘而过……公园里阒无游人。园丁用铁锹不慌不忙地清铲小道；还有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太婆，穿着一件呢制的黑雨衣，摇摇晃晃地穿过林荫小道。萨宁无论如何决不会把这个病弱的老人当作杰玛的——然而他竟心里一阵紧张，眼睛注视这个徐徐远去的黑点。

七点了！钟楼的钟已经敲过了。

萨宁停下脚步。莫非她不来了？一阵冷颤突然沿着他的肩背流过。一会儿又在他心里产生了同样的冷颤，不过已经是出于另一个原因了。萨宁听到他的背后有轻微的脚步声和妇女服饰的轻微的啰嗦声……他回过头去：是她！

杰玛沿着小路从他后面走来。她穿一件灰色披肩，戴一顶深色小帽。她

向萨宁投过一瞥，向旁边转过头去——及至赶上了他，又迅步从他旁边走过去。

“杰玛，”他说的话勉强听得见。

她对他轻轻点一下头，继续朝前走去。他跟着她走。

他的呼吸断断续续，脚步也不大自然。

杰玛从亭子旁边走过，拐向右边，又走过一个小浅水池，那里一只麻雀在忙忙碌碌地拍打水面——终于走到一个种着一丛高高的丁香树的花坛后面，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来。这是个安适而隐蔽的去处。

一分钟过去了——但是无论是他，还是她都一言不发；她连看也不看他一眼——他也没有看她的脸，却看着她那双握着一把小伞的垂着的手。说什么好呢？应当说出一番与此时此景相称的话来：他们来到此地相对而坐，别无闲人，在这样的清早，彼此靠得这么近。

“您……不生我的气吗？”萨宁终于开口了。

萨宁说不出比这更蠢的话了……他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至少沉默已经打破。

“我？”她回答。“为什么呢？不会的。”

“那么您相信我吗？”他接着说。

“是指您写在条子上的事吗？”

“是的。”

杰玛低下头，什么话也没有说。伞从她的手心里滑出去；她及时抓住了它，没让它掉到地下。

“啊，相信我，相信我给您写的事吧。”萨宁叫道，他的胆怯的心理一下子都消失了。他热情他说：“要是世界上存在真理，神圣的、毋庸置疑的真理——那么这真理就是：我爱您，热烈地爱您，杰玛！”

她迅速地膘了他一眼，又差点把伞掉在地下。

“相信我，相信我。”他反复说。他央求她，向她伸出手去，却无勇气接触她。“您希望我做点儿什么……能使您相信呢？”

她又向他看了一眼。

“说吧，德米特里先生，”她开口了，“前天您来劝说我的时候，看来您还不知道……没有觉察到……”

“我觉察到了，”萨宁接口说，“可是不知道。我打一看见您的那个时候起就爱上您了，——但是没有立即弄明白，您将成为我的什么人！况且听说您是已经订了婚的未婚妻……至于您妈妈委托我办的那件事——我怎么好拒绝呢？这是一。第二，我用这样的方式转达她的委托，您是可以猜测得出来的……”

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于是从花坛后面走出来一个相当结实的先生，肩上背着一只旅行包，显然是个外国人——他以外路旅客常有的那种不拘礼节的神态把目光投向坐在长靠椅上的那一对儿，大声咳嗽了一下——走了。

“您的妈妈，”萨宁等沉重的脚步声一消失就开始说，“对我说，您拒绝婚约会引起一场风波（杰玛微微皱起眉头）；说这些闲言碎语部分地是我引起的，说我……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负有责任来劝告您不要拒绝您的未婚夫——克留别尔先生……”

“德米特里先生，”杰玛说着，一面用手撩一下朝萨宁一面的头发，“请不要称克留别尔先生为我的未婚夫。我永远不会做他的妻子了。我和他已经

解除婚约了。”

“您和她解除了婚约？什么时候？”

“昨天。”

“当他本人的面？”

“当他本人的面。在我们家里。是他到我们家来的。”

“杰玛！也许，您也爱我？”

她转过脸去向着他。

“如果不是这样……我还会来这里吗？”她轻声说道，把两只手落到了椅子上。

萨宁抓起那双无力的、掌心向上的手——把它们紧紧地贴在自己的眼睛上，嘴唇上……昨夜他依稀感觉到的纱幕，终于到了揭开的时刻！就是它，幸福，就是它，明媚灿烂的面容！

他微微抬起头——看着杰玛——直接地和勇敢地看着。她也看着他——颇有点居高临下的样子。她那半开半闭的眼睛的目光闪烁着轻细的、隐约可见的泪花。可是面部却不见笑容……不！它在笑，也是似隐若现地笑着，虽然并无笑声。

他想拉她过来贴近自己的胸口，但是她推开了，而且继续保持着那无声的笑容，否定地摇了摇头。“等一等。”似乎是她那双幸福的眼睛在说。

“哦，杰玛！”萨宁叹息着说，“我怎么能想象你（当他的嘴里第一次吐出‘你’这个字的时候，他的心像琴弦一样地振荡起来），——你会爱上我！”

“我自己也没有料到这一点。”杰玛轻轻他说。

“我怎么能想象，”萨宁继续说，“我怎么能想象，本来我来到法兰克福只不过打算逗留几个小时，不料却找到了我终生的幸福！”

“终生？真的吗？”杰玛问。

“终生，永生永世！”萨宁怀着新的激情大声说。

离他们的椅子两步远的地方突然响起了园丁的铁锹铲地的声音。

“咱们回家吧，”杰玛低声说，“咱们一块儿走——你愿意吗？”

假如在这个当儿她对他说：

“跳到海里去——你愿意吗？”——那么不用等她讲完最后一个字，他就已经向着无底深渊纵身一跳了。

他们一起步出公园，向家里定去，没有走市区的大街，而是抄郊区的道路。

萨宁有时和杰玛并肩而行，有时稍稍落在她的后头，既没有让目光离开她，也没有停止过微笑。而她呢，似乎急于赶路，又似止步不前。他们两人向前移动着脚步，他满脸苍白，她激动得双颊通红，说真的，好像沉在迷雾之中。几分钟以前，他们俩共同完成的事情（这是心灵的交流），是如此地强烈、新奇而可怕；他们生活中的一切如此突然地重新作了安排，起了变化，以致他们两个人还来不及清醒过来，只意识到有一阵旋风跟在他们的后头接踵而至，宛如那天晚上几乎要使他们投入彼此怀抱的那阵旋风。萨宁一面走，一面觉得自己异样地看着杰玛：刹那之间他发现她的举步和行动都有点不同

凡响，——我的天呀！这在他看来真是无穷的珍贵与亲切！她也觉察到，他正是那样地看着她。

萨宁和她，都是初次相爱。初恋的全部奇迹在他们身上实现了。初恋也是一场革命：既定生活的那种单调、井然的秩序在瞬息之间已被粉碎和摧毁，青春正站在街垒之巅高高地飘扬她的旗帜——不管前面等待她的是什么——是死亡抑或新生——她都致以热情洋溢的敬礼。

“这是什么人？该不是我们的那个老头吧？”萨宁用手指指着一个浑身包裹起来的人影说，那个人正从旁边徐徐走过去，似乎竭力不使自己被人发觉。在过度的幸福之中，他感到需要与杰玛谈些无关爱情的话，因为那件事已成定局，是神圣的，而要谈的是另外的话。

“是的，这是潘塔列昂，”杰玛愉快而幸福地回答。“也许他是跟着我的足迹从家里出来的；昨天一天他就在注意我的一举一动……他觉察到了！”

“他觉察到了！”萨宁赞叹着重复说道。有哪一句话杰玛能说出来不叫他赞叹的呢？

接着他要求杰玛详细讲一讲昨夜发生的一切。

她马上讲开了，结结巴巴、颠来倒去地，微笑着，急促地换着气，和萨宁交换短促、明朗的眼色。她告诉他，前天谈过话以后，妈妈怎么老是要她，杰玛，作出某种决定；而她，又怎么使得来诺拉太太同意她经过一昼夜的考虑以后再说出自己的决定；她又是怎么为自己求得了这个期限——这竟是多么地困难！又怎么完全出乎意料出现了克留别尔先生，他比以往更显得迂腐和固执了：他又怎么陈述自己对于那个不认识的俄国人所作的孩子般的不可原谅的，并且对于他，克留别尔先生来说是极端污辱性的（他正是这样形容的）轻薄举动表示的愤慨，“他指的是你的决斗，他要求家里立即拒绝接待你，因为他说（这时杰玛稍稍学着他的声音和腔调）‘这是替我的声誉抹黑；好像我连自己的未婚妻也不会保护似的；只要我认为这是必要的或有益的我当然会！明天整个法兰克福都会知道，说别人在为我的未婚妻同军官决斗——这像什么话？这是对我名誉的污辱！’妈妈是赞成他的——你可以想见！但是我突然当面向他宣布，说他对自己的荣誉和人格的担心是多余的，不必因为传播着有关他未婚妻的流言蜚语而感到屈辱，因为我再也不是他的未婚妻了，也永远不会成为他的妻子！其实我本来想在和他决裂之前先和您……和你谈一谈的，可是他来了……我无法忍耐下去。妈妈甚至吓得大叫起来，可我却走到另一个房间去拿来了他的戒指，交给了他——你没发现我两天以前就摘下了这个戒指吧。他大受委屈；但是由于他这个人自尊和自负得要命，所以没有说多少话就走了。当然我得大大地忍受妈妈的脾气；我看着她这么伤心，真是心痛极了，我想，我性急了一点；可是我有你的条子呀，不过没有这个我也已经知道……”

“我爱你！”萨宁接上去说。

“是的……你爱上了我。”

杰玛语无伦次地这么说下去，带着微笑，每当有人迎面走来或从旁边走过，她就把声音压低，或完全停住不讲。萨宁却兴奋地听着，欣赏着她的声音，如同昨夜欣赏她的笔迹那样。

“妈妈伤心极了，”杰玛又说——她说得很快，一句紧接一句，“她无论如何不肯相信克留别尔先生会叫我讨厌，我嫁给他并非出于爱情，而是她强烈要求的结果……她怀疑您……你，直说了吧，也就是说她确信我已经受

上了你，——她觉得更加伤心的是自己前天居然没有想到，竟委托你来劝说我……这真是奇怪的托付，可不是吗？现在她说你……您是滑头，不是老实人，说您骗取了她的信任，还警告说我也会被您骗上当……”

“可是杰玛，”萨宁大声说，“难道你没有对她说……”

“我什么也没有说！未经和你商量，我有什么权利呢？”

萨宁举起双手啪地一拍。

“杰玛，我希望现在你至少得把一切在她面前承认下来，你带我去见她……我想让她相信我不是骗子！”

萨宁的胸膛充满了高尚、炽烈的感情，挺了起来。

杰玛睁大了眼看着他。

“您当真想此刻就跟我去见妈妈吗？去看一个认为你我之间的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并且永远也不会实现的妈妈吗？”有一句话杰玛迟迟说出口……这句话使她的嘴唇感到灼热，然而萨宁倒反而更乐意说出口来。

“杰玛，和你结婚，做你的丈夫——对我来说没有比这再幸福的了！”

在他看来，无论是自己的爱情，还是内心崇高的境界，或者自己的决心，都是无穷无尽的。

杰玛一度想停下脚步来，但一听到这几句话，却走得更快了……她似乎想躲避这过于巨大而意想不到的幸福！

但是她的脚突然发软了。拐角处，离她几步远的地方，出现了克留别尔先生，他穿戴着新的草帽和新的外衣，身子挺得笔直，像箭杆一样，一头卷发卷得像只狮子狗，他既看见了杰玛，也看见了萨宁——于是心里面哼了一声，把身子向后一挺，趾高气扬地迎面朝他们走过来。萨宁感到一阵厌恶；但是一看到克留别尔先生的脸孔，在那张脸上，它的主人使出平生所有的本领装出一副鄙夷不屑地惊奇甚至得胜的表情——看到这张泛着红晕的，俗不可耐的脸，萨宁不由得怒从心头起，——于是大踏步地向前迈去。

杰玛抓起他的手，冷静而果敢地把自己的手伸过去给他，直面自己从前的未婚夫……克留别尔眯起眼睛，询缕着身子向一边一闪——从牙缝里喃喃地挤出几个字来：“歌曲的通常结尾！”（Das alte Ende vom Liede!）仍然跨着那种做作的、略带跳跃式的步子走远了。

“这个混蛋，说什么来着？”萨宁问，他本想赶上去追克留别尔先生，但是杰玛没让他去，继续和他一起朝前走，她已不再把自己的手从他手里抽回来。

前面出现的是路塞里糖果店。杰玛的脚步再次停下来。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先生，”她说，“我们还没有进门，我们还没有见着妈妈……要是您想再考虑一下，要是……您现在还是毫无牵挂的，德米特里。”

萨宁把她的手紧贴在自己的胸口，以此回答她的话——并且拉她向前走去。

“妈妈，”杰玛带着萨宁走进来诺拉太太坐着的房间时说，“我带来了真正的未婚夫！”

假若杰玛宣布说带回家来的是一身霍乱，或者干脆就是死亡，来诺拉太

太听到这个消息或许不至于绝望。她立刻坐到角落里放声大哭起来，活像俄国的农家妇女在丈夫或儿子的棺材横头边哭边诉的样子。杰玛起初吓得手足无措，甚至没有走到她母亲身边去——她只是像一尊塑像那样站在屋子的当中；萨宁也全然失去了主意——他也忍不住要掉下眼泪来！这种无以慰藉的痛哭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整整一个小时呢！潘塔列昂认为还是把店堂门关上好——免得有人走进来——好在时间还早。老头自己也感到困惑莫解，他无论如何不赞同杰玛和萨宁做得那么性急，不过并不打算责备他们，而且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袒护他们：他太不喜欢克留别尔这个人物啦！爱弥儿把自己看成是自己的朋友和姐姐之间的联络员，而且几乎带点沾沾自喜的神色：这一切竟如此圆满地取得了成功！他怎么也理解不了来诺拉太太为什么要如此伤心，他在心里断定，即使是最优秀的女人，也像是缺乏思考的能力！最为难堪的是萨宁，只要他一接近来诺拉太太，她就放声大哭，并且挥手不要他靠近——所以他只好站在远处，好几次试图喊过去，“向您的女儿求婚！”却都没有成功。最使来诺拉太太懊恼的是“她竟会不长眼睛，什么也看不出来！”“要是我的乔万尼·巴蒂斯塔活着，”她含着眼泪说，“什么事也出不了！”——“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萨宁白忖道，“毕竟太愚蠢了！”他不敢看杰玛一眼，她也没敢抬眼去看他。她能做的只不过是耐心地侍候母亲，而母亲起初还推她开去……

暴风雨终于渐渐停息下来，来诺拉太太不再哭泣，允许女儿把她从藏身的角落里带出来坐到窗口的安乐椅里，并且给她喝桔子水；也允许萨宁在屋子里留下来——当然不是允许他走近身边，不是的！（起初她一直要他出去）而且在他讲话的时候也不再打断他。萨宁马上抓紧利用这平静降临的机会，而且表现了惊人的口才，在杰玛面前他恐怕未必会如此热情洋溢和如此坚信不疑地陈述自己的打算与感情。这些感情是最真挚的，这些打算也是最纯洁无垢的，就像《塞维里亚的理发师》里的阿尔玛维娃那样。无论对来诺拉太太，还是对他自己，他都不回避这些打算的不利方面；然而这些不利的因素毕竟只是看起来如此而已！确实：他是外国人，与她们相识不久，她们无论对他的为人还是对他的财产，都不甚了解；但是他准备引出必要的证据来证明他是个体面人，而不是穷汉子；他可以从自己的同胞中间找出不容丝毫置疑的证人！他希望杰玛跟他一起会得到幸福，他会使她离别亲人之后得到慰藉！……一提到离别这个字眼，几乎闯下了大祸——就是这离别两个字使来诺拉太太顿时全身颤抖起来，头晕目眩了……萨宁连忙分说这离别只是暂时的——而且说到头它也可能并不存在！

萨宁没有白费口舌。来诺拉太太开始看着他，虽然还带着伤心和责备，但是原先那种反感和怒气已经没有了；后来她又允许他走近身边坐下来（杰玛坐在她的另一边）；接着她开始责备他——不仅用目光，而且用言语，这意味着她心头的怒气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下来了；她开始诉苦，但是诉苦的声音越来越轻，语气越来越柔和，它被时而向女儿时而向萨宁提出的问题所代替；接着她允许他拿起她的手，并且不马上收回去……后来她又开始哭泣——然而这眼泪的意义已全然不同了……然后她苦笑起来，感慨乔万尼·巴蒂斯塔已不在人世，但是和先前的感慨已完全是两个意思……再过一会儿——两个罪人——萨宁和杰玛——已经跪在她的脚边，她则把双手依次放在他们的头上；又过了一會兒，他们已经在拥抱她、吻她，这时爱弥儿满脸通红兴冲冲地跑进屋来，投入到这紧紧团在一起的一堆人里面去。

潘塔列昂朝屋子里一看，笑了一笑，同时又皱起眉头——走到店堂里打开了通外面的门。

30

来诺拉太太从绝望过渡到悲伤，又从悲伤转为“静候命运的安排”，其间的变化相当迅速；即使是这“静候命运的安排”，也很快转而成为暗自的满足，但是因为面子关系，这种满足总是千方百计地掩饰着、隐忍着。萨宁从认识来诺拉太太的第一天起就合她的脾胃；及至她认定他将成为她未来的女婿时，她便不再认为这个想法本身有什么特别不愉快的成分，虽然她依然认为有责任要让自己脸上保持某种受了委屈……甚至忧虑的表情，然而近日来所发生的事情竟是如此异乎寻常……接二连三！作为讲求实际的女人，一个作母亲的人，来诺拉太太觉得同样有责任向萨宁提出种种问题；萨宁早上出发去和杰玛约会时还连想也没有想过他会娶她，——真的，当时什么也没有考虑过，只是被自己炽烈的爱情所驱使，——此刻却胸有成竹地，甚至可以说是激情满怀地进入了自己的角色，未婚夫的角色，所以一切问题，他都回答得详尽而周到，而且兴致勃勃。来诺拉太太由于相信他出身于真正的贵族世家，而又有点诧异他竟不是一个公爵，所以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说“有话在先”，——她将在他面前说得十分坦率、不拘礼节，因为做母亲的神圣职责迫使她这样做！萨宁回答她说，自己对她别无要求。他恳求她——别对他宽恕！

于是来诺拉太太向他指出，克留别尔先生（这个名字一出口，她就轻轻叹了口气，把嘴合上了，说起话来有点结结巴巴）——克留别尔，杰玛原来的未婚夫，现在的收入有八千金市，而且这个数目每年都在迅速增加，可是他，萨宁先生倒底有多少收入呢？

“八千金市，”萨宁慢吞吞地重复说……”这合我们的钱大约是一万五千卢布……我的收入要少得多。我在土拉省有座规模不大的田庄……要是经营得法，也许——甚至一定可以有五千或六千的出息……还有，假使我出去任职，就会很容易得到二千左右的薪俸。”

“到俄国去供职？”来诺拉太太大声嚷道。“那么我和杰玛大概要分别了！”

“可以到外交部去工作，”萨宁接上去说，“我在那里有点儿关系……这样就可以在国外工作。要不，还可以这么办——而且是再好不过的办法：把产业卖了，再把得手的钱用来经营一个合适的企业，比如改善你们的糖果店。”萨宁也觉得自己说的事不大合情理，但是无以自解的一种勇气驱使着他！他向杰玛看去，自从“讲求实际”的谈话开始以来，她有时站起来在房间里踱上几步，又坐下来——他向她看去——此刻他的面前已经没有障碍，所以他甘愿立刻以最妥当的方式作出一切安排，只要不使她担心。

“克留别尔先生也想给我们一笔不大的款子来振兴糖果店。”来诺拉太太犹豫了一会几后说。

“妈妈！看在上帝的份上！妈妈！”杰玛用意大利语大声说。

“这些事可得事先讲清楚，我的孩子，”来诺拉太太用同一种语言回答她。

她重新对着萨宁，开始问长问短：俄国婚姻法是怎么样的，和天主教徒

结婚会不会遇到阻碍——会不会像在普鲁士那样？（当时在 40 年代整个普鲁士没有忘记为异教通婚而同科隆主教闹的纠纷。）当来诺拉太太听说自己的女儿嫁给俄国贵族以后，女儿自己也会成了贵族的时候，她显出了一种满意的神色。

“那么您得先到俄国去咯？”

“为什么？”

“怎么？要取得你们政府的允许啊？”

萨宁向她解释说，完全不需要这样做……但是他倒确实需要在结婚前用最短的期限回俄国去一趟（一说出这句话，他的心就病态地抽搐起来，望着他的杰玛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她脸红了，陷入了沉思），他将利用这个机会，无论如何争取把产业卖掉，再从那里把必需的钱带出来。

“我还想请您从那里给我带几张阿斯特拉罕羔羊皮来做件披肩，”来诺拉太太说。“听说那些东西怪好，怪便宜的！”

“那是一定的，我非常愿意给您，也给杰玛带来！”萨宁扬声说。

“还有我，我要绣上银钱的上等山羊皮帽子，”爱弥儿从隔壁房间里探出头来插话。

“好，你也有份……还有潘塔列昂，给他带鞋子来。”

“这又何必呢？何必？”来诺拉太太说。“我们可是谈正经事儿呐。噢，对啦，还有，”讲求实际的女士又说道，“您说要卖产业。可怎么卖呢？难道您连农民也卖掉？”

萨宁仿佛被人从旁边刺了一下。他记起来了，他曾同来诺拉太太和她的女儿谈起过农奴制，用他的话来说，这个制度使他极其愤慨，当时他曾不止一次地向她们担保，说他不管什么原因，决不出卖自己的农民，因为他认为这类交易是很不道德的事情。

“我争取把自己的产业卖给一个我了解的好人，”他说得有点不大流利。“也可能，农民愿意自己赎身。”

“那就再好不过了，”连来诺拉太太也表示赞同。“否则，出卖活的人口……”

“野蛮！——”潘塔列昂嘟哝着，他跟在爱弥儿后面露了露脸，就摇晃着一头蓬发消失了。

“糟了！”萨宁心里想着，一面偷偷瞥了杰玛一眼。她似乎并未听见他最后的一句话。“还好！”他心里又想道。

讲求实际的谈话就这样一直继续到午饭的时候。来诺拉太太已经完全平静下来，并且对萨宁已称作德米特里，亲切地伸出一个手指对他扬了扬，说要报复他的阴谋。她不厌其烦地向他详细打听他亲属的情况，因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她还要他介绍婚礼，按俄国教堂的规定，结婚的仪式是怎么进行的——于是事先夸奖起杰玛身穿白色礼服头戴金冠的样“她可是我的美女，简直像王后一样呢，”她以母亲的骄傲说，“而且这样的王后也是举世无双的！”

“世界上可找不出第二个杰玛呀！”萨宁接上去说。

“所以她的名字叫杰玛！”（众所周知，在意大利语里杰玛就是宝石的意思。）

杰玛扑过去亲吻自己的母亲……看样子到现在她的呼吸才感到自由，叫她郁郁不欢的重负也在她的心底释放净尽了。

萨宁突然感到自己是那么幸福，当他想到，那些理想，那些不久前正是在这几间房里他苦思冥想地追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了的时候，他的心里充满了孩子般的欢乐；他全身热血沸腾，一下子冲到了店堂里；他希望无论如何要像几天以前那样站在柜台后面做会儿买卖……“现在我可以，有充分的权利于这一行了！我毕竟已是自家人了啊！”

于是他真的站到柜台后面，并且真的做起买卖来，卖给两个进门的女孩子一磅糖果，但是他给她们的却有整整两磅，而钱却只收了半数。

吃午饭的时候他正式以未婚夫的身份坐在杰玛的旁边。来诺拉太太继续她的讲求实际的设想，爱弥儿有时笑着，缠住萨宁，要他带他到俄国去。萨宁确定在两个星期以后动身。只有潘塔列昂一个人露出一种郁郁不乐的神色，这使来诺拉太太也说他了：“还是个仲裁人呢！”潘塔列昂斜过眼去看着她。

杰玛几乎一直缄口不语，但是她的脸庞从来没有这么美丽和明朗过。午后她邀萨宁到花园里去一会儿，她在前天拣樱桃的那张长靠椅前面停下来对他说：

“德米特里，别生我的气；我可要再一次提醒你，你不应当··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牵挂的人……”

他没有让她说下去。

杰玛向旁边转过脸去。

“妈妈提醒的那件事，您还记得吗？——就是关于我们信仰不同的那件事！……”

她抓起一个用细带子挂在颈项里的石榴石十字架，用力扯断带子，把十字架交给他。

“如果我属于你，那么你的信仰——也就是我的信仰！”

当萨宁和杰玛一起回到屋子里的时候，他的眼睛还是湿润的。

到傍晚一切都恢复正常，甚至还打了纸牌。

第二天萨宁很早就醒来。他处于人生幸福的顶点；但是影响他睡眠的并不是这一点；打扰他的安宁的是生活中命运攸关的一个问题：他用什么方式尽快地同时又尽可能有利地出卖自己的产业。他的脑子里各种计划交织在一起，现在还茫无头绪。他走出屋子去透透风、清清心神。他希望自己去见杰玛的时候已经有了现成的方案，而不是另外的样子。

这是谁呀？一个非常沉重而肥胖的，同时又穿着十分讲究的身影，慢悠悠地从他前面蹒跚着走过去。他在哪儿见到过，——这个长满了一绺绺竖起的淡黄头发的后脑勺，这个仿佛栽在肩膀上的脑袋、这个柔软而肥厚的背脊和这双浮肿的下垂着手？莫非他就是他五年不曾见面的那位早年在寄宿学校的同学——波洛索夫？萨宁赶过这个走在他前面的人影，回过头来看……一张宽阔的、泛着黄色的脸、一双猪一样的小眼睛，眉毛和睫毛是白的，鼻子短小而扁平，两片嘴唇很肥厚，好像粘在一起似的，下巴圆圆的、没有胡子，再加上整个脸部的表情，酸溜溜、懒洋洋、将信将疑的样子。对了：就是他，依波里特·波洛索夫！

“难道又是我福星高照了？”萨宁的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

“波洛索夫！依波里特·西多雷奇！是你？”

这人停了下来，抬起自己的一双小眼睛，稍过了一会儿，终于分开了那两片粘起来的嘴唇，用嘶哑的假嗓子说道：

“是德米特里·萨宁？”

“正是！”萨宁大声说，并握了握波洛索夫的一只手。他那双手紧紧地裹在一双灰色的细羊皮手套里，仍旧毫无生气地顺着鼓起的大腿挂着。“你来这里好久了吧？从哪里来？耽搁在哪儿？”

“我昨天从维斯巴顿来，”波洛索夫回答说，不慌不忙地。“给老婆买点东西——今天就要回维斯巴顿。”

“啊，对了！你已经结婚啦——而且听说娶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

波洛索夫把目光移到一边去。

“是啊，据说是的。”

萨宁笑了起来。

“我看你还是老样子……对什么都漠不关心，同在寄宿学校里的時候一样。”

“我会变成什么样呢？”

“还有，据说，”萨宁补充说，特别加重“据说”两个字的语气，“你的妻子很有钱。”

“这也听说了。”

“难道你自己，依波里特·西多雷奇，这方面一无所知吗？”

“我嘛，老兄，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是的，叫巴甫洛维奇！老婆的事儿我是不管的。”

“不管的？无论什么事？”

波洛索夫又把目光移到一边。

“什么事也不管，老兄。她——自己管自己……我呢——也自己管自己。”

“现在你到底去哪儿？”萨宁问。

“现在我哪儿也不去；我站在街上和你说话；等我们说完话，我就回到旅馆——就吃早饭。”

“我也参加一份——你愿意吗？”

“你是说吃早饭？”

“对。”

“那就有劳大驾咯，两个人一起要愉快得多。你该不是话匣子吧？”

“没想过。”

“那好吧。”

波洛索夫开始向前走，萨宁和他并肩而行。萨宁思量着（而波洛索夫的嘴唇又粘了起来，鼻子里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又变得沉默不语了）——萨宁思量着：这头蠢猪怎么会攀上一个漂亮有钱的老婆的？他自己既不富有，也没地位，更不聪明；在寄宿学校里谁都知道他是个没精打采的笨孩子，既贪睡又贪吃——所以得了个“饭桶”的绰号。怪事！

“不过要是他的妻子很有钱——据说她是个商人的女儿，——那么她会买进我的产业吗？虽然他说不管妻子的事情，这可是不足信的！况且我讨的是一个既便宜又优惠的价钱！干吗不试一试呢？也许，还是我的福星在起作用……行！试一试看！”

波洛索夫把萨宁带进法兰克福一家上等的旅馆，他在那里开的房间当然也是上等的。桌子上和椅子上堆着纸盒、箱子和包裹……“老兄，这些都是给玛丽娅·尼阿拉耶芙娜买的！”（依波里特·西多雷奇这样称呼他的妻子）波洛索夫在安乐椅里坐下来，叫道：“真热呀！”说着解开了领带。然后他按铃把茶房总管叫来，仔细地向他开了一顿极其丰盛的早餐。“一点钟要把马车备好！听见吗，一点整！”

茶房总管唯唯诺诺地鞠躬，然后奴相十足地消失了。

波洛索夫解开了马甲，他微微蹙起眉头，口里吐着大气，掀起鼻子，光凭这就一望可知；要他说话，将是他的一大负担，而且他是有点担心萨宁会不会叫他开口或者让他自己去挑这付说话的担子。

萨宁理解自己伙伴的心情，所以没有提一大堆问题去打搅他，只限于问些必要的问题；他知道他服了两年兵役（当了枪骑兵！他穿上短短的制服，样子是够好看的了！），三年以前结的婚——现在和妻子在国外已经住了两年，她出于某种原因在维斯巴顿治病，——从那里止要去巴黎。反过来，萨宁也扼要地谈了谈自己以往的生活和眼下的打算；他开门见山，马上转入了正题——也就是说谈起了打算出卖自己产业的事。

波洛索夫默默地听他说，只是偶尔张望一下房门，早餐应当从那里送进来。早餐终于端上来了。茶房总管，还有另外两个下人一同端上来几盘罩着银罩子的菜。

“你说的是在土拉省的产业吗？”波洛索夫坐到餐桌边说，一面把餐巾塞进衬衫的领口。

“是土拉省的。”

“我知道了，就是在叶甫列莫夫斯基县的那份产业。”

“你知道我的阿历克赛耶夫卡吗？”萨宁问道，也在餐桌边坐下来。

“怎么不知道。”波洛索夫把一块夹蘑菇的煎鸡蛋塞进自己的嘴里。“那附近就有玛丽娅·尼阿拉耶芙娜，我老婆的一份产业……茶房，把这个瓶盖儿打开！土地很不错——但是你的农民们把森林砍了。你干吗要卖掉它？”

“我要钱用，老兄。我愿意卖贱一点。我看你就买进了吧……一举两得嘛。”

波洛索夫吞下一杯酒，拿餐巾擦了擦嘴，又开始咀嚼——嚼得很慢但声音很响。

“嗯，不过，”他终于说话了……“产业我是不买的，因为没有钱，你把黄油挪过来一点好了。也许我老婆倒会买的。你跟她说说看。既然你讨的价钱不大——这她倒不在乎……这些德国佬，真是蠢驴！连鱼也不会烧。还有比这更马虎的吗？还要说‘统一法特兰呢__’。茶房，把这盘混帐东西给我拿下去！”

“难道你的妻子……自己掌管经济？”萨宁问。

“自己管。吃肉饼吧，真好吃，向你推荐。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妻子的事务我是从不插手的，——现在再对你说一下。”

波洛索夫继续咔嚓咔嚓地吃东西。

“嗯……可是我怎么才能和她洽商呢，依波里特·西多雷奇？”

“很简单，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到维斯巴顿去走一趟。离这里并不太远。茶房，你们这儿有英国芥末吗？没有！这批畜生！不过你别再浪费时间了。我们吃完早饭就走。让我给你倒杯酒吧：挺香的花酒——不是酸货。”

波洛索夫的脸部现出了生气，而且变红了；他只有在吃东西……或喝酒的时候，脸才会变红。

“可是我……确实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办好，”萨宁自言自语地说。

“哎，你突然要这么急干吗？”

“就是这样，急得很，老兄。”

“需要的数目很大吗？”

“大。我……怎么对你说说呢？我……要结婚了。”

波洛索夫把已经挪到嘴边的酒杯放回到桌子上。

“结婚！”他用嘶哑的——由于惊愕而变嘶哑的——声音说，同时把自己那双浮肿的手按到肚子上。“这么紧急！”

“是啊……很紧急。”

“对象——不用说是在俄国吧？”

“不，不在俄国。”

“在哪里？”

“这里，法兰克福。”

“那她是谁？”

“德国人，噢不，——意大利人。本地的侨民。”

“有家产吗？”

“没有家产。”

“看样子，爱情已经很强烈了？”你真可笑！不用说，是很强烈了。”

“所以你需要钱？”

“噢，是的……是的，是的。”

波洛索夫把酒咽下去，嗽了口又洗了手，用力在餐巾上擦干，然后掏出雪茄来抽。萨宁默默地看着他。

“只有一个办法，”波洛索夫终于开腔了，说着把头往后一靠，吐出一缕细细的烟。“找我老婆去。要是她肯，你的一切苦恼就都解除了。”

“可是我怎么见到她呢，你的妻子？你不是说后天就走吗？”

波洛索夫合上了眼睛。

“听我说，我告诉你，”他用嘴唇转动着雪茄，吐出一口气，终于说道，“你回家去，快点整理好行装——再到这里来。我一点钟就要走，我的马车很宽敞，我带你走。这不就万事大吉了！而现在呢，我要睡一会儿。老兄，我就像歌同里唱的那样，一定得睡一会儿。天性这样要求——我也不反对。你不要再打搅我。”

萨宁想着，想着——突然抬起了头：他决定了！

“好吧，我同意——而且要谢谢你。我十二点半再来这里——我们一起去维斯巴顿。我希望你的妻子该不会生气……”

然而波洛索夫却已经开始打呼噜。他迷迷糊糊地说：“不要打搅我！”——他悠晃着两条腿，像孩子一般地睡去了。

萨宁再度用目光打量了他那笨重的身躯、他的脑袋、脖子和那翘得高高的、像苹果一样圆的下巴——然后走出旅馆，快步向路塞里糖果店走去。应当先告诉杰玛。

他在店堂里遇见她和她的母亲在一起。来诺拉太太正弯着腰在用一把小折尺量窗户之间的距离。一看见萨宁，她就直起身子，愉快地迎接他，但是脸上略有点局促不安的样子。

“昨天我听你说了以后，”她说，“脑子里一直在盘算着怎么来改良我们的店铺。我想就在这里放两只装镜子的柜子。您可要知道，现在这是时新的摆设。以后，再……”

“好，好，”萨宁打断她说，“这些都是应当考虑的。不过你们走过来，我有件事对你们说。”他挽起来诺拉太太和杰玛的手，把她们带到另一个房间。来诺拉太太紧张起来，尺子从她手里掉了下去。杰玛也警觉起来，但是仔细看了萨宁一眼以后，就放心了。他的脸部确实现出有心事的样子，可同时却流露出活泼的朝气和决心。

他要两个女人都坐下，自己却站在她们的前面——挥舞着双手并且抓搔着头发，把一切都告诉了她们：与波洛索夫的相遇，计划中的维斯巴顿之行，出卖产业的可能性。

“想一想，我该是多么幸福！”他终于大声喊道，“事情的变化真快，也许我连俄国也可以不去了！这样我们的婚礼可以比我估计的大大提前举行！”

“您应当什么时候动身呢？”杰玛问。

“就在今天——一个小时以后。我的朋友雇了马车，他会把我带到那里的。”

“您给我写信吗？”

“一到就写！只要和这位太太一开始商谈，我马上就写信来。”

“您说这位太太很有钱的是吗？”讲求实际的来诺拉太太问。

“非常有钱！她的父亲是个百万富翁，一切遗产都归她了。”

“统统——给她一个人？好——这是您走运了。不过得当心，可别贱卖了您的产业！您要精明果断。别让人家给迷了去！我理解您要早点做杰玛丈夫的愿望……但是小心第一！别忘了：您的产业越卖得起价钱，那么归你们俩——还有你们的孩子用的钱也就越多。”

杰玛转过身去，萨宁却依然手舞足蹈。

“您可以相信我的小心，来诺拉太太！不过我不想做生意。我向她讨个公道的价钱：她给了——再好不过；不肯——上帝保佑她。”

“您认识她……这位太太吗？”杰玛问。

“我和她素不相识。”

“那您什么时候回来？”

“假如我们的事毫无结果——后天就回来；要是办得妥当——也许呆上一至两天。无论如何，我决不会浪费一分钟。你看，我的心是留在这里的！不过我和你们谈得太久了，我在动身以前还得回旅馆去跑一趟……为了幸福，来诺拉太太，把您的手给我，——我们俄国一直是这样做的。”

“左手还是右手？”

“左手——它更靠近心脏。我后天再来——无论成败如何！我好像听到一个声音在说，我将胜利而归！再见了，我的好心人，我的亲爱的……”

他拥抱和亲吻了来诺拉太太，又请求杰玛和他一起到她的房间里去——只一会儿，——因为他需要告诉她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只是想和她单独告别。来诺拉太太理解这一点，所以没有兴致去打听那么重要的是什么事……

萨宁还从未到过杰玛的房间。当他一跨进这个朝思暮想的神妙的门槛的时候，爱情的全部魅力与火焰，以及喜欣和甜滋滋的恐惧，一齐在他身上迸发出来，扰乱了他的方寸……他以深情的目光环视四周，然后跪倒在亲爱的姑娘的脚跟前，把脸孔紧紧地偎依在她的身上……

“你属于我吗？”她小声问。“你不久就回来吗？”

“我是你的……我一定回来。”他喘息着肯定他说。

“我一定等你，亲爱的！”

几分钟以后，萨宁已经在回自己寓所的街道上奔跑。他压根儿没有发现潘塔列昂蓬头散发地跟在他后面从糖果店的门里跳出来，摇摇摆摆地对他喊着什么，似乎还举高了手向他威胁萨宁出现在波洛索夫那里正好是十二点三刻。他的旅馆门口已经停着一辆四驾马车。看见萨宁，波洛索夫只说了一句话：“啊！决定啦？”他穿戴好帽子、外套和套鞋，还用棉花塞了耳朵，虽然现在还是夏天；然后走下台阶。茶房们按照他的吩咐，把他采购的为数众多的大宗物品统统搬进马车，他座位四周放满了丝绸枕头、提包、包裹，脚下放了食品盒，车夫的座位上还拴了个箱子。波洛索夫慷慨地赏了钱——殷勤的看门人虽然是从后面搀扶着他，却是毕恭毕敬的，他呼味呼陆地爬到了车里，自己坐定当，小心地漱实身边四周的东西，然后掏出一支雪茄来燃着了，——这时他才光用一个手指向萨宁做了个手势说，“你也爬进来！”萨宁和他并排坐在一起，波洛索夫通过看门人吩咐驿车夫驾车要当心着点儿——如果他想赏酒钱的话；踏脚板被移开了，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于是马车启动了。

33

现在从法兰克福到维斯巴顿乘火车不消一个小时，那个时候的加班驿车却要大约走三个钟头。一路上要换五次马。波洛索夫嘴里叼着雪茄，好像在打吨儿，又好像就是这么摇摇摆摆地晃荡着身子，话说得很少，对窗外连看也不看：他不喜欢风景，甚至说，“看风景简直是要他的命！”萨宁也不作声，也不去欣赏景致，他无心顾及这些事情。他一心一意处于遐想和回忆之中。波洛索夫每到一站都正确无误地付钱，对着表计算时间，根据驿车夫的卖力程度给予或多或少的赏钱。半路上他从食品盒里掏出两个橙子，自己挑了好一点的，把另一个递给了萨宁。萨宁凝神看着自己的同伴，一会儿突然大笑起来。

“你笑什么？”波洛索夫问道，一面用自己短小的白指甲使劲地剥下橙子皮。

“笑什么？”萨宁重复说，“笑我和我的这次旅行哩。”

“有什么好笑的？”波洛索夫把一瓣橙子送进嘴里，又问道。

“真奇怪啊。老实说，昨天我还像想中国的皇帝一样，很少想到你——可是今天呢，和你一起坐车去向你那位我素昧平生的妻子出卖我的产业。”

“什么事都会有的，”波洛索夫回答说，“你只要多活几年时间——样样都够你看的。比方说，你能设想我会为了当传令官去训练骑马吗？可我训练了；可是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大公却命令说：‘叫这个胖子少尉快步跑，快步跑，再加把劲！’”

萨宁在自己的耳根搔了几下。

“依波里特·西多雷奇，请你告诉我，你的妻子是怎么样一个人？她的性情怎么样？我可正要了解这一点呢。”

“他倒好，发个命令好了：‘快步跑！’”波洛索夫突然愤慨地接着说，“可是我……叫我怎么办呢？我想：您把官衔和肩章拿回去吧——上帝保佑！对了……你刚才问我的老婆来着？问什么——老婆？和大家一样，是人呗。你别惹她——这她可不喜歡。主要的——你要多说话……好让她寻点儿笑料。说说自己的风流韵事，还有嘛……要好玩一点儿的，知道了吗？”

“什么叫好玩一点儿的？”

“就是这个。你不是对我说你爱上了个人，打算结婚吗？你讲这个就是了。”

萨宁生气了。

“这里头你有什么好嘲笑的？”

波洛索夫只是拿眼睛瞟了一下。橙子的汁水沿着他的下巴淌下来。

“是你的妻子派你到法兰克福去采办东西的吗？”过了不久萨宁问。

“正是她。”

“都买了些什么？”

“谁不知道：玩具。”

“玩具？莫非你有孩子了？”

波洛索夫简直要避开萨宁了。

“去你的！干吗我要有孩子？都是些女人的小玩艺儿……装饰品。化妆用的。”

“你难道还懂这一门？”

“懂。”

“那你怎么说妻子的事儿一点儿也不管呢？”

“其他事不插手。这个么……管管不妨……出于无聊——也许是。而且老婆相信我的鉴赏力。还有，讨价还价的事我可行。”

波洛索夫的说话开始时断时续；他已经累了。

“你的妻子很有钱吗？”

“有钱倒是有钱的。只不过大多是给她自己用的。”

“不过，看样子你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因为我是丈夫。我还能不享受点儿吗？我对她是个有用的人！她跟我一起——算她运气！我是个温和的人！”

波洛索夫用富丽雅绸手帕擦了擦脸，沉重地吐了口气，好像在说：“照应照应我吧，一句话也别让我再说了，你看见了，这实在叫我受不了哇。”

萨宁不再去打搅他的安宁——又复沉入深思之中。

马车在维斯巴顿的一家饭店前面停了下来，这家饭店简直像一座宫殿。里面立即响起了铃声，开始一阵忙乱和奔走。身穿黑色燕尾服、举止文雅的人们开始在大门口奔进奔出，全身金绣的看门人一下子打开了车门。

波洛索夫像凯旋而归的将军一样走下车来，登上铺着地毯、香气扑鼻的楼梯。他的跟前飞奔过来一个人，穿戴得同样很考究，脸型却是俄国型的，那是他的近侍。波洛索夫对他说，以后要把他永远带在身边——因为昨晚在法兰克福，他，波洛索夫夜里连热水也没有！近侍的脸上露出惊讶而愤慨的神色——接着恭恭敬敬地弯下身子替老爷脱下套鞋。

“玛丽娅·尼阿拉耶芙娜在家吗？”波洛索夫问。

“在家。太太正在穿衣。她要到拉松斯基伯爵夫人家里吃饭

“啊！到她家里去！……你别走开！马车内有东西，都要你亲自卸下来，再搬到屋里。你呢，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波洛索夫又说，“给自己开个房间，过三刻钟再来。我们一块吃午饭。”

波洛索夫走远了，萨宁开了个比较简单的房间，然后梳洗，换了衣服，稍事休息以后，就起步到波洛索夫公爵殿下下榻的巨大套间去。

这位“公爵”正端坐在一个富丽堂皇的沙龙里，一张豪华的丝绒安乐椅上。萨宁那位淡漠无情的朋友已经洗过浴，穿着奢华的缎子睡衣；他头上戴着一顶深红色的菲斯卡帽。萨宁走到他身边，仔细打量了他好一会儿。波洛索夫声色不动，像木偶一样坐着，连脸也不向他转过来，连眉毛也不动一动，一句话也不讲。那种场面真叫庄严！萨宁大约欣赏了他两分钟，正想开腔打破这神圣的寂静——突然隔壁房间的门开了，门口出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太太，身穿镶黑色花边的雪白绸子连衣裙，手上和颈项上戴着钻石——她就是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波洛索娃，她那稠密的浅棕色头发从头部的两边垂下来，虽然扎成几条发辫，但没有盘起来。

34

“啊，对不起！”转瞬之间她用手捏弄着一根辫梢，用一双明亮的灰色大眼睛盯着萨宁，半含羞怯、半含嘲弄地微笑着说：“我没有想到您已经来了。”

“萨宁，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我自幼的朋友，”波洛索夫说，照旧不看着他也不站起来，但用手指指着他。

“是的……知道了……你已经告诉我了。认识您很高兴。可是我想劳你的驾，依波里特·西多雷奇……我的侍女今天好像有点头脑不清……”

“要我帮你梳头？”

“对了，对了，请吧，请原谅。”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带着原先的微笑说，她对萨宁点了下头，迅速地转过身去，在门后头消失了，留在她背后的是那迷人的颈项、令人神往的双肩和令人神往的身段的一晃而过、然而袅娜多姿的情影。

波洛索夫站起身来，沉重地蹒跚着，也走进了同一扇门里。

萨宁深信不疑，女主人本人一定再清楚不过地知道他已经来到“波洛索夫公爵”的沙尤，她这种装腔作势无非是想来炫耀一下自己的头发，那头发倒确实是美丽的。萨宁在心底里对于波洛索夫太太不寻常的举止甚至感到高兴，他想，既然他们想引起我的注意，在我的面前炫耀自己，——也许是这样的，谁知道呢？那么在产业的价钱上大概会作些让步。他的心被杰玛牢牢地占据着，以致对其他任何女人都毫不介意：他几乎没有看到她们：即使是这一次，他也只是这么想：“人们说得不假：这位太太是挺美的！”

如果他不是处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之中，也许他的反应就两样了：因为出身在科累施金家族的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物。这倒不是说她是一位一致公认的美女：庶民出身的痕迹在她身上甚至表露得相当明显。她前额低，鼻子略富肉质而上翘；无论是皮肤的细腻还是手足的优美都不足称道——但是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普希金说得好，每一个遇见她的人都会踟蹰不前，不是因为面对着一个“美神”，倒是因为面对

着那强劲的，像是俄罗斯而又非俄罗斯，是茨冈而又非茨冈型的风华正茂的女性肉体的魅力……于是他就会并非情不自禁地停留了下来！

然而杰玛的形象却似诗人歌颂的铠甲一样地护卫着他。

大约十分钟以后，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在自己丈夫的陪同下又出现了。她走到萨宁跟前……那种走路的样子，使当时（唉，那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有的大怪人一看到这种走路的样子就神魂颠倒起来！“这个女人哪，当她向你走过来的时候，就好像迎面送来你一生的幸福”。他们中的一个曾经说过。她走到萨宁眼前——向他伸出手来，然后用她亲切而似有节制的声调操着俄语说：“您会等到我来的，是吗？我一会儿就回来。”

萨宁恭敬地鞠了一躬，而玛丽娅·尼阿拉耶芙娜却已消失在通外间的门帘后面——然而在消失之时却又转过头来回眸一笑，在身后又留下了先前那婀娜多姿的倩影。

当她微笑的时候——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而是三个酒窝儿同时出现在她的每一边面颊上——然而她的双眸所含的笑意更甚于两片嘴唇，甚于她那鲜红、宽阔而富滋味的、左边长着两颗小痣的双唇。

波洛索夫走进房间来——还是在安乐椅里坐下。他照旧默不作声；然而一种奇怪的冷笑不时使他那没有血色的、已经起皱纹的面颊鼓起来。

他虽然只比萨宁大三岁，看上去却很老相。

他用以款待自己客人的午餐，即使是最讲究的美食家无疑也会心满意足，然而萨宁却觉得它长得没有尽头，并且不堪忍受！波洛索夫慢吞吞地吃着，“带着感情，边吃边发议论，说说停停，”他专心致志地扑在盘子上头，几乎每一样东西都要闻一闻；先呷一口酒润润嘴巴，再吞下去，嘴唇啪嗒啪嗒地辨着滋味……等热菜一上来，他突然打开了话匣子——可是谈什么呢？谈美利奴种绵羊，他打算订购整整一群——而且谈得很详尽，充满温情，所有的名词都用小称。他喝完一杯烫得像开水的咖啡（他几次带着哭音怒气冲冲地对茶房说，昨天给他端的咖啡冷得跟冰一样！），然后用他那发黄的、参差不齐的牙齿叼住一支哈瓦那雪茄烟，就按他的习惯打盹儿了，这使萨宁很高兴，他已经开始在柔软的地毯上迈着步子无声无息地前后来回走动，想象自己怎么和杰玛共同生活，带回什么消息去见她。然而波洛索夫醒来了，据他自己说今天比平常醒得早——一共只睡了一个半小时；他喝了一杯带冰的塞尔脱斯矿泉水，又吃了大约八调羹果子酱，是一种俄国式的果子酱，装在一只地道的“基辅缸头”里由他的近侍带来，用他的话来说，没有这样东西就活不下去，然后他用浮肿的眼睛盯住萨宁问，想不想和他一起打老 K？萨宁欣然表示同意。他害怕波洛索夫又要谈起绵羊，还有什么没有产羔的母羊和长膘的大尾巴羊。主宾两人走进娱乐室，茶房端来纸牌——于是游戏开始，当然钱是不赌的。

正当这种无害的活动进行的时候，玛丽娅·尼阿拉耶芙娜从拉松斯基伯爵夫人家里回来了。

她一走进屋子，看见纸牌和呢面牌桌，便哈哈大笑起来。萨宁立刻从位子里站起来，但她大声说：“坐下玩吧。我马上去换了衣服回来看您。”于是又消失了，衣服发出沙沙的响声，边走边脱下手套。

她的确回来得很快。她脱去了自己华美的礼服而换上一件宽大的紫色绸短衫，挂着两只开口的袖子，一根粗线带子束着她的腰部。

她坐到丈夫身边，等他做了老 K，就对他说，“好了，胖子，你够啦！”

(萨宁在听到“胖子”两个字时，惊奇地把目光投到她身上——可是她却愉快地微笑一下，同样把眼光瞟过去作为回答，并且把所有的酒窝儿都堆到了脸上。)你够啦；我看你要睡觉了；来，亲亲手走吧，我要跟萨宁先生两个人谈谈。”

“睡觉我倒不想，”波洛索夫从安乐椅里笨重地一点点站起来说，“说走我就走，手也来亲一亲。”她把自己的手掌伸给他，却不敛起笑容，也不停止继续朝萨宁望着。

波洛索夫也抬眼看了他一下，就不辞而别地走了。

“来，说说吧，说吧，”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热情地说，一下子把两只裸露的臂肘放到桌子上，不耐烦地用一只手的指甲扣着另一只手的指甲，“听说，您要结婚了，是吗？”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说完这句话，甚至把头稍为倾向一边，以更加专注、更加透视一切的眼神盯着萨宁的眼睛。

35

虽然萨宁并非社交新手，而且也见过世面，但是如果他不是从波洛索夫太太的放肆和随便之中看到自己事情的好兆头，那么她待人的这种放肆态度也许一开始会叫萨宁难堪的。“对这位阔太太的任性脾气得顺着点儿。”萨宁暗自打定主意——所以他像她问他的时候一样地无拘无束地回答她：

“是的，我正要结婚。”

“和谁？是外国人？”

“是的。”

“您是不久前才认识她的？在法兰克福？”

“正是这样。”

“那么她是怎么一个人呢？可以让我知道吗？”

“可以。她是糖果商的女儿。”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睁大了眼睛，并且扬起了眉毛。

“这真太妙了，”她用迟疑的调子说，“这是奇迹！我简直认为像您这样的青年人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人。糖果商的女儿！”

“我看到，这件事使您奇怪，”萨宁有点自重地说，“可是第一，我根本不怀这样的偏见……”

“第一，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

打断他的话说，“偏见我也没有。我自己就是一个庄稼人的女儿。

嗯！怎么，您相信了吧？我感到奇怪和兴奋的是人就是不怕爱。您不是爱上了她吗？”

“是的。”

“她很漂亮吗？”

这后面的一个问题使萨宁感到有点讨厌……但已无法回避。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您知道，”他开始说，“不管是谁，总觉得情人的脸比别人漂亮；可是我的未婚妻——确实是美丽的。”

“当真？是什么型的？意大利型的？古希腊型的？”

“是的，她的容貌十分端正。”

“您没有带她的相片吗？”

“没有。”（那个时候照相还连影子也没有，铅版相片也刚开始流行。）

“她的大名？”

“她的名字——杰玛。”

“那么您的——叫什么？”

“德米特里。”

“父名呢？”

“巴甫洛维奇。”

“您听我说，”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还是用缓慢的声调说，“我非常喜欢您，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看来您是一个好人。

把您的手给我，让我们交个朋友吧。”

她用自己美丽、白净、有力的手指紧紧握住他的手。她的手比他的手略小——但是温暖得多，细腻得多，柔软得多和更富有活力。

“但是您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什么？”

“您不会生气吗？不生气？您说她是您的未婚妻。可是，难道……难道非这样不可吗？”

萨宁皱起了眉头。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轻轻笑起来，然后把脑袋一抖，将披到面颊上的头发挥到后头。

“他太迷人啦——真的，”她说话的样子既不像在沉思，又不像是漫不经心的，“骑士！有人说理想者已经绝迹，这种话今后哪个还会相信！”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讲话一直用的是俄语，一口极其地道的莫斯科话——口民间的白话，而不是贵族用的语言。

“您大概是在家庭里受的教育，在一个旧式的、敬神的家庭里受的教育吧？”她问。“您是哪个省的？”

“土拉。”

“好哇，咱们还是老乡呢。我的父亲……您总该知道吧，我的父亲是谁？”

“知道。”

“他生在土拉……是个土拉人。好吧……（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故意把这个“好”字完全用市民的腔调说出来，也就是读成 xepiiioo__）好，咱们言归正传。”

“那是说……怎么个言归正传呢？您希望我说什么？”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眯起了眼睛。

“那您到这里来干什么？（当她眯起眼的时候，她的眼神变得很亲切，略带一点嘲弄的意味；当她完全把两眼张大的时候，那么在她炯炯发光而又几乎是冷漠无情的眼神里，就露出一一种存心不良……咄咄逼人的东西。她那浓密、微微簇聚、与貂毛酷似的眉毛，使她的一双眼睛具有一种特殊的美色。）您想要我买进您的产业，是吗？您为了自己的婚事，需要钱用？是这样吗？”

“对，要花钱。”

“那您需要很多吗？”

“我一开始就这样，能有几千法郎也就够了。您的丈夫了解我的产业。您可以和他商量一下，——我要的价钱是不高的。”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左右来回地摇动她的脑袋。

“第一，”她开始慢吞吞地说话，一面用手指尖敲着萨宁礼服的翻袖，“我没有同丈夫商量的习惯，除非事关衣服、化妆品——这方面他倒是个能手；第二，您为什么说您讨的价钱不高呢？我不想利用这样的机会：您正在恋爱并且准备作出任何牺牲……您的任何牺牲我都不会接受的，我怎么可以不鼓励您的……唉，怎么说好呢？……崇高感情，是吗？反倒像剥椴树皮似地把您的钱剥光？这不合我的脾气。我有时候也不怜悯别人——但是不用那种方式。”

萨宁怎么也弄不懂，她是在嘲笑他呢还是说正经？只好暗自寻思：“哦，我得对你提防着点儿！”

佣人在一只大托盘里端进俄式茶炊、茶具、鲜奶酪和面包干，把一应佳肴美饮在萨宁和波洛索夫太太之间摆好，就走了。

她给他斟了一碗茶。

“您不嫌脏吧？”她用手指拿起一块糖放到茶碗里问道……而食品夹却就在一边搁着不用。

“请别这么想！……这样一双美好的手……”

他没有把话说完，而在吞一口茶的时候几乎呛了喉；她却专注地用炯炯的目光看着他。

“我之所以说我要的价钱不高，”他接下去说，“是因为您现在在国外，所以我不应当估计您有很多活动的钱款，而且在这种场合卖出……或者买进产业，我自己也觉得并非正常，所以我必须考虑到这一层。”

萨宁说得有点语无伦次和前后矛盾，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则轻轻地把身子靠到椅背上，交叉着双手，仍然用专注的炯炯目光看着他。他终于沉默下来。

“不要紧，说吧，说吧，”她说，仿佛来给他解围似的，“我听着您呢，我喜欢听您说话，说吧。”

萨宁开始叙述自己那份产业的情况，有多少亩土地，它的位置，其中哪些是可耕地，从中可以获利多少……甚至还说到庄园处在风景如画的地方；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还是不断地朝他看着，目光显得更为炯然和专注，而她的双唇似在颤动着，然而没有笑容：她把它们咬住了。他终于感到局促不安起来，于是再一次闭口不言了。

“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开始说——但又沉入了深思……“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她又叫了他一声……“您听我说，我相信买进您的产业对我来说是相当有利的事情，所以我们是会拍板成交的；可是您得给我两天……对，两天的期限。这样您就得和您的未婚妻两天见不了面，您受得了吗？我不想多耽搁您，这违反您的愿望——我向您保证，如果您现在就需要五六千法郎，我倒非常乐意借给您用，然后我们再来结账。”

萨宁站起身来。

“您愿意为一个自己几乎是毫不相识的人效劳，对这样的一种盛情和美意，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我应当感谢您……但是您如果认为一定要这么办才好，那么我宁肯等待您对我产业的决定——我在这里再待两天。”

“是的，我觉得这么办好，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可是您是否感到难过呢？十分难过？请告诉我。”

“我爱我的未婚妻，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和她分离在我心里是并不轻松的。”

“啊，您真是好人！”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叹口气说，“我保证不会让您太难受。您要走了吗？”

“已经不早了。”萨宁说。

“您一路上辛苦了，又同我丈夫打了牌，是该休息了。您说——您是我丈夫伊波里特·西多雷奇的好朋友吗？”

“我们是在同一所寄宿学校的同学。”

“他那时候就这么个样子吗？”

“怎么‘这么个样子’？”萨宁问。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突然笑起来，笑得满脸通红，她用手帕掩住嘴巴，从椅子上站起来——然后做出仿佛疲倦的样子，摇摇摆摆地走到萨宁跟前，向他伸出手去。

他鞠过躬——就向门口走去。

“明儿早上请早点儿光临——听见吗？”她从他后面喊过去。

他走出房间时回过头去看她——看见她又坐回到椅子上，把双手枕在头的后部。短衫的开口袖子几乎一直滑到了肩头——你不得不认为那双手的姿态和整个身段是美得令人倾倒的。

36

萨宁的房间里，直到半夜以后还亮着灯。他坐在桌子边给“他的杰玛”写信，告诉她一切事情；向她描述波洛索夫一家——丈夫和妻子，但是写得更多的是自己的感情——信的结尾处写着：三天后再见！！！（打上了三个感叹号）。一早他去邮局寄了信，就在库尔高萨公园散步，那里已经在奏音乐。游人还很少。他在乐队所在的亭子跟前站了一会儿，听歌剧《罗伯特魔王》里的集成曲；喝过一杯咖啡，他就走向旁边一条僻静的林荫小道，在一张长凳上坐下来，开始沉思阳伞的手把轻健地——但是相当有力地在他肩膀上敲了一下。他吃了一惊……他面前站着的是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她穿着轻盈的灰里透绿的印花纱连衣裙，戴一顶白色透花纱草帽，戴一双瑞士手套，精神气爽，脸色绯红，就像夏天的早晨一样，但是她的行动和目光还带着美梦初觉的那种惬意。

“您好，”她说。“我今天派人来请您，可您已经出去了。我刚喝完第二杯矿泉水——您要晓得，人家总是要我在这里喝矿泉水，可为什么呢？难道我身体不好？只有天晓得。所以我只好在这里散上整整一个小时的步。您愿意和我作伴吗？到那边，我们就喝咖啡。”

“我已经喝过了，”萨宁站起来说，“不过我非常高兴和您一起散步。”

“那么把您的手给我……别担心，您的未婚妻不在这里她看不见您。”

萨宁无奈地笑了笑。每当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提到杰玛，他总觉得不是味儿，然而他还是急忙顺从地鞠了一躬……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的手慢慢地、轻轻地落到他的手上——又顺着他的手滑过去，仿佛紧紧地和它贴在一起。

“走吧——来，到这里，”她把撑开的阳伞往肩膀后头一搁，对他说。

“我对这一带的公园已经熟同家门：我会把您带到好地方去。您听着（她老

是用这三个字)：现在我不和您谈那桩买卖；我们把它留到早饭以后再去细谈吧；而现在您应当向我谈您自己的事儿……让我知道我跟谁在打交道，以后，要是您愿意，我也向您谈我的，好吗？”

“可是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您对什么事感兴趣呢……”

“慢着，慢着。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不是想对您卖情弄俏。”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耸了耸肩膀说。“人家有未婚妻，像一尊古代的雕像，可我却去向他卖情弄俏？！不过您有的是商品，我却是顾主。我想知道您有的是什么样的商品。来，让看看，货色怎么样？我不仅想知道买进的是什么，而且是向谁买的。这是家父定的规矩。来，开始吧……好，即使不从童年说起吧——那么就——您在国外多久了？这以前您又在哪里？可是您得脚步小一点走——咱们可不是在赶路哇！”

“我从意大利来到这里，在那里呆了几个月。”

“看起来，意大利的每一样东西对您都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奇怪，您居然不是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对象。您爱好艺术吗？画画？或者还有——音乐？”

“我爱好艺术……我喜爱一切美好的东西。”

“那么音乐呢？”

“音乐也爱好。”

“可我却一点儿也不喜欢，我只喜欢一些俄罗斯歌曲——而且是在乡村里，春天的时候——大家跳着舞，您见过吗……大红布头，一串串珠花，牧场里已经长出了嫩草，飘荡着阵阵烟香……真好啊！可这不是该我说的的时候。您来吧，详细点儿说吧。”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径自走着，一面不时朝萨宁看着。她的个子长得挺高，脸部几乎同萨宁的一样高。

他开始讲述——起先还不怎么乐意，也不会说，不久就后多了，甚至说得有点天花乱坠了。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很在行地听他说，同时显出十分坦然的樣子，使你不由得也要对她开诚布公。她天赋有雷茨红衣主教所说的那种极其随俗不拘的性格——*le terrible don de familiarité*。萨宁讲述自己的旅行、寓居彼得堡的生活、自己的青春时代……如果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是一位举止温雅的上流贵族女子，——他决不会如此海阔天空地乱谈一气。可是她自称是个好心而又见识肤浅的“大老粗”，受不了任何繁文缛节。她也正是向萨宁这样自我介绍的。然而此时此刻这个“大老粗”却像猫一样细步慢走，和他并肩而行，轻轻靠在他身上，直视他的脸孔；这个“大老粗”以一个青年女子的形象出现，散发出那种令人倾倒、令人苦恼、无声无息然而炽烈如火的魅力，凭借这种魅力，她禀赋中的斯拉夫人天性——不过那只是部分，而且并不纯洁，却恰当地掺合着其他因素——堪使我们那伙邪恶、脆弱的男人招架不住。

萨宁与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的散步，萨宁与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的交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一次也没有停下来过，——而是沿着公园里没有尽头的林荫小道不断地走着，走着，有时登上山冈，欣赏沿途的风景，有时进了峡谷，淹没在不见天日的绿荫之中，而且一直手挽着手。有时萨宁甚至懊丧得很：他和杰玛，和他那亲爱的杰玛可从未一起这么散过步……然而这位太太却在这里缠着他不放——唉，够了！

“您累了么？”他不止一次地问她。

“我不会有感到累的时候，”她回答。

有时向他们迎面走来一些散步的人们，几乎人人都向她鞠躬致意——有些是恭恭敬敬的，有些甚至是低三下四的。其中有一个人，长得相当漂亮而且衣冠楚楚，是个黑发男子，她用一口地道的巴黎话老远对他大声说：“听着，伯爵，无论今天还是明天都不要到我家里来。”——那个人默默摘下帽子向她深深鞠了一躬。

“这是哪一个？”由于俄国人家都有的那种天生“好奇”的坏习惯，萨宁向她发问。

“他？一个法国人——这种人在这里转来转去的可多着呢……来讨好我——不用说了。不过该喝咖啡了。我们回去吗？您大概已经饿了。我那位良人也许已经扒拉开眼皮儿了。”

“良人？扒拉开眼皮儿？”萨宁暗自重复这句话说……“一口法语说得又多么漂亮……奇怪的女人！”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的估计没有错。当她和萨宁一起回到旅馆的时候——她的“良人”或者说“胖子”头戴那顶一成不变的菲斯卡帽子，已经坐在摆好餐具的桌子边等着了。

“叫人好等！”他大声说，装出一副酸溜溜的样子。“我简直想不等你，自己喝咖啡了。”

“不要紧，不要紧，”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愉快地回答。“生气啦？这对你的健康有好处，要不你全身都要僵化了！看我把客人请来了。快打铃！来，咱们喝咖啡，咖啡——最好的咖啡——用萨克森磁碗盛着，又铺上雪一样白的桌布！”

她摘下帽子、手套，——往手心里一拍。波洛索夫斜着眼自下向上看了她一眼。

“干吗您今天兴头这么大，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他小声说。

“这您看不出，依波里特·西多雷奇！打铃吧！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请坐下来——再喝杯咖啡吧！啊，使唤别人真是一件快事！世界上令人满意的事莫过于此啦！”

“得别人听从你才好，”丈夫又抱怨说。

“当然，得别人听从你！因此——我才感到快乐。尤其是跟你在一起。对吗，胖子？好，咖啡来了，”

茶房端进来的大托盘里还有一份戏院的广告。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马上一把抓了过去。

“话剧！”她愤慨地说。“德国人的话剧。反正是比德国人的喜剧要好。给我定一座包厢——要第一层厢座——不……最好要外国人用的包厢，”——她对茶房说，“听着：一定要外国人用的包厢。”

“可是也许这种包厢已经被市长阁下（seine Excelenz der Herr Stadt-Director）包了呢”，茶房壮着胆子说。

“那么就给这位阁下三十马克银币——把包厢让给我！听见没有！”

茶房乖乖地、灰溜溜地低下了头。

“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您陪我一起去看戏好吗？德国人的戏子蹩脚得很，可您得陪我去……好吗？好！您真够朋友！胖子，你不去吧？”

“得看尊意如何咯，”波洛索夫喝着端到嘴边的咖啡说。

“听着：你在家呆着。你到戏院里去总是睡觉——再说德国话你又不大

懂。你还是随便找点事情做做：给管家写封回信吧——记住，关于我们的磨坊……关于农民磨面的事。告诉他，我不要，不要，不要！这够你做一个晚上……”

“听见了，”波洛索夫说。

“对，这就好了。你真是我的聪明人。先生们，既然我们说到了管家，那么就言归正传吧。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等茶房收拾了桌子，您就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您的那份产业——怎么个样子，是份什么产业，要卖多少价钱，您需要多少预付款，一句话，什么都讲！（“到底开始了，”萨宁自忖道。“天保佑！”）您已经向我作了些介绍，记得您说有个很好的花园——可是‘胖子’不在场……也让他听听——要不又要唠叨个没完没了！我想到自己能帮您办喜事，是很高兴的——况且我说过吃过早饭要留您在一起，我可是守信用的，是不是，依波里特·西多雷奇？”

波洛索夫用手掌擦了擦脸。

“对的总是对的，您可从来不说谎话。”

“从来不说！而且从来对谁也不说谎话。好吧，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开始谈正事吧，我们就像在枢密院那样。”

37

萨宁开始“谈正事”——即重新说一遍自己产业的情况，不过不再涉及到自然景色——为了证实自己所举的“事实和数字”，他不时引波洛索夫说过的话来作证。可是波洛索夫只是发出嗯嗯的声音或摇摇头——他是赞同还是反对，连鬼也弄不清楚，况且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并不需要他的参与。她显露出来的商业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才干，足以令人惊叹不已！她对经营管理的种种内情都了如指掌，桩桩件件她都要盘问得一清二楚，样样事情她都十分谙熟，她的每句话都深中肯綮，无须再拖泥带水。萨宁意料不到这样一场考试：他毫无思想准备。这场考试持续了整整一个半小时。萨宁领略到了坐在一个严峻而明察秋毫的法官面前的狭小椅子上的被告所有的全部感受。“简直是一场审讯！”他暗自轻轻说道。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始终笑容可掬，仿佛在开玩笑一样，可是萨宁并未因此感到轻松。而当“审讯”过程中他竟连“土地重分”和“耕地面积”这样的词义也搞不清楚时，他甚至急得满头大汗了……

“行啦！”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终于决定下来，“现在我对您产业的了解……不比您差了。每个农奴您要多少价钱呢？”“众所周知，那个时候产业是按农奴的数目来估价的。）

“不过……我想……少于五百卢布是不行的，”萨宁难堪地说。（哦，潘塔列昂，你在哪里啊？要不你又会嚷嚷了：Barbaril）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举目望天，似在思量。

“怎么样？”她终于说了。“我看这个价钱是公道的。可是我要了两天期限——所以您得等到明天。我想我们会取得一致的——到时您再说您需要多少预付款。现在够啦。”她发现萨宁想表示反对，抢着说。“我们谈臭钱谈得够了……把事情留到明天吧！我告诉您：现在放您走（她看看塞在腰带后面的搪磁挂表）……一直到三点钟……得让您休息一下。去玩玩轮盘赌吧！”

“我向来不搞赌博。”萨宁说。

“真的？那您真了不起。不过我也不搞。干那种把钱往水里扔的蠢事儿——真是。可是您不妨到赌场里去呆上一会儿，看看各种各样的嘴脸。会碰上几个宝贝儿的。那里有个老太婆，戴着费朗埃__，长着胡须——是个怪人儿！还有我们的一位公爵——也是够怪的。个子大大的，鼻子长得像鹰嘴儿。押上三个银马克，就在衣服底下偷偷划十字。您可以看看杂志，散散步——一句话，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到三点钟，我等您……一定__。要早点吃午饭。这些可笑的德国佬，六点半就开演了。”她伸出手来。“我们将忘记以往的不快，是吗__？”

“得了吧，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我干吗要生您的气呢？”

“因为我折磨得您筋疲力尽。等着吧，以后还要厉害呢，”她眯起眼睛说，在飞起红晕的脸上一下子摊出了全部酒窝。“再见！”

萨宁鞠过躬就走了出去。他的后头传来一阵欢快的笑声——在他正从旁经过的镜子里映照出下面一幅图画：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一把拉下丈夫的菲斯卡帽子，罩在他的眼睛上，而他却无力地舞动双手挣扎着。

38

啊，当萨宁一回到住处，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感到如释重负的愉快！是的，诚如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说的——他应当休息一会儿了，因了这一切种种新的结识、接触、交谈，因了这一团钻进他头脑和内心的烟雾——因了与这位对他如此陌生的女性的不期而然、身不由己的接近而休息一会了！然而这一切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不正是当他得知杰玛爱他，他成了她未婚夫的第二天么！他曾千百次地在心底里请求过自己纯洁无垢的爱人的宽恕——尽管他事实上对自己无可指责；他也曾千百次地亲吻过她给他的十字架。如果不是寄希望于尽快顺利地结他为之赶到维斯巴顿的事务，他一定会飞奔而归，——回到亲爱的法兰克福，回到那亲切的、现在已经结了姻亲的屋子里，回到她身边，回到他深深爱上的她的双脚跟前——然而没有办法！得把酒杯喝干见底，得穿戴好衣冠，赶去吃午饭——然后又从那里上戏院……但愿明天她早点儿放走他！

使他不安、生气的还有一件事：他怀着爱怜，怀着深情、怀着热切的感激之情思念着杰玛，想象和她的共同生活，想象着自己期望于未来的幸福——而同时这位奇怪的女人，这位波洛索夫太太却一个劲儿地在他身边转来转去……不！不是转来转去……是讨厌地待在眼前……他正是以这样一种特殊的厌恶来形容的——讨厌地待在他眼前，他却无法摆脱这个形象，不得不去听她的声音，不得不回想她的谈吐。——甚至不得不感受她衣服上散发出来的那种像黄百合花一样的特殊气息，那种清淡、新鲜而又穿透万物的气息。这位太太明显地在蛊惑他，千方百计地博取他的欢心……这是为什么？她需要什么？莫非这是那位养尊处优、家资万贯——很可能是道德败坏的女人的怪癖？还有，那位丈夫呢？他是个什么东西？他和她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然而萨宁，一个无论与波洛索夫先生还是他的夫人均无任何干系的人，为什么会在脑子里钻进这些问题？为什么当他全心全意倾慕着另一个如白天般洁净明朗的形象的时候，他甚至于不能驱除这个粘着不放的影子呢？它怎么竟敢透过那个几乎是神圣的形象而出现呢？它不仅透过那个形象而浮现出

来——它还不怀好意地在冷笑。那双灰色贪婪的眼睛，脸上的那些酒窝儿，那几根蛇一样的发辫——难道这一切真的已如粘住了一般，使他竟无力、也不可能摆脱它，甩掉它？

荒唐！荒唐！明天这一切都将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明天她会放他走吗？

是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他向自己一一提出的——然而时间却已临近三点——他于是穿上一件黑色燕尾服，到公园里踱上一会儿步，就起身去波洛索夫家。

在他们的客厅里他遇见了大使馆的德国秘书，个子长长的，淡黄的头发，侧面看去像个马面，向后梳着个小分头（当时这算是时髦的发式），还有……啊，奇怪！还有一个是谁？封·唐诃夫，正是几天前和他决斗的那个军官！他无论如何意想不到会在这里和他相遇——所以不由得怔住了，但还是向他鞠了一躬。

“你们认识？”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问，萨宁的窘态没有逃过她的眼睛。

“是的……我曾有幸，”唐诃夫说，在向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欠一下身后又微笑着低声补充说，“就是那位……您的同胞……俄国人……”

“这不可能！”她同样压低了声音叫道，然后伸出手指一扬，马上开始告别——既向他，也向那个长个子秘书告别，从一切迹象看得出来，秘书爱她爱得已经神魂颠倒，因为每当他看着她的时候，总是咧着嘴在笑。唐诃夫既殷勤又听话，马上离开了，宛然他们家里的挚友，只要稍加示意就会明白要他干什么似的；秘书还想赖着不走，但是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毫不客气地把他打发走了。

“回到您那位主宰您的人儿那里去吧”，她对他说（当时维斯巴顿有个贵妇人，活像一个蹩脚的风流女子），“干吗坐在我这个平民百姓身边啊？”

“请原谅，太大，”倒霉的秘书说，“世界上所有的贵妇人然而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毫不留情，秘书和他的小分头于是一起溜走了。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这一天的穿着同她自己“一帆风顺的际遇”十分相称，就像我们的姥姥们所讲的那样，她穿一件玫瑰红的富丽娅绸衫，绸衫的衣袖是封当式的，每只耳朵上都挂着一颗大钻石。她的双眼炯炯有光，并不亚于这对钻石：她显得心神愉快和洋洋得意。

她让萨宁在自己身边坐下，开始同他谈巴黎，她过几天将要去的地方，说对德国人她已经感到讨厌，他们在自作聪明的时候显得愚蠢，而做蠢事的时候又聪明得不得要领；突然间，她向他（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单刀直入地提出问题，问几天前他为了一个女子而与之决斗的，是不是就是刚才坐在这里的那个军官？

“您怎么会知道这件事？”萨宁难堪地喃喃说。

“有事传千里，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不过话得说回来，我知道您做得对，一千个对——而且干得落落大方，像个骑士。您说——这个女子——就是您的未婚妻吗？”

萨宁的眉头稍稍蹙起来了……

“好，不说啦，不说啦，”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忙说，“这使您不愉快，请原谅我，我不问啦！别生气！”波洛索夫从隔壁房间里出来，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你怎么啦？午饭准备好了？”

“午饭一会儿就端来，你看看我在《北蜂报》上读到的新闻……格洛莫伏依公爵死了。”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抬起头来。

“唉！愿他进入天国！每年，”说着她转向萨宁，“在二月里，他在我生日的前一天用山茶花装点我所有的房间，不过为了这一点而住到彼得堡，是不值得的。他大概七十岁了吧？”她问丈夫。

“是的。报纸上描写了他的葬礼。整个宫廷都参加了。这里是可夫里施金公爵为此写的诗。”

“好极了。”

“要我念出来吗？公爵称他为大丈夫呢。”

“不，不要念。他是个什么大丈夫！他只不过是塔吉娅娜·尤里耶芙娜的丈夫。吃饭去吧。活着的人生计第一。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把您的手给我。”

午餐同昨天一样极其丰盛，席间气氛也很活跃。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健谈得很……作为一个女人，而且是俄国女人，这样的才干真是不可多得！她说话毫无顾忌，尤其把自己的女同胞贬得一钱不值。萨宁不只一次地被她的有些泼辣、中肯的字眼引得捧腹大笑。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最看不惯的是假仁假义、空话连篇和虚伪做作……她几乎随便可以举出这类现象。她对在其中开始自己的生活的低级阶层似乎是炫耀和吹嘘的，说些自己童年时代的亲戚们的相当稀奇古怪的趣事，说自己是乡下佬，同娜塔里娅·吉里洛夫娜·娜留施金娜没什么两样。萨宁开始明白，原来她一生的经历要比她许许多多的同龄女子多得多。

波洛索夫若有所思地吃着，专心致志地喝酒，间或用自己那双暗淡无光、看上去像瞎掉了一样而事实上却很敏锐的眼睛看看妻子，或者萨宁。

“你真是我的聪明人！”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转过来对他大声说，“看你把我派你到法兰克福去的使命完成得多好！为了这个，我倒想亲亲你的额角——你也不追求这个。”

“我才不想呢，”波洛索夫回答，一面用银餐刀切着菠萝。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瞧着他，用手指敲着桌子。

“我们就这么打赌吗？”她一本正经地说。

“好。”

“好，你输定了。”

波洛索夫向前蹶出下巴。

“看吧，这一回啊，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不管你打算得多么如意，我认为你是输定了。”

“赌什么？——能让我知道吗？”萨宁问。

“不……暂时还不行，”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回答说——接着笑起来。

时钟敲响七点。茶房进来报告马车已经备好。波洛索夫送走妻子，马上就摇摇晃晃地向后面的安乐椅走去。

“记住，别忘了给管家写信！”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从前厅里喊进来。

“会写的，别担心。我可是说一不二的。”

1840年维斯巴顿的剧院连外表也是很差的，它的剧团台词冗长、平庸无奇、又竭力夫墨守俗套，因此丝毫也没有超出迄今对德国所有剧院来说堪称正常的水平，而最近由“著名”的合甫里恩特先生经营的卡尔斯卢埃城的剧团则是这个水平的典范。在茶房为封·波洛索夫太太阁下所包的包厢后面（天晓得茶房是怎么设法把它弄到手的——事实上他并没有贿赂市长先生！）——在这座包厢的后面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放着沙发；进包厢之前，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请萨宁把包厢与剧场相隔的帷幕拉起来。

“我不希望别人看见我，”她说，“要不马上会有人钻进来。”

她让他坐在自己旁边，背对着大厅，使人看起来好像包厢里是空的。

乐队奏起了《费加罗的婚礼》的序曲……幕拉了起来：戏开演了。

这是无数杜撰作品中的一部，在这类作品里看似博览群书然而毫无才华的剧作者用文绉绉的、然而死气沉沉的语言，辛辛苦苦地然而愚不可及地表达出一个“深刻的”或“感人至深”的思想，来展开所谓的悲剧冲突，引起一种像常见的亚细亚霍乱病一样的亚细亚式的无聊。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耐着性子听完了半幕，但当第一个情人（他穿一件打褶的棉绒领栗壳色礼服，一件条子背心，钉着珠母做的钮扣，一条绿裤子，裤脚的翻边是漆布做的，外加一双麂皮白手套）得知自己的情妇变了心的时候，当这个情人把两个拳头顶在胸口而使臂时向前突出形成一个尖角，像狗一样嚎叫起来的时候，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受不了了。

“在法国最偏僻的外省小城里的最蹩脚的演员，要比德国最有名的明星演得自然，演得好，”她愤慨地大声说——说着坐到后面的房间里。“您也过来，”她用手拍拍沙发上自己身边的位子对萨宁说，“我们来聊天吧。”

萨宁服从了。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看他一眼。

“我看您是挺温存的！您的妻子和您一起会感到轻松。这个小丑，”她用扇子柄指着哀号的演员继续说（他演的是个家庭教师），“使我想起了自己的青春：我也曾爱过一个教师，他是我的第一个……不，第二个爱过的人。第一次，我爱上了顿河修道院的院长。我十二岁，仅能在礼拜天见到他穿着丝绒长袍，浑身都发出香水的气息，提着手提香炉从人群里走过去，用法语对女士们说：‘对不起，请原谅’——从不抬起他的眼睛来，可他的眼睫毛——你知道怎么个样子啊！”——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用大拇指的指甲划出半个小拇指给萨宁看。“我的老师叫做加斯东先生！应当告诉您，这个人很有学问，又极其严格，是个瑞士人——而且他的脸庞是那么刚毅有力！鬃须长得漆黑，侧面看去是希腊型的——嘴唇好像铁铸的一样！我怕他。我一生中只怕过他一个人。他是我哥哥的家庭教师，我哥哥后来死了……是淹死的。一个茨冈女人预言我会死于暴力——不过那是毫无根据的。我不相信它。您能想象依波里特·西多雷奇会带刀吗？”

“也可能不是死于刀斧之下。”萨宁指出。

“这些都是胡话！您相信吗？我——可一点也不。不过注定的事是逃不过的。加斯东先生住在我们家里，就在我头顶的房间。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我夜里醒来，听到他的脚步声——他睡得很迟——于是我的心就抽紧了，由于崇敬……或者另一种感情。我的父亲勉强识几个字，但是给予我们的却是良好的教育。您知道我还懂拉丁语呢？”

“您？懂拉丁语？”

“是的——我。是加斯东先生教会我的。我跟他读完了《埃涅阿斯纪》——，乏味得很，不过也有些地方很好。您记得吗，当狄多和埃涅阿斯在树林里的时候……”

“是的，是的，记得。”萨宁急忙说。他自己学的拉丁语早就忘得一干二净，对《埃涅阿斯纪》的故事也印象很淡薄了。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习惯地望了他一眼，斜着眼，从下向上望。

“可是您别以为我很有学问，啊，我的老天，不——我没有学问，而且毫无才干。我勉强会写几个字……是的；又不会大声朗读；既不会弹钢琴又不会画画，也不会做针线——什么也不会！我就是这么个人——整个儿都在你面前！”

她摊开双手。

“我把一切都告诉您，”她继续说，“第一是为了不去听那些笨蛋的话（她指指舞台，那里，此刻女演员接替了男演员的嚎叫，也把两个臂肘向前突出出来）；第二是因为我欠了您一笔债：昨天是您对我讲了自己的事。”

“那是因为你问了我。”萨宁说。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突然转过脸去向着他。

“难道您就不愿意了解我是个怎么样的女人吗？但是我不奇怪，”她又靠到沙发背上说，“一个人准备结婚，而且是出于爱情，在决斗之后……他哪里会想到其他的事情呢？”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开始沉思，用自己阔大的然而整齐和洁白得如牛奶一般的牙齿咬啮扇子的柄。

萨宁感到他无法摆脱的那团烟雾又开始在他脑子里升起来——这已经是第二天了。

他和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之间的谈话是压低了声音进行的，几乎是窃窃私语——而这尤其使他生气和不安……

这一切到什么时候才会了结呢？

脆弱的人们永远不会主动去了结它——老是等待着它的终结。

舞台上有人打喷嚏；这个喷嚏是作者安排到自己的剧本里作为“喜剧因素”的；剧本里再也没有其他的喜剧成分了，所以观众仍很满意这个情节，都笑了。

这笑声也叫萨宁生气。

他一度不知该怎么好——是生气呢还是高兴，是愁闷呢还是欢娱？唉，要是杰玛看见她的话！

“是的，这太奇怪了，”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突然又说道，“一个人向您宣布，而且语气是这样平静：‘我打算娶亲’；可是谁也不会平静地对您说：‘我打算投河去’。可是——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奇怪，真的。”

萨宁已经十分懊丧。

“区别是很大的，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那个投河的人他并不害怕：他会游泳；再则……至于婚姻结合的怪诞……如果真要说的话……”

他戛然而止，不说了。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用扇子往自己的掌心里一拍。

“说下去，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说下去——我知道您想说的是什么。‘如果真要说的话，亲爱的太太，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波洛索娃，’——您是想这样说，‘再也想象不出比您的婚姻更奇怪的事了……对您的丈夫

我可是十分了解的，而且从小就开始了！’这就是您想说的话，您，一个会游泳的人！”

“对不起，”萨宁刚想开口说……

“难道不是这样吗？不是吗？”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固执地说。“来，请正面朝我看，说我讲得不对吧！”

萨宁不知道把眼睛朝哪里看好。

“好，请原谅：您说对了，既然您一定要我这么办。”他终于说。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您，一个会游泳的人，是否问过自己，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个女人，她既不贫穷……也不愚蠢……也不难看，产生这样奇怪的行动呢？也许您对此不感兴趣；不过反正如此。现在我不告诉您原因，等到幕间休息一结束再说。我一直担心可别有人撞进来……”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还来不及把这最后一句话说完，通外间的门真的打开了一半——于是探进一个油汗满面的红色脑袋来，它虽然还年轻，却已经掉了牙，一头平直的长发，一个挂下来的鼻子，一双蝙蝠一样的大耳朵，好事而迟钝的一双眼睛，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眼镜上又夹着一副夹鼻镜。这个脑袋向内扫视一遍，发现了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不怀好意地咧嘴笑了笑，点点头……脑袋下面青筋嶙嶙地脖子伸得长长的。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朝着他挥动手帕。

“我不在家！IchbinnichtzuHause Herrp……！IchbinnichtzuHause……走开，走开！”

脑袋吃了一惊，强装出一副笑容，学着它一度顶礼膜拜的李斯特的样子，用仿佛哭泣的声音说：“很好！很好！”——然后消失了。

“这是什么人物？”萨宁问。

“他？维斯巴顿的批评家。一个‘耍笔杆儿的’或者当差的，随你怎么说。他被本地的一个商人雇佣，所以一定得样样都说好话，什么都要表示兴高采烈，可自己装了满肚子的牢骚却不敢说。我很担心：他是个惹是生非的可怕家伙；他马上会说出去，说我在戏院里。管它，反正这样了。”

乐队奏起华尔兹舞曲，幕又升起来……舞台上又开始装腔作势和隐隐啜泣。

“来，”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重新坐到沙发里，开始说，“因为您落到我手里了，只好和我坐在一起，不是享受同您的未婚妻贴近的快意……所以不要转动眼睛，也不要生气——我理解您并且已经答应放您去自由驰骋，——不过现在您得听我的自白。您想知道我最爱什么吗？”

“自由！”萨宁接上去说。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把手放到他的手上。

“对了，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她说，嗓音里听得出有某种不同寻常的东西，某种毫无疑问的真诚和庄严，“爱自由，甚于一切，先于一切。您别以为我拿它来夸耀自己——这里没有丝毫值得夸耀的东西，——无非本来如此，对我来说是从来如此，永远如此，直到我死去。也许我小时候奴役的现象看得太多了，也受够了它的苦楚。但是 monsieurGaston，我的老师，开了我的眼界。现在您也许明白我之所以要嫁给依波里特·西多雷奇的缘由了；和他在一起我是自由的，彻底的自由，就像空气，像风……这一点我结婚前就知道了，我知道和他一起，我将永远是一个自由的哥萨克！”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静默下来——把扇子扔到一边。

“我再告诉您一件事：我不反对思考……它是件快事，我们的智慧就是为思考用的；但是对于我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后果，——我却从不考虑，直到事情临头，我就不怜惜自己——哪怕是一丝一毫：因为犯不着。我有句口头禅：‘不会带来任何后果。__’——我不晓得俄语里怎么说的。但是真的：不会带来后果__吗？——反正没有人要我在这里——在今世说出来；至于到了那里（她向上竖起指头）——唉，那里么——让人家照他们知道的样子去摆布吧，到我在那里受审判的时候，我可不再是我啦！您在听我吗？您不觉得无聊？”

萨宁俯首坐着，他抬起了头。

“我一点也不觉得无聊，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而且怀着好奇听您说。但是我……老实说……我问自己，您干吗老跟我谈这些个？”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将身子在沙发上轻轻移动一下。

“您向自己提出问题……您就这么不善于猜测？或者说就这么老实？”

萨宁的头抬得更高了。

“我把一切都告诉您，”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继续说，用的是平静的语调，但是那语调同她的表情却不怎么协调，“因为我非常喜欢您。请不要奇怪，我不是开玩笑，因为自从同您见面以后，如果对我留着一个不好的印象，……或者，即使您对我的印象不是不好（这对我反正一样），而是不正确，我想起来会感到不愉快的，所以我才把您带来这里，单独和您一起，如此开诚布公地和您谈话……是的，是的，开诚布公。我不说假话。请注意，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我知道您爱上了另一个人，您准备和她结婚……请公正地对待我的无私！不过该轮到您说话了：不会带来任何后果的！”

她笑起来，但笑声又戛然而止——她端坐不动，仿佛她为自己的话而愕然，而在她的眼里，在她往常如此快乐和勇敢的眼里，则闪现出某种似是胆怯，甚至忧伤的东西。

“蛇！阿，她是蛇！”萨宁当时忖道。“可是又是多么美丽的一条蛇啊！”

“请把我的眼镜拿给我，”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突然说，“我想看看，难道这位演女主角的__真的这么难看？不错，可以认为政府是为了教化才物色她的，好让青年不致过于迷恋。”

萨宁把手持式长柄眼镜递给她，她在从他手里接过来的时候，一下子，用双手抓住了他的手。

“请不要一本正经，”她微笑着悄悄说，“要知道，想用锁链套住我是不能的，可我也不拿锁链去套别人。我爱自由，并且不承担责任——不止是对我自己。好，现在坐开去一点，我们来听会儿戏。”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拿眼镜来对着舞台看，——萨宁也往那里看，他和她并肩而坐，在包厢的半暗不明处，闻着，不由自主地闻着从她华贵娇艳的身躯发出的暖意和香气，而晚间她向他说的一切又是如此不由自主地在他脑海里翻腾，——尤其是最后几分钟里说的。

戏还要演一个多小时，但是不久以后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和萨宁就不再往舞台上。他们又复开始聊天，话题依旧；不过此番萨宁缄口不言的时间较少。从内心讲他既对自己，也对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生气，他竭力向

她证明她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看上去她似乎对理论颇有兴趣！他开始同她争论，这使她暗自高兴：既然他来争论，就是说已经让步或者将要让步。向诱饵走去了，已经动摇了，不再怕生了！她反对、她笑、她赞同、她沉思、她进攻……与此同时他的脸和她的脸接近起来，他的目光不再回避她的眼睛……这双眼睛似乎迷了路，似乎顺着他的形象转来转去，他用微笑回答她——彬彬有礼，然而微笑着。有一点对她是很有利的，那就是他开始谈抽象的东西，议论彼此的忠诚、责任、爱情以及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事情已很明白：这些抽象的东西作为一个开端……一个出发点是十分相宜的……

熟悉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的人们相信，当她整个强健有力的躯体里突然出现某种温存和谦恭的东西，某种少女般的羞怯的时候（虽然可想而知，她哪里会有这些东西呢！），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事情就走向了另一个危险的极端。

看样子对萨宁来说，它已经转向这个极端……要是他有哪怕是刹那间的专心自度，他就会感到要蔑视自己，然而无论是专心自度或蔑视自己，他都无暇顾及。

可是她却并没有白费时间。而这一切都是由于他相貌长得不错。人们不禁要说：“谁知道什么地方有得，什么地方有失呢！”

戏演完了。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请求萨宁帮她披上披肩，当他用柔软的织物包裹她那简直是王后般的双肩时，她动也没有动一下。然后她挽起他的手，走到走廊里——突然，她几乎失声叫起来：正靠包厢的门口，唐诃夫幽灵般地出现在面前，而在他的背后，则探头探脑地露出维斯巴顿批评家的污秽的影子。“耍笔杆儿的”满是油污的脸上直射出幸灾乐祸的凶光。

“太太，您不吩咐我为您找来您的马车吗？”年轻的军官对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说，喉咙里强压着的狂暴颤动着。

“不，谢谢啦，”她回答，“我的仆人会找来的。”——“请留步吧！”她用命令的口气小声补充说，接着拉萨宁迅速远离而去。

“见您的鬼去！还站在面前干啥！”唐诃夫突然对记者大声发作说。他需要有个人让他来发泄怒气。

“很好！很好！”记者嘟囔着溜走了。

在过道间等着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的她的仆人，一转眼就找来了她的马车，——她利索地坐到里面，萨宁也随她跳上了车。门砰地一声关上了一——于是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爆发出一阵笑声。”

“您笑什么？”萨宁好奇地问。

“哦，请原谅……不过我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为了我……唐诃夫又要和您决斗……这不成了奇迹了吗？”

“您和他很熟悉吗？”萨宁问。

“和他？和这个小孩子？他是替我跑腿的。您别担心！”

“担心我倒一点也不担心。”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叹了口气。

“唉，我知道您不会担心。不过请听我说，——要知道您是多么亲切可爱，您不应当拒绝我的最后一个请求。请别忘记，三天以后我要到巴黎去了，而您要回法兰克福去……我们要到何时再见啊！”

“您的请求呢？”

“您该会骑马吧？”

“就这件事。明天一早我带您走，我们一起出城去。我们会有好马骑。以后我们再回来，事情就此了结——阿门！您别大惊小怪，别对我说这是任性，说我是疯子——这都是可能的——您只消说：我同意！”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把自己的脸转过去向着他。马车里一片漆黑，然而正是在这样的黑暗里她的眼睛却闪耀着光芒。

“好，我同意，”萨宁叹着气说。

“啊！您在叹气！”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戏谑地学着他的腔调说。“这就叫一不做二不休。可是不，不……您——太迷人，您太好了——不过我会信守自己的诺言的。现在我把我的手给您，不戴手套的，是右手。握住它吧——请相信这一次握手。我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我不知道；可是我却是一个诚实的人，是可以和我打交道的。”

萨宁未经仔细思索怎么办好，就把她的手贴到自己的嘴唇上。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轻轻地把手抽回来——突然沉默下来——直到马车停下来，一直沉默不语。

她开始下车……这是为什么？是萨宁的幻觉还是真的感觉到自己脸颊上一种一闪而过然而热辣辣的接触？

“明儿见！”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在楼梯上对他轻轻说，她全身被大烛台上的四枝蜡烛照得通亮，打扮得金光闪闪的看门人在她出现的时候高高地擎着烛台。她的眼睛一直朝下看着。“明儿见！”

萨宁回到自己的房间，看到桌子上杰玛的来信。刹那之间……他吓了一跳——但是为了尽快对自己掩饰他的恐惧之情，他马上又现出快乐的样子。信只有几行字。她为“事情开端”顺利感到高兴，劝他耐着点儿性子，还说举家安好，并预先为他的回归表示高兴。萨宁觉得这封信写得相当枯燥，但还是拿起了笔、纸……然而又都丢开了。“写什么呢？明天自己就要回去了……是该回去了，该回去了！”

他立即躺到床上，竭力使自己尽快睡去。假如不躺下来，处在清醒无眠的状态之中，他也许要开始思念杰玛——可是要思念她，他就不知怎么地会感到羞耻。他的良心不安。然而他安慰着自己：明天一切都永远了结，他将和这个反复无常的太太永远告别——于是把这一切荒唐事情记得一干二净！……

脆弱的人们在同自己对话的时候，喜欢使用坚决的言辞。

往后……不会再带来严重的后果了！

这就是萨宁躺着睡觉时所想的；但是第二天，当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不耐烦地用马鞭的珊瑚把手敲他的房门，当他看见她出现在自己房间的门坎上的时候——她手挽深蓝色骑服的后拖襟，梳成辫子的卷发上戴着一顶男式小帽，脸戴垂到肩膀的面纱，嘴角上、眼睛里、整个脸部都露出挑战似的微笑。——这个时候他所想到的是什么，对此历史却是保持缄默的。

“怎么，准备好了吗？”响起一个愉快的声音。

萨宁扣上礼服的扣子，默默地拿起帽子。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拿明亮的眼睛看他一眼，点了点头，便飞快地跑下楼梯。萨宁跑在后面跟着她。

马匹已经站在台阶前的街道上。一共有三匹：一匹纯种母马，黄里透红，长着一副龇牙咧嘴的干瘪嘴脸，一双黑眼睛鼓鼓的，就像铜铃子，四只像鹿脚一样的蹄子，一身精肉看起来挺壮实，是一匹漂亮的红鬃烈马——那是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骑的；另一匹公马，强壮，魁伟、有点实敦敦的，浑身乌黑，并无一点杂色——是萨宁骑的；第三匹是跟班骑的。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敏捷地跨上自己的马……它颠起四个蹄子打转转，翘起尾巴，把屁股拱得高高的，但是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真是一个了不起的骑手！）就地把它制服了，还得和波洛索夫告别，他正出现在阳台上，戴着终年不换的菲斯卡帽子，敞开了睡衣的胸襟，从那里挥动麻纱手帕，然而毫无笑容，倒不如说是愁眉不展的。萨宁也上了马；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扬起马鞭向波洛索夫致意，然后往低下头的光溜溜的马颈项里抽了一下：它前蹄一蹶人立而起，向前一跃，开始平稳地小跑起来，抖动着浑身的筋肉，收拢了马嚼子空咬着，打起阵阵响鼻。萨宁从后头骑马赶上来，望着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她那纤细、柔软、束得紧紧而得体的腰身伶俐而匀称地摆动着。她回过头来，使眼色催促他走近前来。他赶上来和她并行。

“哎，您看该多好啊，”她说。“我在最后和您要分手的时候对您说，您真迷人——而且您不会后悔。”

说完后半句话，她多次自上而下点着头，似乎想证实它并让他也明白它的意思。

她看上去是如此幸福，简直使萨宁为之吃惊。她的脸上露出的是那样一种郑重其事的表情，唯有当孩子们非常……非常满意的时候才会有类似的表情。

他们一下子就到了不远的城门，尔后纵马沿大路疾奔而去。天气很好，完全是夏天了；风迎面吹来，在他们的耳际愉快地呼啸吼叫。他们情绪很高：两人都陶醉在对年轻、健康的生命的感受之中，陶醉在畅快、飞速的向前运动的感受之中；而这种感受又无时不在增长。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勒住了马又开始让它细步慢行；萨宁也学她的样子走。

“正是，”她深沉地、怡然自得地叹了口气，开始说话，“正是为了这个才值得活着。本来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你却是在向往的事，终于做到了，——啊，心啊，尽情地享用吧！”她用手在自己的喉部横向一划。“在这个时候人会感到自己是多么善良！正是在现在，我……是多么善良！我真想拥抱整个世界！可是不，不是整个世界……像这个人我就不拥抱他。”她用马鞭指指在一旁走过去的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不过我打算叫他幸福。呶，拿着。”她用德语大声喊道，——随即把一个钱袋扔到他的脚边。沉甸甸的钱包（那时皮夹子还连影儿也没有呢）地一声碰在地上。过路人吃了一惊，站住了，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却大笑起来，纵马而去。

“您对骑马感到这么高兴吗？”萨宁赶上去问她。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又把马一下子勒住：她勒马而止从不用别的方法。

“我只想避开别人的感谢。谁感谢我，就扫了我的兴。我可不是为了他才这样做，我是为自己。他怎么敢感谢我呢？我没有听清楚，您问什么来着？”

“我问……我想知道为什么今天您这么高兴？”

“我听说，”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说（也许她还是没有听清萨宁说的

话，也许是认为没有必要回答他的问话），“这个跟班真叫我讨厌死了，这个家伙老是跟在咱们后头，大概老在盘算，先生们到底什么时候回去？该怎么把他甩掉呢？”她轻巧地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差他到城里送信去？不……不恰当。有了！就这样！前面是什么？饭馆吧？”

萨宁朝她指点的方向看去。

“嗯，像是饭馆。”

“那就好啦。我吩咐他留在饭馆里——叫他喝酒，等我们回来。”

“他会怎么想呢？”

“干我们什么事？而且他也不会去想；他只会去喝酒——就是这样！来，萨宁（她第一次只称他的姓），快马向前！”

赶到饭馆门口，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把跟班叫过来，告诉他她对她的要求。跟班，一个英国出生和具有英国气质的人，默默地把手靠向制帽的帽沿，跳下马来抓住了缰绳。

“好，现在我们成了自由之鸟啦！”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大声说。“我们上哪儿去？向北、向南、向东、向西？看——我像加冕典礼上的匈牙利国王了（她拿马鞭指向四方）。一切都属于我们！不，看：那边的山峰多么可爱，还有，多好的森林！我们去那边吧，到山里去！到山里去！”

“到自由主宰着的山里去！”

她避开大路，奔上一条窄小、坎坷不平的小道，那条小道好像确实是通向山间的。萨宁跟在她后面飞奔。

42

这条小道不久就变成一条羊肠小径，最后完全消失了，横在前面的是一条小沟。萨宁提议往回走，可是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却说：“不！我要进山！我们一直走吧，像鸟儿一样飞翔”——说着纵马一跃跨过了小沟。萨宁也跳了过去。沟的对面展现出一块草地，起先是干的，尔后变得湿润，再后完全成了沼泽：到处渗水，出现一个个的水洼。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故意叫马在水洼里走，大声笑着说：“让我们开心开心吧！”

“您知道什么叫踩着水坑打猎吗？”她问萨宁。

“知道。”萨宁回答。

“我的舅舅是带着狗打猎的，”她接着说，“我跟他一块出去过——那是在春天。真有趣！现在我和您不也是——踩在水里吗？但是我看到：您是个俄国人，却想娶个意大利女人。正是这个——构成了您的不幸。这是什么？又是沟？跳！”

马是跳了过去——但是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的草帽却从头上落了下来，使她的头发披散到她的肩膀上。萨宁想下马去捡草帽，可是她喊住了他：“别动它，我自己来，”她从马鞍上俯下身，用马鞭的把手勾住了面纱，当真把草帽捡了起来，戴到了头上，可是并不把头发整理好，却又向前飞奔而去了，甚至还狂呼大叫着。萨宁和她一起肩并着肩奔驰，肩并着肩一起呼叫，穿过篱笆、小溪，陷进去又拔出来，跑到山脚下，跑上山岗，朝着她的脸看。那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啊！它的一切仿佛都是开放的：眼睛开放着，贪婪、明亮而粗犷；嘴巴、鼻孔也开放着，而且贪婪地呼吸着；她直视前方，凝神注视自己眼前的事物，似乎想把目光所及的一切，无论大地、天空、阳光乃至

空气，统统置于她的意志之下；她感到遗憾的只有一点：危险已经不多——还得要把它们一一征服！“萨宁！”她喊着，“这不像在毕尔格__的《莱诺勒》里吗？只不过您没有死——嗯？没有死？……我也活着！”有一种无可阻遏的力量正在奔放出来。这不是一位女骑士在纵马驰骋——这是年轻的女性的人马神——半兽半神的怪物——在跳跃，而在那些被她的狂暴践踏过的文明而有教养的地方人们都为之惊愕！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终于把她那匹浑身是汗、口吐白沫的马停了下来；它悠然自得地在她的胯下步态不稳地走着。而萨宁的那匹强壮而笨重的公马断断续续地喘着气。

“怎么，过瘾吗？”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以一种优美的调子低声问他。

“过瘾！”萨宁兴奋地说，他全身的热血沸腾起来。

“等一等，过瘾的事还在后头哩！”她伸出手来，手上的手套已经绽开。

“我说过要带您到树林里去，到山上去……这不就是山吗？——果然，距离骁悍的骑士们飞奔而至的地方大约二百步远处，蜿蜒着一条被高高的森林覆盖的山岭。“看，有路。走——到前面去。不过得慢慢儿一步步走。该让马匹休息一会儿。”

他们骑马而行。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用手使劲一甩，把头发抛到后头。然后看看自己的手套，把它脱下来。

“手会有皮革的气味的，”她说。“您难道不要紧吗？啊？”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微笑着。萨宁也微笑着。这场狂奔疾走似乎使他们彼此终于接近，友好起来。

“您几岁？”她突然问。

“二十二。”

“不可能吧？我也二十二岁。正是青春华年。就加在一起也远没有到老年。可是真热啊。怎么样，我的脸红吗？”

“像罂粟花一样地红！”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用手帕擦脸。

“只要到了林子里就好了，那里会凉快的。像这样的老林——简直是我的老朋友，您有朋友吗？”

萨宁想了想。

“有……但是很少。真正的朋友没有。”

“可我有，真正的——不过不是老朋友。这也是朋友——这匹马。看它多么小心地载着你！啊，这里真好！难道我后天就要去巴黎？”

“是啊……难道？”萨宁接上去说。

“而您要去法兰克福？”

“我一定得去法兰克福。”

“唉，有什么办法呢——上天保佑您！但是今天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

马匹到达林间空地后继续走到了里面。森林从四面八方把宽阔而柔和的浓荫铺在他们身上。

“啊，这里简直是天堂！”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大声赞叹说。“萨宁，再进去，继续往荫影里去！”马匹静地向着“荫影的更深处”前进，轻摇慢摆地，有时打着鼻鼾。他们走的那条路突然拐到一边，伸入一个非常狭窄的山谷。帚石南、蕨薇和松香的气息，还有去岁的枯枝败叶的腐霉气息，交

织起来迎着他们扑鼻而来，——醇厚而醉人，陡峻的巨石的裂缝里透出一股强烈的清新凉气。小道的两旁岗峦嵯峨，到处披覆着绿色的苔藓。

“停一下！”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大声说。“我想在这块鸭绒般的绿茵上歇一会儿。您帮我下马。”

萨宁跳下来跑到她跟前。她撑着他的肩膀一下子跳到地上，在一处铺满青苔的高地上坐下来。他立在她面前，手里握着两匹马的缰绳。

她抬眼望着他……

“萨宁，您会忘记吗？”

萨宁想起了昨天的事……在马车里：

“这什么意思——是问题……还是责备？”

“有生以来我没有在任何方面责备过任何人。可是您相信媚术吗？”

“怎么？”

“媚术——就是我们的歌子里唱的那个，您是知道的。俄国民间歌曲里唱的那个？”

“啊！我懂了，您说的是什么……”萨宁支吾着。

“是的，就是这个。我相信……您也相信。”

“媚术……妖法……”萨宁重复着说，“世界上什么都可能。

我以前不相信，现在也相信了。我变得连自己也认不出来了。”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想了想——回过头来。

“我觉得好像这块地方挺熟似的。萨宁，您看，在那棵大橡树后面竖着一个红色的大十字架吗？是不是？”

萨宁向那边走了几步。

“是的。”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得意地笑了一下。

“啊，好啦！我知道我们在哪里了，我们还没有迷路。是什么在响？砍柴的声音吗？”

萨宁向密林里望去。

“是的……那里有个老头在砍干树枝。”

“得把头发理好，”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说。“要不让人看见了会说闲话的。”她摘下帽子，开始梳理自己的长辫子……无声而庄严地。萨宁站在她跟前……她那苗条的身段在衣衫暗淡的皱裯下面清楚地显现出来，那些皱裯上满是不知哪里粘来的苔藓毛毛。

萨宁背后，有一匹马突然颤抖一下；他自己也不由自主从头到脚打了个冷战。他心里乱纷纷的——神经像琴弦一样绷得紧紧的。他说得对，他连自己也认不出来了……他真的被妖术迷住了。他的整个身心被一个……一个念头，一个愿望所充塞。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把透视一切的目光投向他。

“好，现在样样都如意了，”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戴上帽子说。“您不坐下吗？就坐在这里！不，等一等……别坐下来！这是什么？”

一阵闷沉沉的震动声沿着林木的顶端，顺着林间的空气滚滚而来。

“是雷声吗？”

“好像是真的打雷了，”萨宁回答。

“好哇，这可是大喜事啊！简直是喜事！就差这个了！”沉闷的轰隆声又一次响起来，响起来又隆隆地消失下去。“好哇！再来一下！记得吗，昨天我对您说的《埃涅阿斯纪》，他们不也是在森林里遇上雷雨吗？不过得准

备动身了。”她迅速站起来。“把马拉过来……托我的手一把。就这样。我身体并不重。”

她像鸟一样飞到马鞍上，萨宁也上了马。

“您——回家去？”他用迟疑的声音问。

“回家？！”她慢慢地说，并抓起马僵。“跟我走，”她几乎是粗暴地命令说。

她出来上了路，经过红色十字架，走下谷地，到达叉路口，向右拐弯，又走上山去……显然她认得这条路通到哪里——而这条路却越来越深地向森林的深处延伸过去。她什么话也不说，也不回头来看；她不顾一切地向前走去——他驯服地乖乖跟着她走，在僵滞的心灵里没有一丁点儿意志的火花。天开始飘下零星的雨滴。她加快她的马匹的步伐——他也毫不落后。终于透过枞树丛的浓密绿荫，在灰暗的山崖下面，出现了一间简陋的守林用的小屋，荆条编成的墙上安着一扇低矮的门。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驱马穿过灌木丛，跳下马来——于是突然走到门口，向萨宁回过头来说：“埃涅阿斯！”

四个小时以后，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和萨宁，由在马鞍上打瞌睡的跟班陪同，回到维斯巴顿，来到旅馆里。波洛索夫先生迎接了自己的夫人，手里拿着给管家的信。但是当他比较仔细地打量了她一番以后，脸上现出了某种不满的神色——甚至自言自语说：

“当真我输了吗？”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只是耸了耸肩。

而在同一天，两个小时以后，萨宁在自己的房间里，站在她的眼前，仿佛丧魂落魄一般仿佛死去了一样……

“你到底去哪里？”她问他。“去巴黎——还是法兰克福？”

“我跟你去你要去的地方——只要你不赶我走，我总跟着你，”他绝望地回答，伏在自己占有者的双手上。她抽出双手，把它们放在他头上，用所有的十个指头来抓他的头发。她徐徐地梳理着绞弄着这些柔顺的头发，自己则挺直了身子，一缕洋洋得意的笑意像蛇似的掠过唇间——而眼睛，那双大而亮得发白的眼睛，则流露出一种残忍的迟钝的神色和对胜利的满足。鹞鹰在用爪子撕裂捕获的兔子时，它的眼睛常常是这样的。

这就是萨宁在寂静的书房里翻检自己的故纸堆而发现石榴石十字架时所回忆起来的事。我们听到的故事在他的脑海里清晰地一幕幕再现出来……然而当他想到自己竟如此低三下四地向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哀求的时候，想到自己跪在她的双脚前面的时候，想到自己的奴仆式的地位的时候——他掉过头去避开了被他呼唤出来的一个个形象，他不愿再往下想了。这倒并非因为他忘记了——不！他记得，他记得太清楚了，继之而来的是什么，可是羞耻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即使是现在，经过许多年之后；他害怕那种无可克服的对自己蔑视的感情，他深信不疑，只要他一旦不让自己的记忆沉默下去，这种感情就会如滚滚的波涛向他涌来，将其余一切感情淹没。然而不管他如何避开业已勾起的回忆，他无法使它们通通泯灭。他回忆起他寄给杰玛的那封卑劣的、如怨如诉的、虚伪而可怜的信，一封没有回音的信……去见她，回到她身边——在经过如此的欺骗，如此的背叛之后吗——不！不！他身上

究竟还有几许良心和诚实啊。而且他失却了对自己的任何信念，任何尊敬：他已经没有勇气作任何保证了。萨宁还记得，后来——哦，耻辱啊！他怎么样打发波洛索夫的仆人到法兰克福去取自己的东西，——他又怎么样胆战心惊地挨日子，怎么样一心想着：快点到巴黎去，到巴黎去；他怎么样遵照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的吩咐巴结和奉承依波里特·西多雷奇——而且讨好唐诃夫，他发现他的手指上戴着同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送给他的一模一样的那只铁戒指！！！他继续回忆下去，以后的事情更糟糕，更丢人，茶房递给他一张名片，印在上面的名字是潘塔列昂·奇巴图拉，尊贵的莫登斯基公爵殿下御前歌手！他想躲开老头，但是无法避免在走廊里与他相遇——于是向上翘起的那蓬灰白头发下面的那张怒气冲冲的脸出现在他的面前；老人的一双眼睛红得像燃烧的煤块——于是听见了可怕的叫喊和咒骂声：“可恶！”——还听到了甚至更为可怕的骂人话：“胆小鬼！可耻的叛徒！”——萨宁闭上眼睛，摇摇头，一次再次地避开不去想它——然而还是看到自己坐在旅行轿车前面一个窄小的座位上……在后面安适的座位上坐着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和依波里特·西多雷奇——四匹马踏着和谐的步伐，沿着维斯巴顿的马路迅跑——直向巴黎进发！直向巴黎进发！依波里特·西多雷奇吃着梨儿，那是他，萨宁给削的，而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看着他，露出冷笑，一种他，一个被奴役的人，所熟悉的冷笑——一个私有者，主宰别人的人的冷笑……

可是天啊！就在那里，街角转弯处，离城门不远的地方——不正是潘塔列昂又站在那里吗——还有，和他一起的是谁？莫非是爱弥儿？哦，正是他，那个热情奔放忠心耿耿的孩子！曾几何时，他那幼小的心灵对自己的英雄，理事中的完人充满着敬慕之情，然而此刻，他那苍白美丽的脸——那是多么美丽的脸庞，以致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也发现了她，而且从车窗里探出头来——那张高尚的脸上流露出来的却是厌恶与蔑视；一双眼睛（和那双眼睛是多么酷似！）——盯着萨宁，双唇闭得紧紧的……又突然张大了嘴来骂他……

潘塔列昂伸出手指着萨宁——是为谁在指点？为站在旁边的塔尔塔里亚，于是塔尔塔里亚也向萨宁吠叫——而这只忠诚的狗的吠叫本身，听起来就是一种不堪忍受的凌辱……不像话！

然后是那边——寓居巴黎的生活——依然是屈辱，依然是一个奴仆的悲惨的苦痛，他不许妒嫉，不许申诉，而最终像穿旧的衣服一样被一脚踢开……

尔后——回到故乡，受到毒害、空虚无聊的生活，琐碎的忙碌，无为的奔波，痛苦而枉然的悔恨——而要忘记它却又是多么不易，多么痛苦——是一种并不明显的惩罚，然而每时每刻，天长日久都在进行着，宛若并不厉害却无法根治的病痛，一戈比一戈比地永远还不清的债务……

苦酒斟得满出来了——够了！

杰玛给萨宁的十字架怎么会安然无恙地保存下来，为什么他竟没有把它还掉，而在此日以前他怎么竟会一次也没有发现过它？他久久地坐着想了又想——尽管经过如许岁月他已老于世故，但是仍然不能理解他怎么会抛弃他如此温存、热烈地爱过的杰玛——为了一个他根本不爱的女人？……第二天他的所有的朋友和熟人大吃一惊：他向他们宣布自己要出国去。

社会上普遍对此困惑莫解。萨宁在白雪皑皑的仲冬离开了彼得堡，虽然刚刚租赁好一套讲究的家具和住宅，甚至预订了意大利歌剧的演出，这出歌剧是巴蒂夫人本人亲自参加演出的——巴蒂夫人本人，本人，本人！朋友和

熟人们不理解；然而人们一般不会长久操心他人的事儿，所以当萨宁动身出国的时候——只有一个法国裁缝到火车站来替他送行——其实那也是为了想讨取一笔未付的账目——“一件最时新的丝绒水手装的工钱”。

萨宁对朋友们说要出国去，可是没有说究竟到哪里：读者不难猜测到，他是径自去法兰克福了。由于铁路已经四通八达，他在离开彼得堡的第四天就到了那里。自 1840 年以后他没有再来。“白天鹅”饭店依然耸立在老地方，尽管已经够不上第一流的资格，却兴隆得很。法兰克福的主要街道变化不多，但是不仅路塞里太太的房子，就是它所在的街道，也都已经荡然无存。萨宁像傻子一样徘徊在昔日如此熟悉的地方——然而竟一点儿也认不出来：当年的建筑物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精美别墅的街道；连他最后一次向杰玛倾吐衷情的公园——也长满了繁茂的草木，变了模样，以致萨宁要反问自己——算了吧，会是那一座公园吗？他怎么办？用什么办法，又到哪儿去打听？从那个时候以来，已经三十年了……要找，谈何容易！不管他向谁打听——人们甚至连路塞里的名字也没有听到过；旅馆的主人建议他到公共图书馆去打听：据他说从那里可以找到当年的全部宿报，可是这会带来什么结果——店主人也说不清楚了。萨宁在绝望之余打听起克留别尔先生来。这个名字店主人倒很熟悉——然而马上就断了线儿。仪貌堂堂的店员在显赫一时并且爬上资本家的地位以后——赔了本，破了产，最后死在监狱里……不过这个消息丝毫也没有使萨宁丧气。他已经开始感到自己的旅行过于冒失……然而就在一次他翻阅法兰克福通讯册的时候，发现了退役少校封·唐诃夫(Majora.D.)的名字。他立即叫了马车去找他——虽然说，这个唐诃夫为什么一定会就是那个唐诃夫，而且那个唐诃夫为什么一定会告诉他有关路塞里一家的消息呢？无非因为：落水的人抓到稻草就是命。

萨宁到达时，退役少校唐诃夫正好在家里——从接见他的那位两鬓苍苍的先生身上他马上认出了自己当年的敌人。他也认出了他，并且为他的出现而感到高兴；这使他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和青年时代的调皮捣蛋事儿。萨宁从他那里得知，路塞里一家很久以前就迁往美国，到了纽约；杰玛嫁给了一个批发商；不过他唐诃夫有个熟人也是个批发商，那个人大概会知道她丈夫的地址，因为他和美国有很多事务往来。萨宁请他到那个熟人那里去一趟——于是——啊，真叫人高兴！——唐诃夫给他带来了杰玛的丈夫耶来米·斯洛肯先生的地址——耶·斯洛肯先生。纽约，百老汇大街 501 号！——只不过这个地址还是 1863 年的。

“但愿，”唐诃夫大声说，“我们当年的那位法兰克福美女还活着，并且没有离开纽约！不过，”他压低了声音补充说，“那位俄国太太，您记得吧，那个时候到维斯巴顿来玩过的那位——封·勃……封·勃索洛夫太太——还活着吗？”

“不，”萨宁回答。“她早就死了。”

唐诃夫抬起了眼睛，但是当他发现萨宁转过了身去并且皱起了眉头的时候——就二话不说——接着走了。

当天萨宁就给纽约的杰玛·斯洛肯太太写了信。在信里他告诉她自己在法兰克福给她写信，他仅仅是为了寻找她的踪迹才来到这里的；他非常明白，

要求她回信的即使是丝毫的权利也已经丧失干净；他丝毫不值得她宽恕——他仅仅希望她在自己所处的幸福环境之中，早已忘记了他这个人的存在。他还说由于一件偶然事情，决计向她提起他自己，因为那件事向他唤起的往事的影子实在太强烈了；他向她叙述自己的生活，孤苦零丁，无家无室，寂寥寡欢；请求她理解促使他同她对话的原因，不要使他把意识到自己过错的痛苦带进坟墓——他早已因自己的过错而饱经忧患，但是还没有得到宽恕——假如能得悉她所去的新世界里的生活情况的哪怕是最简短的一点讯息，也足以使他高兴了。“即使只给我一句话”，萨宁是这样结束自己的书信的，“您就做了和您美好心灵相称的善事，而我则将感激您，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我耽搁在这里，‘白天鹅’饭店里（他给这几个字加了着重号），并且将一直等您的回信，直至春天。”

他发了这封信——于是开始等待。整整六个星期他都呆在旅馆，关在房间里几乎闭门不出——而且决计不见任何人。无论从俄国、还是其他任何地方，谁也不能与他通信；这是他的心愿；只要有他的信，他就可以知道一定是自己所等待的信。他从早到晚地阅读——但不是星期刊，而是一些严肃的书籍，一些历史著作。这种持续的阅读，这种无声的静寂，这种蜗牛式的隐逸生活，正好都符合他的心意：光凭这一点就应当感谢杰玛！可是她还活着吗？她会回信吗？

终于来信了——贴的是美国邮票——寄自纽约，写着他的姓名。信封上的笔迹是英文……他不认识，于是他的心紧张地收缩起来。他不敢马上拆开包封。他看了签名：杰玛！泪水立即从他的眼睛里泉涌而出：单凭她只署自己的名字，不加姓氏这一点，就已经是对他的和解和宽恕了！他打开薄薄的蓝色邮用信纸，从中落出一张照片来。他急忙捡起来——一下子愣住了：杰玛，活生生的杰玛，和他三十年前所见的一样年轻！还是那双眼睛，依然是那两片嘴唇，还是那样一个脸型。照片的背后写着：“我的女儿，马里安娜。”整封信写得非常亲切和朴实。杰玛感谢萨宁，因为他决定给她写信，因为他对她保持信任；她也不向他隐瞒，在他跑掉以后她确实有一段时间很难过，但是马上说，她还是认为——而且永远认为——自己和他的相遇是幸福的——因为这种相遇阻碍了她成为克留别尔先生的妻子——所以虽然这是间接的，但却成了她和现在的丈夫结婚的原因，她同他已经共同生活了二十八年，过得十分幸福、美满和富裕：他们的房子是全纽约闻名的。杰玛告诉萨宁，她已经有五个孩子——四个儿子和一个十八岁的女儿，行将出嫁的新娘子，还给他寄来了她的照片——因为一般人都认为她长得很像她的母亲。信结尾的时候杰玛报告了不幸的消息，来诺拉太太已在纽约去世，她是随女儿女婿到这里来的——不过还是赶上了与自己的孩子共享幸福，而且照管了外孙；潘塔列昂也曾打算到美国的，但是就在要离开法兰克福的时候去世了。“而爱弥儿，我们亲爱的、无与伦比的小爱弥儿——为了祖国的自由，他加入伟大的加里波的领导的‘千人团’开到了西西里，在那里光荣殉难了。我们都为我们无比珍贵的弟弟恸哭，但是在流泪的时候我们也为他骄傲——并且将永远为他骄傲，永远神圣地纪念他！他那高尚无私的灵魂配得上殉教者的花圈！”接下去杰玛表示了自己的惋惜之情：看来萨宁的生活安顿得实在太差了，于是希望他首先自己要宽心，要平静，她还说乐意和他见面——虽然她也知道这种见面的机会是何等渺茫……

我们不想描写萨宁阅读这封信的时候的感受。这种感受是找不到令人满

意的词句来加以形容的：它比任何语言更为深刻，更为强烈——也更为难以捉摸。能够表达它的唯有音乐。

萨宁马上回了信——给新娘子寄去了“一位不相识的朋友赠送给马里安娜·斯洛肯”的礼物——一个结在华贵的珍珠项链上的石榴石十字架。这件礼物虽然昂贵，却并未使他破产：在第一次到达法兰克福后的三十年里，他积蓄了足够的家资。他在五月初的几天回到了彼得堡——不过未必会久居下去。据说他在变卖自己的全部家产，准备到美国去。

（本篇译者为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

花的圆舞曲

〔日本〕川端康成著 叶渭渠 唐月梅 译

川端康成（1899—1972）出生于一个开业医生的家庭。幼失怙恃，过着孤儿的生活，养成孤独的性格和感伤的情感。中学时代，爱好日本古典文学，尤其是《源氏物语》。并开始习作。东京大学国文学科毕业后，开始专业创作生涯。他于1968年以《雪国》、《千只鹤》、《古都》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川端康成早期参加新感觉派运动，重视主观的表现、艺术的象征和形式的创新，但却忽视对传统的继承。在探索中，更自觉地寻找“共同思考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或‘桥梁’的位置”，创造出东方文学的美。从《伊豆的舞女》到《雪国》的创作过程，他已将汲取西方文学溶化在日本古典的传统与形式之中。《花的圆舞曲》就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

《花的圆舞曲》描写芭蕾舞师竹内，忍痛借债送其男弟子南条留洋学芭蕾舞，并凑钱为其两个女弟子铃子和星枝举办舞蹈会，来维持他们的艺术生活。南条学成归来，曾经对南条产生淡淡爱情的铃子，看见他左腿患关节病，得靠手杖行动，作为一个舞蹈家已成为一具活僵尸、以他为主角而制定的表演计划也快成泡影，不禁悲痛欲绝，想以自己的爱的力量，让南条重返舞坛，然而没有凑效。可是，南条看见星枝热爱舞蹈事业，舞起来身不由己，像难以控制的疯子一样的情形，便被她的舞蹈艺术魅力所感染，受到很大的激励，已在自己的体内腐死的舞蹈细胞顿时又复苏起来，重新继续自己的舞蹈事业。

作家通过南条、铃子和星枝，在艺术活动和爱情纠葛中的种种表现，宣扬了对艺术事业的献身精神，以及艺术和爱情的力量可以战胜病痛、邪念和虚无这一主题，积极探索应有的艺术思想和艺术道路。

这个作品以简洁的语言，成功地塑造了几个性格不同的人物，形象富有诗意，真实感人。它的问世，表明川端康成在题材的开拓和艺术的追求上都有了新的探索，为他走向艺术的高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花的圆舞曲》舞终了。

帷幕徐徐降落，没等遮过她们的胸口，友田星枝的舞姿突然松垮下来。

这时候，早川铃子一只脚脚尖立起，另一只脚最大限度地劈叉举起，身体重心落在握住星枝的那只手上。也就是说。铃子和星枝两人的身段描成一幅舞蹈画面的时候，不料铃子半身向前倾斜，打了个趔趄，差点倒在星枝的怀里。

这一刹那，星枝也向前摇晃了一步。铃子想改正那副把脸耷拉在星枝怀里的滑稽姿势，用一只手紧紧抓住星枝的肩膀。

“混蛋！”

铃子扇了星枝一记耳光。

扇后，铃子对自己出手打人，不由一惊，直勾勾地望着星枝的脸。

“我这辈子再也不同星枝跳舞了。”

铃子有点松劲儿，她靠到星枝的肩膀上。不料星枝把肩膀转了过去。她没有推开铃子，也没有因挨打而生气。然而，铃子失去依靠，向前一倾，双手猛撞过来。

星枝连头也不回，茫然地伫立着，仿佛不晓得这是自己造成的。她用激烈的口吻说：

“我这辈子再不跳舞了！”

这时，帷幕全落下来了。

幕缘啪哒落到舞台地面，观众席上同时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它像阵风般远去了，忽然又寂静下来。

舞台灯光也微暗了。

当然，这是预备谢幕。再次启幕时，将给舞台增添绚丽的色彩。舞女们都预想到会要谢幕，继续以方才的舞姿跑动着。手抱花束的少女们守候在舞台的一侧。

鼓掌的声浪又高涨起来了。

“真没见过有人这么任性的啊！”

铃子虽那么说，但她还是激动地抱着星枝的肩膀，从大伙后面走了出来。星枝竟像忘却活动似的，老实得宛如一个玩偶，一任铃子的摆布。

“真对不起呀。我打了这儿吧。”

铃子边笑边用手抚揉星枝的脸颊。星枝却把脸背转过去，喃喃自语地说：“这辈子再也不跳舞了。”

“我想，若是当时被观众看见了，会怎么样想呢？他们定会耻笑我们，报纸也会登出去的呀。今晚的演出就将前功尽弃了，多亏大幕，观众的确没瞧见。也许只看见我们的脚。会不会以为是我晃摇没站稳呢？不，准是没看见才那样鼓掌，谢幕。唔，该谢幕了。”铃子摇了摇星枝的肩膀，又说：“咱们俩得向师傅好好检讨。幸亏师傅没在场，太好了。”

两人走近舞台一侧，在那里吵吵嚷嚷地互相簇拥着的舞女和少女们，肃然安静下来。铃子腼腆地笑了笑。星枝却紧闭嘴唇，闷闷不乐。似乎有一股令人沉默的力量。

但是，这个时候帷幕又拉起了。

舞女们用眼睛示意，手拉手地走到舞台前，把铃子和星枝簇拥到前面。

她们两人居中，在舞台上排成一列，向观众谢幕。

少女们各自拿着花束走到台前，献给了铃子和星枝。

这些献花的女孩子都不到十一、二岁。其中还有六、七岁的儿童。她们都身穿长袖和服。她们的母亲或姐姐，以及穿着别的舞蹈服装在《花的圆舞曲》里没有上场的舞女们，方才就在舞台一侧照顾着这些孩子。她们时而抚摸少女们的头发，时而给她们整理腰带，叮嘱她们在舞台上别出差错，教她们把花献给谁。

花束集中到星枝和铃子的手里。

《花的圆舞曲》是为她们俩编排的舞蹈。指导动作也是如此。其他舞女出场，都成了双人舞的背景，或者陪衬。为了始终突出她们俩，连她们的衣裳也与众不同。

观众又为这些献花的小女孩掀起了掌声的高潮。

铃子和星枝接过一束束鲜花，把它们抱在胸前，简直就像淹没在万花丛中。

还有一个走路东摇西晃的最小的女孩子，落在后边，她手中的花束看上去比大朵向日葵还小，是由清一色天蓝的小花组成的。小女孩站在星枝面前，许是人和花都太小，星枝没有瞧见。

“星枝，那可可爱的花是献给你的啊。”

铃子从旁提醒星枝。小女孩有点迟疑地望着星枝的脸。听见了铃子的声音，她就把花束交给了铃子。

“嗯，不对。你给星枝啊。”

铃子嘟浓着，用眼睛示意小女孩。可是小女孩没听懂她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星枝又不能从旁夺过去，铃子只好和蔼可亲地把天蓝色的花束接受下来，一边抚摸着孩子的头，一边轻声地说：

“谢谢，好了，妈妈在那儿叫你呢。”

身穿长袖和服的少女们献过花束退下场后，台上的舞女们再一次向观众谢幕。帷幕徐徐降下。

“喏，星枝，这束花是献给你的呀。”

铃子将方才那束小花插到星枝抱着的花束和她的胸口之间。

“你干么不接受，干么要让这样一个小女孩在台上丢脸呢？太过分啦！孩子都差点哭了。”

“是吗？”

“请你好生记住，不光你自己是人，人家也是人哩。”

话虽这么说，可铃子还是面带微笑。

小小的天蓝色花束夹在蔷薇和石竹花当中，反而显出它才是真正的花，鲜艳夺目。

舞女们同声赞叹：真可爱，真美，美极了，简直像童话故事里的王冠，理想国里的糕点啊！她们纷纷探望着星枝胸前的花束。

“香吗？”一个舞女手拿花束闻了闻。

“真想拿着它跳舞啊！这叫什么花呢？星枝，这叫什么花呢？”

“不知道！”

“这花真少见啊，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是什么人送的呢？”

星枝漫不经心地将退还给她的花束接了过来，说：

“这花枯萎了。”

对方有点惊愕，望着星枝的脸。星枝又说了一遍：

“是枯萎了。”

“哪会枯萎呢。干么要在这里说这种话儿。回去插在花瓶里就会好的。让送花的人听见，多不好啊。”

“不过，是枯萎了嘛。”

站在稍远的地方观望着的铃子说：

“枯萎了，你觉得讨厌，就送给我吧！孩子弄错了，我把花接过来，你不高兴是不是？”

星枝一声不响，轻轻地把花束抛向铃子的手上，途中有一件东西掉落在舞台上。是一条镶着宝石的项链。看样子是藏在花束里的。因为是系在花枝上，有一两枝花连同项链一起掉落下来。

但是，星枝叭地一声把花束扔了出去，旋即从舞女们中间穿过，走到刚才那个小女孩跟前，蹲了下来。

“啊，真对不起。都是我不好，请原谅。”说着她连花束带孩子一齐抱了起来，飞快地登上了通向后台的楼梯，压根儿就不知道项链掉落这回事。

“星枝！”

铃子尖利地瞥了她一眼，目送她走后，把项链拣了起来，发现在天蓝色的花束上挂着一块小名牌。舞女当中也有一两个人看见了。

“胜见……这个人叫胜见，铃子认识吗？”

“认识。”

“是男人？”

铃子没有应声。

星枝往上跑时，抱在胸前的花束中途掉落在楼梯上，她也毫不介意。一只脚的舞鞋鞋带松开了，她用力把它甩掉。鞋子远远地落在楼下的廊道上。她连头也不回。

这期间，观众要求再演的掌声经久不息。

乐队走出乐池。掌声又高涨起来。

铃子兴冲冲地打开门说：

“谢幕。星枝，谢幕呀！”

她来到化妆室，把项链悄悄地放在星枝的镜台边上，向上翻了一下眼珠，瞧了瞧星枝的模样，然后有意快活地说：

“你愁什么嘛，去谢幕呀！乐队都已经出去等着呐。你一个人发什么愁呢？真叫人想不通呀。”

抱来的那个女孩子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星枝独自站在窗边，凝神眺望着夜晚的街市。

“别让大伙生气呀！”

铃子搂着她催促说。星枝依顺地跟着走了五六步，在穿衣镜前停了下来。

“嗷哟，跛子，你的鞋子呢？”铃子说。

铃子从镜子里看见星枝的脚。可是星枝只顾看自己的脸。

“这副样子怎能起舞呢？”

“谁会看你的脸呀。”

“铃子，你不也说过这辈子不跳了吗？”

“要跳一辈子啊。咱们俩要跳一辈子啊。鞋子在哪儿呢？”

“我不想跳啦。打不起舞蹈的兴头啦。”

“别人的兴头你就不顾啦？绝不能这样子呀！请你想想，今晚的表演会还不是师傅为咱们俩筹办的吗？难道你不知道许多人都在为咱们俩付出劳动吗？纵使饮泣吞声，脸上也要堆笑啊。

就说观众吧，他们是多么高兴啊。”

“情绪那样坏，跳了，他们还高兴吗？”

“你没听见掌声吗？”

“听见了。”

“好了。鞋子在哪儿？快穿上鞋吧。”

化妆室是一间小小的洋式房间，沿着墙边高出一点的地方铺了席子，并排摆上了镜台。还放置了一面大穿衣镜。墙上挂不下所有舞蹈服，有的零乱地放在正中的矮桌上。在那里，还散乱地放着赠送的花篮、点心盒和花束。

铺席下方并排放着脱下来的各种舞鞋。铃子蹲在这旁边，手忙脚乱地在觅寻星枝的另一只舞鞋。这时，门扉开了。

她们的师傅竹内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星枝的舞鞋，走到星枝身旁，若无其事地将那只鞋放在她的脚下。

“你的鞋掉了。”师傅安详地说了一句。

“哦，师傅。”

反倒是铃子一脸通红，赶紧跑了过去，跪坐在星枝跟前，给她穿上了鞋子。

星枝一任铃子摆布自己的脚，直勾勾地望着竹内说：

“师傅，我不想跳了。”

说罢，她把脸背转过去。

“不管想跳不想跳，要搞舞蹈就得跳嘛。这就是人生啊。”

竹内说着笑了笑，就坐在自己的镜台前化起妆来。

他还没穿好舞服。近处看他那副舞台化妆的脸，有五十上下，比实际还老，隐藏不住他的寂寥。

铃子和星枝走出化妆室，刚迈上台阶，木管已经开始吹奏序曲了。

观众的掌声戛然而止了。

这是柴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中的《花的圆舞曲》。三四年前，在竹内舞蹈研究所的表演会上，曾跳过《糖果仙子舞》、《俄罗斯舞》、《阿拉伯舞》等《胡桃夹子》的全部舞曲。

那时候，星枝跳了《中国舞》。

铃子跳了《牧童舞》。

本来《胡桃夹子》是描写一个少女在圣诞节之夜，做了一个梦的故事。是童话舞曲。

那时节，铃子和星枝还都是少女，处在做《胡桃夹子》梦的阶段。

最后的《花的圆舞曲》，仿佛是少女们美妙青春的花朵在争妍斗艳。

这个舞蹈成了她们的愉快回忆。

竹内为了给这两位女弟子捧场扬名，就在今晚举办了“早川铃子·友田星枝首次舞蹈表演会”，并在节目中加入了《花的圆舞曲》，意在突出她们两人的舞蹈，所以重新修改了旧的舞蹈设计。

星枝和铃子一离开化妆室，竹内就立即站起身来，拿起放在星枝镜台上的项链看了看，又悄悄地放回原处。然后，无意中用手触了一下这些妙龄姑娘挂在墙上的衣衫。

衣衫、花束、化妆道具，似乎放得越零乱越显出生机。

她们俩走下阶梯，舞女们早已离开了舞台一侧，乐队也已奏起圆舞曲的主旋律，舞女们翩翩起舞，一边等待着主角上场。

“友田！友田！”

后面有人呼喊星枝，星枝没有听见。她摆好舞姿，从前面出场了。

与此同时，从相反方向上场的铃子，在舞台中央与星枝相遇。她鼓励似地细声细语说：

“行吗？没问题吧？”

星枝只用眼睛示意，点了点头。

铃子起跳以后，有点担心。骨碌碌地望着星枝。她们俩再次接近时，铃子说：

“太高兴啦，不生气了吧？”

第三次接近时，铃子说：

“漂亮极了，星枝。”

然而，星枝没有入耳。仿佛被自己的舞蹈迷住，甚至忘了自我，高兴得越跳越有劲。

铃子看着这种情景，自己的舞步也紊乱了。身心都未进入舞蹈的意境，自知动作也不能自如了。

不久，她们俩又跳到一块儿，彼此手拉着手。铃子说：

“你骗人！讨厌。”

铃子焦灼不安，说不清是妒忌，生气，还是悲伤。良久，她又说：

“太无情了，你这个人真可怕啊！”

星枝还是起劲地跳着。

铃子不甘示弱，她在舞蹈中激起了青春活力的波澜。

但是，向星枝应战而起舞的铃子，同没察觉向铃子应战而舞蹈的星枝，她们之间表现出一种不和谐的美。这不是翩翩起舞的蝴蝶的双翅。

观众当然不了解这回事。舞终，她们在掌声中又谢幕两次。

星枝同先前简直判若两人。她神采飞扬，旁若无人，连声音都显得异常激动。

“好极了。我从来没有这样痛快地跳过。音乐和舞蹈都配合得恰到好处啊。”

铃子快活地答谢了观众的喝采。她一走到舞台一侧，身穿东方式衣裳在那里观裳她们舞蹈的竹内，抓住了她的肩膀，安慰地说：

“好极了！”

话音方落，铃子满眶热泪，精疲力尽地正要倒向竹内的怀里，却又猛然转身，从阶梯追上舞女们，向化妆室走去。

星枝一边吹着刚才的圆舞曲的一节口哨，一边手舞足蹈地来到了化妆室。

“骗人！虚伪！自私鬼！我上当受骗了，骗人，真卑鄙啊！”

“哎哟，生什么气呀？”

“要竞赛就堂堂正正地赛好了。”

“什么竞赛？我讨厌。”

星枝机隍不安，扯下花束上的花，撒在地上。

“请你别动我的花。”

“这是你的？什么竞赛，我真讨厌。”

“是啊。这就是你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啊。太任性了，我没见过像你这样可怕的人。”

“还在生气呐？”

“难道不是这样吗？你刚才不是还无精打采，说什么悲伤啦，不称心啦，还有什么不想跳了吗？我真的为你担心。就是在舞台上，也净惦记着你，而没注意自己的舞姿，再没有那样令人讨厌的啦。而星枝你呢，却忘乎所以，在洋洋得意地舞蹈。我上当了，你骗人。”

“我不知道那回事嘛。”

“这不是太卑鄙了吗？分明是耍骗术嘛。让人上圈套，自己却独自大显身手。”

“讨厌，这能怪我吗？”

“那么，你说怪谁？”

“怪舞蹈。一跳起舞来，我什么都忘了。我倒不是先想要好好跳这才跳好了的。”

“那么，星枝是天才罗。”

铃子稍带挖苦地说了一句。不知怎的，这声音给自己带来几许哀伤的反响。

“我不会输的，不会输的！”铃子心烦意乱，一边拾掇摊放在那里的衣裳，一边说：“不过，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你要吃苦头的。说不定会在哪个节

骨眼上扑通摔下来。从旁观者看，你的性格就像一出在深渊里走钢丝的悲剧。你自己却没觉察到。太危险了，真可悲。将来怎么办？大伙都为你捏一把汗啊。大伙让着你，你自己却不知道，还逞能。”

“可是，在舞台上跳舞，心情愉快，有什么不好呢？”

“心情？什么心情，你有哪一次体谅过别人的心情呀？”

“在舞台上跳舞，哪能考虑别人的心情呢。我不是那种令人讨厌的世故的人。这种人，我一想就觉得可悲，就不愉快。”

“如果这样处世能行得通，那也很了不起。”

铃子放低声音说：

“不过，在舞台上取得成就，成为舞星，好像不是靠勤奋和才能，而是靠星枝你这样逞能才有可能似的。这倒也没什么，你尽管把我踩在脚下，自己爬上去好罗。”

“我才不呢！”

“可是，星枝，别人对你亲切和爱恋，你可曾感到高兴？”

星枝没有答话，只是瞧着镜中的自己。

铃子从她身后走了过来，脸并脸地照着镜子说：

“星枝，像你这样，也会爱别人吗？那时你将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呢？准是一副好看的样子吧？”

“我准会是一副落寞的表情呗。”

“撒谎！”

“因为舞台化妆，看不见罢了。”

“快点把衣裳收拾好吧！”

“算了，女佣会来拾掇的。”

这当儿，竹内从舞台回到了化妆室。

《花的圆舞曲》落幕之后，还有竹内的舞蹈，这是今晚的最后一个节目。

铃子轻盈地迎了上去。

“今晚得到师傅多方指点，实在太感谢啦。”

铃子说着，用毛巾揩去竹内脖劲上和肩上的汗珠子。星枝依然坐在自己的镜台前，纹丝不动。

“谢谢师傅啦。”

“祝贺你们。获得大成功，这比什么都好呀。”

竹内一任铃子摆布自己的身体，自己同顾卸妆。

“都是托师傅的福啊。”

铃子说着，脱下了竹内的衣裳，揩拭着他那裸露的脊背。

“铃子，铃子！”星枝用白粉扑儿敲了敲镜台，尖声地责备道。

但是，铃子佯装没听见，在盥洗间把毛巾洗净拧干，再转回来，一边勤快地揩拭着竹内的胸口和脊背，一边兴高采烈地谈论起今晚的舞蹈来。最后像把竹内的脚抱起来似地搁在自己的一只手上，然后用另一只手揩他的脚心，一直揩到脚趾弯，揩得干干净净。接着，还抚揉他的腿肚子。

铃子兴冲冲地又擦又揉，动作里洋溢着真挚之情，显出师徒之间的美好关系，也表现一种纯朴的心意，丝毫没有半点矫揉造作。

铃子的动作太纯熟了。加之她还穿着舞服，肌肤裸露，有些举动令人感到好像是男女在密室里动作一般。

“铃子！”

星枝又喊了一声。这尖声有点歇斯底里，充满了厌恶感。然后，她霍地站起来甩手就走。

竹内默默无言地目送着她。

“啊，行了。谢谢。”竹内走到座落在房间一角的盥洗间，一边洗脸一边说，“听说南条下周乘船回来。”

“啊，真的吗，师傅？太好了，这次真的回来吗？”

“嗯。”

“不知他还记得我吗？”

“那时候，你多大？”

“我十六啦。南条曾责备我说：同一个不曾搞过恋爱的女子跳舞，没有情绪，跳不起来呀。不知您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这回他一定会高兴地主动要求你同他跳呢。也许还会说，还是没搞过恋爱的人好呐。当年他认为是个孩子，如今变成这么娟秀婀娜的舞姬，他定会吓一跳的吧。”

“瞧你说的，师傅。我一直愉快地盼望着他回来教我跳舞。如今愿望快实现了，我反而又感到担心、害怕了。他在英国学校勤奋学习，又在法国观摩了第一流舞蹈家的表演。像我这样的人，他能瞧得上吗？”

“男人总不能独舞啊。无论如何也要有个女伴嘛。”

“有星枝在呀。”

“你要超过她嘛。”

“我要是被南条看见，身体一定颤抖得缩成一团哩。可是星枝肯定能若无其事地跳。只要舞伴称心，她自己也像着了魔，能够发挥无穷的威力，太可怕了。”

“你也真爱操心。”竹内有点不悦地说，“南条一回来，我们马上举办回国汇报表演会，到时让你和他一起跳。南条带头，你们两人密切合作，让我们的研究所发展起来，我也就放心引退了。让你吃了不少苦，今后更要同南条携手好好创一番事业。研究所的地板要换成新的，墙壁也要重新粉刷。”

铃子回想起南条回国比预定日期推迟了两三年，是竹内之所以担心的原因，也就想象在横滨欢迎时将是怎样的喜悦了。

“他还是绕道美国回来？”

“好像是。”

“为什么说好像是呢？”

铃子惊讶地反向，难道信上或电报里没有写明吗？

“实际上是刚才在这几听到报社记者说了声‘南条君快回来了吧’，我这才知道的。”

“那么，他什么都没告诉师傅吗？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

铃子愣住了。她一看见师傅阴沉的脸，就同情师傅；同时也深感失望，仿佛自己本人也是被南条抛弃了似的，瞬时眼泪晶晶欲滴了。

“真叫人难以置信呀。全靠师傅一手栽培，他才得以留洋，想不到竟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疯子。师傅您于么还亲自到横滨去接他呢？真讨厌。不管怎么说，我再也不同这种人跳舞啦。”

星枝走到走廊。这时管理舞台道具和灯光的人正忙不迭地拾掇。乐师们拎着乐器回家了。

观众席空荡荡的漆黑一片。

这次表演会的发起人，舞女们的至亲好友，还有一些像是她们的崇拜者——学生和小姐，不知怎的，都带着兴奋的神情。有的在评论今晚的舞蹈，有的坐在长条椅上等候，还有的在后台进进出出。

说是舞女，其实是舞蹈艺术研究生，她们不见得都愿意终生献身于舞台事业。立志将来当舞蹈家的人也很少，当中一半是女学生或小学生，而以小姐居多。

她们的化妆室比铃子她们的宽广。有的人在脱衣裳，有的人去后台的澡堂洗澡，有的人在卸妆，还有的人在寻找自己的花束，各人都随便地忙于做回家的准备。舞终之后，在热闹、快活的气氛中，情意绵绵，话声里充满了朝气。

星枝在廊道上接受了各式各样人物的老一套寒暄：“祝贺演出成功”，还应邀签名，备受赞赏。

她对于这些都一一作了简单的回答，然后到舞女们的房间去消遣。她家的女佣在廊道上呼喊她，她就和女佣一起回到自己的化妆室去。

一打开门，铃子正好站在竹内身后给竹内穿西服。

跟方才不同，星枝不把它当一回事，连瞧也不瞧一眼。

“这个，这个，还有这个……”她边走边告诉女佣该取走的衣裳。

于是，铃子用目光向她打了招呼，她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披上春外套，把竹内一直送到大门口。

没等竹内的汽车开动，铃子就劲头十足地说：“南条下周就要乘船回国啦。”

但是，星枝只是淡淡地说了声：“是吗？”

“说要回来，也没通知师傅。真是忘恩负义呀！这太不像话，太无情了。师傅真可怜，可又有什么法子呢？”

“是啊。”

“要是在舞蹈家同人中间抵制他，在报上一起写文章骂骂他才好呢。咱们约好罗，不去接他，也决不同他跳舞好吗？”

“嗯。”

“不行，靠不住，你应该更认真地表示愤慨才是。星枝你也不亚于南条，是个薄情人啊！”

“什么南条，我不认识他！”

“师傅不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经常谈论他吗？难道你没看过南条的舞蹈？”

“舞蹈倒是看过。”

“跳得很出色吧。他被誉为日本的第一个天才西洋舞蹈家。是日本的尼仁斯基，日本的谢尔盖·里费阿尔啊。所以师傅忍痛借钱供他留洋。竹内研究所才落得这样穷困的呀。”

“是吗？”

星枝的司机和女佣前来取她的衣箱和客人赠送的彩球，正好打了个照面。

坐在廊道长椅上的一个青年站了起来，从星枝身后迎上前去，喊了一声：

“友田女士！”

“哟，你在干什么？怎么还不回家？”星枝说着，若无其事地走了过去。

铃子回到化妆室卸了装之后，在犄角的屏风背后边宽衣边说：

“就说今晚咱俩的表演会吧，师傅也是七拼八凑借钱来举办的。”

“是吗。”星枝觉得胸前和胳膊抹了白粉很不自在，便说：“洗个澡再回家怎么样？”

“星枝，你也该考虑考虑啊。研究所的房子、乐器，凡是值钱的东西，全部拿去抵押了。为了筹借今晚的会场费，师傅奔波了三、四天呐。”

“大概欠了很多戏装费吧。戏装店老板也来吵闹过了。我就讨厌这个。”

“星枝！”铃子再也忍耐不住，“你知道隔层拉窗外面是乞丐这句话吗？”

“当然知道罗。就是说闹起穷来，连缎子腰带也得卖掉呗。”

“就说星枝你吧，难保什么时候不卖掉缎子腰带。就是乞丐也得吃大米饭嘛！你太不体谅人啦。拿刚才来说，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摆出一副令人讨厌的面孔。我作为弟子照顾师傅，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太脏了！”

“脏？什么叫脏？”

“太脏了，师傅赤身露体的，多脏呀。你干么还老去接触他的身体呢？”

“哎哟！”

铃子全然没想到她会说这种话。忽然胸口像是突然被人捅了一般，顿时接不上第二句话。

“去洗个澡吧。”

“你是叫我把手洗干净吗？”

不知怎的，铃子仿佛感到蒙受了屈辱似的，板起面孔来了。

“铃子，我不愿意看到你做那样的事。”

“为什么？”

“太凄惨了。”星枝加强语气断然他说。

铃子一言不发，像是被冷落了。

“我总觉得你太可怜，看不下去啊。教人不由得生气啊。”为了我吗？”

“当然罗。”

“我明白了，也很高兴。”铃子自言自语他说，“千金小姐和贫苦人家的姑娘是不同的啊。也许这是天生的性格，没法子改吧。我只是同情师傅，真心地想尽本分。我倒没打算要当贴身徒弟，或者献媚讨好，才来照顾师傅身边琐事。只是个人喜欢罢了。不过，女人一结婚，什么都……”

“要是别人，爱干什么我才不管呢。我是爱你，才不高兴的呀。我心里感到难受啊。”

“唉！”铃子抱着星枝的肩膀，让她坐到镜台前。

“我给你化妆吧。”

星枝顺从地点了点头。

两人都已经换上了自己的西服。

铃子给星枝重理了理头发说：

“我打十四岁就当了师傅的贴身学徒，他还送我上女子学校，对我很慈祥，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然而，我还是同女佣一块儿干厨房活儿，毕竟还是别人的家呀。环境使我变成懂事的孩子，我首先考虑的，是别人的心情，而不是自己的情绪。我一心想学舞蹈，也学会了忍耐。”

“什么别人的心情，从旁能那么了解吗？我有点怀疑！”

“我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师傅没有师母。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我觉得自己更加了解师傅的心情。有时我也在想：假使我不在师傅身边，师傅将会

变成什么样子呢。说不定总穿着那件脏衬衫，指甲长了也不修剪吧。”

“所谓了解别人的心情，你不觉得可悲吗？”

“是啊。我这才深深感到艺术是多么可贵。假使我不是献身艺术，一定早就变成性情怪癖，心眼儿坏，或者小大人啦。也一定不成其为少女了。是艺术拯救了这一切啊。”

“说起艺术，我很害怕呐。”

“舞蹈不就是艺术吗？正因为你很有舞蹈天才，人们才能够谅解你的任性放肆，不是吗？你一旦跳起舞来，简直就像一个难以控制的疯子。”

“不知怎的，我总觉得所谓艺术太可怕了。我一跳起舞来就着迷，不顾一切地纵情地跳。真像遨游太空，心情非常舒畅。然而，不知为什么，也有点机隍不安：自己究竟会飞到哪里去？结局又会怎么样呢？那种心情就像在梦幻里翱翔天际，无法控制，一味飞行，即使想停下来，也会身不由己，仿佛是别人的躯体了。我不想丧失自己。不管对任何事，我是不愿意着迷的。”

“你这个小姐希望太高啦，自命不凡，才敢于说出这种话。令人羡慕啊。”

“是吗？铃子真的要立志当个舞蹈家吗？”

“讨厌。事到如今，还说什么。”

铃子边笑边拿起大白粉扑儿，扑打星枝的脸。星枝一声不言，闭上眼睛，把下巴颏稍稍向前一扬，说道：

“你瞧，我这副脸显得多寂寞啊。”

铃子给星枝擦脂描眉，一边说：

“刚才你为什么忧伤起来？表现得那样粗暴，舞姿突然松垮但是，星枝就像那迷人的假面具一样，纹丝不动。”

“如果我在舞台上摔倒，那不是大出洋相了吗？”

“因为我不想跳了呀。刚要走出舞台，看见母亲坐在观众席上，心里就不想跳了。舞步突然乱了，怎么也跟不上音乐的旋律。伴奏也太差劲啦。”

“哟，令堂来了？”

“她把她物色的候选女婿悄悄地带来啦。干么要让他们看到我的裸体舞蹈呢。”

铃子惊愕地望着星枝的脸。

“好了。”铃子把眉笔放到镜台旁的化妆皮包里，又说：“唉呀，项链呢？收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

“本来放在这儿的嘛。你真的不知道？真糟糕，怎么会没了呢？你让开一点我找找看。”

铃子说着，一会儿拉出镜台的抽屉，一会儿又看了看镜台后面，心神不定地西寻东找。星枝一任铃子找去。

“算了，说不定女佣拿走了。”

“要是她拿走就好，可是没见女佣收拾过镜台啊。如果弄丢就糟了。我不该放在这种地方，它同舞台使用的玻璃贗品可不一样。我去问问别人就来。”

铃子慌里慌张地走出了化妆室。

星枝对镜顾影自怜。

外面的晚风已带来了初夏的信息。但化妆室里由于放着舞蹈服装、花束，还有她们的脂粉，荡漾着晚春的气氛。娇嫩的肌肤，光润似玉。

行驶美国航线的“筑波号”于上午八时进入横滨港。

由于职业上的关系，竹内他们经常迎送外国音乐家和舞蹈家，他们估计好轮船靠岸的时间，比别人稍稍来晚一点。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上午到了，海关房顶的尖塔，迎着初夏的朝辉，街树投下了影子。

汽车在海关前停下。铃子去地面服务部买了入门券。的确是码头的样子。她们一边观望右边成排的低矮而细长的仓库，走过了新港桥。桥的左侧，是臭水沟般的肮脏海面。在三菱仓库前面，停泊着许多日式木船，船上晾晒着洗过的衣物，诸如衬裙、布袜子、长内裤、贴身衬衫、尿布和小孩的红衣裳等等，而且又旧又令人恶心，这反而给周围现代化的海港风景，增添了异国情调。也有的船上，人们在洗刷早饭的餐具。

除了竹内和铃子外，还有两个女弟子跟来了。其中的一个在海关看守所前下了车，拿照相机去给他们看。

他们来到第四号码头，星枝已在那里等候着。她家在横滨，所以独自先来了。

“哦，你来了，好啊。”

竹内一下车，马上把自己的花束交给了星枝。星枝把花束接受下来，却说：

“可是，师傅，我不认识南条呀，我不愿意献这种玩意儿。”

“没关系嘛。他以后就是你们的舞伴，要同台演出啦。他是我值得自豪的弟子，和你自然情同师兄妹罗。”

“我和铃子约好，不同南条跳了。不来接他就好啦。”

竹内笑盈盈地走到轮船公司派驻人员那里去查找船客的名单。铃子也从后面瞧了瞧，说道：

“啊，有了。师傅，是一百八十五号舱房。到底还是回来了。回来了。”

铃子神采飞扬，差点舞蹈起来。她把手搭在竹内的肩上，竹内也喜形于色，说：

“是嘛，到底还是回来了。”

“简直是做梦啊，我的心怦怦直跳呐，师傅。”

他们以快活的神情眺望着海港。

除非南条精神失常，要不怎能不通知竹内师傅一声就回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对南条的这种气愤、疑惑，夹杂在重逢的喜悦之中，似乎也卷进了在码头上迎接轮船靠岸那种心理状态里。竹内的脑海里，兴许还浮现出他心爱的弟子南条少年时代的面影哩。

他们登上码头的二楼，就在临港的餐馆里等候。那里也挤满了接船的人。不论谁都透过敞开的窗户，远眺着海港。女弟子们沉不住气，只喝了一口红茶，把花束搁在桌上，就走到廊道上去了。

海港沐浴在初夏午前的灿烂阳光之中。

汽艇在停泊着各国邮轮、货船的空隙间穿梭而过。

铃子兴奋得分辨不出哪艘是“筑波号”了。横滨出生的星枝指着海面上说：

“那就是。喏，现在正往这边驶来，带红色横条白烟囱那艘漂亮的大船呀。是烟囱又粗又矮的那艘呀。据说，轮船要是没有烟囱，旅客就会产生一种不安的心理。所以轮船公司为了招徕顾客，总要把烟囱装饰得别致些。这

叫做化妆烟囱呀。烟囱大，看起来似乎可靠，速度也快似的。”

铃子一认出那艘“筑波号”，就想象着南条眺望着令人怀念的祖国大地，他的心情该是怎样的喜悦啊。她仿佛自己就是南条似地感到欢欣鼓舞。

“南条大概也在眺望着我们吧。肯定会眺望我们的。也许是站在甲板上抢着用望远镜眺望呢。”

铃子说着，像要借用一下旁边那个女人的望远镜似的。那女人脚登拖鞋，身穿长袖和服，头发干净利落地蜷曲起来。

“船开动以后，到靠岸还早着呢。咱们散散步去吧。”

星枝说罢，挽起了铃子的胳膊。

她们逆着匆匆奔来码头的汽车和人群往前行，一折回刚才来时那条路，铃子就一味望着“筑波号”，神情很不平静。

星枝翻开报纸的神奈川版，出声读出“进出船栏”的报道：“今天进船……今天出船……明日进船……明日出船……今天停港船……”她对照着停泊的船只，说明这是邮政部资助建造的哪级邮轮，那是达拉阿公司的货轮等等，真不愧是个横滨姑娘。而铃子却心不在焉地听着。

她们来到了栈桥。行驶欧洲航线的英国船已停泊在那里。在甲板上，只有一个水手，正在向这边俯视。她们靠近船腹，只觉得寂静得可怕。

栈桥餐馆也已经停止营业了。

货运马车嘎达嘎达地开了进来。这是匹多么老朽的瘦马啊。车夫和马也很相称，他在打瞌睡，快要掉落下来似的。那种体态就这样下去，他非摔下来不可。虽叫马车，实际上是辆只在车板四角竖着棍子的破车。

一对像是英国人的老夫妻，领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女，从对面悄悄地回到了船上。少女用甜美圆润的嗓子在歌唱。

星枝和铃子站在栈桥的顶上，或者说站在二楼的一端，默默地眺望着海港。过了好久，星枝突然问道：

“铃子，你要跟南条结婚？”

“哎哟，哪儿的话呀！为什么要打听这种事儿？真讨厌！那是谣传。”

“你不是想等南条回来就结婚吗？”

“胡说，这只是别人那样说罢了。”铃子快嘴说过之后，又立即自言自语道：“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他到外国去的时候，还把我看作孩子呢。”

“是初恋吧。”

“那是五年前的事啦。”

“铃子要是结婚，师傅会很寂寞的啊。”

“哎哟，星枝也会这样体贴人，少见哩。我告诉师傅，他准会高兴的。”

“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一个个都要结婚的嘛。”

“那就是嘛。不过，南条要是还有点想念我的话，也不至于连招呼都不打就回来呀。不应该连封信，连封电报都不来呀！”

“咱们还来接他，太荒谬了。”

“南条一定会喜欢星枝你的。”

“没想到你这个人那样懦弱。别说昧心的话啦。”

她们两人回到四号码头的时候，“筑波号”的巨大船体已靠近过来，仿佛压在前来迎接的人们的胸口上。

从船上传来了奏乐声。

海鸟成群聚拢过来，又从轮船与码头之间匆匆飞去。汽艇从轮船的船头

和船尾，把缆绳拽了过来。码头上的人们你推我拥，把身子探出栏杆。已经可以望见船客了。他们也跷着脚站在甲板上，有的挥舞着国旗，有的手拿望远镜眺望。在吊着成排救生艇的船舷下方，一个个圆圆的舷窗露出了一张张的脸。

在欢迎的人丛中，有的人高举像是迎接退伍士兵的那种国旗。洋人的家属彼此拥抱，挥舞帽子。也有的姑娘，把杂沓的人声置之脑后，独自靠在餐馆墙上，悠然地读着外文书。码头的栈桥前方聚拢着旅馆派来揽客的人。码头上不净是那些来迎接显赫留洋者的华丽打扮的人，还有像是移民亲戚的乡巴佬。有船员的眷属。也有港市的娼妇，她们脸上一副睡眠不足的神情。

已经看到船上人的模样了。船上和岸上，人们的感情交融在一起。顿时沸腾起一股欢乐的热潮。这是一种纯洁、兴奋感情的流露。大概是找到了自己所盼望的人儿了吧。

“啊，太高兴啦！”

一个娟秀婀娜的小姐跷起足尖踩着脚，发出了一句叹息。铃子在一旁听见了，自己也被这种情景所牵萦，情不自禁地高举花束不停地摇晃。竹内抬高声音问道：

“哪儿，哪儿？南条在哪儿，看见了吗？”

“没看见。不过，总觉得很高兴啊。”

“好好找找。看见了吗？”

“南条一定看见我们来了。”

“奇怪，没看见南条呀。真奇怪。”

身旁的人都急匆匆地走到下面去了。竹内也只好走到外面来。在这里，等候接船的人早已排成长龙。铃子和星枝把花束举到头上，在人群中挤来挤去。

过不多久，允许上船的时间到了。他们也从B甲板一同上了船。本以为南条会在入口大厅里等候，可是哪里也没找见他的踪影。

“一定还呆在舱房里吧。”

他们急忙走到一八五号房，果然看见门扉上挂着的船客名牌上，用拉丁字母书写着南条的名字。但门扉紧闭，敲门也不见回声。

然后，他们又匆忙走到A甲板的散步场地、吸烟室、图书馆、娱乐室，还有餐厅，找了一遍，也没见南条的身影。无论走到哪儿，处处都碰到人们喜逢至亲好友或情人的情景。他们连走带跑地从人群中挤了出来。竹内焦灼地拉长着脸。

铃子和星枝登上了狭窄的阶梯，那里是儿童游戏室。

“哟，连玩沙的地方都准备了。”

星枝稀罕地抓起了一把沙子。铃子却在狭窄的沙场上边哭边跪坐下来。

“太无情了，太无情了。太过分了！”

“有什么可哭的。”

星枝说罢，紧闭双唇，攥住拳头说：“多痛快啊。真有意思。”

竹内急得双眼充满血丝，到办公室打探去了。

“请问一八五号房的南条已经上岸了吗？”

“哎呀，客人那么多，不能什么都知道呀。这会儿，值班服务员还在那房间附近，他也许会知道吧。”办事员回答说。

他们返回舱房，向在那儿打扫卫生的服务员探听。服务员说：

“客人大都上岸了吧。”

一八五号房依然紧锁着。

两侧并排舱房的窄长走廊，只是一片白花花的油漆的寒光，已经杳无人迹了。

女弟子们带着不安的神色，在大厅里等候着。那儿也寂然无声。竹内强压住心头怒火，苦笑着说：

“他自己已经上岸了吧。早知如此，在岸上等他就好了。”

也许是这样。码头分上下两层。接人的从楼下上船。旅客从楼上上岸。这大概是为了避免混乱的缘故吧。从岸上到船上架设的临时渡桥，也分上下两层。说不定竹内他们上船以前，南条就早已上岸了。

旅客的行李源源不断地运了出来。

快要下船的当儿，星枝叭哒一声把花束扔进了海里。铃子望了一眼那漂浮在波浪上的花束，又茫然若失地凝视着自己手中的花束。

临港餐馆又沸腾起来。有的人在席间发表回国演说。

出了码头便门，他们甚至连汽车车厢也搜索了一遍，最终还是没有看到南条的身影。向报社记者打听，记者回答他们也在寻找南条，想请他发表回国观感。

也许竹内难以忍受这种屈辱和愤激吧。在悲伤之余，他想一个人独自呆着。

“实在对不起。失陪啦，我这就……”竹内说罢，连头也不回就走了。

女弟子只好面面相觑。星枝家的司机把车子开了过来。

“回家吗？”铃子孤零零地说了一句。

“不回家。”星枝摇了摇头。

“可是……”

铃子直勾勾地目送着竹内的背影，这当儿她热泪盈眶，倏地跑了过去。

“师傅，师傅！”铃子从后面紧追上去。

两个女弟子满脸为难的神色，望着星枝问道：

“不回家吗？”

“不回啦。”

“那么，再见。”

“再见。”

星枝又独自上船去了。她来到南条的舱房前，悄悄地靠在门扉上，一动不动，合上了眼睛，脸上像挂了一副冷冰冰的面具。

不论是仓库的红色屋顶、街树的嫩绿、前方耸立着白色洋房的街道，还是从海面拂来的微风，都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铃子的皮蛙声显得格外响亮，兴许是她要追上竹内的心情变得更加急切了吧。她目不斜视，只顾往前奔走。

“师傅！”她追上竹内，差点儿跟对方撞了个满怀。

“噢。”

虽然突如其来，竹内却显出高兴的样子。

“你一个人吗？”

“嗯。”

铃子摘下帽子，甩了甩头发，一边揩着汗珠。

“已经是夏天啦。”

“天气真好呵。”铃子欢悦地笑了。

“不知星枝她们怎么样。我是冷不防地跟在师傅后面追上来的。”

竹内默然不语。铃子一边走一边似看非看地瞧了瞧竹内的脸色。

“也许南条在旅馆休息呐。”

竹内说着，走进了新华丽饭店。可是，南条也没有在那儿。他很快又走了出来。

“咱们吃午饭去吧。”

在外面等候着的铃子依然面带愁容，一味在摇头。

“那么，再走走吧。”

铃子点了点头。他们从郁郁葱葱的山下公园旁边，走过垂柳飘拂的谷户桥，沿着两侧都是西洋花铺的坡道，朝山冈上挂着气象站旗子的方向登上去。传来了少女们合唱的赞美歌。他们两人被歌声吸引了，便走进了外国人的墓地。

这片墓地开阔悦目，如茵的绿草坪上、轮廓分明地耸立着一块块白色的大理石，花草点缀其间，初夏的阳光泼洒下来，晶光耀目。简直是一个清洁、整齐、欢快而又静谧的庭园。在山冈的陡坡上极目远望，右边停泊在海港里的船只、海港市街、伊势佐木街的百货商店，乃至远处的重山叠峦也尽收眼底。

赞美歌声是从远处山麓的墓地传过来的。歌唱者多半是基督教学校的女学生。

入口路旁的河堤上盛开的杜鹃花，嫣红似火。那色彩映在大理石的十字架上。

女人衣服的颜色，由于草坪和空气的关系，看上去像是一幅瑰丽的图画。尤其是年轻姑娘穿上和服，简直美不胜收。前方一望无垠，仿佛浮现在市街的上空。这里也是横滨的名胜之一，不光是前来扫墓的外国人，还有装扮入时、前来游览的日本姑娘，也流连其间。

他们边走边稀罕地读着碑上镌刻的“为了我爱奏的神圣回忆”的铭文，还有下方刻着的圣句等。兴许是这些与墓有因缘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挚爱和悲伤，在铃子身上引起了共鸣吧，她觉得自己的感情纯朴地流露了出来。

“噢，师傅，南条真的回来了吗？”

“是回来了。舱房上明明写着他的名字嘛。”

“不至于在中途跳海了吧？”

“哪会干出这种傻事呢。”

“我不信。我总觉得乘船回来、在舱房里的，是南条的遗骨，或是灵魂呀。”

铃子说罢，发现自己脚底下有座小坟，那崭新的大理石碑上雕刻着百合花。

“啊，多可爱啊！这是婴儿的墓呀。”

她把那束一直无意识地拿在手里的花束，随便放在这座墓前。

在小小在墓碑前面，是一片用大理石围起来的花圃。那里不仅种有花草，还有扫墓者献上的盆栽花木。

“星枝早把花束扔到海里去了。她不像我总拿在手里到处走。南条的事，还有什么可想的，倒不如扔在这座外国人墓前呢。”

“是啊。”竹内漫不经心地回答，随即迈步走到海角般突出的一块花圃

里。唱赞美歌的少女们，打下边的路回去了。铃子坐在竹内身旁，说道：

“在前些时候举行的表演晚会上，师傅，我曾和星枝约好，我们绝不同南条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人跳舞了，也不去迎接他啦。只是由于师傅说要去接他，所以……”

“唉，算了。”

“我不相信他不跟师傅打招呼就能踏上日本的土地。”

“他可能有他的考虑。也许发生了什么情况吧。反正他的确乘‘筑波号’回国，并且已经上了岸，顶多在日本全国找找，没什么了不起的嘛。他搞舞台表演这行，要躲藏也藏不住的。你一定要抓住他。”

“我不愿意。”

“你不是和南条有过什么约定吗？”

“什么约定？”

“在南条出国之前嘛。”

“没有。什么也没有啊。”铃子认真地连连摇头。

“只是我送他到码头的时候，他曾对我说：在我回来之前，不论遇到多大困难，你也要继续跳下去啊。就是说了这些。”

“你应该守约啊。哪怕把我这个老朽扔到这种坟地里，也要同南条一起跳啊。”

“哪能呢，我哪能离开师傅。请您别说这种话啦！”

“有什么关系呢。学习艺术，比这还更无情呐。哪怕对父母兄弟，也得有见死不救的勇气。要忘掉一般人情世故，首先要有自我献身的精神啊。”

铃子久久地盯着竹内的脸。

“师傅在说昧心话。”

“你才是说昧心话呐。”

“师傅是最心疼我的呀。”

“那倒也是。这五年来，你不是日日夜夜一心盼望南条回国吗？可是，一旦盼到了，又过多地担心，怕被南条嫌弃，或者顾虑会吓得缩成一团舞蹈不起来，乃至为了南条事先没有通知乘什么船回国这丁点儿事，也立刻咒骂他是什么忘恩负义的疯子，这不正是真心话吗？”

“是真心话啊。师傅难道不觉得南条太狠心了吗？”

“当然，我很生气。”

“可是，您还是来接他了。”

“是啊。为了托付南条照料你们，我宁可忍辱前来。”

竹内嘴上说得漂亮，心里却感到内疚，也有点寂寞。因为他打算把新近回国的南条迎来做研究所的助手，以便重振旗鼓，摆脱经济拮据的困境。但是，眼下这种事是不会在铃子的心中浮现的。她深受感动，点点头说：

“嗯，我完全理解师傅的心情，所以我更加遗憾了。”

“对那样的事是用不着想的。你要死心塌地干下去啊。”

“那么怎么办才好呢？”

“你晓得的嘛。要紧紧抓住南条，想尽一切办法把他在西方学会的所有本领学到手，以压倒他的全副生命力的气势，把他征服！这大概是一种报仇的办法吧。倘使南条真的背叛了我和你，倘使他是个不道德的人，那么你也会有由于这种不道德而跟他同归于尽，如果你爱他的话。这样一来，你就没什么可遗憾的了。骨头我来给你收拾，永远毫无遗憾地活下去，这也许就是艺

术的根本。你思念南条整整五年，如今却为这区区小事使纯真的爱情淡薄，岂不前功尽弃了吗？”

铃子听着听着，不禁潸然泪下。

竹内道出了一句与年龄不相称的真心话，兴许是出于对年轻一代的嫉妒，对逝去的青春的悔恨，也是对铃子的爱情吧。可是，察觉到这些话对铃子自然会引起反响的时候，他霍地站了起来说：

“南条纵然忘恩负义，人们也肯定会给南条的舞蹈喝采的。”

铃子被迷住似地抬头望着他说：

“您寂寞吗，师傅。”

“就说你吧，哭，也是为南条的呀。”

“不。我听了师傅这番话，不知怎的感到寂寞。”

“请你不要介意。”

“话虽如此，我从未想到会被师傅这样冷落。”

竹内惊讶地望着铃子，却又若无其事他说：

“友田的家就在这附近吧。”

“唔，星枝大概已经回家了。”

“顺路去看看怎么样？”

铃子默默地摇了摇头，站起来走了。

竹内和铃子走到外国人墓地，正好是星枝一声不响地伫立着，把身体依靠在南条舱房门扉上的时候。她板着一副面具般的冷冰冰的脸。

一瞬间，响起了用钥匙开门的声音。星枝悄悄地退到一边。门轻轻地开了。星枝的身体正好掩在门后。一个女人从门扉里探出头来，扫视了一下走廊。然后，南条从女人身后走了出来。

南条柱着一根拐杖。

女人用手轻轻碰了一下门，门就自动关上了。

南条和女人发现了星枝，不觉一惊，便停住了脚步。但是，星枝和南条彼此并不相识。

星枝依然靠在那里，一动不动，垂下了眼帘。

南条他们无可奈何地打她面前走过。稍稍拉开一段距离后，星枝也迈步跟上来了。

女人不安地回过头去盘问南条似他说：

起来说：

“南条纵然忘恩负义，人们也肯定会给南条的舞蹈喝采的。”

铃子被迷住似地抬头望着他说：

“您寂寞吗，师傅。”

“就说你吧，哭，也是为南条的呀。”

“不。我听了师傅这番话，不知怎的感到寂寞。”

“请你不要介意。”

“话虽如此，我从未想到会被师傅这样冷落。”

竹内惊讶地望着铃子，却又若无其事他说：

“友田的家就在这附近吧。”

“唔，星枝大概已经回家了。”

“顺路去看看怎么样？”

铃子默默地摇了摇头，站起来走了。

竹内和铃子走到外国人墓地，正好是星枝一声不响地伫立着，把身体依靠在南条舱房门扉上的时候。她板着一副面具般的冷冰冰的脸。

一瞬间，响起了用钥匙开门的声音。星枝悄悄地退到一边。门轻轻地开了。星枝的身体正好掩在门后。一个女人从门扉里探出头来，扫视了一下走廊。然后，南条从女人身后走了出来。

南条拄着一根拐杖。

女人用手轻轻碰了一下门，门就自动关上了。

南条和女人发现了星枝，不觉一惊，便停住了脚步。但是，星枝和南条彼此并不相识。

星枝依然靠在那里，一动不动，垂下了眼帘。

南条他们无可奈何地打她面前走过。稍稍拉开一段距离后，星枝也迈步跟上来了。

女人不安地回过头去盘问南条似他说：

“像哑巴唱歌，多有趣呀。”

“追上去又怎么样？”

“不知道。”

“您就是来接他的？”

“是啊。”

“他有夫人陪着、是吗？”

“不知道。”

“您过去就相识吗？”

“不认识。”

“只要把车号看清楚，他们无论上哪儿，以后还是可以很快弄明白的。”

“真罗嗦。只要追上去就行。实在令人窝心啊。”星枝冷冷地责备说。

汽车风驰电掣，驶到横滨市郊，从藤泽穿过松林，豁然开朗，尽头便是海了。江之岛就呈现在眼前。

这是一段相当远的路程。前面的车子老早就发现后面有车子跟踪。也许是想甩掉星枝的车子，才跑了这冤枉的远路。

在南条看来，星枝的行动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从星枝的年龄来考虑，他离开日本时，她顶多十五、六岁。对这样一个少女，他是不会有印象的。而她刚才那逼近乎毫无表情的冷淡态度，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与其说是傲慢与执拗，不如说是近似虚无的美，给人留下可怕的印象。他眼下又不能停车问问她为什么要跟踪而来。

女人只得怀疑南条和星枝之间大概隐藏着什么秘密。尽管如此，这个妙龄小姐也不像是一个不正派的人，可她竟如此大胆地紧盯紧跟，还是令人难以理解。

星枝也觉得，自己的行动几乎不可理解。

车子从江之岛朝鹤沼的方向奔驰。这是一条滨海公路。左侧是沙滩，右侧是一片松林，一望无垠，开阔悦目，柏油马路宛如一条白带。万里晴空，连遥远的伊豆半岛上空也晴朗清明，浮现出富士的山姿。涛声呼啸。沙滩无尽头地伸展。小松树树身低矮而整齐，是一幅坦荡而明亮的景致，还有一片松苗丛生的沙地。到处都是松树。

两辆汽车都以高速行驶。看起来完全是名副其实的兜风。

不一会儿，前面那辆车子在过堂的松林处一拐弯，就在一幢别墅的庭院

里消失了。

后边的车子放慢了速度，稍后拐进了那条小路。星枝想看看门牌，把身子往车窗靠时，南条突然从门后出现了。由于路窄得连车身都几乎擦到路旁的松叶，所以南条和星枝面面相觑，脸贴得意外的近，甚至连对方的呼吸、肌肤的温馨，都感受到星枝的脸颊蓦地飞起一片红潮，她紧紧闭上了双唇。

“你是谁？有什么事吗？”南条强装若无其事的样子。

星枝沉默不语。

“你一直跟踪我到这儿来的吧？”

“嗯。”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发疯了。”

“发疯了？是你？”

“嗯。”

南条惊讶地凝视着星枝。

“唔，疯子，倒有意思！我最喜欢疯子啦。难得追到这儿来，就请你到屋里来坐，谈谈好吧？”

“没什么可谈的。”

“太失礼了吧。你为什么要追到这儿来呢？不说清楚就不让你回去。”

“是发疯了。”

“别开玩笑。你要愚弄人吗？”

“这是说你呢。我只想侮辱侮辱你。”

“什么？”

星枝暗示司机开车。她忽然伤心地闭上了眼睛，说：

“我才不上你那根假装拐杖的当呢。”

南条做了一场恶梦似的，目送星枝的车子远去。

铃子教少女们练习基本功。

这些少女年纪很小，就像那回跳《花的圆舞曲》时上舞台献花的女孩子一样。铃子教授孩子有方，又能亲切照料她们。她常常代替竹内指导训练。

离这些小女孩稍远的地方，有三四个年纪稍大的学员。她们有的把腿架在把杆上，有的对镜作各种舞姿，也有的在练习老师指导的部分舞蹈动作，各自自由练习。

竹内在客厅里会见舞蹈团的干事。

竹内带着困惑的神情说：刚刚收到南条寄来的信，信上说，南条患右腿关节病，得靠拐杖行动，作为舞蹈家，他已经不能站立，是一具活着的僵尸了。他自己早已死心，可一想到恩师的悲痛，就不忍心让恩师看到自己那可伶的形象。

以南条回国为前提制定的计划，全都成了泡影。南条回国连乘哪艘船都没有通知，不过竹内还是毫不怀疑，南条一定会回到自己的怀抱。所以他计划先在东京，后在大阪、名古屋等地举行回国汇报演出，并同影剧院签订了合同，让他率领自己的弟子们进行演出。

“不过，他自己跳不了，还可以担任艺术指导嘛。拄着拐杖指导，可以收到悲剧性的宣传效果，不也很好吗！”年轻的干事说。

“我可不愿意把悲剧当作贩卖品。南条太可怜啦。”竹内不以为然他说。

“别说这种糊涂话啦。难得派去学习五年，如今人回来了，应该让他当

艺术指导，给他找条活路嘛。”

“替南条设身处地考虑，他也许希望把舞蹈忘得一干二净呢。反正不亲眼见南条，是无法了解的。估计他要来道歉的。”

“这种脉脉的温情，反而会害了南条。无论如何也要叫他干呀。”

“究竟是谁温情啦？你是不会明白的。”

现在不是讨论这种问题的时候。干事毫不掩饰他说：应该利用一切有宣传价值的东西，以摆脱研究所的经济困境。这是没有错的。由于缴不起税金，钢琴也被没收，税务局的拍卖通知，甚至同南条的信双双到达。

不管怎样，不见南条是无法行事的，所以只谈妥去为单和服作广告性宣传。这也可以说是个广告性宣传推销团。就是说公司用免费招待的方法，请购买单和服的顾客观赏音乐舞蹈会，因此让她们到各地巡回演出。这是长途跋涉的旅行。竹内于心不忍，但还是决定让铃子和星枝去巡回演出。

“还有，南条拄拐杖的事情你保密，因为他连我也瞒过，悄悄上岸了。实际上我也没告诉我们团里的铃子呐。”竹内叮嘱了一句，便同干事一起出门了。

竹内来到排练场，铃子正和着童谣唱片的节奏，在指导小孩跳舞。她自己仿佛也变成了小孩，示范给她们看。

年纪大的女弟子正在更衣室里脱排练服。

竹内观看了一会儿孩子们的舞蹈，便走到铃子身边，说：

“我要出去一趟，拜托你啦。”

“嗯。”

铃子向少女们说了声“练习一下刚才的舞蹈”，就走进里头，照料竹内更衣去了。

竹内一边结领带，一边说：

“决定请你参加那个为单和服作广告性宣传的旅行啦，虽然这种工作有点俗气。”

“不管怎样，都是一种学习。只要认真跳，我就好好干。”

“这是一次长途旅行啊。”

“节目定下来了吗？”

“这回是乡间巡回演出，排一些受群众欢迎的华丽的舞蹈节目就行。这种事嘛，就按你喜欢的去办吧。”

“嗯，我回头再考虑，连衣裳也都挑选好。”铃子说着把竹内送了出来，又说：“快要下雨啦，师傅，你早点回家吧。”

铃子再折回排练场，她闻到手里拿着的竹内的排练服有一股味儿，便把它扔进浴室里，然后又继续指导童谣排练。

不一会儿，孩子们都回去了。

在宽敞的排练厅里，只剩下铃子一个人。

她将身体依在钢琴上，稍事歇息，一只手不由自主地弹起钢琴来。过不多时，她又选出一张唱片，安详地听了大半个曲子，突然，她激烈地跳起舞来。

她把壁橱打开。这壁橱像一个大型西服衣柜，镶嵌在壁内，里面挂满了舞蹈服装。铃子触摸这些衣裳，不禁想起了一桩桩往事。但她还是利索地取出了两、三件来。

大概是作旅行的准备吧。她检查了抱来的这些衣裳是不是就这样可以穿

用。衣裳上笼罩着舞台的幻影。铃子又想跳起舞来。她在排练服上穿了舞蹈服。

天擦黑了。好像下起雨来。

随着房间渐渐昏暗，整面墙上的大镜子，反而显得格外清晰，映出了铃子的舞姿，犹如水中的鱼。

门口传来了敲门声。

铃子翩翩起舞，没有听见。留声机还在鸣响。

门扉轻轻打开。铃子也没有留意到有人进来观看她的舞蹈，而且已经观看了好一阵子了。

响起了嘎达嘎达拄拐杖走过来的声音。正在作阿拉伯舞舞姿的铃子，不禁一惊，旋即停住了舞步。

“唉哟，南条？是南条啊！”铃子跑了过去，差点了摔倒在地。

“你回来了，到底还是回来了。”

“你是铃子吧？”

“我太高兴啦。”

“几乎认不出来了，你跳得很好啊。”

“噢，你回来了。不过，你太无情啦！太无情啦！”铃子摇晃着南条的身体，然而当她触摸到拐杖的时候，突然又将手缩了回去。

“唉哟，怎么啦，你受伤了？”

“师傅呢？”

“受伤了？站着行吗？”

“不要紧。师傅呢？”

“我在问你呐，这是怎么回事？”

铃子胆怯地把椅子搬了过来。

“我们到横滨接你去了。可是怎么也没找到你。真伤心啊。”

“我躲在舱房里啦。”

“躲？”铃子脸色煞白，直勾勾地盯着南条：“原来你在呀？我们那样敲门，你竟……原来你在呀，你真是个可怕的人。那时师傅也跟我们在一起。”

“师傅呢？”

“出去了。你打算怎样向师傅道歉呢？你太过分啦。”

“所以，我才来告辞的嘛。”

“告辞？”

铃子怀疑起自己的耳朵，南条平静地点了点头。

“我就是忘了歌唱的金丝雀。正如你看到的，我已经再不能跳舞了。”

铃子久久说不出话来。

“见不到师傅，心情反而不觉得难受。铃子你可以替我向师傅好好道歉吗？对师傅说南条没有自杀而回国来，就算万幸了。”

天色越来越黑了。

“对不起，我……”铃子脱口而出，就像水滴嗒嗒一声掉下来似的。说着，眼泪簌簌地滚了出来。她仿佛在呼唤远方的亲人，自言自语他说道：

“不能跳也好，不能跳也好啊。”

这话声兴许是渗进了南条的内心深处，他沉默了。

“我盼啊，盼啊，一直盼望着你回来，我就是在盼望中长大的啊。”

“可是，对师傅，或是对你来说，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毫无用处的人啦。”

“不，我需要你，我是需要你的呀。”

“我能对你有什么用呢？我能做什么呢？”

“能！就算什么也不能，却有一样可以做。”

“你是说爱吗？”南条结结巴巴他说：“可是，是啊，你我所能做到的，已经顶多是一同自杀了。”

“死了也好。”

铃子恸哭起来了。

“请不要哭。这里还有一个人更凄惨，欲哭也不能哭啊。”说着，南条从椅子上站起来，“你本来不是那样爱动感情的嘛。”

“你又嫉妒又羡慕，我十分了解你渴望着爱情。”

“天黑了。让我看看令人怀念的排练场，我就该回去了。”

南条伸手去摸自己还熟悉的电灯开关，电灯刚一拧亮，他不禁愕然失色。他的目光猛地落在墙上挂着的星枝的照片上。那虽是一张半身剧照，但他一眼就认出是她。

“那个疯子。”南条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然后若无其事地凝望着照片说：“是个美人儿啊。她也是师妹吗？”

“是啊。她叫友田星枝。前些日子，师傅为我和她举办了双人舞表演会。星枝也到横滨去迎接你哩。”铃子说着，揩了揩泪珠。

南条注视了一遍并排挂在墙上的照片说：

“看样子子弟相当多嘛。研究所的情况怎么样？”

“日子不好过啊。亏你还问到这些事。让你去留洋的时候，把这座房子拿去作抵押，你忘了？！后来给你寄的生活费也何尝不是……”

“这我知道。”

“师母已经去世了，你知道吗？”

“知道了。她比我亲生母亲还要疼爱我。”

“打那以后，师傅不知怎的，身体一下子衰弱下来了。”

“是吗？”

“师傅说过，你回来，他就放心引退。他一心指望这个，看样子他打算把研究所让给你哩。”

“请告诉师傅，就说南条没能自杀而回来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问这个吗？我的关节不顶用了。”

“不顶用？是脱落还是折断了呢？很痛吧，不能治好吗？你说话呀！”

“我一辈子就靠这条腿啦！”南条用拐杖嘎达嘎达地戳响地板，又说：“用木腿是不能舞蹈的啊！”

“什么呀，这个家伙！”

铃子突然一脚把拐杖踢飞了。南条遭到突然袭击，打了个趔趄，快要往前倾倒，铃子敏捷地将他的右胳膊绕到自己的肩膀上，支撑着他。

“你把我当作你的脚啊。不是用木腿，而是用人腿走，不是吗？啊，不是能够走了吗？”铃子说着，亲切地拉着南条走起来，“师傅是把你当作自己的儿子看待的啊。哪有做父母的，会怪罪残废了的儿子呢。”

“谢谢。我也想用温暖的人腿走路啊。”

南条说着悄悄地离开铃子，把拐杖捡起来。

“请向师傅问好。我不去见他了。”

“我不让你走！”

铃子紧紧追上去，南条靠在钢琴上，用拐杖一端使劲地敲了两、三下放在钢琴后面的洋鼓。

铃子闻声吓了一跳，撒开了手。

“我要让你睁开理智的眼睛！”南条说。

铃子忽然揣摸起南条所说的“你”，是指南条自己呢，还是指铃子。在沉思中，南条已走到门外去了。

“你要到哪儿去？下着雨呐。你现在住在哪儿？”

铃子追了出去，想不到外面有辆汽车在等候着他，他已经上车走了。

她无精打采地折回了排练厅。

突然，她似乎想起了什么。

“铃子！”

有人叫她，那人同时还咚的一声用力击了一下大鼓。

“铃子！”

那人又击了一下大鼓。

她扔下拨子，利落地脱掉衣裳，走进浴室，开始洗竹内的排练服。

这是一间镶着瓷砖的清洁的浴室。

铃子只洗了一件排练服，伸了伸腰，若有所思地站了起来，然后泡在浴盆里。她的整个身子仿佛被一种温暖的东西所拥抱，她不觉泛起微笑。但一想，连忙往脸上浇了浇温水，情不自禁地盯着自己的胸部和胳膊。

电话铃响了。

铃子心里一跳，把身子缩作一团，四下里打量了一下。

身体湿淋淋的，她就罩上了后台服。她去接电话之前，电话铃在那静谧的房间里不停地尖声响着。

铃子不知怎的，心房跳得厉害，话声堵在嗓子眼里。

“喂，喂，我是竹内。”

“啊，铃子。就你一个人？”

“星枝？是星枝吗？”铃子如释重负，“实在对不起，我正在洗澡呢。”

“噢，在下雨哩。”

“洗澡，我正在洗澡呀。喂，喂，在家？你是在家里挂来的吧。打那以后总不见你来，这可不行呀。你在干什么呢？”

“今天吗？”

“嗯。”

“用望远镜眺望海港呗。”

“讨厌鬼！你一直没来，让人家担心嘛。”

“‘筑波号’今天已经启航了。”

“‘筑波号’？”

“喂，喂，那个叫南条的，怪得很呐。”

“嗯，他刚刚才来过。我本想告诉你的，他真可怜啊。他的腿瘸了。瘸了，你知道吗？他成瘸子了，再不能跳舞啦。他说，那天他躲在舱房里来着。”

“是吗？”

“他谁都不相见，这也难怪啊。他是来向师傅道歉的。师傅不在，他让我对师傅说：南条没有自杀而回国来，就算万幸了。他是来告辞的。”

“他还拄拐杖吗？”

“ 嗯，吓我一大跳。傍黑不是吗，他像个幽灵似的溜了进来，就站在昏暗的排练厅里。 ”

“ 那又怎样？ ”

“ 什么怎样，你是说南条吗？今后那条腿真的不能跳舞，可怎么办啊！ ”

“ 铃子，你又哭了？ ”

“ 他压根儿不好好听我的话，像是不想再活下去，情绪很低沉哩。 ”

“ 那是假的。 ”

“ 什么假的，他明明是说来告辞的嘛。就说师傅吧，他也不能坐视不救啊。 ”

“ 就是嘛，所以我说那是装样子的，我认为那拐杖是装样子的。 ” “ 什么？不是的，没听清楚吗？星枝，你那边在放唱片吗？ ” “ 嗯。 ” “ 你听我说，南条是拄着拐杖来的。 ” “ 知道了。见过了。 ” “ 嗯，见过了。他刚走。哟！刚才你说见过了，是说星枝你见过他吗？ ” “ 是啊，所以才给你打电话嘛。 ”

“ 星枝你见过南条？是见过南条吗？在哪儿见的？真的吗？请告诉我。 ”

“ 本来就是想告诉你的嘛，你却说个没完没了。我一直等到他从舱房里出来。 ” “ 你等他了？那时他没有拄拐杖吗？ ”

“ 拄了。 ”

“ 那你为什么说是装样子呢？为什么说是袋样子呢？ ”

“ 不为什么。 ”

“ 请讲明白点。这个，我不相信。你怎么知道那是假的呢？ ”

“ 只是有那种感觉罢了。 ”

“ 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呢？真奇怪，他有什么必要拄着拐杖装样子呢？ ”

“ 谁知道呀。大概是同一个女人一道回来的缘故吧。 ”

“ 女人？ ”

“ 喂，喂，铃子，你见南条的时候，他真的瘸了吗？ ”

“ 嗯。 ”

“ 那，也许是真的瘸了吧。或许是我想差了。 ”

“ 那么，我现在可以到府上去吗？晚了，就在你那儿过夜吧。 ”

“ 好啊。 ”

“ 师傅也有事。 ”

“ 那么，铃子又怎么想的呢？是跟南条结婚还是拉倒呢？ ”

“ 噯呀，我可没这样想过。 ”

“ 可不是吗？瘸腿的舞蹈家，还有什么用？对你来说，舞蹈比结婚更重要吧。如果你见到南条，被他拄拐杖的花招骗了，以为这样一来两个人不能一起跳也是出于无奈，那就糟了，所以我这才给你挂电话。 ”

“ 星枝，你的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你说，你等了，只你一个人等南条从舱房里出来？ ”

“ 嗯。 ”

“ 是出于什么考虑呢？你这个人净做怪事啊。 ”

“ 嗯。南条也问过我你干么要追上来，我说是发疯了。他同一个女人走进一个叫森田的家，是在过堂吧。 ”

“森田，森田，过堂？在过堂的家，你也一起去了吗？”

“不是一起，只是紧跟在后头罢了。”

“过堂，一直跟到过堂了吗？”

“喂，喂，怎么啦？马上就来了吗？我派人到车站接你。”

“嗯。不过，今晚不去了。还有，已经谈妥了一项旅行合同。由于南条的缘故，各项计划都打乱了。师傅真可怜啊！虽然这是推销单和服的广告性宣传旅行，但也请你帮帮师傅的忙。你我两人去。就连这部电话，也已是别人的东西啦。”

“真不想去啊。宣传什么单和服。”

“瞧你说的，师傅为难了。”

铃子咔嚓一声把电话挂上了。

林子里传来了手枪声，断断续续地连响了四下。

最后一响之后，传来了男女的欢笑声。

但是，只有星枝一个人扒拉开挂满绿叶的枝桠，走到庭院来。

林子和庭院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因为庭院四周围着林子。但是，一边贴着小径。

小径对面是桑田，透过桑叶间隙，可以俯视山涧。山涧溪流边上仅有的水田，发出了孤寂的寒光。蝉儿像才想起来似地啁啾鸣啭。

这里是温泉浴场，似乎成了冬季滑雪、夏季登山的歇脚之地。这幢别墅坐落在这儿，是非常合适的。虽说是简易建筑物，却是在距周围旅馆稍远的高处，可以说给人一种山中独院的感觉。

星枝好像处在狩猎高潮，显得兴致勃勃，非常豪放。她的目光仿佛连野生果子也要抓到手似的，有一种要踏破山林的气势。她穿一身轻便的散步服，很是适体，但动作大自如，在高度兴奋之余，反而显得不平衡，看上去挺危险的。

她跑着跑着，把鞋脱掉，大步跳跃了两、三次，接着连续激烈旋转，结果猛然摔倒在地。

庭院如一块没修整的草坪，杂草丛生，一直延伸到林子里。星枝那白色的身影在郁郁葱葱之中，静静地一动不动。

星枝把支在一只手上的脸儿抬起来，只见夕阳从正面照射过来。淡淡的行云朝阳光相反的方向流去。星枝眺望着倾落在远山的夕照，多少露出一副渴望着什么的表情。眼睛里噙满了泪花。

于是，她身不由己地以舞蹈的姿势站立起来，翩翩起舞。

虽说是舞蹈，也只是一种无意的即兴，像把基本动作随便连在一起似的。

她一直来到把鞋脱掉的地方，正要把鞋捡起来，无意中往前一看，只见小径的树荫下，有个缩成一团的人影。星枝向小径奔走，看见一个拄着拐杖的瘸子正急匆匆地下山。星枝发现了他，却不停下，只是稍稍放慢脚步，在后头追上去。他今天拄的不是松木拐杖，而是白桦木拐杖。

南条回头莞尔一笑。

“又追过来了吗？”

“嗯。”星枝毫无意义地应了一声，与其说她正经地凝视南条，倒不如说是瞪了南条一眼。她的眼睛里又燃起了刚才那股子豪放的火焰。

然而，南条却充满了激情说：

“简直跟竹内先生一模一样啊！”

“太没礼貌了。”

“不。也许是我失言了。不过对我来说，这是很值得怀念的。因为竹内先生的舞蹈是我童年时代的一切希望和憧憬所在，我是想赞扬你的啊。就是我也得承认你很有才华，甚至超过了师傅。”

“我是说你偷看没礼貌。”

“失礼了。不过，把躲藏在船上的人一直追到过堂，甚至追到这座山里来，究竟是谁没礼貌呢？”

“是假装瘸子的人没礼貌呗。”

“假装？”南条惊讶地望着星枝，笑了笑，就在路旁坐下。

“那松木拐杖怎么样啦？”星枝冷淡他说，但并非嘲笑。

“我嘛，对跳舞死心了，甚至感到厌倦了。可是，星枝你却来追赶我。”

“不记得我追赶过什么呀。”

“那么，可能是舞蹈追赶我来了。舞蹈还没有抛弃我。对我来说，你就像舞神派来的天使。”

星枝在路旁把刚才一只手提着的鞋子穿上。

“舞蹈也好，神也好，我都讨厌！我问想知道松木拐杖是装样子的就足够了。”星枝冷冷他说后，正要扬长而去，南条也站起身跟了上来。

“星枝你在过堂说过：我只是想侮辱你，就是指这件事吗？”

南条拖着那只瘸腿，边走边说，“在研究所看了照片，我才晓得你就是星枝。你还到横滨来接我了。那时候，我的作法太卑下了。不过，如今你的舞蹈感动了我，我可以说不出来了，为什么要躲在船上。唉！不用那样躲我嘛。”

“一味躲避的是南条你嘛。”

“是啊，我是想躲避舞蹈的呀。”

“什么舞蹈不舞蹈，我才不管呢。后来，铃子马上到过堂的家去看你，你却紧闭着门！原来是逃到这深山里来了。”

“逃？这里是有名的温泉区，对我的神经痛或风湿病有好处嘛。多亏到这儿来，我的腿脚比过去好受多了。”

星枝不由得掉回头，用女性温柔的目光，怀疑似地瞧了一眼南条的腿，旋即又露出一副更加尖刻的面孔，像是生气，加快了脚步。她紧紧闭上了嘴唇。

“刚才是你打枪吗？”

“是家父打的。”

“啊，那么说，在那儿碰见，是令尊罗。我边走边呆呆沉思，那枪声惊醒了我，这个时候，又看见星枝你在翩翩起舞。我恍然大悟，体内已腐死的舞蹈细胞顿时又复苏了。”

星枝唐突地问道：

“能治好吗？”

“我的腿吗？当然能治好。问题是可不可以恢复到能跳舞。”

“够了，回去吧！”星枝呐喊似他说。

南条猛然闭上眼睛，额头忒忒地颤动。

两人不知不觉进了刚才的庭院。

“再跳一次让我看看好吗？”

“不好！”

南条把庭院和林子上空扫视了一遍，说道：

“在这大自然里，能像鸟儿鸣啭，蝴蝶飞舞，尽情地跳，才是真止的舞蹈啊，舞台上的舞蹈是一种堕落。我看到你的舞姿，就想和你一起起舞哩。简直沉不住气了。身不由己地动了起来，就像坟场里的死人站起来翩翩起舞一样。”

星枝不由地后退了。

“可不是吗。从舞蹈的角度来看，我已经是死了的人。这样一个我，如今变成那样想跳舞，这是作梦也想不到的。请你再跳一次让我看看好吗？”

“不好，太可怕了。”

“哪怕摆个姿势让我看看也好。”

“我说不愿意嘛！”

“那么，我来试跳好吗？”

“请便。”

星枝不禁脱口说了出来，但她似疑惑、又似恐惧地瞧了瞧南条。

“这是瘸子舞啊！”南条泛起了笑容。

他有所触动似的。夸张点说，在他的脸上刹时掠过善与恶、正与邪的影子。

他犹豫不决，不知如何处理右手拄着的拐杖。但马上又举起左胳膊，拖着瘸腿，起步跳了起来。

这是充满凶兆的奇怪的舞蹈。一同胳膊的动作美极了，反而令人生畏。

然而，南条迈不到十五步突然停住，一屁股坐在庭院的草坪上了。

“像妖精舞，魔鬼舞吧。”南条说。

星枝依然是一副冷冰冰的脸孔，站在庭院尽头的白桦树荫下，一言不语。

“比起星枝的舞蹈来，简直是天渊之别啊。因此，我消沉了。为什么我想再看看你跳，看了我刚才的舞蹈，你恐怕应该充分理解我的这种心情了吧。”

“讨厌。这是认真的吗？”星枝自言自语地嘟哝了一句。

“认真？其实我现在面临着生死关头，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从孩童起，我就沉湎在舞蹈中，也许是因果关系，若是看不见舞蹈，我就不能清醒地觉察到人类的美，人类的可贵啊，”

“我不喜欢看见人家认真，也不愿意自己认真。即使在舞台上跳舞，只要一看到观众认真观赏，我马上就感到太没意思了。要认真的话，我就想一个人认真。”

“你也是个可怜的疯子。”

“是啊。那时候在过堂，我一开头就这么说。”

“我最喜欢疯子。那时候我就是这么说的。舞蹈嘛，也许就是属于这类性质。要么让沾满灰尘的灵魂弄得更脏，要么让向来所说的身体动作表现出纯洁无暇，这恐怕需要成为疯子才行。”

“我已经不跳了。”

“不跳了？为……为什么？”南条怀疑似地注视着星枝。“为什么不跳了呢？就这点，请老实告诉我好吗？”

“我害怕，不知怎的，我总觉得这样跳下去自己也要变成另一个人了。一跳舞，我不由得要认真起来，尔后就感到寂寞。”

“这就是艺术家，就是人们所说的天才的悲哀啊！”

“胡扯！我也不想得到什么东西。什么艺术，我并不认为它可贵。我只

想永远一个人呆着。”

“这就是星枝的美之所在，是这种美的身躯发出的声音。”

“我只想平凡的生活，此外再没有比这更自由的了。”

“你要结婚吗？”

星枝没有作答。

“看见你的舞姿总是这般栩栩如生，可是你的心灵却如此疲惫，真不可思议。”

“你太没礼貌啦。我哪有什么可疲惫的。”

“你受伤了，确实是受伤了。”

“我没受伤。那是你戴着艺术的有色眼镜来看人吧。我讨厌，所以才不再跳舞的。停止跳舞，是证明我不是疲惫，我也没有受伤呀！”

“那么，刚才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游戏。是孩子又蹦又跳的游戏呗。”

“在我看来，这就是舞蹈，是生命的绝妙的跃动。”

“那是你假装瘸子的缘故吧。”

“所以嘛，我想再看一次你的游戏，我是这样请求你的啊。有人诚心求神灵保佑，出现过瘸子也能站立的奇迹。”

“奇迹，我也讨厌！”

“如果借助你又蹦又跳这股劲头，能把我这根拐杖甩掉就好罗。凭借这股力量，也许我站得起来。”

“凭借自己的力量迅速站立起来不是更好吗？如果我的游戏真有使瘸子站立起来的力量，那么你的舞蹈就能治好自己的瘸腿，这点应该不成问题。”

“是吗？”

南条的眼睛含有几分敌意，但他马上又下决心似他说：

“按星枝你说，我不妨试跳跳是吗？”“那就悉听尊便了。”“这样无情的观众，兴许对我有好处。”南条又拄着右手的拐杖，拖着瘸腿，跳了起来。然而，同刚才跳的不同。由于愤怒，身体动作下灵活了。“我这辈子早就打算不再跳了。”“为什么？”“因为我热爱舞蹈，舞蹈嘛，我真的多少懂得一点。”南条断断续续他说，舞蹈越跳越变得激昂起来。看上去，南条的舞蹈像多年的沉渣在翻滚沸腾，眼看就要喷火似的。星枝随着它的变化，闪烁着好奇的目光。从讨厌看丑恶东西的目光，转变到害怕看危险的目光，尔后又带着一种不安的胆怯情绪，用左手抓住头上的白桦树枝。南条还是拖着瘸腿。但是，他的手足已经自由舞蹈，轻盈飘洒了。他的动作激烈，跳得越快，那光线的流动就越美。星枝使劲地攥住树枝，逐渐把它拽到胸前。白桦树枝弯成弓形，眼看就要被折断了。“星枝，游戏，星枝教我的游戏，真有趣啊。”“美妙极了。”南条停住舞步，突然望了望星枝，尔后边跳边说：“别只顾看，一起来玩呀。请跳吧。”星枝不由地缩成一团，仿佛要保卫自己的身子似的。南条又跳到另一边去了。“能跳啦，我也能跳啦，舞蹈又使我复苏了，”这很像是原始人，野蛮人，甚至是蜘蛛、鸟雀求偶时跳的舞。

星枝恍如听到南条舞蹈的伴奏音乐越来越近，越来越高昂、激越。

南条转过身来说：

“俗话说，别人舞时你也舞。”

“你还在装瘸子。难道不能把假拐杖甩掉吗？”

星枝的声音温柔中带颤抖。

南条迅速跳了过来。他攥住星枝的右手催促她跳。

“只要有活拐杖，那就……”

星枝像遭突然袭击似的，就这样被南条那有力的手牵着走了，甚至忘记松开手里攥住的白桦树枝。

那根树枝被她从树干上揪落下来了。

星枝失去了依靠，咚地一声撞到南条的怀里。

“讨厌，讨厌！”

她佯装要用那根树枝打南条。但南条并没有举起那根长长的拐杖。

在这势头上，南条也打了个趔趄。

他拄着拐杖站住后说：

“凭着人间温暖的拐杖跳就够了，何必要这个呢。”

话音刚落，他使尽力气，把那根拐杖高高地抛起来。然后，他邀星枝起舞。

正吃惊地出神望着拐杖去向的星枝，这时突然露出极不协调的羞涩神态。

起初她自己没觉察到那娇媚的神态，后来她脸上飞起了一片红潮。

南条把着手教她，缓步跳了起来。

星枝开始还有所抵触，后来渐渐合拍了。不久两人的身上都涌流着一股热流，南条便加快了舞步。

“能立起来啦！瞧，我的腿能准确地立起来，立起来啦！”

南条呼喊起来。他没有松开星枝的手，在她周围跳开了，像一股火焰般的漩涡向她席卷而来。不一会儿，他冷不防地一下子把她抱举起来。

然后，迅猛地跑进林子里去了。

他轻轻地抱着星枝，腿也不瘸了。看上去，这动作也像是舞蹈的继续。

黄昏渐近，鸟群被晚风追赶似地飞过了庭院。

在跳舞的时候，他们俩把鞋子脱了，南条连外衣也脱了下来。晚风吹拂，树林子投在那上面的长长的影子，在轻轻地摇曳。

小马从山路下来，大概是到马市去的吧。

饲主骑在母马上。小马没有任何羁绊，随后嘎达嘎达地跟上。老实而可爱。

三、四个村里人背着细青竹捆走了过去。

旁边的小山，像是一个游乐园，有人在那里做游戏，传来了男女小学生的童谣声。许是百来人的合唱吧。

那山座落在溪流边上，南条刚才就坐在那里，心神不定，要么回首张望山路，要么眺望远近重山叠峦上空飘浮的夏日彩云。

星枝同她的父亲并肩走了下来。

父亲抬眼望着传来童谣的小山说。

“孩子们已经来啦。”

看见星枝的父亲也一道来，南条在晦暗中蜷缩起身子。

阳光炽热，星枝也焦的不安。她专注地四面看了看，一眼认出南条，就不由得加快脚步，企图走过去。

父亲只顾观看溪流和对面的群山，没有在意。

“那帮孩子是借胜见的房子住的呀。他们都是东京体质虚弱的儿童。一

想到连胜见的蚕种养殖场也成了孩子们的住所，就觉得可怜。”

星枝心不在焉。

“不过，总比大仓闲着让蜘蛛结网强吧。这也许是胜见的派头。这就叫做不养蚕卵养人卵，让人茁壮成长。胜见的口头禅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哪怕白借给他们住也行。连葬礼也是那样。记得那时我曾对你讲过，他是蚕种界的第一流人物，甚至从总裁宫得到了二万奖金哩。他不仅在地方，而且在中央蚕丝工会，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葬礼办得太寒伧了。他本人总以穷乡僻壤的村夫自居，简朴得也太过分了。许多蚕丝界的知名人士都特地从东京赶来参加丧礼，我是他的朋友，连我都觉得不体面。但据说这是根据他的遗言，把办丧事费用捐献给村里了。万事都是按这个基调办的呀。”

“是吗？”

“近来什么体质虚弱的儿童之类的名堂，好像很流行哩。”

“嗯。”

“以前学生每年都到胜见这几来。他们是蚕丝专科学校的学生，是来实习的。为了研究蚕种而漫游世界，这样奇特，恐怕只有胜见一个人罗。他素负盛名，人们总想选他担任县议会议员或国会议员。可他总是说，养蚕大忙，没有那种闲工夫，还是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对国家有用，他一辈子与蚕打交道，男子汉再没有像他这样令人钦佩的了。他没有任何贪图，我太喜欢他啦。”

绕过小山山麓，首先出现在他们俩面前的，是胜见家。那是有白墙的蚕种养殖场。

这座库房耸立在河岸堆砌起来的壮丽奇观的石崖上，宛如一座城堡，是仓库造型的两层楼房。两排窗户全敞开着，恍如把白墙切开似的。似乎安装了纸拉窗。

从这间库弓的一端到拐角处，是古色古香的平房住家。库房远比它雄伟壮观。

“就连那里的标本或研究书籍都放着不用，现在白白糟蹋了。我打算去劝他们捐赠给专业学校或蚕丝会馆。”

“为什么他们不搞蚕种买卖呢？”

“胜见过世之后，儿子又是那个样子，要保持胜见蚕种的信用，也不是一件轻易的事，需要不断从事新的研究，绝不能在改良品种的竞争中打败仗啊。与其造出有损胜见名誉的蚕种，倒不如干脆停下，这样还能帮贫苦的蚕种商一把。嘿，这就是胜见妻子的想法吧。”

“要能帮助小小的蚕种商，倒是件好事啊。”

“傻瓜。重要的是要培育优良品种，把蚕繁殖好。你若也像体质虚弱的儿童，说些没胆识的话，那就去练练开手枪吧。”

“手枪？”星枝轻声他说。声音很小，就像想起一场恶梦。

“是手枪。昨天打中了，真高兴啊。在这样的天空底下，由于山上的空气，声音都不同了，今年冬天，我带你打猎去。”父亲说着，猛地抬头仰望晴空。

“而且，一个妇道人家她也不愿意操这份心，去使唤这么许多人。她有财产，现金再多没有什么了不起，虽然股份可能也是属地方企业的，但山林多得不计其数啊。”

“我回去就打枪好吗？”

“可要对母亲保密呀。这个库房也许还会恢复的。是以前在那里工作过

的手艺人呢。虽说是手艺人，其实是胜见的工作助手，在这行道是有真才实学的。这次他们想复兴胜见的蚕种，同我商量来了。正因为他们是胜见的弟子，对研究很热心，但要他们自己经营蚕种买卖就做不来了。”

“所以就由爸爸来经营？”

“那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买卖，我去劝劝胜见夫人，以后搞个小公司什么的，搞出一套办法来。”

“这同那件事有关系吗？”

“哪件事？是说你的婚事？你是在说傻话嘛。体质虚弱的儿童才产生这种胡猜。只不过胜见的儿子被你迷住了，真可怜。不过，那孩子倒也不傻呀。”

两人来到了胜见家的门前。

从宽厂庭院的参天古树，也可看出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好像有来历的堂堂的名门望族之家，深这静谧。

远望并不华丽，来到门前一看，住宅古雅、体面，有点微暗，不禁令人流连忘返。

胜见蚕种养殖场这块大招牌，依然挂在库房的白墙上。

父亲停住了脚步。

“顺便进去看看那座古建筑吗？只要能赶上趟公共汽车就行。反正傍晚前能到达那边就可以，”

星枝轻轻地摇了摇头。尔后望着父亲的脸说：

“那件事，希望您给谢绝吧。”

“唔。”

父亲望了望星枝，示意要走，然后就跨进了胜见家的门。

星枝忽地抬头望了望库房，就马上走开了。

下了坡道，便是温泉浴场。

偷偷地跟在后面的南条，看见只剩下星枝一个人，就飞也似地赶了上来。今天他又拄着拐杖，看上去是飞跑一般。

南条一来到温泉大澡堂，就高声呼唤：

“星枝，请等一下，星枝！”

这是村里的公共澡堂，是一座寺庙式的建筑。为了散发热气，屋顶上开了格子窗，窗上还有个小屋顶。

在旁边树荫下嬉戏打闹的村童，听见了南条的喊声，都一齐回头往这边张望。

星枝呆立不动，忽地垂下眼帘，然后又睁开冷若冰霜的眼睛，说道：

“又拄松木拐杖？”

“我从后面追上来的，你没发觉吗？”南条喘着气爽朗他说。

“早就知道啦。”

“我在报上看到竹内师傅要来的消息，我想你准会上街，我从晌午前就在游乐园高坡下面等你经过。我本想去见见令尊，向他表示自己的愿望，但又觉得这样做未免太唐突，另外我还想弄清你的想法。”

“你要托家父干什么？”

“还用问什么吗？不，在这之前，我还要请你好好理解我南条这个人。就拿这根松木拐杖来说，也是那样。你从一开始就把这家伙说成是装样子，看来你非常憎恨、蔑视我这根拐杖啊。不过，促使我把这根拐杖甩掉，让我第一次依靠自己的腿站立的，也是你星枝呀。我很感谢这根魔术般的爱情的

拐杖哩。”

“这是魔鬼的拐杖呀。”

“这家伙是在法国造的。它跟随我从法国去到美国，是很令人怀念的。如今有了温暖的人可依靠，我终于同它分手了。如果昨天我没有看到星枝你的舞蹈，也许这根拐杖将一辈子伴随我啦。”

“成了神话罗。”

“神话？”

“是啊。是希腊神话舞蹈。”

“哦，不错。那确实是希腊姑娘的舞蹈。丹坎为了恢复希腊舞蹈精神而创新舞蹈，我也应力舞蹈焕发青春啊。”

“我不是神话中的姑娘。那种舞蹈，只不过是一种神话罢了。请你把它看作是可怜的疯子吧。”

“什么？你是说那只不过是着了魔，是身份悬殊吗，我爱你难道是痴心妄想吗？”

“那只不过是一种舞蹈。昨天我讲过了嘛。我已经下跳舞了。多可怕啊。那是舞蹈吗？我真正觉醒、平静下来了。我只想做个平凡的人。我这辈子再也不跳舞了，希望你宽恕我吧。”

“这是懦弱！”

“南条你不也是吗！今天你不也是拄着拐杖来的吗？”

星枝说着像要逃脱似地走进了汽车铺。可她从南条的脸部表情，觉察出他肯定会乘机跟入，也就不耐烦地从那里出来，抄近道走了。

南条对星枝这个举动，毫不介意，他缠住她不放。

沙洲边上布满了白石子，温泉旅馆朝这个方向开窗，把庭院伸展过去。

河流两侧小山重叠，低低地蜿蜒而去。星枝远眺河流下游，觉得背上冒出了冷汗。

“松木拐杖，总说松木拐杖，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它。你知道吗，我突然甩掉那根从法国就一直伴随着我的拐杖而那样跳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出现奇迹的瞬间……”

“我讨厌奇迹。”

“那是胆小鬼。所谓奇迹，绝不是鬼神的妖术，而是生命的火焰在燃烧啊！一旦跳起舞来，马上就能表现出来，你的天赋真是非凡啊。”

“我讨厌它。”

“你又跟昨天一样，害怕自己的天才罗。”

“是啊。没有什么理由一反昨日的常态啊。”

南条诧异地望着星枝说：

“虚假得不像样，只要一跳起舞来，你又会像梦一般把它忘得一干二净。”

“有什么虚假？”

“当然是虚假。你除了舞蹈外，都是虚假的，你就是这样的人，你不要笑我的松木拐杖，就说星枝你吧。你干么要特地让拐杖敲自己的青春之门，而又用绷带去缠上自己的心扉，尔后逞强呢？这才是真正的装样子呐，我不在期间，日本姑娘竟变成这个样子了吗？”

“嗯。我就是这样认为的。你长期呆在国外，尽管说得天花乱坠，可一点儿也引不起我的共鸣。”

“噢？通过昨天的舞蹈，正好疏通我们的思想了。舞蹈家只能用舞蹈的语言来对话，普通语言成了障碍。虽然你我都说不跳舞了，再也不跳舞了，但实际上咱们俩离开了舞蹈，还是活不下去，你不觉得这就是一个充分的证明吗？”

“这是神话。我没有任何责任。”

“我完全明白，你是想说‘我并不爱你’。可是你为什么爱别人，竟又那样委屈呢？”

“你误解了。”

“恕我直言。首先，我也许要道歉。由于我一味高兴，作梦也没想到要被推进无底的深渊。我不相信这样的事。星枝你才真正误解我了。第一，就说这根松木拐杖吧，令尊是经营生丝贸易的，而且府上在横滨，如果你也懂得外汇行情，我想你也会同情我的这根松木拐杖的。你可以想象到，整整五年，我在西欧过着多么凄惨的生活啊。可以设想，在‘新回国者’这块冠冕堂皇的招牌下，我登上舞台，肯定会有人嘲笑我：你瞧那个乞丐，那个给日本人丢脸的家伙。在国外时，人们把我当作讨人嫌的日本人，这根拐杖，对我装扮乞丐倒是方便的。”南条用松木拐杖戳了戳地板，又说：“然而，这绝不是装样子，我患了严重风湿病，吃不上像样的食物，身体虚弱了，在那严寒的日子里，房间里也生不起火炉，要说神经痛、风湿病，严重的时候，膝盖咯咯直响，甚至要跪倒在地；有时痛得简直就像骨头折断了。后来好不容易熬到能凭拐杖走路，可已经不能跳舞了。我一想到这个，心里慌乱得很，我请求大使馆把我送回国吧，又觉得这太丢人，没有法子，只好等待了，即使请医生诊治，这病又不是马上能治好的，再说西方的温泉澡堂又贵得出奇，所以只好自己注射麻醉剂，暂时镇痛。由于药物中毒，脑子也坏了。灵魂也腐朽了。这就是我留洋的情况，直到昨天看别你的舞蹈以前，我虽生犹死啊！”

在河岸边走着走着，不觉间已到了坡道。登上去便是真正的马路了。时值仲夏，那里盛开一种散发出奇香的夏天的花。白色蝴蝶翩翩飞舞，令人目眩。

南条停住脚步，擦了把汗。

“躲藏在舱房里的心情，我想你是理解的。那时候，还不是不拄拐杖就走不了道，而是感到自己是作为一个残废人踏上日本国土的。拐杖就像这个象征，所以我就拄了松木拐杖。与其说没脸见竹内师傅，倒不如说只是不想再去接触码头上受人欢迎的场面。我本打算过隐姓埋名的生活。这也包含着懦弱的因素，即怀疑日本人能不能跳好西洋流派的舞蹈。”

“那样困苦，干么还要绕道美国回来呢？这不是太滑稽了吗？”

“啊？这是得到那位夫人的帮助。她是我的恩人，是她使我能够回到日本来的呀。”

这时，公共汽车驶过来，南条的话中断了。

一转眼，星枝举手让公共汽车停下，然后冷冷地表示拒绝似地瞥了一眼南条，便转身去乘车，就此告辞了。

南条当然急忙从后面跟着上了车。

星枝倏地红了脸，不知为什么，一直红到脖子根，她羞得难以自容，恐惧不安地耷拉了头。

“请停一停！”她突然叫喊一声，不顾一切从车上跳了下来。

这来得太唐突，南条来不及站起来了。

星枝呆立不动，依旧是跳下车来时的姿势。她连满额汗珠也没在意，只顾目送汽车后头扬起的一阵白色的尘埃，她极力忍受住心脏的跳动。汽车在山后消失了。这时她才感到腿部一阵钻心的麻木，啪嗒一声倒在路旁的草地上。

之后，她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野外的草丛冒着热气，没有一个行人走过。

铃子照例带着舞台上的舞蹈余韵，轻松地回到后台化妆室来，想不到看见星枝呆然坐在镜前，她高兴得以为是在做梦呢。

“ 喂哟，星枝，你怎么啦？我太高兴啦。 ”

铃子从后面抓住星枝的肩膀，滑坐了下来，星枝被夹在铃子的双膝之间。

铃子一身可爱的打扮，像一个在魔幻的森林里吹笛的少年。

这个少年叉开赤腿，装成姐姐的样子，摇晃着星枝说：

“ 这么老远，你特地来！我多么想见你啊。吓了我一跳。瞧你，好像若无其事的样子。 ”

星枝刹时闭上了眼睛。

铃子有点机陞不安，问道：

“ 你怎么啦？对不起，你到这儿有什么事吗？ ”

“ 没有，我一听到你的声音，心情就舒畅了。 ”

“ 喂哟，讨厌，心眼真坏。不过，真是好久不见了。师傅也会吓一跳的。你也不给我回封信，还用望远镜眺望海港吧？ ”

“ 给你打过电话，可是没有打通。 ”

“ 电话？真的，早就撤了。 ”

“ 没电话了？ ”

“ 这种事以后再说吧。 ”

星枝睁开眼睛，把屋里扫视了一圈。

“ 化妆室真脏！ ”

“ 别说啦，会被人听见的。在农村，这样就算不错了。化妆室条件差点倒没什么，最令人伤心的是舞台条件太糟糕了。公会堂或学校一类地方，没有跳舞的条件，照明设备也差劲。真可怜啊。不过，师傅也一道来了，我们决不落后，我们跳了，一次也没泄气。衣裳有汗臭了吧？我们已经巡回演出了二十天，师傅真可怜。你说你不愿意为单和服作广告性宣传旅行，师傅没法子，只好亲自来啦。 ”

“ 是吗？ ”

“ 天天都很热闹，是梅雨天啦。 ”

“ 真闷呀！ ”

“ 只要一跳起舞，郁闷也就烟消云散了。 ”

铃子离开星枝，站起来说：

“ 你对师傅嘛，就说是家里不同意好罗。反正你是位千金小姐，师傅还以为是你家里不让你出来巡回演出的呢。 ”

舞台上传来了钢琴声。

铃子望了望星枝，以眼睛示意说，“ 这是竹内师傅的舞蹈， ”

然后利落地将下一个舞蹈的服装整齐地放在那里。看来是竹内和铃子的双人舞。

“ 这些衣裳真令人怀念。 ”

“ 嗯。 ”

“ 星枝，你的脸色很不好，是坐火车累了吧？想见我们，只是来玩玩吗？光让我高兴高兴就行了吗？ ”

“ 前些日子就和父亲一道到这儿来了。 ”

“ 哦，来避暑？ ”

“ 大概是来做买卖吧。 ”

“ 是啊，这里是蚕丝产地。那么我就放心了。起初我还有点纳闷，星枝为什么要赶到这种地方来呢。 ” 铃子笑了笑，又折回镜台旁。

“ 请你稍让开点，我要化妆。 ”

“ 嗯。 ”

星枝点点头，可是当铃子的脸映入镜子里，眼看跟自己的脸叠印起来时，她不知怎的；竟胆怯地打了个寒噤。

铃子惊讶地问道：

“ 怎么啦？突然不跳，是不是身体不好？真奇怪啊。 ”

“ 不！是你把我同舞台化妆的脸并在一起了。铃子这张化妆的脸仿佛不是铃子的，真可气！ ”

“ 是吗？ ”

“ 给我化妆吧。 ”

“ 你呀真没法子，人家忙着呐。 ” 铃子边说边给她马马虎虎地扑了一点白粉，抹上了口红。

星枝像一具玩偶，闭上眼睛，一动不动。

“ 大热天，稍稍抹点儿就行了。 ”

铃子转身从侧面望了望星枝的脸，说：

“ 你的脸，淡妆浓抹总相宜啊，美极了。对了对了，你还记得吗？在跳《花的圆舞曲》时，你曾坚持说我长着一张寂寞的脸呢。 ”

“ 早忘了。 ”

“ 你这个人真健忘呀。 ”

铃子刚要给星枝画眉，只见星枝的两粒泪珠从脸颊上滚落下来。

“ 唉呀！ ”

铃子不由自主地停下手来，马上把自己的惊讶神色收了回来，若无其事地微笑着给星枝揩了揩眼泪。

“ 这是什么？给我吧。 ”

星枝闭着眼睛，显得特别的美。

“ 铃子，你在爱南条，是吗？ ”

“ 嗯，我在爱他。 ” 铃子明朗地回答，“ 那又怎么啦？ ”

“ 你是这么明说了？ ”

“ 明说了。 ”

“ 是吗？ ”

“ 也许是我从小时候就尽想他的事，但实际上我对他是不是那样钟情呢？这是值得怀疑的，不过，我认为爱就是意志。南条就算是个不道德的人，或是残废人，那也没关系。我想把他在西欧学到的东西全部学到手。要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拿过来，虽然看起来就像被抛弃者的一种报复，不过对他来说，是需要这种爱的意志的。我无论如何也要和南条一起跳舞。能够同自己所喜欢的人尽情地跳，死了也心甘呀。 ”

铃子越说越带劲儿。不知下觉把星伎从镜台前推到一边，急忙作下一个舞蹈的化妆。

“我反复考虑过，乍听起来，这种爱像是功利主义，其实不然。这是爱的意志。感情这种东西，已经不可信赖，如今世道变成这个样子，越是有才能的人，感情就越脆弱，我想，即使是恋爱，只要贯穿意志这根线，纵然失败，也不至于酿成悲剧，而能昂然挺立，通向彼岸。我下会后悔，我要毫无遗憾地生活！”

星伎茫然地听着。

“为学习舞蹈，哪怕把自己卖掉。只是不想寒枪凄切，穷困潦倒。我过去实在太糟糕了。”

“舞蹈，究竟好在哪儿？”星伎稚气他说。

“好在哪儿？好就好在‘我’这个人能活下去，这就是目的。”

“这是假的。”

“那么，什么才是真的呢？对你来说，什么才是真的呢？”

星伎满不在乎他说：

“请你不要说了，真吵死人啦！”

连铃子也生气地瞪了星伎一眼。但她自己又像从梦幻中清醒过来，说：

“星伎，这些话不是因为你问我是不是爱上南条才谈起的吗？”

说罢，铃子笑了，刹时又板起面孔来。

“真奇怪，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事？怎么回事？”

尔后，铃子探询似地望着星伎。

星伎觉察到铃子的视线，猛然反驳道：

“南条并不是瘸子呀。”

“怎么？”

“他能跳舞哩。”

“你见过他？星伎。大概发生什么事了吧，是那样吗？那我就明白了。”

“什么也没有呀。”

“用不着瞒我了。照你这么说，仿佛觉得老早以前我就明白了。”铃子安详他说。

这当儿，竹内进来了。

“啊？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好久不见。”竹内坐到旁边的镜台前，皱起眉头，边脱衣裳边说：“好热啊！”

铃子把毛巾拧干，给竹内揩拭身体。她的手在颤抖。

“师傅。”

“怎么啦？”

“听说南条不是瘸子，他能跳舞哩。”

铃子抓住竹内脊背上的肌肉，把脸压在他的肩膀上，抽噎着哭了起来。

“不要哭。稍等一会儿。”

竹内甩开铃子，霍地站了起来。因为他看到南条茫然地伫立在后台的入口处。

南条依靠着拐杖，懊丧地垂下头来，看样子若没有拐杖的支撑，他就会无力地倒下去。

“师傅，我给您道歉来了。”

“什么！”

竹内怒不可遏，企图冲出去，想不到星枝却站起来把他拦住。

“师傅，不要这样。”

“让开！这家伙。”

竹内走出去后，冷不防地狠揍了南条一顿。

“混蛋！这副丑态，像什么样子？”

南条无意识地举起了拐杖，像要自卫似的。

“你要干什么？挥舞那家伙想干什么？”

铃子一只手依然抓住竹内，默默地观望着。

星枝又钻进他俩当中，把他们分隔开。

“师傅，请您息怒，那拐杖是装样子的。”

星枝用嘲讽的口吻劝解竹内。

南条在想什么呢？他倏地变了脸色。

“混蛋！”

他抡起拐杖，在星枝的肩膀上打了一下，她倒在竹内的怀里了。由于来势迅猛，竹内在后打了个趔趄，踩空了台阶，摔了个四脚朝天。

舞台上，女歌手正在唱着快活的流行歌曲。

竹内被抬进了医院。他的后脑勺摔得很重，右胳膊时也疼得动弹不了。

南条决定作为竹内的替角参加这一行人的巡回演出。

当晚更深夜静时分，他便离开该市出发了。

汽车从医院朝着车站疾驰。他们三人在车厢里都默默无言。但刚要走进检票口，铃子轻轻地将南条的拐杖夺了过来，探出肩膀说：

“扶着我走吧。”

然后，她将拐杖递给星枝，说：

“请扔掉这玩意儿吧。要不还会有危险哩。”

“嗯。”星枝点了点头。

于是，星枝赶回医院去护理竹内。

（本篇译者叶渭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唐月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